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11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11 ·

哲學・宗教類

呂氏春秋集釋

許維通著

上海書店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圜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詆役

五曰用衆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畢沅曰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

名複今故卽以應同題篇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一作本知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辯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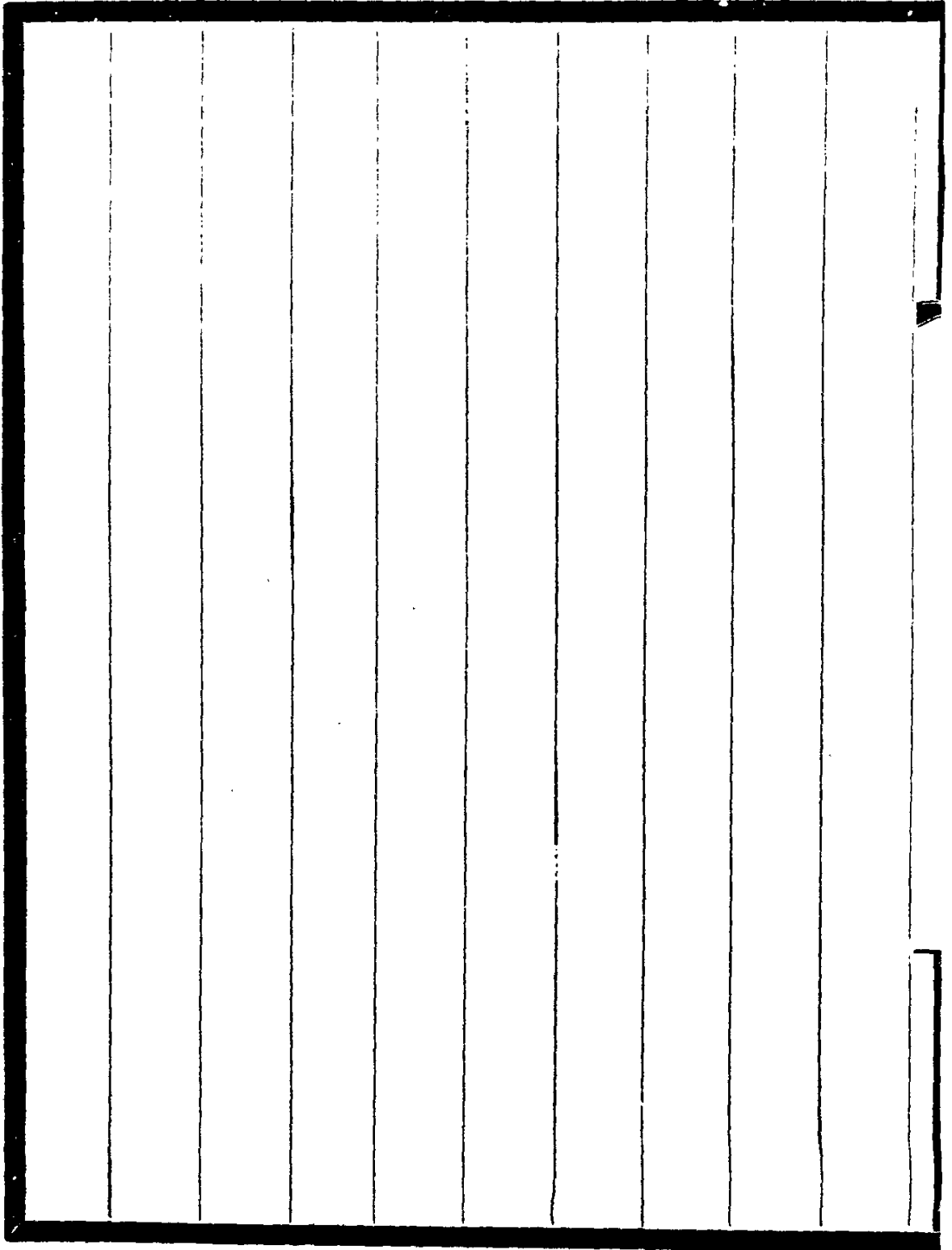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集釋序

呂氏春秋爲我國最早之有形式系統之私人著述。蓋自先秦貴族政治崩壞以後。雖百家並起。各有述作。然皆僅具篇章。未有如後世所有之整書也。若世所傳之墨子莊子等整書。乃秦以後人所結集。非其本如此也。卽此等整書。就形式系統上言。亦不過差優於後世人之文集。獨呂氏春秋乃依預定計畫寫成。有十二紀八覽六論。綱目張條。分理順。此在當時。蓋爲創舉。所以書成之後。文信侯布之國門。以自矜誇也。惟其書成於衆手。各記所聞。形式上雖具系統。思想上不成一家。然

此書不名曰呂子而名曰呂氏春秋。蓋文信侯本自以其書爲史也。史記謂呂不韋以其書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亦以爲呂不韋以其書爲史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以呂氏春秋與左氏春秋虞氏春秋並列。是史公亦以此書爲史也。以此書爲史。則其所紀先哲遺說。古史舊聞。雖片言隻字。亦可珍貴。故此書雖非子部之要籍。而實乃史家之寶庫也。有清一代。學者整理古書。是正文字。成績之大。超越前古。畢沅旣已採諸家之說。爲呂氏春秋新校正矣。然自畢氏迄今。已百餘年。中間學者。對於呂氏春秋。又多整理。惟各家

所得散在羣書。讀呂氏春秋者。苦難利用。許駿齋先生乃遍搜衆說。參以己見。成呂氏春秋集釋。使後之讀此書者。得不勞而盡食以前學者整理此書之果。其利物之功宏矣。誠文信侯之功臣。高誘畢沅之畏友。而孫詒讓王先謙諸人之勁敵也。謹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唐河馮友蘭



呂氏春秋集釋序

許君駿齋校槧其所爲呂氏春秋集釋旣成。徵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嗚呼。周秦之際。士之治方術者多矣。百家之學。衆技異說。各有所出。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陰陽儒法。刑名兵農。之於治道。辟猶橐籥之於蓋。輻之於輪也。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是故攬掇一迹之蹤。拘繫一隅之指。而自以爲獨擅天地之美。判析萬物之理。徧察古今之全。此諭於一曲而不通天地之情者也。後之學者。不達天地之純。宇宙之總。各爲其所欲。以自爲方。百家衆說。蠭起而道術乃爲天下裂矣。呂不韋以仲父

之尊。處相國之位。獨能明黃帝伊尹之道。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呂氏春秋。斟酌陰陽儒法。刑名兵農。百家衆說。采擷其精英。捐棄其畛挾。一以道術之經紀。條貫統御之。誠可謂懷囊天地。爲道關門者矣。漢代大師高誘。尋繹此書。以爲大出諸子之右。復依師訓。爲之詁解。并舉音讀。其可寶貴。直與許校長說文解字竝驅爭先。班固志藝文。列之雜家。夫雜者會也。蓋先以道德爲標的。既定綱紀品式。乃博采九流。罔羅百氏。納於檢格之中。實能綜合方術之長。以成道術。非徒以鈔內羣言爲務者也。後之鄙儒隘士。旣昧斯義。又薄不韋爲人。

遂少爲呂覽者。其不陵遲以盡者不絕如綫耳。有清諸師推本經術。研討故訓之間。每多援據。頗有匡正。而整齊補藝者未易得也。許君青士之彥。博通經傳。尤精校勘訓詁之學。棲心墳典。篤好呂書。以十年之力。著爲集釋廿六卷。嗚呼。當此九服崩離。學術放絕之日。許君獨能取我先民之鴻寶。補苴謬正。理而董之。使復大顯於世。其發揚文化之功。豈不偉與。後之覽者。欽念哉。欽念哉。

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十月十八日合肥劉文典

又余所爲札記。駿齋既采入注矣。頃復過余寓齋。

偶檢敝篋稿本。眎之。與共商討。察今篇。口惛之。命不愉。余校云。本書精諭篇。口惛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口惛蓋周季恆言。惛惛音同字通。愉諭形相近。又竝從俞得聲。古亦通用。口惛不言。以精相告。故臣下不能諭其指也。駿齋頗譏余說。而剗剗久成。不及增入。故附誌於此。同日文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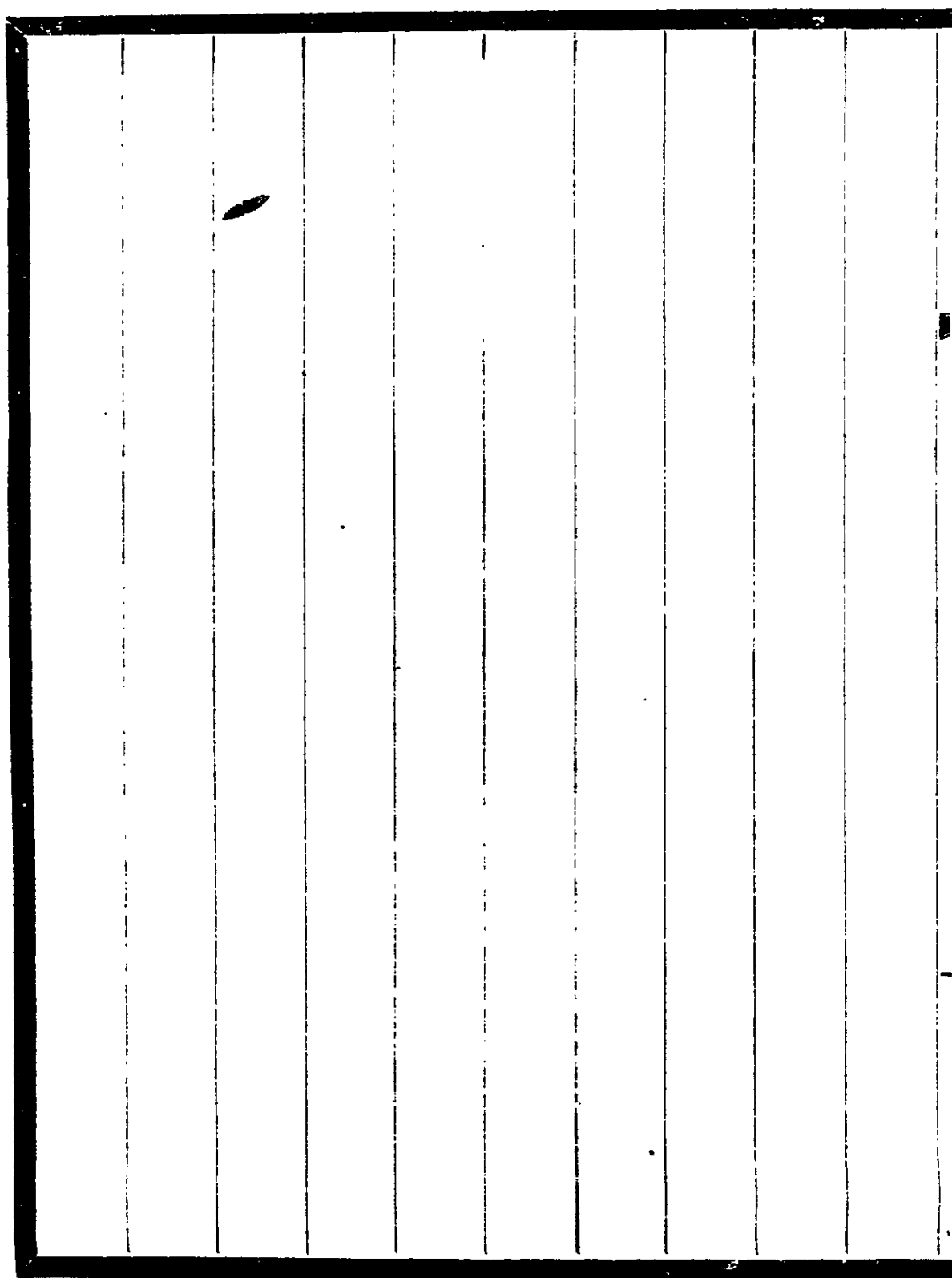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集釋序

駿齋從余遊。治呂覽。以畢校簡略。因參閱羣書。搜輯舊說。精研博討。撰次集釋二十六卷。而請序於余。余舊有舉正。已散見於注中。嘗謂呂氏春秋一書。雖有錯簡。而今本目次。不相紊也。十二紀初爲一部。蓋以秦勢彊大。行將一統。故不韋延集賓客。各據所聞。撰月令。闡圜道。證人事。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名曰春秋。欲以定天下。施政教。故以序意殿其後焉。八覽六論。自可別行。觀其覽首有始。論原開春。旨趣相同。何容重複。實以智略之士。各有所輯。編者混而一之。遂沿

用春秋之名。太史公序紀於末。又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序於末者。意甚尊之。非謂其次第必如此也。稱呂覽者。則行文之便矣。不韋著書之旨。當在十二紀。則覽論置前殿末。竝無不可。不得拘滯於馬遷之文也。晚周殽亂。百家蠭起。往往託古以自重。今世傳本多失其真。呂書所引。最可依據。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馬宛斯以爲卽漢志農家野老之言。雖非塙論。而書中蘊藏。皆此類也。高誘漢末大儒。經術深邃。讀音解誼。竝有師承。惜今本譌錯衍說。迷其意旨。銷誤爲謁。遂欲改移文注矣。下譌爲至。遂謂老子書名上至經矣。凡此之類。竝成大

謬駿齋分別斟注其功匪細。若於校理之餘。仿賈孔疏經之例。斟酌羣言。文注分釋。使先秦佚說。觸類而推知。漢儒舊誼。因此以徵彼。豈不善歟。駿齋其勉力爲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鹽城孫人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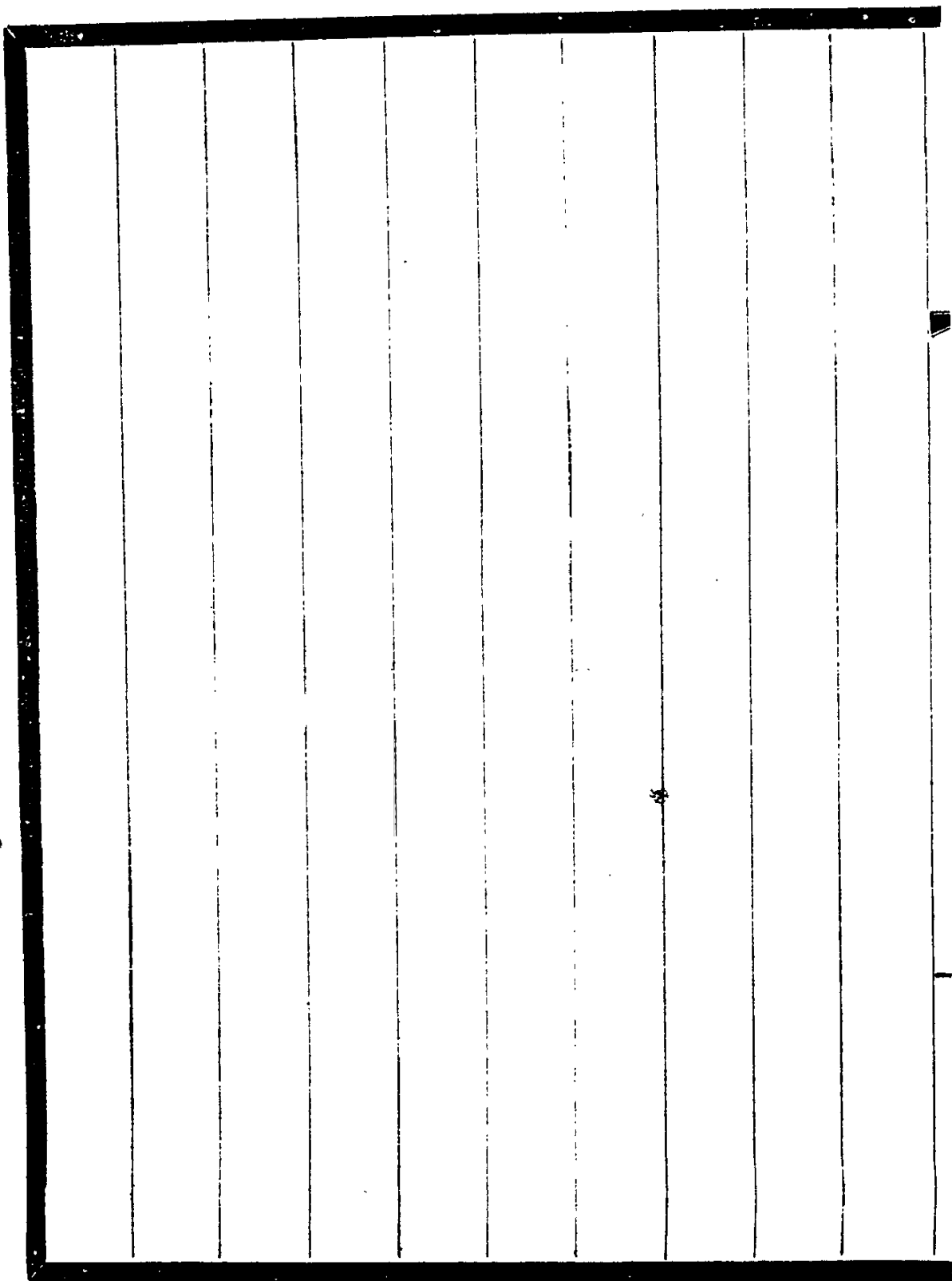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集釋自序

余爲呂氏春秋集釋二十六卷。起戊辰六月。至癸酉正月而殺青。爰序其首曰。夫呂覽之爲書。網羅精博。體製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雖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第自東京以降。脫誤漸多。屢經繕寫。校讐久廢。清儒治經。首以訂正文字爲事。旁及諸子。亦循此術。畢尙書秋帆。廣采羣言。重付剗剗。補苴理董。功蓋前人。而筆路初開。榛蕪未剪。徵援雖廣。遺缺尙多。雖云據元本以下。悉心校勘。而執編覆按。疏漏譌

脫尙待刊正者。猶數百事。且精粲如明張登雲。姜璧。李鳴春諸本。皆弇山所未及見。弇山以降。百五十年。諸大師。匡正浸多。考訂益富。惟簡編繁博。未有會歸。其他短書筆記。旁證遺聞。披沙揀金。取長舍短。雖通人其猶病諸。在初學更苦其蕪雜。是則狐白旣集。成裘待人。和璞含光。敦琢斯貴矣。況夫孔賈疏經。李氏注選。采華集萃。曲證旁求。雖有述事忘義之譏。實亦汲古考文之道。宋元以來。踵注疏之風。遂多集注。集解。集傳。集釋之作。晚近學人。益相競尙。于是縱橫四部。各有專書。采摭旣多。檢尋尙便。其精者。如孫仲容之詁墨子。劉先生之解淮。

南。衡量辨正。學者賴焉。余遠念前修。近承師教。于玩索之餘。輒自鈔纂。采真削繁。間附管見。依據畢刻。參伍別本。蓋于前人校讐訓詁之書。凡有發明。靡不甄錄。其沿明清人評點陋習。及穿鑿附會者。輒加刪正。更自旁涉典籍。以廣異聞。質正師友。俾就繩墨。其或稽疑莫解。則丘蓋不言。如謂載咸陽市門之金。補高氏古注之闕。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二十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榮成許維遙



呂氏春秋集釋引用諸書姓氏

黃生

著義府

臧琳

著經義雜記

徐文靖

著竹書紀年統箋

惠棟

著九經古義

盧文弨

著鍾山札記

程瑤田

著九穀考

段玉裁

著說文解字注

桂馥

著札樸

孫志祖

有校說引見呂子校補

邵晉涵

著南江札記

梁玉繩

著呂子校補呂子校續補

蔡雲

著呂子校補獻疑

諸以敦

有校說引見呂子校續補

陳昌齊

著呂氏春秋正誤

錢坫

著說文解字斟詮爾雅釋地四篇

王念孫

著讀書雜誌呂氏春秋雜誌初稿依畢刻本（即）

茆泮林

著呂氏春秋補校

汪中

著舊學蓄疑經義知新記

武億

著經讀考異

洪亮吉

著曉讀書齋雜錄

梁履繩

有校說引見呂子校補

李賡芸

著炳燭編

郝懿行

著山海經箋疏爾雅義疏

牟庭

著雪泥書屋雜志

翟灝

著四書考異

江藩

著爾雅小箋

朱亦棟

著羣書札記

焦循

著易餘籥錄孟子正義

王引之

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

臧庸著拜經日記

許宗彥有校說引見呂子校續補

嚴元照有校說引見呂子校續補

陸繼輅著合肥學舍札記

日本松皋圓著畢校呂氏春秋補正鈔本

日本鹽田有校說引見上

俞正燮著癸巳存稿癸巳類稿

凌曙著羣書答問

沈赤然著寄傲軒隨筆

沈濤著銅熨斗齋隨筆

沈欽韓

著左傳地名補注左傳補注

宋翔鳳

著過庭錄

胡承珙

著毛詩後箋

王筠

著說文句讀

朱駿聲

著說文通訓定聲

汪遠孫

著國語發正

張雲璈

著四寸學

張文虎

著舒菰室隨筆

徐鼐

著讀書雜釋

沈濂

著懷小編

左暄

著三餘偶筆

王紹蘭

著讀書雜記說文段注訂補

林昌彝

著硯桂緒錄

陳澧

著聲律通考

喬松年

著蓬蘞亭筆記

蘇時學

著爻山筆話

徐時棟

著煙澳樓讀書志煙澳樓筆記

呂調陽

著呂氏春秋釋地

孫鏘鳴

著呂氏春秋高注補正

蔣超伯

著南窗語話

俞樾著諸子平議羣經平議

阮惟和著小戴日記

李慈銘著越縕堂日記

吳汝綸著呂氏春秋點勘

郭慶藩著莊子集釋

孫詒讓著札迺墨子間詁

陶鴻慶著讀呂氏春秋札記(鈔本)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

劉咸炘著呂氏春秋發微

劉師培著左龔集

李寶淦

著呂氏春秋高注補正

章炳麟

著劉子政左氏說莊子解故管子餘義新方訓

吳闓生

有校說引見呂氏春秋點勘

馬叙倫

著讀呂氏春秋記

吳檢齋

著呂覽舊注校理(稿本)淮南舊注校理

劉叔雅

著三餘札記淮南鴻烈集解莊子補正

孫蜀丞

著呂氏春秋舉正(稿本)

楊樹達

有校說以函札商榷而得者下同

丁聲樹

楊德崇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注○梁玉繩曰：誘涿人，見水經。易水當靈獻之時，從全縣盧植建安

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見高氏淮南子序。誘又有正孟章句，見玉海。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

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

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

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

○維通案：華陽夫人原不重，據元至正嘉興本許宗

魯本宋邦又本張登雲本姜璧本增補

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

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

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

○維矯案。立字許本。張本姜本。作爲王二字。史記本傳作立爲。

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

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

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

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

書。使著其所聞。○梁玉繩曰。意林注作儒士。是也。書字

集諸儒。禮記月令。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畢。

孔疏謂集諸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畢。

沅曰。梁伯子曜北云。史記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舉

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舉

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

序次。愚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

文志。雜家載呂氏春秋。則必以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

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

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

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

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疏之云。呂不韋說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梁玉繩曰。此余初校妄說也。史記表傳。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禮運。注新論。及誘序。俱著其名曰呂氏春秋。不獨藝文志。而綴以序意。可知紀當居首。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維繆案。此文原作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不當涉及訓解。蓋後人以爲呂氏春秋之名。此述紀覽論中。間言致訓。解爲高氏注。呂氏春秋之名。此述紀覽論中。間不當涉及訓解。蓋後人以爲呂氏春秋之名。此述紀覽論中。間數以十七萬餘。宜兼計之。故先增訓解二字。後改合字爲各。以足其數。其妄改痕迹。可推知矣。御覽引正作爲十。謂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月令孔疏亦備天地萬物。謂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今據刪正。備天地萬物。

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畢沅曰。梁伯子云。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此序。

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呂不韋撰春秋成。勝於秦市。時日。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

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

勢耳。

○梁玉繩曰。論衡自紀云。呂氏懸於市門。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誘蓋本此。

然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維標案。御覽引。維標作準。以無爲爲綱

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

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

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

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

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

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

之。比其義焉。

本

斷

作

斷

張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圜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 曰孟夏

二 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 曰尊師

四 曰誣徒 一作詆役

五 曰用衆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 曰仲夏

二 曰大樂

三 曰侈樂

四 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畢沅曰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

名複今故卽以應同題篇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一作本知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論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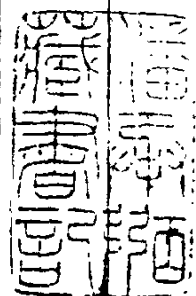
四曰任地

五曰辯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一



榮成許維通學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

此宿。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宿。燕。其。

日甲乙。其帝太皞。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義。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

○維。通。案。據。淮。南。天。文。注。此。注。死。下。當。有。託。字。孟。夏。紀。注。神。農。死。託。祀。於。南。方。其。比。正。同。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

甲。散。為。鱗。鱗。魚。屬。也。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簇。其數八也。太。簇。陽。律。也。竹。管。音。

與太族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族地其味

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

地中，似骨。釋曰：木立地中，似養骨。鄭注：酸，木味。木根立其

祀戶。祭先脾。土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

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凌曙曰：高誘

乃古文，尚書脾木也。與白虎通義述聞。○維東風解凍，蟄蟲

始振。東風，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火母也。火氣溫，故

也。○陳昌齊曰：據注及淮南時訓，振下當有蘇字。王

念孫沈濤說同。○維通案：注釋下也。字振原作地，今改從

張本。魚上冰。獺祭魚。獺，鯉魚之屬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

陳之。世謂之祭魚，為時侯者。○陳昌齊曰：據注及夏小

正淮，南時則訓當作魚上負冰。○維通案：玉燭寶典引

正有負字。逸周書時訓解及月令俱無。又案候鴈北。時候

注水禽。猶云水獸。說文禽走獸。總名是也。月令鴈從彭鴈來。鄭注云。今北極之沙漠也。○畢沅曰。禮記

月令作鴈鴈來。鄭注云。今月令。鴈皆為候。正義云。月令

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盧案仲秋鴈自北微外而入禮記者為今。可以言來。若

自南往北。○陳昌齊曰。注北也。似不可以言來。呂氏作候鴈北。當矣。○陳昌齊曰。注北也。似不可以言來。呂氏作候鴈

增訓入。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者。明堂也。中方謂之外。圍通達

出。謂之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

向堂。北頭室也。○畢沅曰。案明堂之制。中外皆方。不得

如注所云。个猶隔也。舊本缺一个。字。今補。○維通案。注得

个隔。乃一聲之轉。个與介音義同。王弼注。易兌卦云。介

隔也。羣經音辯。个副也。音介。介之言界也。高釋兌卦云。介

此展轉相乘。鸞輅。駕蒼龍。相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鳴

訓之例也。乘鸞輅。駕蒼龍。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

為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

唯劉本作鑾。注：鸞鳥在衡，作鑾在鑾。案詩：蓼蕭毛傳：在鑾。曰：鸞，鄭於駟鐵箋云：置鸞於鑾，異於常車。若據鄭說，則劉本非是。但說文：鑾字從金，云：人君乘車四馬，鑾八鑾，鈴象鸞鳥聲。高氏之解，或異於鄭，未可知也。亦不得竟以劉本爲非。○王引之曰：高注：馬八尺以上爲龍，失之。龍當讀爲騊。下文：赤騊黃騊，白駘鐵騊，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說卦傳：震爲龍。虞翻：龍作騊。云：騊蒼色。震東方，故爲騊。○俞樾曰：鸞本作鑾。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鑾輅。注：鸞輅，本作鑾輅。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輅，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文作乘鑾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鑾字，疑注文正作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載青旂，衣青衣服。鑾在鑾，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青旂。旂，旗名。交龍爲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服，佩也。所衣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畢沅曰：蔡邕獨斷云：鸞旗車，編羽毛，列繫撞旁，俗人名之雞翹車，非也。續漢輿服志同。劉昭引胡廣曰：以銅作鸞鳥車，衡上則與高誘注合。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宗

廟所用之器皆疏鑿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以立春日而後立春立春

之節多在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

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自裡潔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氣於東方八里之郊○蒞

洋林曰朱子經傳通解附注謂呂率作帥無三九字及諸侯字今本帥作率餘同禮月令案呂下句無三九字高

注亦無則朱子所見本是也無諸侯字當是朱還乃賞

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

○畢沅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

知其與注不合也○俞樾曰據高注則卿上無公字畢

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于大復。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賞，則執爵大復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然則呂氏執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者，涉下文卿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

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被之也。○王引之曰：和讀爲宣。

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大宰職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亦讀爲宣。古聲宣與和相近，故宣字通作和。高

柔注：謂布陽德和。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迺命太史。

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

也。故命使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忒，差也。星辰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宿度司知其

度。以起牽牛之初爲常。○畢沅：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冬至十一月中起牽牛一度。

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帝癸也。元善也。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

置也。保介副也。御致用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籍

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畢沅曰。月令參于作于

參。注元善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甚順。鄭以保介為

車。右此云副也。當謂副車。○維通案。參于疑當作參乘。

于為乘字。壤脫攷他籍多以參乘連文。其義易了。故高

氏不注。月令作于參。蓋乘字既壤為于。校者知參于難

解。遂乙轉以就上文。幸賴呂覽尚有痕迹。可尋。鄭注謂

參乘。備非常。孔疏謂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

間。是注疏作參乘。則經文亦作參乘。明矣。且參乘兼保

介。與御者疏言。故疏又云。保介御皆參乘。至疏以參保介

之。御四字連語。乃行文。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田。○畢沅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推為文。故

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畢沅曰：正

文大夫月令無案，周語作王耕一墾，墾有銚，跋二字因上

文作跋云一亩土也。○陳昌齊曰：三公五推，三字因上

衍。三公九卿說同。反執爵于太寢。歸功於先祖，故於廟飲

也。酒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勞羣臣於太廟。

飲之以酒。○維繆案：據高注，以御命連文于義，未安。月

令鄭注云：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御，侍也。則從御字

為句，是也。黃甫龍本致字作侍，殆依鄭注改正。是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

○畢沅曰：繁動，月令作萌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

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封界也。

大夫舍止，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封界也。

起其疆畔，糾督惰窳於疆下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

瓜，無休廢也。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畢沅

不由漢書五行志載謠曰邪徑敗良田滅明善相丘陵阪

險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長殖以

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

乃不惑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準直謂其功農夫直不疑惑

正曰農率均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

子講習以六樂之舞周禮大胥掌學乃修祭典命祀山林

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

祀之無用牝尚蠲潔也○梁玉禁止伐木春養木王尚無

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麋無卵蓄庶物也麋子曰

此畢沅曰月令正義云胎謂在腹中者天謂生而已出者

虞。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也。置立。揜骼羶醯。醯讀水漬物之

也。肉曰醯。揜。拚。羶者。覆藏之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

天殃。稱舉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興

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變猶無絕地之理。絕猶無亂人

之紀。人反。道德爲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

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

不和。國人惶恐也。○畢沅曰。風雨月令作雨水。○維

案。作風雨。是詳經義。述聞。早槁。許本宋邦又本作早槁。

別本與畢本同。莊本淮南作早落。朱本景宋本作早落。

月令作蚤落。徐嘉據鄭注孔疏。謂早槁義較蚤落義長。

此呂覽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

興。水。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

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

作○畢沅曰。月令疾風至。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
 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為敗。雪
 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
 也。故曰。首種不入。○畢沅曰。月令注云。舊說首種謂稷。
 ○孫先生蜀丞曰。霜雪本作雪。霜與月令同。今本蓋誤。
 倒也。高注云云。是正文作雪。霜明矣。孟冬紀。行秋令。則
 雪霜不時。與月令逸。周書淮南子同。高注先霜後雪。亦
 後人誤。易當以
 呂覽注正之。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

生而勿撓之。謂之天子。撓猶戾也。○畢沅曰。舊本作謂
 天子。無之字。孫據太平御覽七

增。十七。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性也。猶順也。天此官
 性也。故事也。天此官

之所自立也。

官正也。自從也。○維通案。亢倉子君道篇。所下有以字。

立官者以全

生也。

生性也。○維通案。黃氏曰。抄引以上有所字。

今世之惑主。主也。謂多官而

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

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干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

爲立官之法也。○孫鏘鳴曰。官謂耳目鼻口。下貴生篇所言四官是也。聲色滋味之欲。四官主之。皆生人養生

之具。故聖人立之。如神農教民粒食。皆是。多官謂縱欲不節。則適以害生矣。注。官訓正。多立官爲任不肖。皆非。

此篇專以重生言。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不及政。與用人也。

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

若秦築長城。所以自亡也。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

亦失其所爲。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

也。○畢沅曰。注似衍一骨字。說文。湍。濁也。與汨滑義同。並音骨。○陳昌齊曰。淮南俶眞訓云。水之性眞清。而土

汨之。○俞樾曰。高注曰。扣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注曰。扣。亂也。

扣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土者扣之。本作

土者。滑之。高注扣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篇。

混混滑滑。高注曰。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人之性壽。

濁也。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人之性壽。

物者扣之。故不得壽。使天折也。亂之物也者。所以養性也。

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取禍。故曰非也。所以人性貪欲。過制。

也。陳昌齊曰。下句所字。則義不可通。注下文有所字。亦誤衍。

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故

性。惑者多以則不知輕重也。輕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

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

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

也。且猶危。危病者也。○俞樾曰。無幸必亡。乃到句。今有聲

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

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

以盲故不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

弗食以瘖故不食也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畢沅

曰老子道經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陳昌齊

注曰三必慊字據正文皆當連下已字為句○陶鴻慶曰高

則使人聾故必弗聽也下文已視之已食之義並同下

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三則字之義文亦不了余

謂則猶若也詳見經傳釋詞此言聲所以快耳聽之若

不視矣味所以快口食之若使人瘖則必不食矣○楊

則使人聾。視之則使人盲。食之則使人瘖。爲句。蓋文謂聽之必瘖。爲句。仍非此。當以聽之。視之。食之。爲句。蓋文謂聽之必瘖。爲句。仍非此。之。若使人聾。則必不聽。視之。則必不視。食之。則必不食。若使人瘖。則必不瘖。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眩惑。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能自禁也。性惡得不傷。傷。惡安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射的一也。衆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孫先生曰。共射一招。中間其字衍。注。塲與準音義同。○孫先生曰。御覽三百四十七。引正無其字。畢校是也。○楊樹達曰。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此招字。即詩字。召聲。勺聲。古音同在豪部也。高以塲的訓招。殆已不知招的爲一字矣。段氏說文注。土部塲字下。謂招的。同選字。引戰國策。以其類爲招。春秋後語。作以其頸爲招。文選。詠懷詩。注。引作以其頸爲的。爲證。知段君小學過於。

高誘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貌故隕也。○陳昌齊曰。

据下句注例當云害其生性故生隕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

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注天身也。○維通案。

訓亦高之常詁。天訓身猶天訓性也。淮南原道篇云。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高注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是

其比三國志吳質傳注。上將真性肥。中領軍天全則神朱鑠性瘦。性肥性瘦即身肥身瘦尤為明顯。

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

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不謀而當。

慮而得。詩云。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

乎宇宙。其德大。區宇之內。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

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裹。猶囊也。若天地然。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無上為天

子而不驕。

常戰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下爲匹夫而不慍。

慍，憂悶。

之悶，義亦然也。

此之謂全德之人。

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

道，適足以爲患。

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於患也。不如貧賤，貧

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

貧賤無勢，不能致物，故曰難也。於禮無

爲於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李寶淦曰：雖欲過之，奚由？言貧賤無力致物，故可免於淫奢之事，所以

足以上爲患之意。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人引車曰輦，出

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

命之曰招蹶之機。

招，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

中遊翔，此不過蹶之謂。○臧琳曰：七發注引聲類，怡嗣送我畿，此不過蹶之謂。○臧琳曰：七發注引聲類，怡嗣

理切。又集韻六止，怡至也。呂氏春秋：怡，蹶之機。高誘讀案：李善丁度所引，知呂覽本作怡，蹶今作招，乃形近之

譌。高引詩證：車行不過蹶，明出車入輦爲至，蹶之機。此注當作怡至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蹶，故曰務以自

位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畿之謂。畿門內之
改。何時。潤為。屢痿者。案七發。以伐性不可讀。李善謂：枚乘好奇
以寒熱為對。故改。屢為伐性。三句一例。高注亦與本文合。
高注：文人非失。新竄變。何足為據。宋之注：黃震熟於文義。而妄
說。蓋招致也。屢者。痿。屢。過。佚。則。血。脈。不。周。通。骨。幹。不。堅
利。故。為。致。屢。之。機。括。高。誤。以。屢。為。門。楹。又。誤。以。機。即。詩
之。畿。故。有。斯。訛。作。伯。嗣。理。切。孤。文。無。證。亦。不。善。注。文。選。枚
乘。七。發。引。此。招。作。伯。嗣。理。切。孤。文。無。證。亦。不。善。注。文。選。枚
玉。訓。固。滯。司。馬。相。如。大。人。賦。乞。以。伯。儼。張。揖。曰。伯。儼。不
前。也。義。亦。得。通。李。善。譏。枚。叔。好。奇。改。伯。儼。為。屢。痿。知。呂
子。元。是。伯。字。○維。遜。案。王。念。孫。校。本。據。選。注。改。招。為。伯
與。廣。雅。疏。證。釋。詁。貽。字。下。引。此。文。改。同。又。改。注。屢。機。作
屢。畿。謂。伯。之。言。待。也。止。也。伯。屢。謂。痿。屢。不。能。行。之。病。出
車。入。輦。即。伯。屢。病。之。所。由。來。故。謂。之。伯。屢。之。肥。肉。厚。酒。
機。高。注。訓。伯。為。至。屢。機。為。門。內。之。位。皆。失。之。

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又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畢沅曰：務以自彊，舊作相彊。孫據御覽八百四十五改。與前後句

法正同。盧云：案賈誼書傳職云：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也。靡曼皓齒，鄭衛

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也。靡曼，細理弱肌，美色皓齒，詩所謂齒如

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靡詢訐之樂。勺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以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

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

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

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畢沅曰：梁仲子案意林所載作伐，命之斧，注細理弱肌，本多無理弱二字。今從朱本。

與洪興祖補注楚辭招魂所引合。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

不肖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善

時四皓曰注皆不肖富貴者高位實疾顛故曰善卷之駁文○

雄陶誤作皋陶案國策齊顏觸曰舜有七友陶潛古今

人表作案注顛隕也正是隕墜之義今本依宋庠之說改

從價若是價注當言路乃合誘注知分篇亦是顛字○

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也。夸以虛也。非以為全輕富貴求虛名

也。○陳昌齊曰。据注。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數

福不可不察也。○維通案。注數字原脫。據許本增。

本生

三曰。偃至巧也。人不愛偃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

也。指雖不如偃指巧。猶自無益於已。故言有之利故也。己人不

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燐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

夜光之明珠也。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

玉少也。珠之不圓者曰璣。皆喻不好也。今吾生之爲我

有。而利我亦大矣。如吾生我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

亦故曰利我。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

尊爲天子。不足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

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足以易已之所輕。○楊樹

達曰。此言雖富。天子之貴。不足以比吾生之貴。雖有天下

之重。不可以易吾生之重也。高注未瞭。○維通案。注末句原作不肖以己易之。今據姜本補正。論其安

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也。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言一日失其所。

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俞樾曰。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明日失之。文義未安。說文無曙字。日部。曙。旦明也。

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蓋曙即曙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謂之曙。故旦即謂之曙矣。○孫先

生曰。注語有誤。文曙即曙之俗字。疑原文當作曙。旦明也。與說文同。旦。壞爲日。又誤乙。故作明日。一日疑亦一

曙。旦之誤。○維通案。明刊百家類纂。此三者。有道者之所

慎也。故曰。有無爲者。不向此三者。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

乎性命之情也。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

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是師者

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

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子以糠。糠易眯。子目非利

徐之者也。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願自拍解。謝咎過。而反
沅曰。注易。昧舊作其盲。昧訛。○孫詒讓曰。此謂方雷時。
兒聞雷聲。驚怖。而聾者不聞。方抱兒窺堂。使之益怖也。
注說。兒出窺。反使之驚。猶警師愛子。枕之。以不聞雷聲。而
昧也。注非是。又曰。有殊。弗知慎者。言此警師聾者。無殊
於不知慎之人也。句末當有乎字。古書多省其文。而令
讀義舉例。高注云。殊猶甚也。亦非。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
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死生別知也。○俞樾曰。此當
也。不可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人
非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不可。不。其誤。正與此同。
○維遜案。此文不誤。可不爲周秦恆語。圖道離謂諸
篇皆。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
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己之所非也。故曰

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以此求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大惑之。
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此求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大惑之。
非。○陶鴻慶曰。非。上文云。其所謂互易。元文本云。是其所謂是。
其所謂非。上非。是。二字當互易。元文本云。是其所謂是。
是也。又云。其所謂非者。未嘗非。是非其所謂非也。今以本
互誤。則非其旨。高注云。是己之所是。非己之所謂非。而以本
此求同於己者也。故謂非其大惑。是其所謂非。乃真非。真不誤。○楊
樹達曰。下二句。其所謂非。其大惑。是其所謂非。乃真非。真不誤。○楊
謂二句。其所謂是。言其所謂非。不同。是正承其所謂非。正承其所謂
而所言。陶泥於貌同。云云。皆非。欲改本文。有之義。尤不足據。
之所是。求同於己。云云。皆非。欲改本文。有之義。尤不足據。
文也。改本。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以此治身。必死必
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亡。其天之有也。故曰不死。夫死
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惑。致之也。以壽長至常亦然。
亦以仁義召之也。○陳昌齊曰。至常二字。疑爲國安之
訛。緣國或作或。遂訛爲至。安與常形亦稍近也。後求人

篇亦有三字連讀。下文高注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有

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

之，所召也。○陶鴻慶曰：「所召，謂死。死亡與壽長，召之者，謂己也。」

高者，指以所召。仁義言殊，誤。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皋己

皆己，桀紂皋人，其亡也忽焉。此論不可不熟。知也。使烏獲

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士烏獲，秦武王鉤

子，勳讀曰單。單，盡也。○梁玉繩曰：「注本，史記秦本紀，然文

士。○蔡雲曰：「趙子疑孟子注，古之有，力人也不言。秦本紀，文王力

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又未必當時本書。陳直齋亦

據常撰。○王念孫曰：「說苑文，然元序已信。文字在呂氏淮南

篇廣韻皆無勛字集韻勛力竭也即為俗本呂覽所誤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

恣所以之順也

文恣從也之至也○凌曙曰捲與綦同說

曰御覽七十七引無以字疑此衍

世之人主貴人

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

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

視活也

而日逆其生欲之何

益

王所者貴人所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到

引牛尾尾絕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凡生之長也

○畢沅曰

御覽七百二十增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

欲情也

故聖

人必先適欲

適猶節也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

蹙逆寒疾也

多陽則痿

痿能行也

此陰陽不適之患也

患害也

是

故先王不處大室

為蹙疾也

不為高臺

為痿疾也

味不衆珍

為傷胃也

衣不燂熱。燂讀曰厚也。燂熱則理塞。畢沅曰：塞字舊本作○

寒。孫據御覽作塞。下同。○陶鴻慶曰：燂熱則理塞。此文承之。與下句上

當有衣字。上云：味不衆珍。衣不燂熱。此文承之。與下句上

充。味衆珍則胃理塞則氣不達也。達通。味衆珍則胃充。充滿

胃充則中大鞫。鞫讀曰憊。不勝食氣爲憊病也。中大鞫

而氣不達。不達壅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畢沅

長生。其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

可得乎。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園。詩云：王在靈囿。樹果曰

足。以勞形而已。○李寶詮曰：古人以勞形爲養生。故華

佗語吳晉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

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注：未明。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

燥溼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

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舊校云辟字一作備。○孫

先生曰據舊校與高注合似正文本有備字又考御覽

七百二十引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足以適味充虛而已

矣。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語例相其爲輿馬衣裘也足

以逸身煖骸而已矣。也。安其爲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

充虛而已矣。之。六飲水漿醢醢涼醫醢也。又酒正二曰醢

耳。○醢者以藥與黍相醢。舊作不相醢。誤。今改正。其爲聲色音

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也。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五者。

聖王之所以養性也。○孫先生曰御覽三者有道引者上

所慎也。語例相同。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也。節猶和

疑亦當有此字。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

矣。也。平。和也。平得於公。出得也。猶嘗試觀於上志。記也。志。古也。有得天

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有。天。畢。沅。曰。孫。云。御。覽。七。十。七。字。作。

三十。孫。先生。曰。得。之。下。當。有。必。字。今。本。蓋。誤。脫。治。要。書。鈔。類。聚。二。十。二。御。覽。四。十。九。引。並。有。必。字。當。據。補。

其失之必以偏。正。偏。私。不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陶。鴻。慶。曰。

廣。雅。釋。詁。生。出。也。言。立。君。之。本。義。出。於。人。心。之。故。鴻。範。公。所。謂。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也。高。注。非。是。故鴻範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

之義。義。法。也。詔。改。從。易。泰。卦。九。三。義。古。音。俄。正。與。頗。協。而。唐。孝。明。

世家猶作頗字。乃古書之未經竄改者。梁伯子云。王逸注離騷。循繩墨而不頗。引易作不頗。知易本不作陂也。

義古作誼。案宜有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何音。亦與頗協。

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擅作威也。○維。通案。今本尙書。洪範。或字。竝作有。惠棟謂古

有字。皆作或。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文雖異。然

皆以或爲有。韓子。呂氏。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天下非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

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無親。天下也。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萬民之異也。

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也。伯禽。周公之子也。成王封之。

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陶鴻慶曰。下

文云。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卽此文利而勿利之義。高注解

為利民勿自利。未得其旨。荆人有遺弓者。而不屑索。遺失也。曰。荆人遺

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言人

得之而已。何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

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私為也。○吳先生檢齋曰。注云。天下得之。猶云。天

下之人當為之也。與老子蓋逆探下文為說。天地大矣。生

而弗子。成而弗有。子。成大。地大。生有。民人。不以為己。有也。萬物

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

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此三皇五帝之

德也。亦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之芻狗也。此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也。○畢沅

曰孫云。本書知接無鬼篇作仲父之疾病矣。列子力命篇倒作。病疾。又莊子徐無鬼篇作仲父之病病矣。○維通案。

當重病字。御覽六百三十二引作仲父之病。冀矣。冀字雖異。語例則同。盧重元本列子亦作仲父之病。冀矣。冀字。

漬甚。國人弗諱。也。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諱者何。大漬。

曰。御覽六百三十二作如漬甚。注大諱。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傳。此諱字當是後人因後有肆大諱之文。

而誤改之。○孫鏘鳴曰。寡人將誰屬國也。託管仲對曰。漬。浸也。謂病浸深也。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昧人也。今病在於。

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何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

教寡人也。告也。猶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誰欲用。公曰。鮑。

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善猶和也。○名。

和。王念孫曰。注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

不比於人也。此方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功。過不可為。

霸者之相也。○畢沅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

之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不取下問。是以求猶問也。論語

維遜案管子戒篇作上識而下問。莊子徐無鬼篇作上

忘而。下畔。列子力命篇作上忘而下問。莊子徐無鬼篇作上

高釋求為問。與管子相會。莊列忘字疑為志之形誤。畔

叛同。借作判。說文辨判也。是判辨義同。禮記王制鄭注

辨謂考問。據此辨即辨問之意。列子誤叛醜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行行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

訓厲。使與己齊也。○畢沅曰醜恥其於國也。有不聞也。

也。黃帝劉本作皇帝。皇黃古通用。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不求知也。非其職

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

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

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李廣芸曰。斲在廣韻入聲四覺。竹角切。說文。斲字从門。斲聲。老子曰。斲在廣韻入聲

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斲與手韻。然則斲之本音。當為斲同。竹角切者。其音轉也。

○沈濤曰。豆。闕寇皆韻。則斲字亦韻也。○孫古音如畫。讀竹救切。斲之轉為畫。猶啄之轉為味也。○孫先生曰。御

覽六百三十二引。又加上句作。但規模而已。是也。蓋規以形近誤為視。後人又加範字。以足其義。非高氏之舊。當

改正。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豆也。○俞樾曰。高注云。若然。則

不簠。雅釋詁曰。豆。裂也。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為到。廣雅。釋詁曰。豆。裂也。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為到。

但調和五味。不親為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到字。故段豆為之。亦或段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

脰完。瓶。王。氏念孫。大勇不鬪。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大

謹。脰為。則是也。

兵不寇。

寇害也。若武王之廟。撫殷之民。不無道。釋箕子。桓公

行公去私惡。

於人之過。無所念。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

長上也。○維

通案。李鳴春本伯作霸下同。伯霸雙聲。古字通用。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

蟲出於戶。

阿豎刀之諛。不正。適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

也。○畢沅曰。刀本有

後人始作刁字。今從古。音。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

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勅禮。喪

不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聽宮商也。紀。私利而立公。○陶

曰。爾雅釋詁。公君也。立與位同。言私利而在君位也。貪與上文日醉而飾服。下文貪戾而求王。語意一律。

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况凡不能為。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

私行也。

案。御覽四百二十九。行一作爲。孫

行其德而萬物

得遂長焉。

遂。成

黃帝言曰。聲禁重。

不。欲。虛。名。過。其。實。也。畢沅曰。黃氏曰。抄

云。此禁聲非色。

色禁重。

不。欲。淫。縱。好。色。

衣禁重。

不。欲。衣。服。踰。僭。大。過。耳。注。非。色。禁。重。至。淫。縱。好。色。衣。禁。重。若。子。臧。好。聚。鵠。

冠也。

維。通。案。重。己。篇。云。衣。不。燂。熱。燂。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即。此。文。衣。禁。重。之。義。注。非。

香禁重。

不。欲。奢。侈。芬。香。聞。四。遠。也。

味禁重。

不。欲。厚。味。勝。性。也。

室禁重。

不。欲。官。室。崇。修。使。土。木。勝。

也。○蘇時學曰。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下。忽。接。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

數語與前後文義並不相蒙。通篇亦無此意。蓋必重己篇內所引。而後人轉寫錯誤。湊入此篇者。

堯有

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肖。子。不。

中在
數

出曰於九何于書不知也

而爲之

南陽晉山陽河內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屬皆是也。令山陽君也。而能爲治。○畢沅曰。注州舊本

詔作川案州爲漢河內郡之縣。今改正。○王念孫曰：「能古雖同義。此而不可訓爲能。猶以也。」言誰可以

爲之也。誰可以爲之。猶言誰能爲之。若云誰可動名篇。則不辭矣。古者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

可曰故不當此今之事賢不肖不可相分而與以同義故二

聽矣。可以用民。篇曰：不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言。察於此。墨子

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利而鬼下，可也；爲暴者利而人尚同，篇注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下，中可而利鬼下，可也；而利人，尚同篇注也。」

曰上之用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天下君可以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

獨下而獨
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黃羊晉大夫祁奚請
梁玉繩曰卽左氏祁奚請

老一事。奚字黃羊。惟見此。既誤以悼公為平公。復誤以

軍尉為南陽令。與韓子外儲說左下。言解狐薦其讎邢

伯柳于簡主。為上黨守。全一韓詩外傳九。言解狐薦荆伯柳

于魏文侯。為西河守。全一繆傳。高不糾其失。何也。張雲

同。說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平公曰。晉悼公之子彪。○

始見下。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

國人稱善焉。居有間。頃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

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又問對曰。午也可。○畢沅曰。左傳文雖略。亦足以正呂氏

所記。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

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

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

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䟽。居秦。鉅姓子通稱。腹䟽字也。䟽讀曰車。箠之箠。○畢沅曰。

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鉅子爲聖人。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

子。若儒家之碩儒。䟽與檀弓下。孺子。實同一字。彼釋文音吐。孫反之。碩儒。䟽與淮南子精神訓守其箠。箠蓋竹

簞。席所爲。玉篇音徒。本切。與今人所呼合。舊本作箠。蓋書家屯字。往往作七。而此又誤從干也。○梁玉繩曰。御

覽四百二十九引注。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

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駟。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陶鴻慶曰。句首當有欲字。不屈篇。魏惠王謂惠子。亦有此語。正作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此文當與彼同。腹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爲之賜。陳昌齊曰。受賜也。○畢沅曰。賜猶惠也。注似誤。○

王之意云爾。○孫先生曰：畢說固非。陳校尤誤。注：受賜也。本作賜。愛也。受即愛之形誤。又錯入于上者。墨子魯

問篇：鈞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上言賜。下言愛。是賜愛誼近。故高云：賜愛也。御覽四百二十

九注：即此高氏下有賜愛二字。而令吏弗誅。腹蘖不可不行墨

者之法。

陳昌齊云：元刻劉節軒校本作墨者。案原作墨者。欲必行之。殺其子也。○維通案：墨者原作墨者。案許本姜

本張本李本亦作墨者。今據改正。書鈔三十七。御覽四百二十九。引同。不許惠王而遂殺

之。子人之所私也。

私愛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

沅曰：注曰：仁李本作仁。行俱未詳。○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改正。文忍作仁。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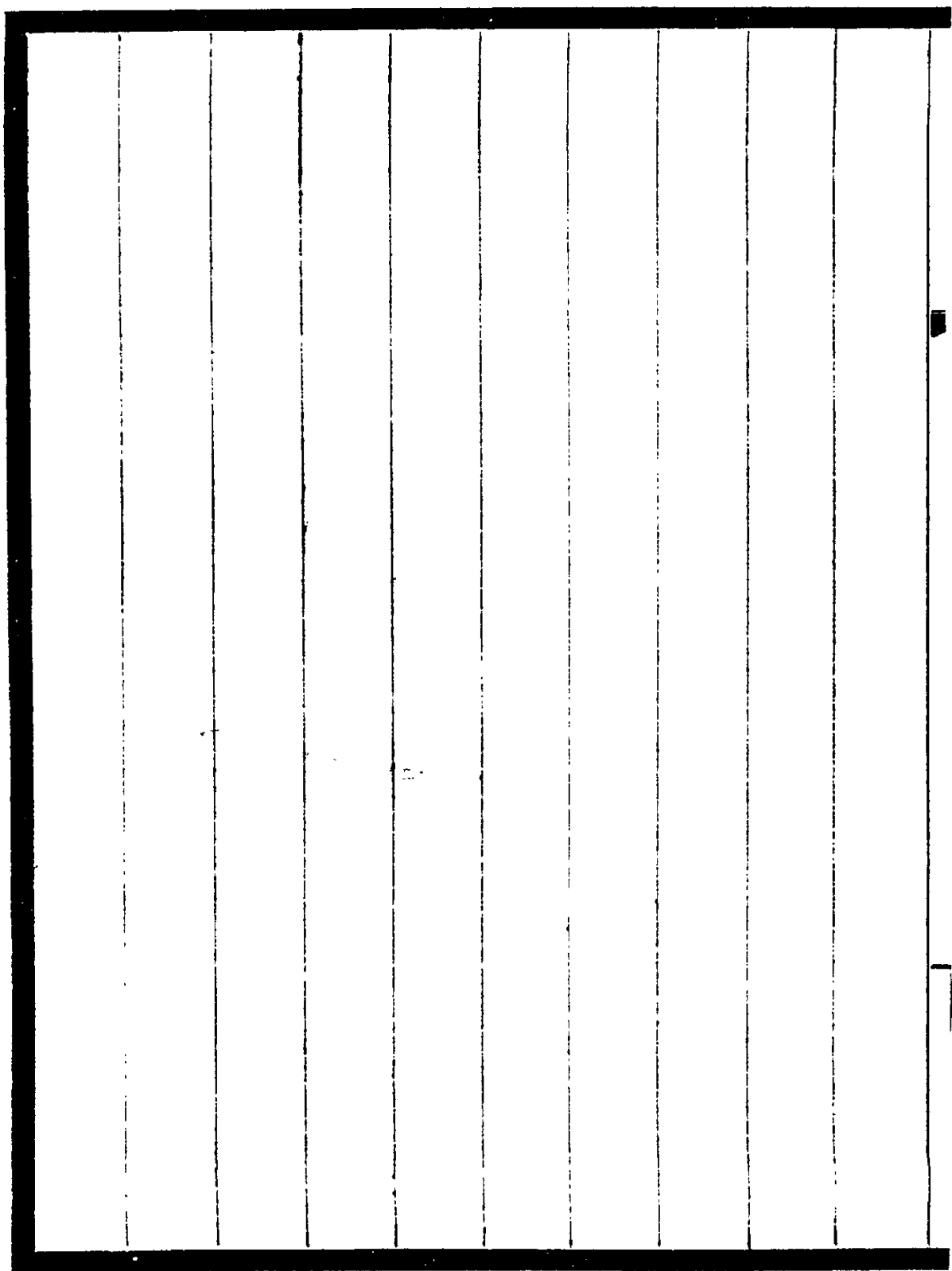
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

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

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

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傳曰。雖小。作事威克。其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

榮成許維通學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日奎西方宿魯昏

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

弧作孤今本作弧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

角律中夾鐘夾鐘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陰陰去陰夾陽陽而生故

改本作去陽夾陰訛淮南注云是月萬物去陰聚地而生今據

已者中夾鐘可以互證其不并引竹管之語者以正月其

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冬自

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禮記。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畢沅曰。禮記。月令。作桃李始華。蒼庚鳴。鷹

化爲鳩。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離。三者皆可通。無煩補字。○維通案。蒼庚即今之

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驚擊也。鳩蓋布穀鳥。○畢沅曰。爾雅。黎黃作鷲。黃郭璞注。皇

黃鳥。下云。俗呼黃離。留淮南注。作素人謂之黃離。此作黃離。三者皆可通。無煩補字。○維通案。蒼庚即今之

黃鷲。此注及揚子方言。郭注。爾雅。皆誤爲黃鳥之名。詳毛詩傳疏。葛覃篇。天子居青陽太廟。

青陽。東向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

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

孤。順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芽。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劉師培曰。據高注。所釋。則養幼少。二語當

在安萌芽前。今本乃後人據月令所更。○維通案。劉說是。淮南正作養幼少。存孤獨。以通句。萌。又案。注牙下諸

字疑涉正。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文而衍。

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孫先生曰。月令淮南人竝作民。此疑因唐諱而未經改正者。命有司省

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法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也。言無者。須立秋也。止禁。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

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極掠。笞也。言無者。須立秋也。止禁。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

太牢祀于高禴。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禴。王者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禴。郊

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禴。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禴。王者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禴。郊

嗣於高禴。三牲具曰太牢。○畢沅曰。周禮本作於是時也。奔走不禁。天子親往。后妃率九

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乃禮人。率九嬪。祀高禴耳。御見天子於高禴中也。乃禮

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禴之前。禮后妃之

于者。於高禴祠之前。韣。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桂馥曰。禮蔡氏月令章句作醴。云飲以醴酒。是

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

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爲雷。激氣爲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蘇開蟄之蟲始動

出生。○陳昌齊曰。據注及淮南時則訓。成動下。當有蘇子。王念孫沈濤說同。先雷三日。奮鐸

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金舌爲金鐸也。金口木舌爲木鐸。所以振告兆民。

使知將。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

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瘡。通精未詳。○嚴元照曰。疾。故

曰。不備。必有凶災。○畢沅曰。通精未詳。○嚴元照曰。疾。故

與淮南時則注。全惟楚作聾。釋名。疾病云。眸子明而

不正。曰。通視。蓋卽通精之謂。後漢書。梁冀傳。洞精矐眇。

章懷注。洞。猶通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尺

丈也。量。稱。鐘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二十斤。角。平。斗。桶。

量器也。稱。鍾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二十斤。角。平。斗。桶。

令。角。斗。桶。音。桶。與。甬。通用。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鄭。康。成。音。

勇。小。司。馬。音。統。淮。南。作。稱。亦。桶。之。訛。李。善。注。文。選。陸。佐。

公新刻漏字銘引作是月也耕者少舍有少舍皆耕在野尚

不備墾辟在司寇之謂也○俞正燮曰少於古語爲小

謂小小閒止耳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乃修闔扇寢廟

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

必通用注解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戈征伐也○

注事兵戎事也淮南注大事戎旅征伐之事可互證是

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爲盡天子乃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廟春薦韭

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此之謂也○畢上丁命

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

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畢沅曰。入舞舍采。月令作習舞。釋菜。鄭注學記。菜謂芹藻之類。與此注異。注入學官各本多作學官。唯李本作官。案賈子保傅云。學者所學之官也。此官蓋謂官寺。正月紀注。中正作學官。○梁玉繩曰。贊帛古禮也。似勝鄭注。此與周禮春官大胥作采。蓋作菜。隸釋帝堯碑。以文王八采作菜。又天官夏采。釋文。或蓋作菜。隸釋帝堯碑。以文王八采爲八菜也。鄭司農云。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說。亦別。○俞樾曰。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從習舞之文。故月令舞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正入學。從習舞之文。故月令舞於仲春入舞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字。言是不則學習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令諸侯下有大夫。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入學官。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謂六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護。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

垂此之謂也。○畢沅曰：注大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

璧。更皮幣。是月也。皮幣。鹿皮不用犧牲。更代也。記曰：幣帛皮

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俞樾曰：更皮幣三字。當魯爲

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字。即招梗禴禳之事。注曰：杜子春讀梗

謂祈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若梗御之事。則止用

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云：祀不用。仲春行秋令。則

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而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

寒氣猥至。寇害之。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

相掠。冬陰肅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行。夏令。則

國乃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

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

役。事也。○畢沅曰。有君之者。故曰役。觀下文自明。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

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耳止。禁也。四官

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陳昌齊

二字爲句。弗字衍。此即前本篇利於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之意也。俞樾說同。由此觀之。耳

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

得擅爲。作爲。必有所制。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

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古賢人也。○畢沅曰：舊作子州友父。訛。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

莊子讓王篇。漢書古今人表皆合。

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

○孫先生曰：御覽八十引猶有之字。與莊子讓王篇合。

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畢沅曰：

爾雅云：天下重物也。

重。大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

乎。

它猶異也。

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託天下。託。越人

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

○王子搜。淮南記云：越王翳也。○畢沅曰：案竹書紀年：翳之

前。唯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立即翳之父也。翳爲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立無顓。是無顓之前。方可

史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以似非翳也。○梁玉繩曰：逃乎丹

穴。

淮南云：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穴。山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肖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

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也。舍置王子搜非

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害。患。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

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欲得王子魯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

之衣。而自飯牛。也。○陳昌齊曰。鹿布疑作麤布。形近而誤

曰。鹿卽麤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苴布之衣。苴卽麤字。

晏子春秋外篇。晏子相景公。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

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鹿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

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繆。恐

誤致幣得罪。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

而逃之。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

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驕泰也。淮南記

湖。人相忘乎道術。言也。各豈不悲哉。而驕人也。故曰道之

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緒。以持身之餘。其土苴。以治

天下。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

可以治天下。苴。側雅反。觀此注。畢沅曰。莊子釋文。土。敕雅反。

又如字。苴。側雅反。觀此注。畢沅曰。莊子釋文。土。敕雅反。

曰。注。蒯當為蒯。草蒯即草芥。土鼓蒯桴。以下疑後人所

加。○孫鏘鳴曰。土苴。輕賤之物也。緒餘。以治國家。土苴

以治天下。二語意同。注謂土鼓蒯桴。可以治天下。非。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非所

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家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非所以黑瘦身。過

生之道。趨濟民而已。○畢沅曰。趨與取同。如楊子取為我。史記酷吏傳。取為小治之意。相似。○梁玉繩曰。趨讀

曰促。言急。于濟民。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徇猶隨也。彼且

奚以此之也。此此物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彼謂今世俗

之也。何以物為也。○陶鴻慶曰。高注云。此此物也。之至也。義殊未明。之當訓為往。上句此字指身言。下句此字

指物言。上文云。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此文承之。言彼何用此身往。又何用此物為也。論語公冶長

篇。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邢疏云。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而學行之。莊子列禦寇篇。彼故使彼。郭注云。彼有彼

性。故使習彼。兩文同。而各有所指。古文行文。原有此例。下文云。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指。所以文。與其所以為。

今。所有用。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有用。重所。要輕也。珠謂所以之。雀謂所以為。明此文

兩此字。非專指物言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也。至與

其所以爲也。爲作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得也。輕謂雀也。○

維通案。白帖七。又十四引重。下並有而字。莊子讓王篇同。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

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子華子。古體道人也。○長生爲中。○死次之。

先已誣。徒知度明理諸篇。並引子華子語。審爲篇。載子華子與韓昭釐侯同時。据此。則孔子不及見之矣。或謂

即道者。未知所據。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

守死不移其志。迫生爲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祿。志不高潔。人之下也。故

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損。故曰全生。所謂全生者。

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

其宜也。分半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

其尊彌薄。益彌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

難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陶鴻慶曰。以知二字誤倒。無有所知。為句。以字屬下。

為句。言死君親之難者。但知為義。其於六欲。無有所知。以復其未生時之本性也。今本倒以字。則不可通。蓋涉

上文所以之。所以為而誤耳。又曰。下文云。凡六欲者。皆知其所以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

知者。死之謂也。兩以字。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亦衍文。即襲此文之誤。

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陶鴻慶曰。高注

非服。當解為屈服。管子任法篇。服約卑敬。尹注云。屈服隱約也是也。心制於情欲。則屈服而不能自主。服與

辱義相近。皆人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

迫者矣。苟生。語曰。水火吾見蹈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

迫生不若死。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奚以知其然也耳。不如蹈仁義死為貴。

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知。無有所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

修節以止欲。劉師舊校云。止一作制。○修爲循之譌。故不過行其情也。

其不過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

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雖神農

黃帝。其與桀紂同。此有足。上下文同也。○畢沅曰。聖人之所以

異者。得其情也。過聖人得其情。不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

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情。不過此二者。死生存亡之

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生死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

動爲亡敗。俗主凡君也。敗滅亡也。○陳昌齊曰。耳不可

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

九竅寥寥。曲失其宜。以府病其身。故九竅皆寥寥然。虛曲

過其適。以害其性也。○畢沅曰。孫云。案玉篇。府。除又切。心腹疾。引此作身。盡府種。然則府字誤也。後盡數篇亦

同此誤。盧云。案盡數篇。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腹。則爲張。爲府。府當爲府。玉篇之說。可從此處注。雖以腹腹疾。首

疾分解。而種之。爲首疾。亦當作腫。此云身盡府種。則舉全體言之。又何必分腹與首邪。案西山經云。竹山有艸。名曰黃蘗。可以已疥。又可以已附。郭氏注云。治附腫也。音符。此府種。卽附腫字。假借耳。錢學源云。素問五常政大論。少陽司天。有寒熱。附腫。太陽司天。亦有筋脈不利。甚則附腫之語。○維通案。府種。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不利。腫。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欲於物。蓋壽七百歲。論語所。謂。述而不能作。信而好古。竊比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之。無欲。不能。化治俗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之。爲。生。當高陽時。歷及唐虞。老二篇注。全案。彭祖乃彭姓。之。祖。生。當高陽時。歷及唐虞。老二篇注。全案。彭祖乃彭姓。人。表。列。彭。祖。二。等。老。彭。三。等。此。仍。莊。子。大。宗。師。誤。合。爲。一。詳。余。所。著。人。表。攷。二。鄭。康。成。解。論。語。老。彭。爲。老。聃。彭。祖。亦。非。至。孫。履。齋。示。兒。編。解。老。彭。爲。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貨。貴。不。可。得。之。物。寶。難。得。之。不。可。足。之。爲。求。規。求。不。知。紀。極。不。可。盈。厭。此。之。爲。求。故。曰。不。可。求。○。楊。樹。達。曰。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求。乃。欲。不。可。得。求。不。可。足。

之倒文。此與孟子惟奕秋之爲聽。荀子不苟篇唯行之爲守。唯義之爲行。及禮論篇生之爲見。利之爲見。句例。

未得。其高注。大失生本。故曰。大失生本。死。民人怨謗。又樹

大讎。

俗主求欲。民人皆怨。而謗訕。如仇。意氣易動。蹻然

不固。

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動也。○畢沅曰。注疑是讀乘蹻之蹻。禹山

如行乘橋。亦作蹻。類篇云。以鐵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其寵

勢。好尙其所行。自謂爲智。胸臆之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猶語民言恩惠也。○維遜案。注勢字原作契。陳昌齊

云。契當作勢。案張本。正作勢。今據德義之緩。邪利之急。改。誣徒篇注。有矜大其權勢之語。

是也。本。書之急。猶先。○維遜案。之。猶此。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尙

將奚及。

困。猶危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正。巧佞者。親近之。國

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

復。○見。○維遜案。注見字當作

易形近之誤。誣徒篇云。以簡則有相聞言而驚。不得所

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怖。行百病

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此非恤民之耳。不

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不能樂

甘之。故曰與死無擇。擇別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體道無欲。象天

壽長。終其性命。○孫先生曰。人疑之字。草書之譌。下聲

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論

早定。則知早嗇。愛。嗇。知早嗇。則精不竭。故不精竭。秋早寒。則

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況於人

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於不。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

體也。體性也。情皆好。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

也。法象。尊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揖之者多。故酒漱也。畢沅曰。揖與挹同。

維通案。許本。張本並作挹。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物酌陰陽。

論君大貴。仲子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畢沅曰。注愛疑是受。梁仲子云。朱本作萬物酌君之德以生者衆也。

○陶鴻慶曰。案高注及朱本則正文之生當爲以生。涉下文故大貴之生常速盡而誤。○楊樹達曰。此言酌尊

者衆則尊速盡。酌大貴不得其義。朱本則大貴之生速盡。文至明白易解。高注竟不得其義。朱本則據高說妄刪耳。

陶乃據之以校改本文。可謂大謬。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

物酌之也。酌取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猶給。而終不

自知。知猶也。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幽通記曰。張修禪

乎內。○畢沅曰。班固幽通賦有此語。此與必已篇注皆作幽通記。當仍之。張謂張毅事見莊子淮南修禪舊作

循瀑。今依後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畢。

沅曰。此下舊提行。今案中。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

間。文亦無缺。豈注有脫邪。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所欲而

不用心之人。○李寶詮曰。王充論衡訂鬼篇。凡人不病則

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

驚懼也。○維遜案。安死篇注。上。前也。世人之事君者。

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子孫也。○畢沅曰。近時毛

檢討大司。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期思之鄢人。

盧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云。蔣敖爲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下。令尹南轅反旆。又云。王告

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蔣敖卽令尹孫叔敖。軍事皆主

卷二 情欲

十一

傳。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

於霸荆國得之幸也。○維通案。有道下原脫者字。陳昌齊云。元刻劉節軒校本有者字。案許本姜本張本李本

亦有者字。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今據增。

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曰勞。盡

使憂之也。○畢沅曰。傳與付通。舊作傳。誤。錢校改。○維通案。傳各本均作傳。惟宋邦乂本作傳。畢不知引疏矣。

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休。生性也。故不得以

也。○陶鴻慶曰。故。事也。言不得以便生為事。高注。故使非是。節。喪篇。不以便死為故。注云。故事。斯為得之。故使

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乃孫叔敖之功。傳於後世。

以廣其君君德上之所以成也。○俞樾曰。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

者。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維通案。注一字原

作二。改從許本。張本。姜本。與漢志合。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

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一色入故染不可不

慎也。非獨染絲然也。○畢沅曰。然舊作紗。今據墨子所染篇改正。○維通案。百家類纂引

亦作然。此篇與墨子相同。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

處詳墨子問詁。不煩轉引。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

聘之。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

孫。本于大戴禮。顓頊其世次無考。史記以舜爲顓頊七世

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顓頊傳二十世。詩生民左文十

項止七世五世乎老子名耳字聃非字伯陽也伯陽父乃周幽王大夫論三川竭見國語今本史記老子傳有字伯陽三字乃後一人竄入者索隱辨之矣此伯陽別是一字人爲舜七友之一人表及陶潛四目可證高以伯陽爲老子伯陽之重言篇又以老耽爲禹染於皋陶伯益。○禹顓頊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皋陶之子也。○畢沅曰皋陶子乃伯翳非益也益乃高陽之第三子名顓頊五世孫故此云六世然未確不如吳越春秋無餘不著益之顓頊但傳大業而已自列女傳謂皋子佐禹微外傳言顓頊父但傳大業而已自列女傳謂皋子佐禹曹大家注以皋子爲伯益鄭詩譜潛夫論志氏姓及高注竝因之殊難依據而伯翳即伯益不得爲兩人顓頊數乃高陽第二子亦非伯益路史妄引水經洛水注附會尤不足信辨見余所著史記志疑十九沈沈赤然說略同

湯染於伊尹仲虺。乙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也名天者商王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武王者師臣也。○畢沅曰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王武王

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

於齊。周公旦。武王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畢沅。此

曰。梁伯。子云。齊魯皆武王所封。此與長見篇注同誤。此

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所從染得其立爲天子。功名

蔽天地。蔽。猶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其德美

以爲喻也。○陳昌夏桀染於干辛。歧踵戎。桀。夏后皋之

齊曰。喻當作則。度篇亦同。案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

干辛。歧踵戎。桀之邪臣。○畢沅曰。干辛。舊本作羊辛。知

慎大篇。子及諸書。多說苑尊賢篇。作干莘。今據改正。又歧

踵戎。與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辛。崇

未。必是一人。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畢沅曰。案書稱商王受。或云

子名胡。號榮。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梁玉繩曰：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汪遠孫

曰：書序：王俾榮伯、馬融注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是榮爲周同姓之國也。夷公，名終，亦見墨子

所染篇。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王之子，名官，皇號公祭公。

二卿士也。傳曰：虢石父譏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畢沅曰：墨子作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注：官皇

諸書多作官渥。梁伯子云：當從劉恕外紀。子由古史作官渥。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惟名渥。故又作生也。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不當者，不

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爲戒也。齊桓

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也。晉文公染於咎

犯、邲偃。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邲偃者，其二大夫。○畢沅曰：邲乃邲之俗字。墨子作高偃，御覽

六百二十作郭偃。○梁玉繩曰：邲偃無其人，邲乃郭之譌。高與郭聲之轉。卽卜偃也。○朱亦棟曰：邲乃郭之形

曰：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爲難，其易也。今也難，其易也。將至矣。

汪遠孫：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

夫：○維遜案：蒸當作筮。尊師篇云：楚莊師孫叔敖、沈尹筮。高注：彼沈縣大夫。察賢篇作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

筮。筮亦爲筮。誤。渚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闔廬，吳宮舊事。引正作筮。

之子：名光。伍文其二大夫。○畢沅曰：文舊越王句踐染

於范蠡、大夫種。句踐，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也。○畢

沅曰：越絕云：范蠡始居楚。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伍戶

疑卽三戶。它書引吳越春秋有云：文種爲宛令之虛。三戶

之里見蠡案。鄒是時尙未屬楚。尊師篇注：又作楚鄒人。皆誤。當作楚之鄒人。錢詹事曉徵云：太平寰宇記：江陵

府人物云：文種，楚南鄒人。故得爲宛令。若鄒若鄒，皆非楚地。示譌也。種，本楚鄒人。故得爲宛令。若鄒若鄒，皆非楚地。仲翔、朱育、歷數、會稽、先賢、初不、及種、乾道、宋本、已誤、然虞

慶四明志叙人物亦無及種者當依實字記改正○梁玉繩曰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曰文種者

楚南人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

射染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

畢沅曰墨子作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寅晉大夫中長柳朔王勝

荀子也黃藉秦高彊曰墨子無黃字○梁玉繩曰黃字

宜衍注中荀子當作荀文子也俞樾說同吳王夫差染於王

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犁之子○畢沅曰

苑王孫雄墨子作王孫雄越絕吳越春秋補音皆作王孫駱說

雄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

宋說誤也有駢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

逐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

逐至於雒漢書宏農郡上雒非後漢時始改也今不若

各從本書為得。○梁玉繩曰：雄當作維。今本譌雄。因學紀聞六引，呂是維也。駱維古通。又曰：左傳定四年，伯州

犁之孫，詔是州犁絕。吳越春秋注亦全。未知孰是。○此與國語韋注謂詔是州犁子重言注亦全。未知孰是。○維通案據

左定四年傳，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詔為伯智伯染於宗之子，州犁之孫。此注孫子二字當互易。

智國張武也。智瑤宣子甲之子襄子。中山尚染於魏義榭

長。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宋康王染於

唐鞅田不禋。唐田宋康王之二臣。○畢沅曰：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亦作田不禋。古今人表作田不

禮御覽亦同。墨子作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

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劉師培曰：可羞疑當作苛擾。與墨子同。

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

也。

○維通案任數篇注理道也。

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

於論人。

論猶擇也。

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經道。不能爲君者。傷

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

也。愈益。

危辱者。不知所行之要約也。

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所從染不得其人也。○王念孫

曰。此故字疑因上文而衍。墨子作。所染不當。理奚由至。

至猶得也。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

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

爲帝王者。亦當知所從染也。○俞樾

曰。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

應。且旣言帝王亦然。而下卽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

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卽用墨子之意。而倒

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誤。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

老聃。孟蘇夔靖叔。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梁玉繩曰。孟夔二人。他書未見。魯惠

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父。桓王使

史角往。惠公止之。止。留。○梁玉繩曰。桓當作平。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與桓王不相接。竹

書請禮在平王四十二年。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宋翔

鳳曰。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隋經籍志。亦作清廟之守。案守疑官字之誤。魯請郊廟禮而王

使角往。則正是清廟之官。藝文志。墨家有尹佚二篇。佚即史佚。角蓋佚之後。此二士者。無爵

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翟。舉天下之顯榮者。

必稱此二士也。也。稱說。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

滿天下。

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散布故曰充滿天下。○孫詒讓曰：從當作徒。形近而誤。

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墨子非儒篇云：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皆弟子與徒屬並舉之證。王

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

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

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

釐。

○畢沅曰：梁仲子云：疑當作禽滑釐。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皆作釐字。此書尊師篇作禽

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人表作禽屈釐。列子殷敬順本亦同。田繁學於許犯。孔墨

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甘非正為

可得逃。○畢沅曰繆稱訓曰人之甘甘非正為逃也而

逃焉往彼注云臣之死君之子之死父非以求逃也而逃

焉往又言逃乃往至也。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行則晷

之。故呼則響應之。推此言。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

香也。下猶尺底也。切。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射之

鴈也。詩云弋鳬與。下猶隕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

德厚也。言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為夷也。戎狄

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畢沅曰注舌本舊

脫舌字。孫據李善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補。○梁玉繩

卷二 功名

十七

則飛鳥歸之。

○維通案樹木原作樹本陳昌齊云元刻劉節軒校本樹木本作樹木据逸周書大聚

解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則木字是案各本皆作木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同此為畢本刻誤

今據

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

千人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

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也。○彊令之笑不樂。維通案注人使治要引作使人是也。

彊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九十一引正。○孫先生曰意林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正。文二不字上

並有則字注無其中心意林作不由中心蓋注語之錯入覽引正文不悲下有不由中心也五字蓋注語之錯入

者。正文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稱制

顯實難以詐成虛小實大也。缶醯黃。螭聚之有酸。黃故能也。故曰不可以成成大也。

致酸故能致螭。○俞璉曰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螭聚之有酸讀為又言黃而又酸故螭聚之也。高注云云可知

齊有酸二字。本在蚋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吳先生曰：民要術有作黃衣黃蒸法。作酢則有下黃衣法。此黃

即所謂黃衣也。醱有黃則不可聚。以徒水則必不可。酸故

不可以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致也。以茹魚去

蠅。蠅愈至。曰：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愈益也。○畢沅

作帑。韻會引黃庭經不可禁。禁止也。○畢沅曰：孫云：李

引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維通案：楚辭離騷

篇洪興祖補注引與選注同。蓋唐宋人所見呂覽與今

本不以致之之道去之也。去之者茹也。桀紂以去之之

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南

記曰：急轡利鑠。非千里之御也。嚴大寒既至。民煖是利。

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

大熱在上。民清是走。又○維通案：有度篇注：清寒清是故

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曰。治要無下有利字。之猶

是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

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於亂暴也。欲爲天子。

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行不異。

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有化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

民無有歸走也。○陳昌齊曰。今疑作令。○俞樾曰。高注

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

字。且旣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

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而民無走者。取

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

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

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若。是者信反。卽其例。○楊樹

達曰。俞說是也。此當以行不異爲句。行不異承上句不

可不異而言。亂雖倍今。當爲一句。高誘以下皆失其讀。

○維通案。今字。李本。黃本作令。與陳說合。然終以揚說

為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命。王者以民為

有也。未之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為無明天子。故暴亂諸諸以

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仁義其有賢

主。不可而不此事。仁義其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也。○猶異

沅曰。舊本異作與。訛。今以上文正文之。○陶鴻慶曰。作與

者是也。正文不相分。不字誤衍。元文本云。賢不肖。不可

以相分。分。如分人以相分。界。高所見本不字。尙未衍。故注

云。分。猶與也。下文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云

其明證。畢氏不據下文。以訂正文之誤。反依正文之誤。以改注。失之矣。若命之不可易。命

不可為也。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為美。桀紂為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義殘

損善曰桀。賤仁多累曰紂。賢主於行。何可虛得。○畢沅曰。獨斷。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史記集解作賊。人多。殺曰桀。李石續博物志又作殘。民多。壘曰桀。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父領之死。爭如其上之過也。○畢沅曰。關龍逢。如其字。李本作逢。非。而不能與之賢名。致不能紂使享賢名。若自生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得善好。稼不能使禾自生。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三

榮成許維通學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季春夏之月。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畢沅曰：

淮南天文訓。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魏之分野。昏七星中。旦牽牛中。野。牽牛。北方宿。越之分

分野。是月昏日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

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其生字似不誤。仍是月陽氣發。

○畢沅曰。注發舊本作養。訛。初學記引作是月陽氣發。故去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其生字似不誤。仍是月陽氣發。

生。與此注合。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高彼注。並作陽氣養。生。與此注合。未可依。類書引文。遽改作發字。畢校未審。

從不可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

鼠化爲鴛

鴛桐梧桐也是月生葉故曰始華田鼠鼯鼠也

鴛也爾雅作鼯沅曰此注多訛脫夏小正傳云田鼠者鼯鼠也爾雅作鼯蓋煩裏藏食之鼠也注脫鼯字今補又鴛

舊說作鴛鴛母訛作鴛鴛案小正傳云鴛鴛也爾雅鴛鴛母郭注云鴛鴛也青州呼鴛鴛母列子釋文引夏小正田

鼠化爲鴛鴛以形近鴛與鴛鴛竝同鴛以形近而訛故定爲鴛字鴛亦以形近鴛與鴛鴛今據郭注改正鴛母讀爲牟無

說文云鴛鴛牟母也○維通案淮南注田鼠鼯鼠是又案劉貴陽說經殘稿謂鼯鼠與鼯鼠有別高注淮南是又案

注生下葉字當作華形虹始見萍始生謂之虹蟬也兗州近而誤淮南注正作華形虹始見萍始生謂之虹蟬詩曰蟬

蟬在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畢沅曰注虹舊訛訂謝校改萍月令作萍鄭注萍萍也今月令亦注

致王萍誤○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注萍水藻改作萍水藻案作萍氏校淮南墜形篇亦言今本呂覽注藻誤作萍水藻

萍一作萍爾雅釋草注云水中天子居青陽右个南頭个浮萍江東謂之藻王氏蓋本此

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

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周禮司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鞠衣。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

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畢沅曰。內司服鄭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蓋

后妃服以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

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五覆五反。慎之至也。○陳昌齊曰。淮南時則

訓無焉字。蓋因下文天子焉始乘舟而衍也。○王念孫曰。焉字本在始乘舟之上。後之校月令者。不知焉訓為

於。遂移焉字於上句之末。校呂氏春秋者。又依誤本月令。於上句末增入焉字。唯下句焉字未刪。則以高注訓

焉為於故也。淮南作告具於天子。絕句者。天子焉始乘舟。薦

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焉。猶於此。自冬至此。於是始乘

鯪鮪發發。進此魚於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畢沅曰：注發發詩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畢沅曰：注發發詩

邕獨斷所引亦同。相連舊作奕奕。此引作寢廟奕奕。蔡

注奕奕原作繹繹。云相連貌也。○維通案：注鮪魚似鱣而

小。郝疏云：鮪乃無鱗。爾雅釋魚郭注：鮪鱣屬也。狀似鱣而

亦呼鱣。淮南注作鮪聲相轉也。依此則鮪小於鱣而大。蓋校者知鮪大於鱣似

故改小為大。但不知鮪為鱣誤。亦當據此訂正。致鮪鯪

混為一物。始於舍人注。爾雅及詩碩人篇毛傳。許氏說

鯪為二。今本呂覽作鯪者。亦或後人據毛傳說文而妄

改。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校云：畢沅曰：舊

牙案牙字是。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

王不可賦斂。以內之字。○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筭。賜

貧窮振乏絕。方者曰倉。穿地曰窳。無財曰貧。餓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

也。○畢沅曰：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周

進。勉聘名士禮賢者。聘而禮之也。將與興德之士。大賢之人。○

畢沅曰：注首聘問之也。四字舊本缺。孫據李善注文選。賈道彥雜詩增入。○維通案：注名德原作明德。今改從

許本。姜本張本。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

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

之。廣平曰原。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障壅塞。田獵畢弋。罝罾羅網。餒獸之藥。無出九門。畢掩

弋。鐵射飛鳥也。詩云：弋鳬與鴈。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

罝。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罾射鹿罟也。網

戒之。如言無也。○畢沅曰：畢弋，月令作畢翳。注云：翳或作弋。九門舊本作國門。云：一作九。今案注作九為是。注

如言無也。李本如作加。謝云：如而也。李本不可從。○茆泮林曰：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罟。翳為弋。是呂無罟字。

今有者當是後人見俗本有罟字。據他書增入耳。不則高注五字。又是後人見俗本有罟字。據他書增入耳。不則高注五

罟不當在羅字之下。○維繖案：射飛鳥也。與高注正鳥字。是據許本增說。文弋作惟。云：維繖案：射飛鳥也。與高注正鳥字。是

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野虞，主材官。桑與柘皆可以養

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直：鳴鳩。班：鳩也。是月乃復擊其羽。

也。戴任：戴勝。鳴也。爾雅曰：戴任。降於桑也。○畢沅曰：戴任

月令作戴勝。淮南作戴鳩。此作戴鳩。注不當訓鳴。但舊本月令正義引爾雅亦作鳴鳩。此作戴鳩。注不當訓鳴。但舊本月令正義

生於桑。云：不知所出。○郝懿行曰：高注：鳴當作鳩。鳩當

戴鳩。注亦云：戴勝。鳥引詩：尸鳩黃白。斑交頭上毛冠。注：戴

華勝戴勝之名以此常以三月中鳴具栳曲簾筐曰朕讀

員持也三輔謂之栳關東謂之持曲薄也青徐謂之曲

具也○畢沅曰月令作具栳栳與撲皆栳之訛文也說

文間謂之栳栳之橫者也栳即栳也齊謂之栳宋魏陳楚江

注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栳齊部謂之持今據此并

東謂之栳注補則下文方有所承持丁革反舊本作關

也今依改正案郭璞注方記云簾也亦即簾字后妃齋戒親

東鄉躬桑王兼者一后三夫人妃即夫人與后參職配王

民也勸衆禁婦女無觀遊觀省婦使勸蠶事省其他使勸蠶

事既登也登成分繭稱絲效功多為上功以共郊廟之服

無有敢墮。

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此之謂也。○畢

沅曰。墮。原作內子。今據周禮改正。

注。是月也。命工師令百

工審五庫之量。

各以維。通案。月令孔疏云。五庫者。熊氏云。

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義或然。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

脂膠丹漆。無或不良。

良。善。○挂。馥曰。幹。借字。正作稭。長

人掌弓弩之事。考工記。矢人爲矢。以其百工咸理。監工

日號。無悖於時。

作器。無逆之也。長悖。逆也。時可用。

無或作

爲淫巧。以蕩上心。

淫巧。非常詭怪。若宋人。以玉爲楮葉。

之類也。故曰。以蕩上心。蕩。動也。○畢沅曰。注舊本詭上

所見。本爲作僞。當近古。今同禮月令。朱子

是月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

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八音克諧。簫韶九成。周禮大胥司樂章以樂。

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謂也。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樂也。其是月也。

乃合羣牛騰馬游牝于牧。

羣讀如詩葛羣之羣。羣牛。羣馬。父牛。羣馬。父馬也。皆將羣游。

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畢沅曰。羣月令作羣。淮南作羣。淮南注。讀葛羣之羣。○王引之曰。羣牛。羣馬。皆牡也。

與遊。牝正相對。乃合羣牛。羣馬。遊牝于牧。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牝者。於牧耳。皆在牧。不在廐也。

騰馬。即騰駒。仲夏。言遊牝別羣。則執騰駒。尤見騰馬與羣牛。皆指牡言之。謂之遊牝者。以時方通淫。聽其遊行。

因以名焉。而高誘曰。游從牝於所牧之地。犧牲駒犢。舉風合之。則與游牝別羣之文不合。疏矣。

書其數。數也。○孫詒讓曰。注在當爲任之誤。頭國人儺。九

門磔禳。以畢春氣。

儺。讀論語鄉人儺同。命國人儺。索官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

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畢
沅曰。國人讎月令作命。國難。淮南作令。國讎。讎疑本作
難。故注讀從論語之讎。同字疑。後南人所增。區隅亦作漚
隅。又一作歐隅。○徐熹曰。說文難。讎皆無逐疫之訓。魃見
鬼驚之。鬼者正說文大呼有驚詞意。則玉篇以魃為驚。歐
疫癘之鬼者。正說文之義。是魃為本字。難讎皆假借字。
矣。○維通案。畢校語原作月令作命。國讎。淮南作令。國
難。此疑倒誤。覆案二書適得其反。今改正。此疑倒誤。四
字為校畢稿者旁記之。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是行之
文而混入其內。今刪。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是行之
下行。是之令也。十日注曰旬。○畢沅曰。月令無此句。淮南有
下同。○劉師培曰。注行是之令也。當作行是月之令也。
今說月字。淮南時則訓。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
作行是月令。高說本之。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
皆肅。國有大恐。棘木不寒。殺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肅
王○畢沅曰。注行冬下。舊本有令字。衍。今刪。○陳昌齊曰。
石臞云。淮南注。草木上疎曰肅。棘當為疎。按肅疎猶

也。蕭疎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陽行夏令。

火干木。故民疾疫。雨澤不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段玉

即霽之段借也。淫雨早降。○錢坫曰。兵革竝起。用秋金氣

起。○母也。而行其令。故多沈陰。又為淫雨也。金為兵器。故竝

起。○維通案。注其秋金氣用沈陰。又為淫雨也。金為兵器。故竝

起。○維通案。注其秋金氣用沈陰。又為淫雨也。金為兵器。故竝

起。○維通案。注其秋金氣用沈陰。又為淫雨也。金為兵器。故竝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

利莫不爲害。逆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

以便生。故精神安平。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故形性安。

形性安則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平其無欲之

情。不夭隕。故盡其長久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

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

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

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皆過制也。故凡養生。

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

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

鳥與爲飛揚。一作舊校云。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

與爲精明。○陳昌齊曰：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

聖人與爲窅明。○集皆成也。窅，大也。遠也。窅，讀如詩。精氣

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

養之也。○畢沅曰：舊校云：養一作善。案此段用韻，善字非

揚行良長明皆複上。文諸句之末字爲韻。因善與長互

倒。後人以其非韻，乃改善爲養，遂與上文辭例不一。律

矣。因智而明之。○因，依也。流水不腐，腐也。臭，臭也。戶樞不蠹，沅曰：畢

意林作不蠹。○梁履繩曰：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

讀爲蠹。如蠹，蛄臭也。此蓋言戶樞不至朽腐，如蠹蛄之

氣耳。後漢書華佗傳：譬如戶樞終不朽。爲韻。此篇上沈濤曰：因輕而揚之數語。下文鬱處頭則爲腫，爲風數語，皆用

韻。則此腐蠹亦韻也。後漢書華佗傳：譬如戶樞終不朽。乃傳此意。蠹字誤。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

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為揭為聾。

皆耳疾也。處目則為瞶為盲。瞶目也。孫云：盲無見。皆目疾也。○畢

賦引瞶作蔑。高誘曰：蔑與瞶古字通。亡結切。眇亡支切。今從彼注改正。善又云：蔑與瞶古字通。亡結切。眇亡支切。

○吳先生注曰：眇字不得以亡支為非。處鼻則為鼽為窒。切。今選注作充支切是也。孫引非。

不通。處腹則為張為疝。疝本跳動。皆腹疾。○畢沅曰：疝舊

韓詩跳動者。詩小雅小弁云：起焉如擣。釋文云：本或作瘳。作疝。除又反。義同此所訓正合。○維適案：左成十

年傳：晉侯將食。張如。處足則為痿為蹙。痿不能行。蹙不能行。蹙案：杜注：張脹滿也。

重己。此篇注：痿蹙不能行。蹙二字。輕水所多禿與癭人。禿無髮。癭無

咽疾。○畢沅曰：所即處。下坤之大過云：瘤癭。禿疥為身

瘡害。連言以重水所多。禿與癭人。不能行也。○維適案：左成十

甘水所多

好與美人。好美也。辛水所多。疽與瘞人。疽瘞皆惡瘡也。苦水所多。

尪與偃人。尪突胷仰疾也。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烈猶

也。酤重酒。厚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猶頭痛疾也。○畢沅曰。

是厚與酒首爲韻也。又曰。是以謂之疾而衍。食無彊厚。謂爲

疾首。下文云。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此

也。高注烈味云。烈猶酤也。正承彊厚字言之。又注重酒云。

重酒。疑亦當作猶厚也。正承彊厚字言之。蓋食無彊

厚。總言之也。烈味重酒。分言之也。若彊厚下著一味。食

字。不相應矣。書鈔一百四十三引此文。亦無味字。能以時。身必無災。時身節也。不災。過差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

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也。○維遜案。說文葆。艸盛貌。此

喜本寶作保。是其例。書鈔一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

南原道篇注。質的射者之準。罔不克。臬說文。臬射準的也。此藝即左文六年傳。陳之藝極。杜亦注。藝準也。蓋淳與準。藝與臬。執皆爲聲。近通假字耳。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病使巫醫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爲其末也。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爲諸侯時也。○

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

玉函山房輯佚。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書有輯本一卷。

身將先取。

言不可取。高注云：身將先為天下所取也。○陶

矣。此言天下不可取。如曰：可取。必先取身。故言治身。指將先取。廣雅釋詁：取為也。為亦訓治。取身猶言治身。

下文：齋其大寶。用新棄陳而言。下文云：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畢引舊校云：治新棄陳。取。然則一本作取者。正承身

將先取而言。可知高注之非矣。○維適案：御覽七百凡

事之本。必先治身。齋其大寶。

齋。愛也。大寶。身也。○用其

新。棄其陳。腠理遂通。

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肌脈遂通。利不閉也。○畢沅

曰：趙云：注非也。此即莊子所云：吐故納新。亦相似。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呼而出。故吸而入。新亦相似。精氣

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

○畢沅曰：孫云：御覽七百二

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止。作久。故誤。此之為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之誤字。

謂真人。

之真德。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成也。道治其

身而天下治。身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此之謂也。故善響者。不於

響於聲。聲善則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影正則形正。為天下者。

不於天下於身。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也。忒。差也。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

體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則人仁善於所宜。樂備君道而

百官已治矣。樂服行君人無為之道。則百官承化職事也。○畢沅曰。注當云。則百官承化職事。

己治也。舊本有脫誤。○王念孫曰。据注備讀為服。萬民已利矣。萬民無為則安利。三者

之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天無為而治。民以君能無為而治。民以為

勝於天。○王念孫曰。勝猶任也。故下文曰。勝亦作戴。任。○楊樹達曰。王說是也。古勝任音近。故戴勝亦作戴。任。○

義曰利身。可以利其義。則君曰勿身。為自利之道。故曰勿利身。

勿身督聽。曰督正也。正聽不傾聽也。○畢沅利身平靜。行

義故能勝天順性。故能順性不欲順性則聰明壽長。天順性

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民聰。平靜則業進樂鄉。

進行仁義則民業督聽則姦塞不皇。故姦軌塞斷於不皇。

皇。暇也。○俞樾曰。皇讀為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

漢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皇。皇古通用。故此又故

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民也。無道則敵國侵削其邊。俘其

謂也。此之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賤之。故曰名聲墮於外

也。若晉惠公背外內之賂。殺李克之黨。內無忠臣之輔。

外失其行。不能反道。以善身。故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

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本。根也。君。亦國之本。商周之國。謀失於胥。

商周二王之胥猶內之。令困於彼。彼。外也。亦。故心得而聽得。得。猶知也。聽得。

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名。事必得之。則功成。五帝先道

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猶尚也。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三。

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無過。

孫云。御覽七十七。王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章注。俞璉曰。高注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章注。

曰。功。牢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

美。以精好者。為功。此功字。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

善。焉。正。與。後。上下。不。知。德。莫。盛。焉。兵。改。耳。○。孫。先。義。御。覽。引。作。

莫。功。焉。而。後。殺。故。事。莫。功。焉。當。作。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

改也。俞氏解功字最是五帝先道而後德三王先德而後事五伯先事而後兵誼正一貫德莫盛焉正承先道而

後德言之事莫功焉正承先德後事言之兵莫彊焉正承先事後兵言之若改作先教後殺則文誼隔絕不相

應矣類聚十一引正作三王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

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故兵莫彊焉。兵之彊者無彊當今之世巧謀竝

行。詐術遞用。代遞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愈益衆多所事者

末也。治事夏后伯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

日啓伐有扈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本作夏后相孫云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啓事爲證考

御覽八十二帝啓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誤

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時本已誤矣盧

云案伯古多作柏後人六卿請復之請復也夏后伯啟曰

疑爲相因并誤刪啓字

不可。吾地不淺。淺。補。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

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鍾鼓

不修。修。設。子女不飭。不。文。飭。也。○畢沅曰。飭與飾通。御覽二百七十九作飾。親親長

長。長。長。敬。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服。從。故欲勝人者。必

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惟無瑕者。可以論人。身亦由無闕者。可以論人。身

有闕而論人。是爲自論也。○畢沅曰。趙云。非。欲知人者。必

先自知。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人。也。故詩曰。執轡如組。組。組織

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

足。以致萬里也。○畢沅曰。注。足以舊本作口。以訛。○維

通案。注馬口不誤。淮南主術篇云。聖主之治也。其猶造

天下。

審實也。爲治也。○維繡案。注實字當爲察形近致誤。

子貢曰。

何其躁也。孔子

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

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

安矣。

穴而

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

沈而居之。○劉師培曰。大水深淵成。

當作水淵深。大成均爲衍字。○維繡案。劉說是。功名篇云。水泉深則魚鼈歸之。逸周書大聚解云。泉深而魚鼈

歸之。辭

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

成茂。○吳先生曰。松

例正同。

松柏成。

成茂。○吳先生曰。松

成。當讀如盛。故

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

夫人皆治堂以行禮。治國亦當

以禮。故曰爲之堂上而已矣。○畢沅曰。說苑政理篇。家語賢君篇。俱作衛靈公問。

寡人以爲迂

言也。

迂。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

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者。得諸人。失之身者。則失之
人也。○維通案。注。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
下者。字。據許本。增。注。反。者。大也。○維通案。注。大字疑爲本
於己身者乎。字。反。之。壤。勿躬篇注。反。本也。是其證。爲本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

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也。彌。益也。○維通案。注。求。下也。字原作之。

譌。今改從許本。畢沅云。注。求。下舊衍之字。蓋偶失照耳。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

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去也。巧。故。

也。僞詐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

爲塗道也。○俞樾曰：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
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獨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

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
乎自然之塗。猶曰立心乎自然之塗也。若此則無以

害其天矣。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微。明知精則知神。知

神之謂得一也。道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
物得一乃後成。

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維
遜案：也。

王念孫校：校本重知字，是。故知知一，下文凡
三見。知一，猶云得一。審應篇注：知猶得。德行昭美，比

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豪士時之。○陳昌齊曰：据文義
時當作附。○孫詒讓

曰：陳校非也。此之疑止之誤。詩小雅車牽篇：高山仰止。
釋文云：止，本作之。時止，猶言以時至也。毛詩大雅抑傳

云：止至也。○維遜案：明刊呂覽纂之作至，與孫說
近。然重己篇：重生篇，並注之至也。雖不改字，亦通。遠方

來賓，不可塞也。塞，遏。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
守

收○畢沅曰：收疑當作牧，與韻叶。牧亦訓守。○洪頤煊曰：收當是默字之譌，言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以默守。

也。默字與上下文測息得服極惑革匿韻合。○維喬案：收當作牧，形似之譌。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

則失其韻。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嗜欲易足，取養矣。畢說是。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也。本

節薄不可得也。者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一日：若此人

可有意，謂無欲之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無慕於世，則世人不得而有之也。如此，乃與下文不能友，無慕於

服似失之。高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行離世，○畢沅

曰：量字亦疑誤。○陳昌齊曰：量字非韻，當為墨字之訛。左傳：貪以敗官為墨。注云：汙暗不潔白於義，正合。注行

字亦汙字之誤耳。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威不可服，○畢

沅曰：注不可二字疑衍。蓋言無威而使威力皆服也。○李寶淦曰：即威武不可服，即威武不能屈之義。注非。○

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

得曰動作上不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言無遺

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革更也。○畢沅曰無口過

不應異論。○維遜案集下疑脫於字上文皆四字為句此

辭例。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伏也。○畢沅注伏舊訛任今

正。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

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

而不倦。倦罷○畢沅曰復食二字未詳○梁玉繩曰復食者行遠而後食不以中途飢疲索食也俗謂

馬劣者為奔槽。○陳昌齊曰復食二字疑為履險二字之訛蓋履與復形近食與險亦稍近也○維遜案陳說

似是。荀子哀公篇歷險致遠馬力殫矣歷履古字通用昔上世

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

悟。亡主若桀紂者道也。以罪為不在他人。故多。三代之興王。

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也。三代禹湯文王

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陶鴻慶曰。功讀為

攻。釋名釋言語。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即此功字之讀義。

此與上於亡而不悟相對成義。猶言在人。故曰殺僂而之。惡也。高注云。日行其人民。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

疑。脫異。○王念孫曰。智同。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

禦。曰。防禦。正文也。○畢沅曰。注疑有誤。○劉師培此不肖主

之所以亂也。主則此當作不肖主。舊作王。案下有賢。凡論

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貴則觀其所

進。進。薦也。堯薦舜。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進也。○梁

玉繩曰傳見晉語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賢則

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

言維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

所不為曰不受非其類之財不為諂諛喜之以驗其

守乃守清守也樂之

以驗其僻邪僻怒之以驗其節性節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

恐○李寶詮曰特疑當作持人哀之以驗其人人不可

也高氏○俞樾曰人當讀為仁言哀之人以驗其不忍之也

斯曲說矣○劉師培曰治要引正文作其仁引作其人由是

亦注易為仁人二字苦之以驗其志故曰以驗其志不止八

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論人者。又必以

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也。○畢

並有短字是。許本姜本。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

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孫詒讓曰。郭當作郎。郎。廊古

注云。郎。堂下周屋也。韓非子。十過篇云。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

集又於郎門之堦。論衡異虛篇。述此事作廊門之危。紀妖

說下篇云。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依

宏校本作郭門。誤與此同。郎門蓋即寢門。門內外有周

屋。與塾相連屬。故以爲名。因之侍御近臣執事於門內

之外者。謂八經篇云。郎中說疑篇云。使郎中曰。聞道於郎門

習之臣。若作郭則在國門之外。相去疏遠。不當與交友

故舊邑里並舉矣。○孫先生曰。孫校是也。治要引正作友

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知之。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
猶○維。猶案淮南齊俗篇。襲此古文作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濡汙古文通。此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圖。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圖也。精氣一上一下。圖周復雜。無所稽留。故

曰天道圖。

二。雜。猶匝。無所作稽留。運不止也。○畢沅曰。御覽及十五俱所作圖。通周復無雜。此出後人所

附益。不可信也。○王念孫曰。文選元。何以說地道之方。皇。后。哀。策。文。注。引。此。正。作。圖。周。復。雜。

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能

相爲不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

圜道也。字當重。此言曰。孫銷鳴曰。日月躔二十八宿。軫與

角屬。圜道也。躔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度所

注軫角相接。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精日月

也。○孫銷鳴曰。精疑謂星。說文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故

星以精言。○楊樹達曰。孫說是也。說文七篇上云。晶。精

象形也。从三日。又晶字从晶。省作星。實則晶乃星之初字。

晶訓精光。萬物之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

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潛雲氣西行。云

云然。○孫銷鳴曰。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畢沅

雲氣西行與下文水泉東流相對成文不當有云云然三字疑是注文當云雲云然運釋名雲猶云云衆盛

意也又言冬夏不輟止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也休息上

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盡也○維通案馬總意林注云滿當作

漏是也作滿則失其韻矣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

爲韻若作滿則失其韻矣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

源也流不止也集於海是爲大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水涇而重升作爲雲是爲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齊無常處言無爲而下疑有乃有處也○陳昌有處者乃無處

也○有處有爲也○有爲則不能化乃無處也○爲字涉上而衍

以言不刑蹇○圜道也○正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也○俞樾曰道

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侷同○莊子山水篇曰君無形

侷注曰形侷蹇蹇之謂然則不刑蹇者不蹇蹇也○蓋引

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慎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慎事也。文法竝與此同。高注非是。○維通案。俞說是。管子水地篇云。凝蹇而為。

人。尹注。蹇。停也。停。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居處讀之。與蹇礙義正相應。

居。居猶也。八虛甚久。則身斃。虛病。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壅閉也。

聽而視聽止。視則聽。以言說一。一。二字本。○陳昌齊曰。說。連下讀。○維通案。陳說非是。說與銳通。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以資說士。索隱引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是其例。

左哀十一年傳。子羽銳敏。杜注。銳。精也。文子上德篇。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然則以言說一。猶云專。

精探於下。官注。乃一不欲留。留。運為敗。留。圍道也。一也。齊。

至貴。道無匹敵。故曰至貴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孫廷尉詩。引作一也者。至貴也。○孫。

先生曰。選注引是。齊即者。字之誤。齊者。草。莫知其原。莫。

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道無形。其。

書形近。高注專釋一字。正文無齊字。明矣。草。莫知其原。莫。

萬物能知之道。生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舊校

一作全。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長

○畢沅曰。注似當。日夜不休。宣通下究。宣。徧也。灑於民心。

遂於四方。○纖。治。遂。達。○畢沅曰。注舊本作遂。達。訛。還周

復歸。至於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

矣。○善。不可。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曰。無。所。壅。無。所。壅。者。主。道。通

也。○言。納。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所。壅。蔽。是。為。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

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命。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為。命。也。賦。命。各。得。其。中。安。與。危

無怨憾。故曰定也。○畢沅曰。人之有形體四枝。案。○維。通

枝。通。用。古。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感。者。痛。恙。也。手。足。必。知。其

使處所也。故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不能相使。則人

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使不可得。而有之而不

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湯使桀臣。武王

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李寶詮

曰。立官必使之方。承篇首而言。即主執圖臣方則分定。

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君臣上下。堯舜賢主也。皆以

賢者為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以賢者

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方正不

私邪之謂也。○俞樾曰。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

傳子。猶立官之不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

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即承上文而

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

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並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立官。下文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子孫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違。而所知近也。又曰。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圖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繼曰。死子

義未足以盡之。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

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冀世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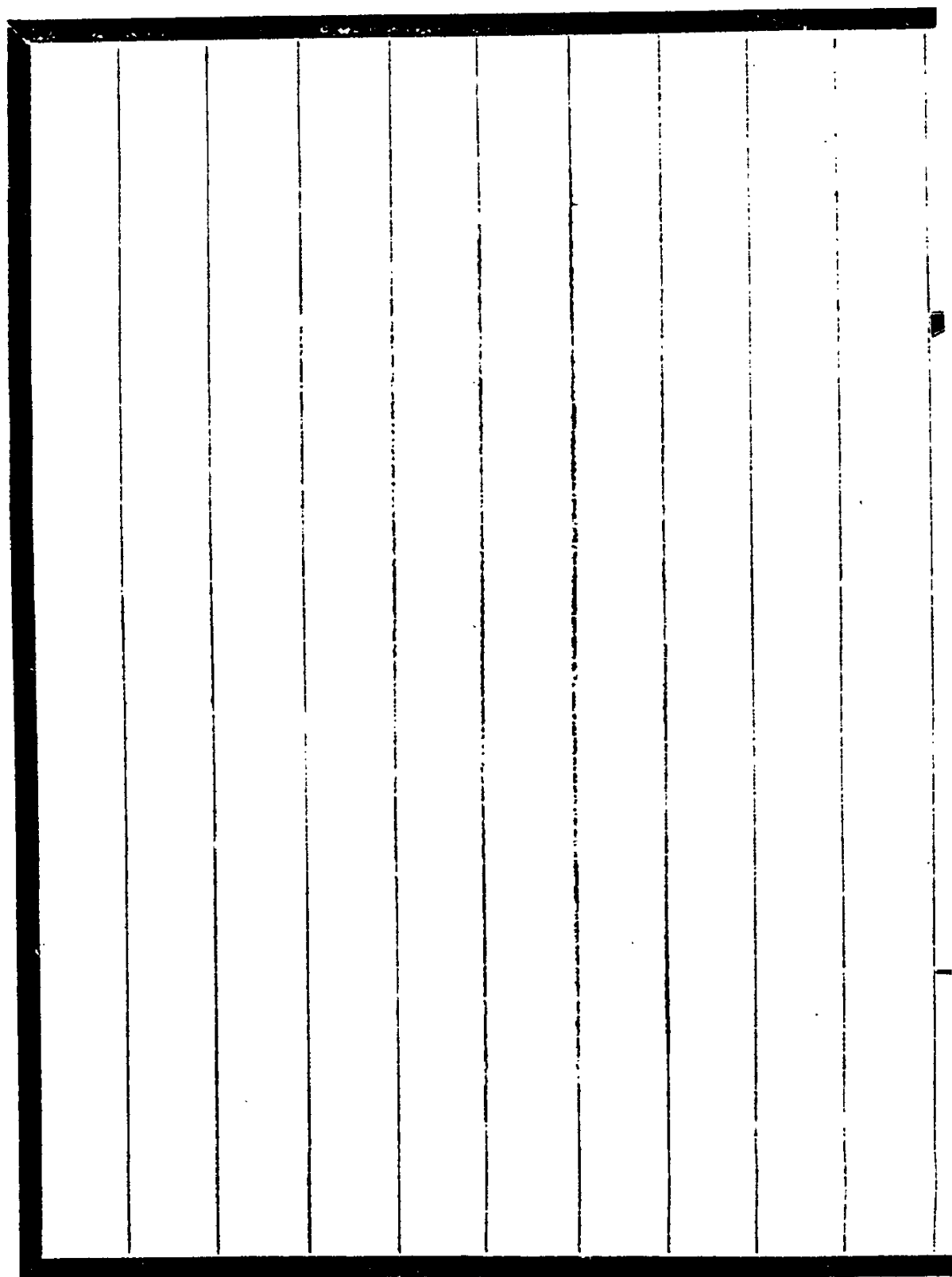
孫不肖。驕淫暴虐。必見改置。不得長久。是其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

分審也。各守其聲。集以成。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

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受亦應也。○畢沅曰。舊本脫無字。則

義相反。今依上文補之。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
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主○孫鏞鳴曰。以待
此備患。文以此治國。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
患無由至矣。不○畢沅曰。患字本汪本。

園道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四

榮成許維通學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

沅曰淮南天文訓畢魏之分野與此注不同。○維通案注秦字王念孫校本據有始覽注改作趙字。昏翼

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北方宿。越之分

注皆云越不同。○茹泮林曰淮南子謂呂作旦須女中。今

本作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姓姜氏。以火德也。炎帝少典之子。

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

氏火正死為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故曰火官之神。

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南方。

仲呂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畢沅曰。舊本在中作其。中旅陽作類。陽成功二字脫在下。作其數成功五。梁

仲子據五。初學記所引改正。其性禮。其事視。○畢沅曰。月五行數五。亦據前後文改正。

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為衍文。○茆泮林曰。朱子不云呂有此語。唯唐明皇御刊定月令有之。疑即原本呂氏

此則經後人刪改。未盡者耳。抑或呂本傳鈔時。因唐月令竄入。不得但依禮月令校正。謂為衍文。○俞樾曰。既

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行之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

而藉以考紀。尚存此二語。則刪之。以未盡者耳。正其味苦。其

臭焦。火味苦。其祀竈祭先肺。吳同。同祿之神。託於竈。是

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畢沅曰。注吳同。舊作吳國訛。今改正。○維適案。注神下脫一

死字祭禮之先進肺當作祭祀之肉先進腎其比亦同螻蟻

鳴丘蚓出蚓蟻從土中出○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丘

蟻二字今刪王菩生苦菜秀爾雅云瓜瓠瓠也○是月乃生

不實作王英菩案月令王瓜生注云○畢沅曰王菩舊本并注

今書必本音倍菩古音菩通用郭璞注穆天子傳茅蕢云蕢

依月令括樓也瓜生并改注云王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

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駟順案注德也駟馬黑尾曰駟○維

髦之襲文當云駟馬黑髦曰駟爾雅釋畜郭注駟赤色

黑鬣玉篇作赤馬黑鬣廣雅云鬣髦也是髦與鬣義同

淮南云乘赤騊下缺注御覽八百四十一引淮南載赤旂

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火也○維通案注火下疑奪色

色也。孟冬紀注。玄。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牯。菽。豆也。牯。大。

黑順水色。並其證。象火性。○維案牯當作牯。形近而誤也。史記夏本紀。

擾而穀集解引徐廣音義云。擾一作柔。擾各本譌作擾。正與此同。說文。牯。長兒。从角。升聲。讀粗。牯。故高氏引申。

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先立夏三日。太史

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火。火王南方也。

天子乃齋。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夏於南郊。南郊。土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從還。

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

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茆。泮林曰。禮月令作

還。反行賞封侯。朱子謂。呂無行及。乃命樂師。習合禮

諸字。反作乃。今本無諸字。有行字。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師。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故命樂師。使合習之。命太

尉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

命使贊白也。有千人爲俊。萬人

人皆當白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子之鄉。有孝於父

母聰慧質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公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

而舉之。此之謂也。○畢沅曰。注白達舊訛作自達。又於

子之鄉。作於天子之鄉。聰慧質仁作聰慧質直仁。齊語

無天字。直字。今皆刪。正○臧庸曰。大尉當作大封。淮南

子時則訓依漢制。改大封爲大尉。漢傳禮記從之。俗本

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

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

方。故使爲司馬。此後世因名司馬爲大封也。考漢書百

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

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卽漢

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卽漢

以漢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上

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維遜案。注千人上

疑奪材過二字。孟秋紀云。簡練桀儁。注材過萬人曰傑。

千人曰儁。淮南注雖脫下句。亦有才過二字。並其證矣。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直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

象陽長養物也。○畢沅曰：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

大樹。陽氣所以順。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絺綌綌。綌。此之謂也。命

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畢沅曰：

月令勞農上有。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內之縣。縣。二。千。爲天子三字。

也。司徒主民。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畢沅。是。故。使。循。行。主。民。

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天。農乃升麥。○畢沅曰。

月令作農乃登麥。升猶登也。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

廟。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

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糜草。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糜草。麥秋至。斷薄刑。

決小臯。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臯。順殺氣也。輕繫。不及。

於刑者解出之。○荊洋林曰：朱子所謂呂無決小蠶事既

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均。平也。桑多稅多。荊洋林曰：

禮月令作蠶事畢。朱子謂呂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

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醢也。是月天子

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也。旬。十日

也。十日一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

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

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

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

格。秀草不實。是月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啓蟄之

風應氣而至使當
秀之草不長茂

孟夏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

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得其所欲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故臣子不得

其所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義理畢沅云維通案理義原上願也

文作理義案許本正作理義治要引同今據乙轉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

不為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故曰吾未知其不言

之為聖人也。○陶鴻慶曰：師達即誣徒篇所謂達師。言師之通達者也。高注云：學者師道通達其義，非本篇之旨。

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矣。治。理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

重尊也。德大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

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

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

爭輕重尊卑。○陳昌齊曰：注。缺貧富二字。當据正文增。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

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所求盡得，所欲

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劉先生

猶力學也。荀子書中疾皆訓力。呂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故用字多與荀子同。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是其

誼。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名，魁大之士。

注○俞樾曰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

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此言魁士名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士人猶彼言名丘大墓矣

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乃此一名都曰名名大也然則失其為大高氏固以此策訓賂矣

二注○吳先生曰俞說非也季春紀名士注云名德之士二注正相應彼以名為大者蓋大則有名故以名為大

此乃有展轉訓釋之一例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義各有當無取互易也

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王故往教者念孫曰下注云論明也較此注為長

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

反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案周易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此注所引從或本也

又而反召師舊本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師卑師者不師詘也今改正

聽謂召師而學亦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

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

之勢。而以自行。與上文而行下疑當有之字。方欲名之。

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爛必臭。

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校云舊

一作本。○凌曙曰。易序卦。異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釋名。兌。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文心雕龍。說者悅

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據此。知為師者。必先得學。者之歡心。而後其說乃可行也。故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

說。是拯溺而碰之以石也。○碰。沈也。能沒殺大。何拯之有。畢沅曰。舊校拯一作承。案

拯承。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治也。堇。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使世

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

在於行義。德行之尊道貴理勝義立。則位尊矣。是王者不臣師。

畢沅曰。孫云。以上下文。參校義立當作義行。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取驕侮輕慢師道。

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

可必。師道與天子遭時見尊不可必也。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也。要求而

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為師如是。不見尊之。故師必

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

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

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

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畏猶死也。○劉

師培曰。蓋死上說。畏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日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畢沅曰。漢書古今

人表亦作悉。諸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悉。老子謂者諸字。眞人表作大填。○李慈銘曰。新序作悉。老子謂者諸字。

通此因者。誤爲老耳。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

支父。○畢沅曰。舊本無支字。校云。一作友。則於文無所麗。孫據御覽四百四所引補支字。與莊子漢書人

表皇甫謐高士傳皆合貴生篇作于州友父。稽康高士傳亦同。見御覽五百九。此即舊校者所據本也。○維遜

案治要引父亦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畢沅曰新序作于州支父。

治要引湯師小臣。伊尹新序引呂子同。子謂以伊尹謂作肇。

小臣。己甚不辭。而呂氏稱疑。小處所舉。卞字。聖之誤。卞之師。即卞名。何伊尹獨以。小臣稱疑。小當是。卞字。聖之誤。卞之師。即卞

隨耳。臣有隨義。音亦通轉。湯師卞隨。正與上文堯師子州支父。舜師許由。一例。墨子尙賢下篇。有湯有文堯師語。

然其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下篇又曰。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皆以伊尹與舜及傅說並言。此處湯有小

臣。則與禹有皋陶。文王有太顛。閔天南宮括散。宜生並言。則小臣亦是誤字。未必指伊尹也。楚辭天問。成湯東

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小臣謂伊尹。此言伊尹本爲有莘之小臣耳。高誘蓋因此而附

會。○維遜案。古書多稱伊尹爲小臣。齊侯鐘云。伊小臣者。伊尹也。雖離俗篇。有湯伐桀。因卞隨而謀之語。李

說終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畢

沅曰：新序。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文武有隲朋。

公後此與說苑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隨會與趙文子記者之誤也。梁伯子云：列子說符又以隨會與趙文子

並非。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

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畢沅曰：舊本作尹作

尹作蒸。察傳篇作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此又作巫。新序作筮。渚宮舊事作華文。皆相近。○維遜案：治要引作

沈尹筮。與察傳篇同。至渚宮舊事作沈尹華。攷之吳王去宥篇乃楚威王臣。當是二人不得誤竝為一也。吳王

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

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郢人也。○此畢沅曰：注郢舊本訛作鄞。今改正。說見當染篇。此

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維遜案：治要今尊

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

慶曰：奚由至？即承上所以滅，即申說此義。言五帝三王所

以不可復見於今也。高注云：所以於絕滅，皆失之。此五帝

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

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

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意林作耳有。

所聞不學而不如盲，馬氏蓋以意節之耳。使其口可以言，不學。

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畢沅曰：新序爽作暗，使

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畢

暗以故凡學非能益也。○畢沅曰：御覽能益上有字，達天

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也。敗，毀也。子張魯

之鄙家也。鄆小。○梁玉繩曰：子張陳人，而以爲魯者，張氏顓孫通志氏族略三，謂出陳公子顓孫。左

傳莊二十二年：顓孫奔魯，張蓋其後。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

干木，晉國之大跽也。曰：跽，詹人也。○畢沅注：詹，疑與僧通。學於子夏。孔子夏

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畢沅曰：墨子書弟子有高石子，不見此二人。○孫詒讓曰：墨子耕

柱篇：有縣子碩，碩石字。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通，卽此人也。畢殊失攷。

鄉曲也。學於子墨子。翟墨。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梁

玉繩曰：通志氏族略五：索盧複姓。又曰：范書獨學於禽行傳：有索盧放，章懷注：索盧複姓也。蔡雲說同。學於禽

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畢沅曰：此注末有一作篇滑四字，當出舊校者之辭。但滑字各書或作骨，或作

屈。黎字或作麓，或作釐。至禽字各書俱同。未見有作篇者。墨子耕柱篇有路滑釐好勇，聞鄉有勇士必殺之。墨

子謂非好勇是惡勇。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

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壽年也。

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

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惑。疾諷誦。力謹司聞。司。畢。

沅曰。司。古何字。○孫詒讓曰。司。聞義不可通。聞當爲聞。國語吳語云。以司吾聞。韋注云。聞。隙也。謹。司。聞。謂司候。

師。問。隙。而。不。問。業。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聞觀色而復之。觀驪愉。問書意。師視。

歡悅。以。順耳目。不逆志。力學之志。逆退思慮。求所謂思慮。

是而行之。○李寶淦曰。退而思慮。求師所言之道。所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也。時辨說。以論

道。辨別道理。不苟辨。必中法。爲不苟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

之無慙。慙。矜自伐。無慙。慙。慙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

道。養心爲貴。貴。尚也。○畢沅曰。所謂養志是也。○維。道。案。養心之術。見荀子修身篇。畢說不可從。

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校云。時之節。一作崇。舊此所以

尊師也。治唐圃。疾灌漑。務種樹。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王念孫曰。唐

即場之假借。唐圃。場圃也。周禮。織葩屨。葩。○畢沅曰。葩。疑

葩。泉實也。或作釐。蓋葩屨。即後人所謂麻屨耳。案晏子

問下篇。有治唐圃考。菲履之語。葩音與菲亦相近。益明

為葩字無疑。結罫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如

山林。入川澤。水如往也。川澤有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

師也。視輿馬。慎駕御。○舊校云。慎一作順。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

必蠲絜。蠲。讀曰周禮。秋官蜡氏注。蠲。讀吉圭。一作祭。○梁履繩

禮注。引詩曰。吉圭為饗。疏云。毛詩。潔蠲為饗。善調和。務

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聽

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

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

畔。○畢沅曰。注以換訓叛。換易也。詩卷阿。伴奭。徐邈音畔。換箋云。自縱。施以換之意。學者以己臆見易師之說。卽是

自放縱。叛其師也。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

友。不與背叛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

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利之。教然後

知。故曰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爲

陳昌齊曰。注君子下當有學字。○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

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

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正者。正天下也。○王念孫曰。正。長也。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正。

主也。較此。注爲長。

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

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

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

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太學。明堂也。○維遜案。正文太學。原作太廟。陳昌齊云。據注當作太

學。案陳說是。許本姜本張本。李本並作太學。今據改。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

達。通也。

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

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

塞。斷也。

理義之

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

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畢沅曰。舊云。此篇一名詆役。凡篇中徒字皆

作役。徒與役謂弟子也。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

得於其所不樂。○維通案。得下於字。疑因上文而誤衍。下文云。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

其所惡。文例正與此同。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

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反

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

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亡。以樂其所

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

得亡。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

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也。樂行理義。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

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

無處。晏陰喻殘害也。處常也。○陶鴻慶曰。說文。晏。天清也。文選。揚雄。羽獵賦。天清日晏。晏陰猶言晴陰。故

與喜怒並言。高注非是。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

謂若桀紂罪人。愎過自用。不可證移。愎。戾證。諫。則其字當作証。訓證為諫。則其字當作証。

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

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見權維通案。俞說是。王念孫校本亦改證為証。注同。見權

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毆而教之。阿而

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見及。○陳昌齊曰。親字据注

當是衍文。○王引之曰。權親勢當作親權勢。當與陳同。弟子居處

修潔身狀出倫。匹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

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

欲去則冀終其居則不安。先生近也。注苦其惡不安也。○吳

業且由豫也止與去對。文慎人篇。手足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慙愧出則

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悼悲此師徒相與異心

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作曰

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

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

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

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善

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

也。精理。○畢沅曰。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樂於人者。朱本也。作矣。

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

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

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鹽。會之鹽苦。

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為名。○畢沅曰。注鹽舊作監。訛。此以鹽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訛。精至即精緻。其

齊語云。工辨其功。苦注云。堅曰功。脆曰苦。例。從師淺而

欲學之深也。學欲人謂之。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

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畢沅曰。譙詬疑即賈誼疏之。樊詬謂遇

之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此注云。禍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譙一作護。更難通。○王紹蘭曰。畢氏據

賈誼疏。正譙為樊是矣。而未盡也。其解賈誼疏為遇之。不如其分。與師古無志分之說。同為望文生義耳。說文矢

部。𩇛，頭衰。𩇛，𩇛態也。从矢，圭聲。胡結切。骨部。𩇛，骨端。𩇛，其義也。从骨，九疑。从九者，爲是。九亦聲。𩇛，𩇛皆雙聲。其義爲衰曲不正，非遇不如分及無志分之謂。且於詁字文義亦不相貫。而呂書又無由誤。𩇛爲譙也。蓋字本作譙。長沙省文作𩇛。言部。譔，取也。胡禮切。譔，譔或从𩇛。爲取，故賈誼曰：「頑頓亡取。」𩇛，詁亡節。賈子階級篇借苟不韋書則但言譔爲義。此卽許義所本。足以互相證明。至詁報人之者，猶莊子所謂譔取人，所謂草木無知之物，人無緣譔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物亦滅裂而報予。則陽篇是其義也。雞狗牛馬微有知之物，人亦無緣譔詎取之。彼又何能譔？詎所謂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內篇雜詎報人者，猶晏子所謂人所謂雞狗牛馬譔遇之，亦譔下。是其義也。高注以譔譔猶禍惡者，蓋謂五行傳艸木之妖雞狗牛馬之獸歟。譔說文禍作譔，舊校云一作護。護更難通。形竝近。譔而致譔，校注謂護矣。又況乎達師與道術。

之言乎。也達通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中不

不正也。不專不壹也。○俞樾曰：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審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

竝段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中爲不正。非是。○吳先生曰：高注非。俞

說亦非。不用心中。中當讀爲得。見周禮注：不中猶云不相得。下文用不中。好之不深。問事前後相悖。皆足與不相

中之義互相發明。如讀中爲忠。則是不欲學。好之則不非不能學也。既妄改字於義。又遠殊失之矣。好之則不

深。就業則不疾。深就心好之。故不能疾速也。辯論則不審。是非不能明

教人則不精。是教效也。不能精核。別於師慍。非慍怒也。不能別是

念孫曰：慍字當在於師上。慍於師。注怒爲怨字之誤。○陶鴻慶曰：慍字當在於師上。慍於師。與下文懷於俗。羈神於

世。句法一律。高注懷於俗。懷安羈神於世。羈牽也。神御云云。正順文解之。懷安羈神於世。世時也。○

畢沅曰：蓋謂其精神縈擾於世務而不能脫然也。注訓神爲御。未詳。○陳昌齊曰：神疑作綈。蓋繼或作綈。因訛

經制為神左傳臣負羈縻是也劉熙釋車云矜勢好尤故

湛於巧智矜大其權勢好為尤過昏於小利惑於嗜欲

悖也惑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以章則有異心心猶義也維通案

舊校云章一作軍非文心雕龍章句篇以簡則有相反

反簡一舊校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別事至則不能

受受猶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誣徒誣一曰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跖雞足踵喻學者取道衆多然後優也跖讀如括據之

百之道。亦從彼注改。○維通案。御覽六。雖不足。猶若有跖。

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

此則學如不及。唯恐有聞。爲足以形容好學者。貪多務。

得之意耳。○李寶詮曰。言齊王食雞。以跖爲美。善學者。

者。注未明。畢本校注。亦非。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

亦然。○長亦有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

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是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醜。

不能。惡不知。病矣。困。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尙矣。尙上。雖。

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作瓦紂作胡。

一可取之。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不可爲者。不可施也。

為。據注及前後文義。皆當作不可為。○陶鴻慶曰。據高注云云。是正文不可不為。上當有不可為。可為三字。而寫者

而脫之。辯議不可為。教不可不為。皆起下文也。下文云。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此言辯議不可為也。又云。

辯議而不可為。是材不偏廢。凡以明用。衆之旨耳。如今不辯為也。人各有為。是材不偏廢。凡以明用。衆之旨耳。如今

本則義不完。又與注文不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相值矣。○維通案。陶說是。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

議也。○陳昌齊曰。二教二字。皆當作教。○劉師培曰。辯議上教字下。說大辯二字。○維通案。劉說是。辯議

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衣錦盛內。故不可。戎人

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

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

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

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此

也。之謂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以欲

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化移之。成。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劉師培曰。意林引以爲作化成。

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

粹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

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畢沅曰。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梁玉繩

曰。三皇列女媧五帝之名。先儒所稱不一。然三皇列女媧五帝無少昊俱未安。凡君之所以立。出

乎衆也。立己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

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定之居也。故以衆勇無畏

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鈞。○

畢沅曰。注千鈞舊本誤作千金。今據前重己。篇注改正。○維遜案。許本姜本張本不誤。以衆視無

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日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梁玉繩曰：離婁能見針末於百步之

外語見淮南原道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

功衆知之中必有與聖人同故曰無畏於堯舜也。○畢沅曰：注功疑當作巧。○維通案注百發之中必有羿逢

蒙之功語見淮南說林篇淮南功作巧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記曰

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絕良故人君以衆爲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

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維通案史記孟子荀卿傳謂田

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有所論焉。漢志道家田子二

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辭不以事爲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

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五

榮成許維通學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旦時皆中於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曰淮南天文訓。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

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主入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在中。象

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

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鼈。兗州謂之拒斧也。○畢沅曰。注鼈。疣月令

正義鄭荅王瓚問作食臙。俗本作食臙。誤。淮南注作齒。臙當是脫其半耳。初學食記引此注。正作臙。疣。又云。充豫。

謂之鵙始鳴。反舌無聲。於上。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

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伯承。

於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陰。故無聲。○畢沅曰。注陽發。

始鳴也。案辨反。即鵙。鵙。而大。郝疏。鵙。鵙。即反舌鳥。今伯。

勞純黑色。似鵙。而大。其飛縱。其鳴鵙。天子居明堂。

太廟。明堂。南向。室也。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狃。養壯佼。之慎。陽施也。蓋所。

謂早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畢沅曰。壯佼。月令作。

佼。童傳云。昭公有所謂二語。出越語。是月也。命樂師。

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也。師樂官之長也。鞀鞀所以宣節樂

也。故均平之。管六孔。似簫。舊本作一孔。似簫。今之歌竹簫也。○畢沅曰。注管六孔。似簫。舊本作一孔。似簫。今之歌竹簫也。○畢沅曰。

今同。禮月令。朱子謂。呂無是月也。及鼓字。孟春紀。命樂正。

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其比正。執干戚戈羽。干。楯。戚。斧。戈。

麾也。羽。以爲翽舞者。執之。以指。調竽笙壎篪。等。笙之大者。

爲六孔。三。十六。簧。笙。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大。如。鴈。子。其。上。

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之。謂。

也。○畢沅曰。壎。篪。月。令。作。篳。篥。注。等。笙。之。大。者。舊。脫。者。

字。今。補。郭。璞。注。爾。雅。大。笙。云。十。九。簧。恐。字。誤。○。挂。馥。曰。宋。書。

樂。志。官。管。在。左。旁。之。間。笙。正。月。之。三。音。陽。聲。也。然。則。高。所。云。

磨石。祝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和成。故飭整之也。脊命

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源名山大川。泉

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帝。五帝也。爲民

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王念孫曰。注盛樂

更增盛樂二字。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

畢沅曰。祭字衍。月令無注。農乃登黍。登。進。植。黍。是月也。

百縣舊作百辟。訛。今改正。農乃登黍。登。進。植。黍。是月也。

天子以雛嘗黍。○雛。春鶚也。不言嘗雛。而言嘗黍。重穀也。

子謂。今本作雛。作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鷩。桃。鷩。鳥

雞。今本作雛。作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鷩。桃。鷩。鳥

月而熟。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梁玉繩曰。含桃

無鷩含之說。字亦不作鷩。鄭注。櫻桃也。釋文。含又作函。

初學記引高注云。含桃。櫻桃。爲鳥所含。故曰含桃。亦與

今本異。宋張誤雲。谷雜記引此注。作嬰桃。○凌曙曰。爾

雅楔荆桃注今櫻桃說文果名櫻桃皆作櫻與高誘不同王維敕賜櫻桃詩非關御苑烏含殘本高注令

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也無燒炭為草木未成不欲天物

灰無暴布是月炎氣盛猛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

也民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挺重囚益其食

也挺緩游牝別其羣則絜騰駒班馬正是月牝馬懷妊已

羣不欲駒蹄踰其胎育故繫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

之官周禮五尺踰其胎育故繫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

疑當人職曰王念孫曰鄭注馬政謂養馬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

字為本作之借字故訓為養馬之官若是月也日長至夏至

畢晝漏曰舊本作六十五日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曰長至

正移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下盛陽蓋覆其上

之屬死。故曰死生分。分。別也。○畢沅。君子齋戒。處必撝。

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節。撝。深也。聲。五音。色。五色。止。

此。又。月。令。無。躁。二。字。非。本。文。也。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然。則。

蓋。夏。避。暑。氣。冬。避。寒。氣。皆。以。居。處。言。也。但。今。人。多。讀。處。必。

掩。身。為。句。致。月。令。正。義。引。正。文。已。如。此。但。其。所。釋。亦。是。

以。居。處。言。並。不。謂。身。字。亦。後。人。所。加。也。薄。滋味。無。致。和。

和。齊。猶。損。也。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

所。成。畢。沅。止。也。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晏。安。陰。微。陰。○

刑。當。從。今。月。令。讀。為。徑。徑。疾。也。速。也。淮。南。時。則。篇。作。徑。

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

高。注。曰。事。無。徑。當。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退。者。欲。不。合。

心。氣。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

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

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陽陰也。小爾雅曰：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

韓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凍登赤天。晏，說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大元騎贊曰：

與陰相對為文，此承上陰陽爭為義。言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為，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又徑與

靜成為韻。呂氏春秋：淮南子並注曰：晏，陰。鹿角解。蟬始

鳴。夏至，鹿角解。墮。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木堇，朝榮。蟬鼓翼始鳴。鳴。半夏生。木堇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

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薺。詩云：顏如薺華是也。○孫詒讓曰：注雜家當作薺，家謂薺陽也。淮南子說林訓注：

云：鈺者，提馬。雜家謂之投翻。與此正同。○維通案：淮南時則篇注：正作薺，家據景宋本。劉本：吳先生云：薺，家是

也。維家者，方士之名。高注：修務篇亦稱薺家。注：凡論篇又言胡家。胡家亦方士之稱。與薺家同。比。是月

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

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

○畢沅曰。觀此。則鄭注處必掩身。理可通也。仲夏行冬

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雹霰

藏多雹霰。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害。行春令。則五穀晚

熟。百螭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

害。故五穀不時。國饑也。螭。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為螭。○

維。通案。注國饑。原作國飢。今改。從許本。姜本。淮南注同。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穀曰。菰。仲夏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

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

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讀如

衣。沌。讀近屯。是謂天常。天。道之常。天地車輪。李善注。○畢沅曰。李善注文選本。

玄。虛。海。賦。引。作。天。地。皆。如。車。輪。御。字。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

不咸當。極。窮。咸。皆。當。合。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

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畢沅曰。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宿

牛。故。曰。以。盡。其。行。○畢沅曰。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宿

同。不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至。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

一。化。成。萬。物。者。也。○畢沅曰。舊校云。萌芽始震。凝濇以

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畢沅曰。御覽作萌芽始

形通也。與上句萌芽始震義正相對。音律篇云：草木盛滿。

陰將始刑。注：刑殺也。文選：劉公幹贈從弟詩：豈不羅形。

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

由此而生。由和下似當有適字。○正文和適二字。疑衍。注。

正無適和二字。天下太平。萬物安寧。御覽作民。物皆化。

其上。化猶隨也。○維通案：上字當作正。形近之誤也。正。

韻失其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止節嗜慾不辟。辟。

邪。○俞樾曰：辟讀為僻。謂不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

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

樂乎。言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

舊本作不樂其樂孫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今移正○維通案畢

改是治要引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歡罪人非不歌與御覽同

也當死強歌雖歌不樂○畢沅曰注強歌二字舊本作者今從御覽補正○維通案治要引注與舊本同畢

改非狂者非不武也曰狂悖之人雖武不足畏○劉師培是

中節後人妄改爲武者不足畏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

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

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爲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

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

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陳昌齊曰注有字錯入下句當云人情有欲故弗得不求也天使

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憎辟遠也故曰弗得不辟欲與

惡所受於天也。受於天。人不得與焉。不得與焉。畢沅曰：注不得為也。下。

舊衍一焉字。今刪。○維通案：與原作興。王念孫云：興疑與之譌。陸鴻慶說同。未云：人不得與焉。與上文人無事

焉。義同。與為也。案許本。姜本。正作與。今據改正。不可變。不可易。天所變易。故世之

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曰：非猶譏。出猶生。○畢沅大

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俞樾曰：大歡欣

生於平。和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

為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

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人能道也者。至精也。微。不可

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畢沅曰：彊為之下。疑脫一名字。○維通

案：當有名字。老子云：強為之名曰大。語例正同。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聽從

聽從。○維通案從讀若縱從聽與制。先聖擇兩法一棄。

也。法用也。○松皋圓曰。擇釋古字通用。○俞樾曰。擇乃釋字之誤。長見篇。視釋天下若釋躐。注亦訓釋為棄。是

其證。○維通案。松說是。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

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為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

於災。災。害也。終其壽。全其天。天。身也。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

者至。成大化。王念孫曰。當作賢者至。成大化。成親天成。人為韻。能以一治天下

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也。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

則狂。○畢沅曰。疑當疊知一二字。○陶鴻慶曰。畢校非也。為聖人三字為句。屬上為義。言若此則可以為

聖人也。勸學篇云。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意正相類。與上文能以一治其國。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

相對成文。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人莫不以

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

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世之人

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

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陳昌齊曰。愈多。句首當疊寶字。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

衍危字。注愈危累。蓋統釋之曰。愈危辱。俞樾陶鴻慶說同。則失

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爲木革之聲。則

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

○維維案案注注以以此此駭駭心心氣氣動動耳耳目目搖搖蕩蕩生生則則可可矣矣性性以以

此此為為樂樂則則不不樂樂不不和和故故樂樂愈愈侈侈而而民民愈愈鬱鬱怨怨國國愈愈亂亂

主主愈愈卑卑則則亦亦失失樂樂之之情情矣矣凡凡古古聖聖王王之之所所為為貴貴樂樂者者為為

其其樂樂也也夏夏桀桀殷殷紂紂作作為為侈侈樂樂大大鼓鼓鐘鐘磬磬管管簫簫之之音音以以鉅

為為美美大大鉅鉅以以衆衆為為觀觀倣倣詭詭殊殊瑰瑰耳耳所所未未嘗嘗聞聞目目所所未未嘗嘗見見

倣倣始始也也始始作作詭詭異異瑰瑰奇奇之之樂樂故故耳耳未未嘗嘗聞聞目目未未嘗嘗見見○

畢畢沅沅曰曰倣倣詭詭亦亦作作詭詭異異瑰瑰奇奇之之樂樂故故耳耳未未嘗嘗聞聞目目未未嘗嘗見見○

李李云云此此注注訓訓倣倣為為始始非非也也天天務務以以相相過過不不用用度度量量不不用用樂

治治要要引引注注法法則則作作法法制制宋宋之之衰衰也也作作為為千千鍾鍾○鍾鍾律律之之名名

千千鍾鍾御御覽覽五五百百秩秩齊齊之之衰衰也也作作為為大大呂呂也也○畢畢沅沅曰曰此此注注

非非也也貴貴直直論論無無使使齊齊之之大大呂呂陳陳之之廷廷注注云云齊齊之之鍾鍾律律也也

云大呂陳楚之衰也。作為巫音。男曰覲。女曰巫。○畢沅

字。今從初學記十五所引補。梁仲子云。尚書是謂巫風。不特屬之女也。周禮春官神仕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

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

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俞樾曰。此注未得古義。

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其

樂不樂者。言其所為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此為

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為貴樂者。為其樂也。上

樂字。並禮樂字。下樂字。並哀樂字。高氏以非正樂釋不

樂。非其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師培曰。其生必

傷。治要引生作主。主與民對詞。○其生之與樂也。若冰

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畢沅曰。生舊本訛作王。

災也。或作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

災也。或作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

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陳昌齊曰。性養性字。當作生字。陶鴻慶曰。性養性字。讀爲生字。寒溫勞逸饑

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

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

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制乎嗜欲。爲嗜欲所制。制乎嗜

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王念孫曰。無窮二字。疑因下文而衍。○俞樾曰。下制乎

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陶鴻慶曰。無窮二字。涉下文且夫嗜

欲無窮而衍。上文云。遂而不返。制乎嗜欲。故此文申之云。制乎嗜欲。則必失其天矣。下文云。且夫嗜欲無窮。則

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言始於受制。終則至於無窮。而其爲害又不獨失其天而已也。俞氏以

制乎二字爲衍。失之。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

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畢沅曰：悖亂舊作浮亂，訛。今改正。此與樂記文相似。故

彊者刼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欲從

也。生

修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

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視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欲視

之。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韜藉也。○畢沅曰：注韜藉疑是醞藉。心弗樂。芬香

在前弗嗅。不嗅味也。○維通案：治要引嗅作臭。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

樂。五味在前弗食。○維通案：治要引食作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

之弗樂者。心也。上○陶鴻慶曰樂之弗樂當作樂與弗樂樂字亦哀樂之樂非禮樂之樂與下

樂字無異義也與字草書與之相似又涉上欲之而心誤○維通案之字不誤之猶與也說見經傳釋詞

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

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陶鴻慶曰

之務下云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語意與此相承下文又云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與此文同一例

夫樂有適。心亦有適。○畢沅曰舊本夫樂下衍之字又

九刪正○維通案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

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

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

矣。○陳昌齊曰生全上以字据上下文義例皆不應有當刪○王念孫曰勝猶任也生全上以字治要作矣

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下。亦有矣。勝理以治國則法

立法立則天下服矣。○王念孫曰：治要此句。下有注云：服於理也。故適心之

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畢沅曰：孫云太鉅御覽作大。

鉅已下凡太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

振。○畢沅曰：舊本作橫塞則振動。無注。今從御覽改正。○王念孫曰：橫猶充也。太小則志

嫌以嫌聽小。○嫌聽譬自嫌之嫌。○畢沅曰：注有誤字。似本為嫌字作音而後人妄改之。○洪頤煊

曰：嫌與嫌同。禮記坊記：貴不嫌於用。鄭注：嫌或為嫌。孟子公孫丑：吾何嫌乎哉。趙岐注：嫌少也。以小聽小故耳。

不充與上太鉅則志蕩聽鉅則耳不容。文義相對。○俞樾曰：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

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為嫌。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為嫌。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嫌少

也。大學篇正義曰：嫌不滿之。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貌。太學篇正義曰：嫌不滿之。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

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畢沅曰：御覽作詹，音澹也。疑是。蓋澹古詹字。注既訓詹爲足，則自讀從澹足之澹。

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詹字。詹給也。當讀時，艷切。若依此注，則如字讀徒濫切矣。恐亦

是後人不詹則窳。窳，密也。不滿。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

谿極。谿，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俞樾曰：高注殊

郭注曰：窮極倦頹，疲憊者也。是頹極義同。竝有窮極倦頹

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

監注末也。字。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越散不

收，則不搏。不搏則怒。沅曰：搏，舊本皆誤作特。孫從御覽

改正案：搏與專同。注。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

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爲適。此四者皆言其太，故曰：非適。○畢沅曰：舊本太小，在太清下。從御覽

正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

大輕重之衷也。曰。此指十二鐘言。大不出鈞。大當為小

以字之誤。言小以包輕。言重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

律。一月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

太平和者是也。太。陳昌齊曰。平字疑衍。太即上文太鉅

矣。適則和。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安。民聞其樂。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猶

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曰。風猶化。○王念孫

俗是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

其俗矣。○王念孫曰。此句下治要引有觀其俗而知其

淮南主術初篇聽其音則知其俗觀其俗則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化語本此本書音初篇是故聞其聲而知其俗觀其俗則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化

志觀其志而知其德文例亦同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

樂以論其教明論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

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者矣

下亦作遺味鄭注遺味之餘也今此俱作進文不同○李廣

矣句法正同○維通案注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

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明水也俎生魚皆正上大羹

質貴本○畢沅曰注明水舊本作酒水訛今改正大羹

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湑而未有進和貴本故先王

之制禮樂也要引維通案治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

也特但也○畢沅曰舊本於將字下注特也二六誤案

案畢補正與治要引合。惟治要引注將以教民平好惡。作特止也。君守篇注特但畢補本之。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尙也。尙言曩也。王念孫曰尙曩之必不可

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正節適也。侈大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

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

之別號。○梁玉繩曰朱襄在炎帝前。易繫辭疏初學記九竝引帝王世紀言朱襄等十五氏襲包犧之號。御覽

七十八載遁甲開山圖全蓋世紀所本亦不定是多風天子疑皆太昊氏之臣也。安得以爲炎帝別號乎。多風

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核解曰果也。有故士達作

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汭。達。朱。襄。氏。之。臣。○。畢。曰。來。舊。本。作。采。譌。今。

從。御。覽。五。百。七。十。六。改。正。九。日。抄。同。○。孫。引。五。生。曰。書。鈔。有。一。百。九。御。覽。五。百。七。十。六。又。九。百。六。十。四。引。五。弦。下。並。有。

之。字。疑。今。本。脫。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

氏。古。帝。名。投。足。猶。蹠。足。闋。終。○。畢。沅。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見。文。選。上。林。賦。注。操。舊。作。摻。俗。字。今。從。

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六。一。曰。載。民。二。曰。玄。鳥。○。王。念。孫。十。六。陳。祥。道。禮。書。改。正。

馬。相。如。傳。索。隱。引。玄。鳥。作。玄。身。身。與。民。韻。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

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上。皆。樂。之。

入。篇。名。也。○。畢。沅。曰。舊。本。建。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帝。功。案。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帝。功。案。文。選。上。

建。也。又。舊。本。作。總。萬。物。之。極。校。云。一。作。禽。獸。之。極。今。案。初。學。記。十。五。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及。選。注。皆。作。總。禽。

獸。之。極。今。據。改。正。○。王。念。孫。曰。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天。

注以達為徹誤。念孫謂：徹者，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釋名曰：達。

注並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此

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作建為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並緣作

達。帝功亦後人據誤。本文選史改之。今馬相如傳索隱以改本

書矣。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

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

懷。注案李善注文選竟引作陰康。章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故有洪水之災。○畢沅曰：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云：李善注文選傳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

作陽道壅塞。○王念孫曰：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

陽正道為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之誤也。莊子則陽

別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

曰。注。故有洪水之災。六字疑是正文。民氣鬱悶而滯著。

止。關讀曰。遏。筋骨瑟縮不達。注。作畢沅曰。七命。故作爲舞以

宣導之。通。宣。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畢沅

表。倫。古。今。人。伶倫自大夏之西。方大夏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

修。文。篇。山。北。曰。陰。○畢沅曰。阮隃漢書正義。皆作昆侖。說苑

爲。說。言。語。篇。引。呂。亦。同。○王念孫曰。崑崙。或作崑隃。因譌

字。自。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隃。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

莫。得。其。旨。○維。通。案。畢。王。說。是。御。覽。五。百。六。十。五。引。近。故

誤。作。崑崙。晉。書。律。曆。志。同。至。宋。書。律。志。路。史。黃。帝。紀。始。取

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者。取其谿厚

鈞。斷兩節間者。以爲律管。○畢沅曰。漢志作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說苑風俗通亦同。世說注。厚上增薄字。

贊。○王念孫曰。畢說非。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作取竹生竅。厚薄均者。說苑脩文篇。正作厚薄。○孫先生曰。取竹

於嶰谿之谷。本作取竹以爲律管。下猶於也。取竹之谿。或者即取竹於谿谷也。注以爲律管。下猶於也。取竹之谿。或者

不審。誤四字。而今又不解之。蓋因之本。本作谿。一。本作嶰。校者

之谷。正文既誤。不得刪谿。或作嶰。四字以就之。甚矣其妄也。嶰谷。本有二說。漢書律曆志作解谷。注孟康曰。

北解谷也。谷。竹溝也。取竹是也。脫。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

文選吳都賦。及長笛賦。注引鮮。並作嶰。郭注。不相連。玉篇。山部。嶰字。注山不相連也。左太冲吳都賦。嶰谷弗能

連。劉淵林注。嶰谷。嶰聲近。若作嶰。谿之谷。則不可解矣。耳。此作谿谷者。谿。嶰聲近。若作嶰。谿之谷。則不可解矣。

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並作取竹於嶰谷。是古者說此事者。未有以嶰谿連用者也。且高注竹生谿谷者。

云云。但言谿而不言嶠。是正文本無嶠字明矣。淺人雖去谿。或作嶠。四字終難掩其迹也。世說言語篇注。類聚五。又一百一十九。御覽九百六十三。並引作取竹之誤。御覽十鈔。一百一十二。引作取竹於磬谷。磬即谿字之誤。御覽十六。又引注。未有谿。或作谷。又九百六十二。引作取竹谿之谷。又引注。未有谿。或作嶠。四字。事類賦二十四。引作取竹谿者。據別本也。之。當作谿。或作嶠。四字。各自不同。谿作嶠者。蓋節也。御覽九百六十二。所引最塙。惟之谿谷。倒作谿。之谷耳。所引雖間有參差。然未有嶠。谿連用。而之。於二字。亦不並見於句中。則呂氏原其長三寸九分。文不作取竹於嶠。谿之谷。益顯明矣。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分。漢志無說。苑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作其長九寸。錢詹事云。三寸九分。不必改作九寸。安溪李文貞謂黃鐘長八寸。是一分。應鐘長三寸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非謂黃鐘止長八寸。是也。案此三寸九分。備有十二律。非謂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秦歲首所中。也。增長三寸長九分。而得黃鐘。應鐘。十月律。秦歲首所中。也。增長三寸長九分。而得黃鐘。蓋

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用秦法追攷上古知呂氏安溪之說
不謬○陳澧曰律呂之度見於古書者以呂氏安溪之說
最古其云三寸九分爲黃鍾之言自來無知其說者惟
律呂正義云間嘗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
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簇之半律呂氏春秋以三
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簇合黃鍾之義
耶正義後編云半太簇長三四寸九分其音比黃鍾微低再短
一分則恰與黃鍾合謹案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至是
而昭然而又稍短矣蓋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可以度
必半之而又稍短乃相應卽京房所謂竹聲倍半不可以度
調也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鄭注云黃鍾之宮最
長也孔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少宮也半
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新唐書禮樂志之說與
此同月令亦出於呂氏其所謂黃鍾之宮卽三寸九分
之宮鄭注以爲最長四寸五分失之矣蔡氏熊氏知其爲黃鍾
少宮而云管長四寸五分則又不知竹聲倍半不相應
也京房所謂竹聲不可以度調實樂律最要之關鍵蔡
伯喈且不知况後儒乎李安溪古樂經傳引武進憚遜
菴說以三寸九分爲黃鍾應鍾之較江慎修律呂闡微
戴東原考工記圖以三寸九分爲四寸五分之謬皆非

也。惟胡氏彥昇樂律表微知三。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

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筒。舍成舍矣。○畢沅曰。說苑無吹字。舊本曰作日。說苑作日。又舍作舍。今曰字已

據改正。其舍字亦訛。晉志舍成舍矣。四字亦不可曉。因有此注。舍字姑仍之。考晉志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並作舍

少。明宏治中蕭人李文利主舍少之說。謂黃鍾實寸又近

人謂當作四寸五分。皆非。是簡說苑風俗通御覽俱作

管。李善注文選邱希範侍宴詩作簫。與簡實一字。善又

別引作也。以之阮隄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

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曰。合和舊本誤作

此。李善注馬季長長笛賦。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

黃鍾之宮。律呂之本。生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

分。孫先生曰。律呂之本。原文當作律之本也。古人言律者

爲律陰六爲呂陽以包陰故上文但言十二律也此乃
統言之故又云律之本也適音篇云黃鐘之宮音之本

也後人不達以爲黃鐘下生林鐘上生太簇等故加
呂字斯爲謬矣漢書律歷志作是謂律本說苑修文篇

作律之本也類聚五又八十九御覽十六又九百六十三
律之本也

引並作律正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畢沅曰舊校云
一作援今案御覽

作營援路史作榮援注引隋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
志及國朝會要皆作榮援注引隋

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

池奏十二鐘樂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
○維通案

淮南本經篇注空桑地名在魯也餘詳本味篇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

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畢沅曰趙云言八方之
風各得其正也○維通案風者聲也正風即正聲淮南

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風聲其音若熙熙淒淒鏘
也是其證此注釋爲化失其旨矣

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維卦

通案。書鈔一百五。楚辭遠遊篇。洪興祖補注。引作下竝有樂字。當據補。又案。八風之名。見有始覽。蓋古之製樂。

放效。八方風聲。而為之音。淮南本經篇云。雷震之聲。雷放原作震。依王念孫校改正。可以鼓鐘寫也。高注。寫猶放。

數也。據此。鼓鐘可以放效雷震之聲。則八風為八方命之風聲。明矣。高氏釋為八卦之風。漢儒之舊說也。命

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鬴先為樂倡。倡。始也。

曰。乃令初學記作乃命。樂倡。樂人也。似不當訓為始。○馬叙倫曰。說文。鬴。鬴魚也。皮可為鼓。段玉裁本。鬴皮可。

為鼓四字。謂由古以鬴皮冒鼓。鬴鬴皆從單聲。古書如呂覽皆借鬴為鬴。案此鬴字。即鬴之借字也。以鬴腹皮如

為鼓。即以前義。鼓為鼓。禮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五經要義。鼓所以檢樂。為羣音之長。蓋古作樂。始於不

奏鼓。故曰乃令鬴先為樂倡也。鬴乃偃寢。○畢沅曰。寢然則畢校謂倡為樂人。誤矣。

以其尾鼓其腹。鼓。擊也。讀若屬。下文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

亦當作鼓。高訓爲擊。其音英英。曰：英英，和盛之貌。○畢沅是其所見，本不誤。

上文皆依初學記御覽改正。○馬叙倫曰：英英，當讀帝爲彭彭。英從央聲，古音與彭同，屬陽類，故得通假。

響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聲。○畢沅曰：舊校云，

路史俱作唐。又曰：此文本作帝。響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維

以六列六英。文心雕龍頌讚篇云：昔帝響之世，咸黑爲頌。以歌九招，據唐寫本周禮大司樂賈疏引樂緯云：帝響

之樂曰六英。語皆本此。舊校及御覽路史聲作唐，因習見唐歌而妄改之。畢本從歌字及絕句，則下文無所麗，故

與下衍六字。而劉勰以爲歌字屬下句，知其所據本不誤。並

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是帝響之樂。至舜之

增改修治而用之。仍其舊名，不忘本也。則九招六列六

英非衍有，倕作爲鼗鼓鐘磬吹竽管塤箎鞀椎鍾。○畢

是。以今本作字。誤竄在下文。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鼓擊。

詒讓曰。置缶難通。置疑當爲冒。形近而誤。周禮篇章。掌土鼓。鼗。簫。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

擊也。說文。革部云。鞀。生革。可以爲縷束也。此以麋鞀冒缶。以爲鼓。卽以瓦爲匡。以革爲面也。禮記。明堂位云。土

鼓。卽蕡。堯。此云。帝堯命質爲樂。郊特牲。釋文引。或說。謂伊耆氏。卽蕡。堯。此云。帝堯命質爲樂。則麋鞀冒缶。或卽伊耆土

鼓之制。與置或當作冥。卽幙之省。與置作冥。形近。墨子備穴篇云。令陶者爲罌。固幙之以薄鞀革。冒幙義亦同。

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

拌五弦之瑟。分。拌。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梁

曰。瞽叟有功于堯樂。不得概以頑目之矣。○維通案。作字衍。因上文誤脫。錯置於此。以爲十五弦之瑟。與下文

以爲二十三弦。以祭上帝。舜立命延。○畢沅曰。命舊本之瑟。句法正同。瑟。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作仰。誤。據路史。改

正。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

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

○畢沅曰。招列英至此始見。故誘於此下注。則上乃衍文。明矣。○維通案。畢說非是。高注有不注於前而注於

後者。見去私篇音初篇。亦有前已注後復注之者。此不足為據。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

懈。勤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

門也。降。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

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

州以討桀罪。○畢沅曰。舊校云。討一作誅。案御覽作以誅。桀之罪。○王念孫曰。商頌。那疏。引討作以

討。桀下字。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

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善美。○孫先生曰。六列

下脫六英二字。上文云：帝嚳命成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又云：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並有六英二字。注文以就之。並非其舊矣。御覽五百六十脫。後人復刪。注文以就之。並非其舊矣。御覽五百六十

六英二字。有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古文王。

岐山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獫狁之難。邑于岐。謂

去之。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者。故諸侯

語。究不知何出。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斬朝涉之足。視其

問。視其髓。是相傳有此事也。今此云。斷材士之股。先識覽

爲剖比干之南。俶真訓。亦有此語。○俞樾曰。高氏解三淫

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

淫。其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其可通乎。三

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

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

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

文王之德。四年。畢沅曰。繩。譽也。見左氏莊十年傳。正義云。字書繩作繩。武王卽位。以

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

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畢沅曰。

爲作御覽倒。○孫先生曰。御覽五百六十六引作爲。最是。今本爲作。誤倒也。作爲乃古人常語。上文作爲。二

字連文數。見可證。成王立。殷民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畢沅曰。

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商人服象。爲

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

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尙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

也。

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尙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宋翔鳳曰。漢

書司馬相如傳。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張揖曰。象。周

於海。南。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之人。說當本古樂篇。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之人。說當本古

郡。以雅以南。蓋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左傳。舞象南。簫並指詩。以雅以南。蓋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左傳。舞象南。簫並指

此三象也。

古樂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六

榮成許維通學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昏

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魯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林鐘聚

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鐘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

始至。蟋蟀蜻蛚。裂爾雅謂之蜚。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阮惟和曰。○畢沅曰。月令涼風作溫風。居宇作居壁。○阮惟和曰。

史記律書涼風居西南維主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淮南天文訓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高注坤卦之風也然則六月之有涼風證以古書鑿鑿有據月令季夏之溫風即西南坤維之涼風也別言之則曰溫風總言之則曰涼風至小暑節禮家遂以溫風爲南風宜時訓解係溫風至於小暑節禮家遂以溫風爲南風宜溫而非正涼矣不知歷家推十二候始於北魏而魏書律歷志載正光歷及甲子元歷並以溫風至係於大暑節即隋志載劉焯之歷亦與魏志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蚺同是隋以前皆不從逸周書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蚺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鷲也蚺馬蛭也蚺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畢沅曰月令作腐草爲螢此書舊本作腐草化爲螢蚺衍螢字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昔人讀此書偶旁記異同之文而因以誤入也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腐蚺爲蠲蠲即蚺也化亦衍字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牖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

取鼃。鼃。漁師掌魚官也。漁讀若相。語之語。蛟。鼃。鼃皆魚屬。鼃皮可作鼓。詩曰。鼃鼓。鼃鼓。鼃可爲羹。傳曰。楚人

獻鼃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鼃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

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鼃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畢沅曰。漁高讀牛倨切。季冬云。音論語

之語亦同。月令登鼃。此作升。義同。○茹泮林曰。禮月令作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鼃取鼃。朱子謂呂命作令。無登

人。竝依淮南。竄改。更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及高注疑後

呂氏文選子虛賦注亦云。月令曰。命榜人。當是乃命虞人。

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是月也。令四監

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

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

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縣大

夫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

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祈求。

也。○畢沅曰。月令。令為民。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

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忒。故黑黃蒼赤之色皆美善。

○畢沅曰。月令。令作。一作遷。注。修其法章。疑是法制。勿敢偽詐。勿。無也。○

令作。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祖天。廟祀。祖地。以為旗章。以別貴

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畢沅曰。等威舊誤作等卑。今依左

氏宣十二年傳。文改正。○維通案。注。章服也。於義未安。恃君覽注。章明識也。較此。注為長。月令。鄭注。旗章。旌旗。

及章識也。孔疏。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是月也。樹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

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之

木。禁民不得有斬伐。○畢沅曰。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有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

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築土功。築臺

穿池也。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思啓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時。故曰搖蕩於氣。○畢沅曰。月令作以搖

養氣。注思啓封疆。用左氏改正。八年傳文。舊本作息封疆。誤。今改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

神農之事。無發令。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水

潦盛昌。○茹泮林曰。朱子謂。昌字。今同。禮月令。呂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

則有天殃。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

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畢沅曰。月令神農上無命字。巡作持。○梁玉繩曰。古無

注以神農名官者。鄭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後夏三至

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濕重。又有時雨。燒薶。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疆。界畔。○俞越

曰。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濕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

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塗溼入暑字。并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文。屬入暑字。是古本禮記。月令。而亦

字。○孫文先。生曰。注。潤溽。而濕重。當作潤溽。而溼重。溼。字。注。幽

溼也。是二字字義。迥別。後人以形聲。竝近。混用。莫辨。隸書。溼。字。又省作溼。即改日為田。又省一系。此本作溼。傳

寫。淮南注。不改作溼。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

月。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為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

雨。謂十日。○陶鴈慶。曰。高注。陰隔。二十日。始一雨也。玩注。

意。蓋謂三旬之中。除去晦朔二日。則一月之中。祇得二旬。有八

也。然是月三旬必除去晦朔不計。未詳何義。高氏蓋見正文既云甘雨三至。又云三旬二日。故爲此說。以求通

耳。蓋疑是月水盛土潤。禾稼將成。神農方有巡功之事。大

雨之行。不利於數。故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

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

春陽布散也。○畢沅曰。解落。月令作鮮落。○孫先生曰。人字當從月令。淮南作民。此因唐諱而未經改正者。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

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王念孫曰。注女災當據淮南時則訓注。

更增女。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鷺。四鄙入保。冬陰固。

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鷺。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畢沅曰。寒氣

月令作風寒。○維通案。據注云云。此亦當作風。中央土。寒。淮南作風寒。注與此同。足證高所見本不誤。

其日戊己。戊己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

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為后土之神。○維通案注

后一土官當作后土土官今本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越

倮蟲麒麟為之長官土也。位在中央為之音主。○節洋林曰朱子謂呂倮作螺今同禮月令。○維通案此注錯

亂當云陽發散越而為倮蟲倮蟲之屬麒麟為之長官土也。位在中央因為之二字錯移於中央下後人遂妄

增夏音主二字以成其義孟春秋紀注律中黃鐘之宮其數

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官其味甘。其臭香。土

甘土其祀中霤祭先心。祭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

曰心火也。用所勝也。一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

太室故曰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

色。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器圖以揜。揜象土。合養萬物。以闕舊校云。一作揜。以闕。○茆泮林曰。朱子謂呂圖作氣。闕作揜。今本圖仍作圖。唯闕作揜。○維通案。器原作氣。改從許。令本姜本張本李本黃本。與月令及孟春各紀均合。

季夏紀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太簇。太簇正月律。

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

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

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

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畢沅曰。說苑修文篇云。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呂。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鐘。夾鐘生大呂。句。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句。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呂氏則皆與今本合。知不可信。御覽之義。晉書律志引呂氏則皆與今本合。知不可信。御覽

此文改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律呂相生。上者上。下者下。畢沅曰。蕤賓不當爲上。

當在林鐘之首。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卽朱子鐘律篇亦並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

賓亦下生。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以正之。此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

方所謂律呂相生。今本疑亦傳寫之誤。○許宗彥曰。十二律上生下生。班孟堅志與呂不韋書淮南子及鄭注

周禮不同。班志自黃鐘始。一下生。一上生。依次至中呂。故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下生。林鐘南

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六律皆上生。高誘呂注所謂上者上生。言黃鐘等七律由上生而得。如蕤賓上生。乃爲

大呂故云上也。下者下生。言林鐘等五律由下生而得。如黃鐘下生乃為林鐘。故云下也。鄭注太師職云黃鐘

下生南呂。鐘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太簇之九二。姑洗又下

應鐘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賓之九四。夷則又上生大

上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上生者三分無射一。五上生中呂。乃

則一終矣。並從月令疏所引孔仲達云。五下者謂林鐘下

生呂。即高注下者午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太簇夾鐘姑洗

以高注上者上生。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

黃鐘也。據此。則鄭注即本呂子。惟兼數黃鐘為七上。五

下耳。准南天文訓數十二律上下生與鄭全。後漢志及

范望注太玄。並重蕤賓上生。宋書律志與淮南合。惟晉

鄭注之合於呂覽淮南而不合於班志明甚。今明北監本汲古閣本永懷堂本周禮太師注自蕤賓至中呂上。下生皆互易其字。蓋校者誤以漢志改之而不知其本不合也。浦聲之十三經注疏正誤反據太師注以改月。不令疏舛矣。畢尙書所校呂子。但知蕤賓之上生大呂而不知蕤賓本律爲應鐘所上生。如其所數則除黃鐘外。五上六下與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

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

○畢沅曰御覽月鐘作日行蓋亦依說苑之文以改呂氏

仲冬日短至。

冬至日日短至極短

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

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

日長至。

夏至日日長至極長

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

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

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畢沅曰：月令作以固而閉。又且泄作沮泄。

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

有所使。使役。○畢沅曰：月令而農民上。有專字。太族之月。陽氣始生。太族正月。

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王念孫曰：治要始生作始至。草木繁動。○陳昌齊曰：此是韻語。疑動為滋訛。○王念孫曰：繁動當作繁滋。滋與時為韻。治要亦作動。令農發土。無

或失時。發土而耕。○畢沅曰：此月去芒種尚遠。而必亟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渝。厥其滿實。穀乃不亟。

殖。故數勞之地。苗乃易於滋長也。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

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羣生。事。以害羣生也。故姑洗之。

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維通案：達道通路。治要。

引作達。達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維通案：注喜當作善。形。

近之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

長養無役大衆妨廢農功故戒之曰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維通案治要引注軍旅下有興功築道四字

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徭役聚則心

陳昌齊曰此是韻語疑心爲志訛○王念孫曰羣賓之

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之助陽也○壯盛俠少也皆安養

作在土案是月陰始生於下則當云陽氣在上今改正

月令是月養壯佼此養俠亦當是養佼之誤○王念孫

曰佼與搞爲韻治要作養孩亦非○牟庭曰俠即佼之

形誤家語入官注云佼猶好也荀子成相篇注佼亦好

也故高注訓佼爲少言少好也○維通案本朝不靜草木早

稿靜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林鐘之月。草

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

也○畢沅曰盛滿疑本是盛盈與下文皆兩句為韻○
王念孫曰始刑當為始殺殺與氣為韻注刑殺也當為

殺陰刑也治要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孫曰將乃搖之誤上

文亦云以搖蕩於氣○俞樾曰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
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將

與將通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

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

也王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下文王之一

什字非孟春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維通案注
紀注可證

仲秋大內穀無敢懈怠以多為務事也無射之月疾斷

有罪當法勿赦王念孫曰治要引注故作殺○無留獄

訟以亟以故無留獄訟以亟為故猶上文曰乃為字之誤

以多爲務也。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應鐘十月。陽伏在下。

陰閉於上。修別喪紀。維通案舊校云別一作審民所。故不通於上。辨治要引同。別辨古通。

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下有紀。故曰審民所。終終也。○維通案治要引注輕重下有紀。故曰審民所。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由于東陽荇山。孔甲禹後十四世宗。之孔父發之祖。桀之宗。

田獵也。○畢沅曰。注宗曾也。謂曾祖。○維通案。竹書紀年云。夏帝孔甲三年。敗于荇山。卽其事也。天大

風晦盲。盲。瞋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產。或曰。后

來是良日也。○畢沅曰。是舊本作見。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一。及七百六十三。見俱作是。今據改。

之子是必大吉。其之。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

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

斧斫斬其足。先生曰。論衡書虛篇作斫。斫字。御覽作破。○孫

子新論命相篇作斫。斫字。御覽作破。○孫斬定衍一字。作破者。疑涉破斧之歌。而誤。遂為守門者。

以其無足。遂為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

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一東陽之音。○維通案。始下

常語。下云。實始作為西音。尤為明證。禹行功。○畢沅曰。孫云。李善

實始作為西音。尤為明證。賦。劉逵注。左太冲吳都賦。並引作禹行水。御覽一百三

十五同。○鹽田曰。高麗活板文。選南都賦。注引作禹行

為功。後人不解其義。遂附會禹治水是。竊俗書作竊。因譌

案。孫校以吳都賦為李善注。見塗山之女。○畢沅曰。梁

誤。今增劉逵注三字。下同。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禮

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行也。省南方之巡狩。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

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畢沅曰：舊本在九待。今從初學記十改。劉逵注吳都賦：山

引作往候。注九江舊作九迴。今據漢書地理志改正。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畢沅曰：選注無兮字。○俞樾曰：無兮字是也。猗即兮字。不當並用。○維通案：南都賦注引作候人猗兮。當從

之。實始作為南音。南方音。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

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之

父。荆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荆。○畢沅曰：左氏僖四年傳正義引荆下有蠻字。辛餘靡長且

多力。為王右。右兵車也。還反涉漢梁敗。○畢沅曰：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

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此言梁敗。又互異也。○俞樾曰：此言梁敗者。天子造何

舟為梁。舟敗即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維通案：初學記七引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

於江上。正義引於漢史記周本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

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

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

正義。周人諱之。左傳。王及蔡公。維。通案。左傳。四年。傳。孔疏。

引云。祭公。卽祭公。紀年。同。郝懿。振於漢中。之。墜。音。顛。墜。

注。曰。字。衍。○維。通案。振與墜通。孔疏。及。引。墜。作。振。是。其。

例。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伐。楚。讓。之。傳。曰。齊桓公。

不復。寡人。是。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微。昭王。南。征。沒。而。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於。漢。辛。

餘靡。焉。得。振。王。北。濟。哉。○畢沅。曰。孫云。振者。振其尸也。

注。非。○馬叙倫。曰。振。借。爲。拯。說。文。拯。上。舉。也。出。休。爲。拯。

拯。與。振。義。異。高。讀。如。字。故。舉。左。傳。以。難。呂。失。之。孫氏。亦。

不明。振。之。爲。拯。也。○維。通案。注。引。左。傳。四。年。傳。文。但。今。

本。左。傳。南。征。下。無。沒。字。惠棟。云。唐。石。經。作。昭。王。南。征。沒。

而不復案碑沒字後增或據古本益
之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
周公乃侯之于西

翟實為長公之西翟西方也○畢沅曰注靡有振王之功故賞

正今改殷整甲徙宅西河河○舊校云猶思故處也○居實始

作為西音遷○畢沅曰竹書紀年○徐文靖曰據竹書河

甲無宅西河氏誤記殷之事惟夏后脩甲元年居西河四

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是又因不韋

本竹書以下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論之詳矣長公繼

是音以處西山之西音周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

取西音以為有娥氏有二佚女○梁玉繩曰簡狄聖母

民疏引處子不謂姜嫄寡居生子全為乖妄○蔡雲曰佚

佚女。又見楚騷。注佚。爲之九成之臺。云。王逸注。離騷引有。

城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李善注文。選魯靈光。

殿賦。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兩引此文。爲下皆無之字。疑衍。飲。

孫先生曰。類聚六百二十二。又九十九。御覽一百七十七。飲。

食必以鼓。樂。帝令燕往視之。視。一舊校云。鳴若謚謚。元。畢。

孫云。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謚謚。聲同。皆象燕鳴也。是。

玉燭寶典引作夜鳴。若謚謚。聲同。皆象燕鳴也。是。

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

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呂氏作小選。古少小通。

用案。今呂氏本。皆作少選。此與蕩兵執一諸篇皆然。無。

義引小者。當亦由後人改之矣。○王念孫曰。何超晉書音。

義引亦作少選。引高注。須臾。下有之頃也。三字。○牟庭。

曰。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注曰。選音刷。師古。

曰。字本作銑。銑書大傳。甫刑篇曰。一銑六兩。史記平準書。

曰。白選直三千。漢書食貨志。作白撰。史記周本紀。其罰。

百率。徐廣曰。率音版。然則選銑撰率皆同音。梅頤。其古。

文呂刑作鏐。鏐即銑之形誤也。考工記鄭司農注曰：銑，量名也。讀爲刷。據鄭應徐廣所識，可識選之古音矣。今

俗語謂須臾之頃，曰一霎。本當云選耳。今人燕遺二卵，不能語正讀，既不識選字，乃借用霎，甚失古意。

北飛遂不反。契，帝天也。天命玄鳥，降卵於有娥氏，又曰有娥方

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畢沅曰：列女傳一引詩有娥方將立子生商，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娥氏女，方將帝立

子生商，因上文誤。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

爲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

蕩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陳昌是故聞其

聲而知其風。俗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舊校云：一觀其志

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

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水煩則魚

鼈不大。

援渾○畢沅曰據此注則正文本作水援後人以樂記之文改之

世濁則禮煩

而樂淫。

淫煩邪亂

鄭衛之聲桑間之音。

說見孟春紀

此亂國之所

好。衰德之所說。

說樂流辟詭越悖濫之音出。

沅曰詭與佻

同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

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

修治也

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

樂以和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

至樂○孫鏞鳴曰此篇歷引德之

湯文王宋景公之事與樂制初不相涉疑必明理篇文而錯簡在此欲觀至樂五句蓋卽下篇之首觀至樂必

於至治與下篇亂世之主烏聞至樂首尾文正相應其
爲一篇無疑此二篇除前篇欲觀至樂五句外文當互

易而篇名則仍宜制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
樂在前明理在後也

樂治薄

○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潘安仁亂世則慢
笙賦引此其樂厚其樂薄無兩治字

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孫鏞鳴曰此
句疑有脫誤故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書敘太戊
陟相太戊

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
爲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

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
觀之曝成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之執耳

故拱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畢沅曰而
大拱舊子本訛作其大拱梁仲子據御覽八十三改與韓

詩外傳正同梁伯子云昏生旦拱與史記言一暮大拱
並理所難信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說苑敬慎篇論衡異

虛篇並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
七日爲是僞孔傳及家語五儀篇亦作七日其吏請

卜其故。灼龜曰卜。畢沅曰：御覽吏作史。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

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

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畢沅曰：外傳三，以此為伊尹之言。

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滅

○畢沅曰：舊本亡訛止。今據御覽改。外傳亦作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終極猶周文王立國八

年。○畢沅曰：外傳三，立作在。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

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孫先生曰：下文周郊，俞氏據韓詩外傳訂為國郊。治要及御覽八十四

引國郊並作周郊，似不必同於外傳也。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

也。○維簫案：治要御覽引動下並有也字。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周郊。

郊○俞樾曰：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羣臣皆恐，曰：請移之。

○畢沅曰：孫疑曰：御覽八十四引外傳無字。○

孫校近是。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

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

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

城。

○松舉圓曰：故者，特爲之也。

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它人，是益吾罪。

故曰：不可。○維通案：注下益字，原作重，改從張本。姜本治要引同。

文王曰：○畢沅曰：語畢而更起也。

外傳作：立文之連上，不可爲文。○陳昌齊曰：竊謂語畢更起，固是立文之例。然上文云：若何其移之？此下云：請改

行重善，以移之，則在此處尚未得爲語畢也。文王曰：三字，蓋因上文而衍。○維通案：陳說是治要引無此三字。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正其辭令也。飭讀如救。飭幣帛。以禮豪士。

幣圭璧帛玄纁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校云舊幣倍百人曰豪也。

作賓一。無幾何。疾乃止。止除。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

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尚書無逸

篇謂文王享國五十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除翦宋

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熒惑。五星之

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

之問。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

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

不祥。祥吉。○畢沅曰。注吉疑本作祥善字。子韋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將無

誰爲君乎。○畢沅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尙書大禹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誘皆以

傳爲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穀不熟也。民饑必

死。○孫先生曰。此文本作歲饑。非飢饉之死。與新序雜事篇同。高注明云。穀不熟爲饑。饑非飢饉。饉必死。飢矣。淮南道

應篇作歲饑。民必死矣。論衡變虛篇作歲饑。民必死。饑乃飢。饉之飢。此因饑誤爲饑。後人遂改作歲害。則民饑。民

饑必死。而不知與高注及他書說此事者俱不合也。治要引此文。作歲饑。民必饑。死。誤倒。類聚一引作歲飢。民

饑必死。事類賦二引此文。亦作歲饑。人饑必死。後爲人君而殺

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爲君。

○孫先生曰。淮南論衡而下並有欲字。新序作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疑今本爲下脫欲

字。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

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畢沅曰。今昔本作今昔。

昔訓夜。○孫先生曰。治要引其作必是也。此涉上文其誰以我爲君乎而誤。淮南新序論衡並作今夕。星必徙。

三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

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畢沅曰。必三徙舍。舊作訓。

四及新正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

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也。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

星。二十一歲。誘無聞也。○俞樾曰。下星星字。衍文也。舍行七

星。故十一徙當七年。其中間不當有星星字。○孫先生曰。俞

說文非也。星一徙當七年。本作星當一年。徙字七字。涉上

則二十一年矣。故云三七二十一星一也。○維通案：當下七字。許本張本姜本李本竝作一星一徙。當一年義亦通。

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王念孫曰：淮南新序論文衡皆無候字。蓋高注誤入。正衡

也。○李寶詮曰：後世陛下之稱始見於此。及韓非存韓篇李斯逐客書。熒惑不徙。臣請死。

公曰：可。是昔熒惑果徙三舍。○維通案：昔字原作夕。今亦改從李本。治要引同。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亂國之主。未嘗知樂。

者是常主也。○卦。賢。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

未嘗得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是正坐於夕室也。○夕

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是正坐於夕室也。○夕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晏子春秋六曰：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

鼓琴師開左撫官右彈商曰室夕云云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

之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其所謂正乃

不正矣以悲人所為乃如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

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

無不及也也及至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

不適也適時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故曰不

時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俞樾曰陰

陽失次一作舊校云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舊人民淫

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俞樾曰下

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禽獸

胎消不殖。

銷爍不成。得長殖也。

草木庠小不滋。

滋亦長。○畢沅曰：庠與卑同。舊

本作痺。訛。今改正。

五穀萎敗不成。

成熟也。

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

言不可以為樂。故曰：若之何哉。

故至亂之化。

君臣相賊。

君不君。臣不臣。故相賊。

長

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

倒逆。○馬叙倫曰：史記韓世家

此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倒。欺也。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

此相倒。亦謂相欺。與相誣義同。

人之紀。

冒：嫉。危：疑。相嫉則相猜。疑故失人之紀。乃統承上文。不專

以。注：非。妻。心若禽獸。長邪苟利。

一作舊校云：且。

不知義理。

亂。政

也。心。如。禽。獸。焉。知。義。理。

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

雲氣形狀。

形如物也。

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

衡物之氣。

○畢沅曰：御覽八百七十七作天衡。○孫先生曰：衡字。正文及注並當作衝。晉書天文志引河圖云：歲星之精。

流爲天。格天槍。天滑。天衝。國皇及登。及疑當作反。蒼華。隋書。天文志云。歲之精。流爲天衝。狀如人。蒼衣赤首。不

動。主滅位。又曰。衝星出。臣謀主。武卒發。又曰。有其狀若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下寃。並其證。有其狀若

懸旂而赤。其名曰雲旂。旂。雲氣之本。作懸釜。訛案。御覽作懸

旌。旌與旂同。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爲馬妖。傳

也。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生。舊校云。華一作華。妖星占引華

作菴。菴。並不可通。華當作菴。字之誤也。植菴。卽爾雅釋草

之菴。菴。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華而後曲。象旗。植菴

也。蓋菴與菴。蓋形近。又轉誤爲華。不可解矣。隋書。天文旗

志云。葵惑之精。流爲蚩尤旗。亂國之王。衆邪並積。有雲

若植。葵竹長。當作以長。言形如植。在稍長耳。黃上白下。呂氏蚩尤其切證。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舊本作蚩

其色下黃。其日有鬪蝕。有倍僞。有暈珥。鬪蝕兩日共鬪而相食。倍僞暈珥皆

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僞。在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暈讀為君。國子民之君。氣圍

繞日。倍僞亦作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畢沅曰。倍僞亦作背。謫。漢志作背。穴。有不光。有

不及景。○舊校反云。及一作反。有衆日竝出。有晝盲也。盲冥。有霄見。夜

見明。○畢沅曰。其月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霄。當是宵之借。其月有薄蝕。○畢沅曰。其月舊

本作其日。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竝誤。今改正。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竝

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維通案。開元占經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維通案。開元占經

云。小月近臣起。讒人橫。陪臣執命。三公望風。李淳風。大月乙承小月。近臣起。讒人橫。陪臣執命。三公望風。李淳風。大月乙承

占月。占篇云。東方小月承大月。小邑勝。大月承小月。大邑勝。凶。在西方。小月承大月。小邑勝。大月承小月。大邑勝。為主

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

棂。有天欂。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楯也。有賊星。有鬪星。

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至。有豐上殺下。

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俞樾曰。楫字之爲

誤。說文木部。攝。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

故曰有若山之攝。上文云。有若水之春則黃。夏則黑。秋波亦以有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春則黃。夏則黑。秋

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陴。脚也。音

一毛之翫。○畢沅曰。陴字音義皆可疑。或是骨幹之幹。則是脊脅也。與翫音正同。但不當訓爲脚耳。○俞樾曰。

陴不訓脚。亦不音翫。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螟集其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有螟集其

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殆非。有莧生雉。雉亦生鵒。鵒。名冠

羽。於五。行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匈。食心爲螟。音聲飛

其國也。國有游蛇西東。示於民流行傳為蛇妖不安寧也。西東馬牛乃

言。言語皆妖也。犬彘乃連。連合皆妖也。○吳先生曰連合也。謂犬

彘交也。歛俗語謂狗交為狗打連呼連去聲。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

梁玉繩曰司馬彪續五行志漢靈帝建寧中羣狼入晉陽南城門噬人乃苛暴之應。注未合。○洪頤煊曰國當

此作邦。邦降合韻。有人自天降。降下人也。市有舞鵠。國有行

飛。○舊校云疑一作彘。○維通案。馬有生角。為馬禍。傳

雞五足。之羽孽。有豕生而彌。彌蹄不甲也。○舊校云豕一作青

牙。○畢沅曰注舊本青黑上有墨字衍。○吳先生曰彌

讀為萑胡之萑。萑胡亦作黑。上有漫胡連言為萑胡。單言

為彌。彌萑一聲之轉也。不生蹄甲不分明。與鳴鵠之蹊

漫胡也。與此雞卵多駝。○畢沅曰說文駝卵不孚也。徒

注義胡相成。

原道訓法言先有社遷處。遷移○畢沅曰史記六國表知篇俱有遷字

有豕生狗。於五行傳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

帝降禍凶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

災必至○畢沅曰共御舊本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

散循饑無日矣。饑無復有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

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

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者無節度也長短

頡頏猶大許逆也百疾變詐也既無節度大逆為變詐之疾也○畢沅曰莊子徐無鬼篇頡滑有實向秀注頡滑

錯亂也此頡頏疑與頡滑義同○注頡猶大舊本作許猶

百疾文義費解此文百疾下有不順疑有脫誤並非其舊子華民

多疾癘。子孫先生曰子華道多祿縵。盲禿偃僂。萬怪皆

生。

祿去小兒被也。縵。縵格繩也。言民襁負其子走道跛而散。去盲無見禿無髮偃僂俯者也。僂短仰者也。怪物

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畢沅曰注縵縵格格繩也舊本格格作裕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訛案縵縵格即縵

絡方言。絡。絡謂之格。義得通也。後直諫篇注作縵格。段若膺云。織。縵為絡。其繩謂之縵。梁仲子云。論語襁負疏引

博物志云。織。縵為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縵。絡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安

也。○舊校云。不聞至樂。其樂不樂。聞至德之樂。怨以悲。不烏一作焉。

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七

榮成許維通學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畢沅注曰舊此下有長日尙長至四句十六

不立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

等師所以辭義俱淺陋定爲日在翼。孟秋夏之分野是月

此宿躔昏斗中。旦畢中。斗北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畢沅曰正文舊衍則立秋三字月令無今併刪去又

維作趙案許本姜本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庚辛金日也少

之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帝。○梁玉繩曰。少昊摯祖。自軒轅爲青陽之胄。注誤。

○劉師培曰。帝。摯之子。青陽也。當作黃帝之子。摯也。淮南時則訓注云。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此其徵。今本係

淺人臆改。○維通案。案劉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說是。漢書律歷志有明文。其神蓐收。皆有金德。死託祀

爲金神。○畢沅曰。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毛注皆字疑。當作實。其蟲毛。其音商。蟲之屬。而虎爲之長。

商。衣金也。其位在西方。○畢沅曰。注裸律中夷則。其數九。者。衣毛。舊本脫在毛字。今從淮南注補。律中夷則。其數九。

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

第四。故曰九。○畢沅曰。梁仲子云。初其味辛。其臭腥。行學記引注。氣衰。作力衰。肅然。作彫傷。其味辛。其臭腥。行

金味辛。其祀門。祭先肝。木也。祭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金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木也。祭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

肝。又曰。肝。金也。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自用其藏也。○維通案。注損當作

填。注淮南。證天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刑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

於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

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畢沅曰：始用月令。淮南云：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天子居總章左个。西向。

南皆作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天子居總章左个。西向。堂也。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也。戎路。白路。

駱。日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下疑奪色字。淮南注：正作

白順。金色也。孟冬紀注：玄黑順水色。其比竝同。食麻與犬。

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利也。象。是月也。以立秋。先立

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秋。夏至後四十六日立。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方也。齋。自裡潔。西。立秋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之郊。還。乃

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

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材過萬人曰雋。○畢

沅曰。舊本選誤還。又脫士字。今從汪本。據月令補正。淮南作選卒。今從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畢沅曰。巡。月

令。淮南作順。○惠棟曰。巡當作循。聲之誤也。儀禮注云。古文循作順。故月令作順。高誘淮南注云。順。循也。鄭氏

云。順猶服也。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繕圜圉。具桎梏。是讀為馴。

禁止姦。禁。固。圉。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所以禁。止。人。之。姦。邪。○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繕作謹。

作繕。今本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

搏。執。之。也。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

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直。者。戮。而。刑。之。○畢沅曰。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直。者。

始。皇。諱。天地始肅。不可以羸。肅。殺。素。氣。始。行。不。可。以。羸。○

畢沅曰注犯令必誅以下乃後人所妄不可以高氏本以羸與盈同夏曰長羸今當秋收斂之候

南注羸盛也義亦相似月令鄭注云解也以肅為是月嚴急故不可以舒緩與驕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

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

也。親命百官。始收斂。秋始斂。孟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月

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埤牆垣。補城郭。埤讀如符

○畢沅曰。月令埤作環。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

之公。九命。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幣賜人。

使命也。地方金氣之收藏。皆所不宜行也。○維通案。注以地賜人。地字誤衍。大使使命也。當據淮南注作大使。命

也。卿使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

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介蟲龜屬。冬玄武。故陰氣大勝。

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

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煥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

畢沅曰。復還本。或作後還。誤。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

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畢

沅曰。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瘧疾為疾疫。今同。禮月令。林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止。兵之所自來者上

矣。自。從。上。古。○維。通。案。舊。校。云。上。一。作。久。御。覽。二。十。二。引。上。作。尚。治。要。引。注。作。自。從。也。上。久。也。與。張。本。合。

與始有民俱。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

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

革。更革。而工者不能移。易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

火矣。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爲火災。黃帝滅之也。○畢沅曰。御覽二百七十一。故作固。下文皆作固。案故

固。淮南兵略。路史後紀四注。謂炎帝指蚩尤。上共工氏固義。

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爲帝而亡。故曰。御覽次作欲。○孫先

生曰。注不可通。疑有字衍。異乃與字之譌。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作與。高辛氏爭爲帝而亡之也。五帝固

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維通案。御覽七十一。引興。下有遞字。當據補。史記

律書云。遞興遞廢。勝者用事。蓋本此。亢人曰。舊本作沆。又倉子兵道篇作一興一廢。辭例亦同。

曰。今從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

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畢沅曰。御覽矣。作也。○

梁玉繩曰蚩尤乃炎帝之裔與九黎無涉此仍馬融臆解書呂刑僞孔傳全未有蚩尤之時。

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

立君。立置也。○孫先生曰御覽引作長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文例。

同。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

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爭鬪之

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

來久矣。聖人不可以治。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

曰不可禁。不可止。○畢沅曰注本于罕語見襄廿七年

傳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百○維通案御覽二

作聖王與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

怒咎之威則小子好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

爭上下過立著見也

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畢沅曰：悟與忤，悟並通用。史記韓非傳：大忠無所拂。悟，索隱

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誤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悟字，輕改古

書。最不可訓。○王念孫曰：悟字，衍文。朱刪之，是也。畢沅作爲之說，非也。治要無悟字。○陶鴻慶曰：高不爲悟字，作

注。則百姓之相侵奪可知。據注云：疑元文。本云：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奪也。立見正文。以侵奪連文，故注以侵

凌奪掠釋之。禁塞篇云：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懷寵篇云：義理之道彰，則暴虐茲詐，侵奪之術

息也。皆以侵奪連文。可證悟字蓋本亦無悟字之誤。天下無而衍者。○維遜案：王說是。李本凌本亦無悟字。天下無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相暴，大兼小也。故怒咎不

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

有拙而已矣。拙者，以亂治。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

兵。夫有以饒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也。○維遜案：治要引悖下有矣字。

下同。惟引鐘。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案。御覽

作食。非是。二百七十一。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

兵不可偃也。○維。通案。夫為矣。字之壞。屬上句。兵下起。脫之字。此申明兵不可偃之意。非承上起。

下之語。治要引。夫作矣。兵下同。譬之若水火然。火以療湯。水以熟食。

舊本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畢沅曰。注熟食。治。

要引。注作水。以療渴。今各本訛為湯。火以熟食。不可乏也。

因改。為夫何偃也。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

畢沅曰。左氏成十三年傳。劉子言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之福。孔疏。顏注。莫不同。今本則作養之以福。碑皆作

養以之福。頗與今本同。凡注家引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迹。緣高氏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

爲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次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末句此之謂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

兩字。而末句只有一字之空。故井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爲求福。則非定命矣。斯言允哉。

若用藥者然。作○維。維案。治要。引。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

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

倒懸。而生育之。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

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

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猶略。微。要妙。觀未

萌之萌也。○陶鴻慶曰。賢者不肖者。字當在不肖下。此

以貴賤長少。高注不肖者。賢者不肖者。同。用兵。皆欲得勝。言此六者

也。是其所見本不誤。注賢不肖者。上亦當有貴賤長少

四字。而今本脫之。又曰。此所謂兵。以志慮言。不以兵械

之言。故察其微者。至於在不用也。注亦未發。亦謂察兵之微。在心

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畢曰

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兵也。分別見即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挂刺。所未能詳也。兵也。

連反。○畢沅曰。連反當出易蹇爻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有同有異。而兵興矣。舊校云。連一作速。疑誤。○

洪頤煊曰。莊子云。天下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洪皆宛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

連反。即連汴也。宛轉相從。而即伏之。故曰連反。兵也。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卞水。水經注。作汴水。卞反。古字通。

用。○孫鏘鳴曰。反疑汴之誤。連汴。拊手也。蓋謂手相搏也。古汴字。或作汴。飯字。或作鉢。則汴亦或可作扳。轉寫。

遂誤為反耳。○馬叙倫曰。連反。即連蹇也。亦即連汴。亦即蹇蹇。亦即天蹇也。古相通。假上援推。兵也。以手言。此以

足言耳。洪頤煊兵也。侈鬪。○畢沅曰。猶鬪侈也。謂以豪說義與余異。兵也。侈鬪。侈相爭勝也。○王念孫曰。侈豪

疑而鬪之。謠。○孫鏘鳴曰。侈鬪。即羣鬪。侈猶恣也。非爭豪。侈而鬪也。此皆兵之由微而巨者。微巨。即小大之謂。注

以巨為狃略。微為要妙。亦誤。○維通案。說文。鬪。輔也。段玉裁云。蓋朋黨字。正作朋。而朋其假借字。據此。鬪與

孫說羣闢義略近

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

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

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悖

者不聽從也。○畢沅曰。注博者字訛。或博是悖字。下亦當有一人字。故古之聖王有義兵。

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舊校云。一作弱民。民

之說也。○王念孫曰。治要引說。下有之字。當據補。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

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歸。若彊弩之射於深

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

而況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蕩兵。○一作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畢沅曰。注禁衛疑亦是禁。

禦。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

廢伏。

○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畢沅曰。趙云。天子既絕。謂周已亡。而秦未稱帝之。

也。時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

違。黔首懷怨。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

矣。

○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

○爲之義也。○畢沅曰。注爲之義。疑之字。○維。通案。宜猶如也。○天下之民。且死

者也。而生。

○且。將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也。○畢沅曰。且。將也。舊本作其行也。訛。今改正。○且

辱者也。而榮。

○榮。光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世主恣行。則恤安逸。○

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

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

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

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子。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

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

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上陶鴻慶曰。而當爲則。涉

通案。而字非誤。而猶則也。說見經傳釋詞。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陶

曰。長民當爲民長也。上文凡其利害在一。○畢沅曰。舊校云。爲天下之民長也。是其證。

本從之。今案在察此論也。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連下讀爲是。觀下文可見。

實也。

注云欲陷人。救守也。欲完人。其實一也。其實義似未安。俞樾曰。高

作之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

字之誤耳。○孫先生曰。正文不誤。高注是也。一貫同也。此文猶實

云。其篇一貫也。是彼作貫。此作實。不得疑據此文以改此明矣。

貫之誤。過理篇後于知化篇。高於過理始說一貫之義。

殆可知矣。一實之語。王充論衡幸偶篇云。癰疽之發。亦

一篇實也。初稟篇云。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本性

之感。虛篇訂鬼篇。亦有一實。而取舍人異。攻伐欲全人。故曰

取舍人異。○陶鴻慶曰。此言攻伐之本旨。在於救人。而

救守之終竟。必至於用兵而殺人。故曰一實也。論者於

攻伐與救守。或取或舍。人各不同。故曰取舍人異。高

注云。原文均失其旨。且二注語意不殊。或非救守。或取救

高氏原文也。○孫鏘鳴曰。或取攻伐。而非救守。或取救

守而非攻伐人各異說故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

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

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畢沅曰趙云言說雖若可聽而斷

不可用也下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

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

之反危也○畢沅曰言非攻伐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

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深而大也○陶鴻慶曰若說者

此說也高注說若者云云解若為如則夫以利天下

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畢沅曰別即辯古通用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

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

息有道而伐有義也。也。○陳昌齊曰。不義也。上罰字。有義也。上伐字。据上下文義。當互易之。

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

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惡。猶畏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

爲其賞也。○薪。讀曰祈。或作勤。○王念孫曰。薪。下當據下文刪。今無道

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

之也。此雖窮不幸耳。○畢沅曰。注皆不得本意。此所云賞罰。豈真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

即不啻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啻罰之矣。○陶鴻慶曰。而有道行義窮六字。當在今無道不義存句。

下。當云。今無道不義存。而有道行義窮。存者賞之也。窮者罰之也。玩上下文理。可知此文之誤。高注於此文上。

二句注云。雖存幸耳。賞之非也。字爲邪。故注云。然。正由依耳。○罰之非也。高意讀正文也。字爲邪。故注云。然。正由依

此誤本作注。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整治

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

亂天下攻伐而害黔首最爲大也。○畢沅曰。此篇之論其謂春秋之所深嘉而樂予也。然而此非之。是與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雖稍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

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陶鴻慶曰。救守之心。當爲救守之事。上

篇云。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此文亦當同。若作心則義難通矣。蓋由後人見下有事。心任精

之文而妄改耳。○維通案。陶說是。惟未有不守無道。不字爲發聲之詞。不守卽守也。尙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

有命在天。不有命在天者。即有命在天也。王充論衡佚文篇。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不有殊卓之聲者。即有

殊卓之聲也。此云未有下守無道而救不義。即未有守無道而救不義也。方與下文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

大焉。語。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有深重之者。無凡救守者。太

上以說。

說說言也。○吳先生曰。說言也。當是說以言也。次說其

其

次以兵。

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羣。一作孫鏘鳴曰。舊校云。從

之徒。此承或聚字之誤。多羣二字。此字亦誤。倒。○維通案。孫

說近是。惟謂多羣二字。誤倒。非。此文當作聚。徒成羣。管

子法禁篇云。聚徒成羣。洪頤煊云。威羣當作成羣。是也。

此文成羣疑先譌為威羣。後威字爛脫。又譌為多字。

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

肺。費神傷魂。單。盡乾。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魄。○畢沅曰。自。今。疑。

本是自令。○俞樾曰。自。今。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為。燂。

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歆傳注：燂灼也。然則燂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燂猶彼言

焦。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下稱五伯名士之

謀，以信其事。

信，明也。其說救守之事。

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

制者，主也。

謂敵之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

畢，單皆盡，不行。

從不見，則必反之兵矣。

說以不見從，故反。

反之於兵，則必鬪

爭之情，必且殺人。

○畢沅曰：鬪，爭二字當疊。

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

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

為天下之

害者得滋長。

而止天下之利。

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

雖欲幸而

勝，禍且始長。

晉獻公伐麗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

○維繆案：王念孫校本改且為禍。

乃云古書多以乃始連文。仲秋紀：雷乃始收。先王之法，淮南俶真訓：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

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違。今不

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取救守。義不疾

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取救守。對言。

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

伐與疾鬪爭同。誼。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

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

似。此云。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

此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吳先生曰。俞氏說義近。而改字則非也。呂氏之意。以爲今世學者多非攻

伐而取救守者。謂俗人不以賞不義。此文疾取救守。疾亟也。疾取救守者。謂俗人不問當救當守與否。而唯以救守爲

是。而亟取之。適足爲無道者張目耳。下文云。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文義並同。尤足相證。秦

以攻伐得天下而惡夫合縱以抗秦者故其說如此俞氏讀疾為疾之已甚之疾失其指矣

害天下

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故不義可攻可伐攻

伐不可取故不義不可取惟義所在救守不可非當守故不

非救守不可取可於義當守當救不惟義兵為可曰此畢沅

守齊不可取五字乃衍文注亦無異前說皆當刪去○陳

守不可下衍取字與下文三句不可一氣貫注高氏

誤讀因而誤注也○俞樾曰故取攻伐者不可非取者

二字不可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與救守皆有不可取也

弟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首三句取字者字皆為誤衍雖

通矣○陶鴻慶曰俞氏以首三句取字非衍因相承誤

於義可通而其辭複沓殆非呂氏之舊以上諸篇皆以

非攻伐取救守對言此文第一句取字非衍因相承誤

讀輒於第四句之末增取字以相配耳今為正其讀云

故取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守救不可非守救不可

惟義兵爲可。下文又申之云。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是其一

明證。自後人亂其句讀。於第四句之末增取字。又於第一

句之中增者字。則於文爲贅。畢氏遂疑第四句爲衍

案。陳陶說是。兵苟義。攻伐亦可。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

之謂也。此救守亦可。雖救之可也。極困設守亦可也。有道。兵

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攻救守不可。而往救之。

亦不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

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伯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使晉厲

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

國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王也。○畢沅曰。厲公實名州蒲。史記作壽曼。聲同耳。○梁玉繩曰。厲公之名。春秋經傳作州蒲。高氏依之。釋文于左傳成十年云。本或作州蒲。孔疏引應劭諱議曰。周穆王名滿。而有

晉侯志蓋滿滿史通五行志雜駁篇以滿爲誤謂出王邵讀

壽曼後慎行篇作盧滿之類而史記作若令桀紂知必

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

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

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夫差智伯爲無道侵奪

所滅智伯爲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陳昌齊曰厲

字据文不當有蓋因上下文而衍○俞樾曰此文凡言

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弟一句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

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幸也據此則弟一句當云吾

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

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弟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

侵奪之至於此也○今弟一句衍厲字○弟二句衍不知其爲

道四字則與上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

文不相应矣

樂書中行偃殺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

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

善之至於此也。溫，魏辟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

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楚

魏爲敵國，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

成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

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畢沅曰：宋

康荀子王霸篇此注依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其臣子各偃

爲謚，故不同案。此注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

立止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

之事詳所著史記刊誤中。○梁玉繩曰：宋康爲元公八

世孫，非六世。而其滅在六十年。非四

十七與四十三也。刊誤今改名志疑。此七君者，大爲

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萬言多一數

可勝數。○畢沅曰：大為無道。舊本為誤作。而。壯佼老幼

胎贖之死者。○畢沅曰：贖與殯同。○大實平原。廣堙深

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

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

無量數。言多。為京丘若山陵。戰鬪殺人之京丘。築之。以為京陵。高大。

也。○維通案：注陵字原作林。改從姜本黃本與正文合。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

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

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也。恣放。夫無道者之恣

行。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

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畢沅曰：正文似訛。當云：故世之患在於救守。而為不肖者之

幸也。如此方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曰。○王念孫與上。下文順。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曰。○王念孫矣。與上文不肖者同一例。今作也者。因賢者益疑矣。疑怪其與上。文不肖者之一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何以益幸也。○王念孫曰。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致毀。六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肖者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宥坐篇。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

中理然後說。義理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

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爲一命爲士者也。○民士民之說

上說義字。必中上文當爲說議。○陶鴻慶曰。說義當爲說議。上文云。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此即承上而言。

不侵篇。說義聽行之說。爲士者也。意謂士民爲民之秀者。

黔首則衆氓。注文民字。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

之術息也。息。彰明。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維通案。姦

奪二字。似不宜承上句。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

境。境。壤。○維通案。兵上疑奪一義字。下文皆申說義兵

見本不誤。亢倉子兵道。則民知所庇矣。○底。依。黔首知不

死矣。之知義兵救民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

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

題歸之。衍奉送也。○陳昌齊曰。題歸二字不可解。疑題字耳。

孫鏘作鳴說同。○維通案。陳孫說是。亢以彰好惡。民好其顛

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期以信與民

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

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王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

復同。古無復字。故借復為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夫

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趙策。復作復。是也。又通作

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復。史

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焉翊殷周。蜺驚是也。隸書復字

或作夏。憂字或作憂。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

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史記秦始皇紀。刻碣石門。辭

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蓋腹復並通作復。又荀子見

憂也。恨與很同。爾雅：閱，恨也。孫炎本恨作很。又荀子見

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很，很也。故曰：很，復很冒

疾。遂過不聽。遂過周書：謚法篇曰：復，很復。遂過曰：刺荀子成

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復同。今本復譌作

後。辯見荀子。義並與此同。○維遜案：王說是。亢倉子正

作：復，很。王引之蓋以此書為唐人依託。似未足據。然

藉此足證唐人所先發聲出號。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

見呂覽。尙不誤。之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曰：謂所伐國之君。○畢沅

之。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曰：謂所伐國之君。○畢沅

倨。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陳昌齊曰：自用也。三

陳因高讀之誤。遂疑自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

用上三字為注文。失之。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

上不順天。承順下不惠民。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足。○畢

沅曰：注舊案：許本正作期度。今改。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

正。○維遜案：許本正作期度。今改。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

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

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

一作云。天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

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舊。本誤作救。貳。今並

改正。孫說。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祿之。以里聽者。祿

之以里。里。間也。周禮。五家爲比。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

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州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

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邑。皆不從周禮。○維通案。注

上邑。字宜重。當云。四井爲邑。邑。三十二家也。由上二注

可知。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

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舉

其秀士。一作舉。沅曰：舊校云。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

尊顯之。授位以。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孤：無夫。見其

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梁

官加級始見此。○陶鴻慶曰：皆益其祿，加其級，當在而

尊顯之下，益祿加級，禮賢之事也。下云：分金散粟，惠民

之事也。如今本。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畢沅分

則錯出不倫。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

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

之。興之舉。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

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

疑當作能。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兵之生，一人亦

多矣。

○畢沅曰：一字衍。○陶鴻慶曰：鹽田曰：當作死。上類語引生一人

於此能生一人者。涉上文而誤。畢校以一矣。此即承上人孰

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

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

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兵不接

刃。而民服若化。接其化。今從宋邦。又本。○劉師培曰：治

要引注。若順。後人味順。有若訓。以若為如。遂易為若。被其化。

懷寵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八

榮成許維通學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日角東方宿韓昏

牽牛中旦觜雋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宿

○畢沅曰淮南天文訓觜雋屬趙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

毛其音商。說在律中南呂旅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

南呂○王念孫曰天文訓注任其成功當據淮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孟秋○畢沅曰月

此疾風也。孫云：孟秋已云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

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司

養羞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

南注合鄭注月令云：羞謂所食也。此注又別。○吳先生

也。選羞聲同。天子居總章太廟。廟中央室也。太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孟秋在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

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

周禮羅氏掌獻鳩以養國老。禮記郊特牲有大羅氏此

王參用彼文。衍杖字。缺國字。周禮伊耆氏共乃命司服具

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大小。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

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上曰：衣，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故命之也。

五帝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凡

故禮注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吳先生曰：注青與赤當作青與赤。謂之

文畢校既以禮注。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

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為撓。反還殃咎。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

芻豢。三月也。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之犧牲。繫于牢。芻之

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瞻肥瘠。察物色也。物毛必

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

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

朝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

療也。儺以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畢沅曰。月令無禦佐疾三字。○維通案。佐疾殆謂疫癘。注療字誤。

以犬嘗麻。先祭寢廟。

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

建都邑。

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

穿竇窳。修囷倉。

穿。地泥通竇。不欲

內。所以盛穀也。修。治。囷。倉。仲秋大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

蓄菜。多積聚。

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乃

乃

勸種麥。無或失時。

行罪無疑。

罪。罰也。○畢沅曰。無或當從淮南作若。或如。從月令

作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句。亦不可去。○茆泮。是月林曰。朱子所見本。無或失時。下有其或失時。四字。

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

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

俯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始。近其所蟄之戶。○畢沅曰。月令作雷始收聲。此乃始。二字。當衍其一。俯。戶。月。令。作。乃。環。戶。○王念孫曰。聲字。當刪。注。內。舉。正。文。無。聲。字。此。字。乃。妄。人。所。加。淮。南。時。則。訓。及。初。學。記。引。月。令。類。聚。書。鈔。引。周。書。時。訓。並。作。雷。乃。始。收。是。也。自。唐。御。修。月。令。始。改。作。雷。乃。始。收。聲。而。今。本。月。令。曰。今。本。周。書。時。訓。遂。並。作。雷。始。收。聲。○茹。泮。林。曰。朱。子。謂。呂。雷。下。有。乃。字。收。下。無。聲。字。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氣。涸。竭。陰。日。夜。分。則。一。度。量。尺。丈。同。也。度。鍾。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權。秤。衡。也。三十斤爲鈞。百二也。○畢沅曰。斗甬舊本作升角。訛。今從月令改正。○茹泮林曰。禮月令作角斗甬。朱子謂。呂角作齊斗。作升。案角當甬。銘注。袁本引。呂氏春秋。仲春角升桶。引高誘注。亦作斗。升。桶。尤。本。引。作。斗。引。注。仍。作。升。今。呂。本。作。斗。形。近。易。譌。朱。子。所。作。斗。唯。仲。秋。紀。舊。本。有。升。角。之。文。升。斗。形。近。易。譌。朱。子。所。作。見。本。是。升。非。斗。校。選。注。者。不。得。率。依。禮。今。本。呂。氏。春。秋。以。爲。選。本。皆。譌。校。呂。紀。者。亦。不。得。率。依。禮。今。本。呂。氏。春。秋。以。爲。

案仲春紀注稱此注權秤衡疑有脫文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

賄以便民事易關市者行商也貨賄財賂也以所有易所

陳昌齊曰淮南故曰以關市注通四方來雜遠鄉皆至會雜

也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

乃遂非上無乏用故言百事遂成也事凡舉事無逆天數天道數天

沅曰舉事月令作舉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事類不

因月令作慎因乃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也故

成萬物也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

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

故曰民有大惶恐也松說是注末句民字據正文當作春陽見

七月紀○維通案松說是注末句民字據正文當作春陽見

淮南注同。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淮南注同。國。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恆燠之徵。○畢沅曰。其國旱必本是其國乃旱。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月令參校。遂記上一乃字。於有大恐之上。寫時因誤入。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乃字。而反誤去此節之乃字。一贖一脫。其所以致誤之由。尙可推求而得也。○維通案。淮南正作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畢。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不知引疏矣。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下。幼。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亂。而。危。也。過。猶。服。也。勝。則。

有所勝也。○維通案。注服字原作取。陶鴻慶云。取乃敗字之誤。過勝猶言敗勝。案張本作服。今據正。服敗義相

近。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也。○貪

陶鴻慶曰。過勝之下。亦當有所在二字。○維通案。治要引無過勝之三字。非是。亢倉子兵道篇作勝負之決。勿

徵於他。又案。必反於己。治要引作必。欲榮而惡辱。死生

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於凡軍欲其

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

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

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畢沅曰。不

注。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俞樾曰。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

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其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

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注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非高氏之舊。當訂正。義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

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捷或當為決。○畢沅曰。注疑未是。

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以決萬物之變。揚倅注。決也。

或為接。其義亦通。○吳先生曰。畢校非也。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近義。

通。內則接以太牢。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近義。

強氣也。又淮南精神篇。食足以養。釋之。畢疑為決。失之遠。義為近。高注讀捷為接。故以養釋之。畢疑為決。失之遠。

矣。不可搖蕩也。物莫之能動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

令信者其敵詘。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僭。刑不。

慶曰信讀爲伸令伸者謂令行於三軍也。先勝之於此。

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

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舉凶器行凶

德。猶不得已也。已止。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

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畏。

也。懾懼也。以威畏敵。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

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二百七十。一。又。三。百。三。十。

九。俱。作。而威已諭矣。諭。猶。敵已服矣。降。豈必用枹鼓干

戈哉。枹。鼓也。以進士。干。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

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音窈。窈。窈。字。不。當。疊。○。窅。窅。乎。冥。案。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作宵冥。冥孰知其情。語本此。畢說冥二字。淮南兵略篇。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疑損宵

殆從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維遜案。御覽七。凡兵

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

疾捷先之分也。○畢沅曰。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遲後。疾捷先之分也。御覽不可從。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

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梟

舉死殍之地矣。起。謂走。舉。飛也。免。走。梟。喻急疾也。殍音

即誤。○維遜案。王念孫校本。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越

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襲。并氣專精。○畢沅曰。盧

百七十一。一作搏。搏。與專同。前卷五。適音篇。不收。則不

搏。不搏。則怒。注云。不搏。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搏

嘗字。御覽所見。尚子史記。而古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爲專字。余

通案。并爲屏之初文。論語鄉黨篇。云。屏氣似不息者。說文。屏。蔽也。心無有慮。豫之慮。目

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

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畢沅曰。事無攷。注亦不明。○陳昌齊曰。儀工當爲義士之

訛。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欲報讎。

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義。○梁玉繩曰。

成荆。古之勇士。見戰國韓策及淮南齊俗。漢景十三王傳。作成慶。古字通用。又況乎萬乘之

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敵者。刃未接而欲

已得矣。已得欲殺也。○維通案。謂已得其所願。注專以殺言之。非是。敵人之悼懼憚

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狂。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也。離。違。

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鈇兵利械。心

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

擊木則拌。

拌折也。

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

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

謀之不禁也。

○畢沅曰。句疑。○維通案。謀下之字。當釋為與。此猶言兵之大要。全在知謀敵之所

不謀與所不禁。禦孫子始計篇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

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

吳之勇人。為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

專諸一舉而成。

闔廬為王。故曰吳王也。一成。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

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

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王念孫

曰。議猶擬也。

論威○畢沅曰：論疑本是論字。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

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勇有力。

材。離散係系。曰。畢沅曰。疑系為索字之誤。○孫先生可。

以勝人之行陳整齊。行陳。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

案。姜本張本。正作伍列。鋤耬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耬。椎也。挺。杖也。長。

鉞。長矛也。鉞。讀曰葦苕之苕。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也。通。達。今有利劍於

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為是鬪因

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

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則怯卒。○王念孫曰：則猶而也。爲是戰

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即吳越春秋之陳音善射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春秋之陳音善射者也。楚人也。古年音聲

相近。○吳先生曰：年音聲韻絕殊。梁說似非。○維通案：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年作午。越絕書亦作音。簡選

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能將將之。上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

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武周文王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天

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

乘。必死六千人。○畢沅曰：孫云：御覽三百二十五必死。下有土字。以戊子戰於

郕。遂禽推移大犧。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畢沅曰：移上舊本缺。推字據

御覽補注。推下缺。移字亦補之。梁仲子云：淮南主術訓：桀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

桀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

推哆大戲則皆人名此推移即推哆也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晝殺

人此大犧即大戲也誘不參攷而以大犧為桀號誤甚盧云案下文云桀奔走則何嘗成禽哉湯之待桀有禮

見於他書者多矣從未有言禽桀者○梁玉繩曰路史後紀十四注曰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廊案傳桀與昆

吾全以乙卯日亡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則非戊子又曰晏子春秋諫

為桀臣之名無疑高注仍誤于淮南爾路史注以軍旗

解之亦非沈赤然喬松年徐時棟並云推登自鳴條乃移大犧皆人名亦引墨子晏子春秋為證

入巢門遂有夏夏之湯遂有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

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遂其賢良順民所

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畢沅曰故王之王于況反注讀如字誤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

而紂爲禽。要成也。甲子之牧野。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

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紂謂殺親殷如。

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武王。

爲天所子。○畢沅曰。語極明白。而注故迂曲。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

以爲兵首。首。始也。○陶鴻慶曰。兵首。謂軍之前鋒也。下文敘晉文公銳卒千人。先以接敵。吳闔廬選

多力利趾。以爲前陳。皆此類。高注云。首。始也。義未晰。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止。

也。○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十八引。禁作禦。于義爲長。仲秋紀高注。亦訓禦爲止。南至石梁。石梁。在彭

城也。西至豐郭。郭。郭在長安西南。○陳昌齊曰。郭當作鄔。王念孫說同。北至令支。令支。

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中山。伐邢而亡之。邢。

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熒澤。故曰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遂遷之。狄未嘗亡邢也。

邢為衛滅見左傳僖廿五年中山為白桓公更立邢于狄別種伐邢者為赤狄誘不之駁何也

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六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

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畢沅曰以技訓兩未知何出五乘下當疊一乘字○松皋圓曰注七字衍文兵車

一乘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段而為之○俞樾曰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段而為之○俞樾曰疑呂

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段而為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為兩矣○吳先生曰類篇兩字注云伎兩

也伐兩功也末詳伎兩之語銳卒千人先以接敵曰在車恐本於此俞說亦難定耳

卒曰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

以衛耕者皆東畝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踐土今之河

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

趾足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都郢楚東征至于庫廬

攷國名也。○庫廬疑卽晉之被廬也。此注爲國名疑非。○洪

亮吉曰。按地理志琅邪郡。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

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

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精猶銳利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

教習。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

專恃。專恃。專獨也。○陳昌齊曰。據前後文義。爲字乃無字之

慶曰。不可爲當作不可不爲。故下云。此勝之一策也。奪

與此語同意。此勝之一策也。策。謀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無助。敵

孤獨則上下虛。倫曰。舊校云。以下一作乘。○馬叙民解落。散。孤

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

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

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

別辨實墜。若鷺鳥之擊也。謂如鷹隼。威秋霜之節奮擊也。○維通案。此文有脫誤。當

云。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若雷電飄風暴雨。則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則若鷺鳥之擊也。第二句能字。因上文

則能連文而誤衍。第三句能字。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

之聲。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論人篇云。故知知一利則

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論人篇云。故知知一利則

以若則天地然。文例並與此同。足證本書多搏攬則殪。殪。死

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陶鴻慶曰：智當爲勇，與上文

怯。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以下皆申言此義。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

不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

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陶鴻慶曰：此文有誤，以文義考之，當云：勇則勝，怯則北，戰而

勇者，其氣勇者也；戰而怯者，其氣怯者也。此承上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而言。此節專論用兵當

用民氣，玩上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也。方，道也。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也。桀紂以亡，巧

拙之所以相過也。過，絕也。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

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軍故曰無益於勝。

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陳昌齊曰：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二鬪

字下不得有衆字。蓋因下文而誤衍。○陶鴻慶曰：與猶當也。鬪衆二字皆當倒乙。衆鬪言萬衆一心也。下文云：

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皆言能衆鬪，非能鬪衆之謂也。

今作鬪衆則不成義。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

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實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

戰，勢使之然也。○廝，役與衆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

誘之也。○羈，牽誘導。○松皋圓曰：凡兵貴其因也。生曰：御幸當作勢字，畫殘缺爾。

覽三百二十二文語例正同。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

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

○俞樾曰：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二字，傳寫誤倒。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即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陶

鴻慶曰：勝字當在加字下。元文俞氏已訂正矣。今案以文義考之，審字當在加字下。元文俞氏已訂正矣。今案以文義

可窮矣。因承上因敵而言。審承上審於戰期而言。謂幸勝者，但審於戰期，而不能因敵於戰前，善用兵者，能因

敵而加之，以審則勝者，復以意竄易之耳。勝不可窮之，勝二字，傳寫誤倒。校者復以意竄易之耳。勝不可窮之

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勝故曰不能，所以勝。夫兵貴不可勝。

○畢沅曰：孫云：御覽二百二十五作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此脫四字。○孫先生曰：御覽三百二十引亦作

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

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

則兵無失矣。○王念孫曰：不勝當作可勝。○陶鴻慶曰：以遇不勝之敵，當作以遇可勝之敵。承上

文不可勝在彼而言。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

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

矣。搏則勝。離矣。搏○畢沅曰。上必搏字。而誤案搏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而誤。案搏之義。為專

壹。正與分離相反。諸搏攫抵噬之獸。○維通案。王念孫故。今定作搏字。

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搏

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譚遠飛。故得禽之。軍戎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畢沅曰。注軍戎

舊○本作軍賊。訛。今改作戎。亦或是戰字。誤。○維通案。高注約用淮南人間篇文。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

救之義也。大仁義也。○孫先生曰。本作救。上句大義也。故高注云。然。今本脫去大字。既與上句大害不

符又與高注不合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

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

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桡人取之。四馬

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為騂。繆公

自往求之。子建求自試表所引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

思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為合。此文脫無疑。○復

一維通案。御覽二百八十八。見桡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

傳。○畢沅曰。外繆公歎曰。九。又畢沅曰。選注。御覽四百七十

孫笑先生曰。作笑是也。若作歎。二形相近。故本書屢誤。類聚

三十一。又四百七十三。御覽二百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

酒。余恐其傷女也。○松皋圓曰：還音旋。疾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

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

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環圍。持：晉惠

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王念孫曰：投當爲

軍士所持。及也。從木從殳。引司馬法：通執羽從投。急就篇曰：鐵鏗撻杖撻秘投。今經傳通作殳。中之者

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矣。○畢沅曰：孫云：御覽作其

失也。說文繫傳手部：案：按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爲後人竄改。并注亦刪去。盧云：案：按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爲後人竄

必引說文。殆後人所益。又脫去說文語。高未桡人之嘗食

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

車下。畢：盡。疾：急。○孫先生曰：於岐山之陽而衍。此言凡食繆

公駿馬之肉者。並為繆公效力。不必重述於岐山之高。注其意已喻。著此五字。反於辭為贅矣。疑即殘脫之。

而錯入正文者。類聚三百三十九。又九十三。御覽二百八十一。又四百七十七。又四百九十九。又八百九十六。引並

無此五字。韓詩外傳十。淮南子論篇。遂大克晉。反獲惠說苑復恩篇。亦並無此五字。均其證篇。

公以歸。惠公勝也。勝晉。執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

行其德。以為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

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

德愛人乎。德胡有也。○畢沅曰。舊本行行德愛人。則民親

其上。○維通案。治要引二字。舊脫從御覽補。民親其上。則

皆樂為其君死矣。獲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

詩之所謂曰至此。乃發明愛士之旨。當為本篇之總論。不當專指秦繆公言之。今本以此節屬入於秦繆公趙

簡文子二事之間。可以文例。爲不協。蓋錯簡也。疑元文子本在下。文子主其胡。可以文例。爲不協。蓋錯簡也。疑元文子本在事之總論。君君子云云。指秦繆公之事。言也。而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君死。與云。指秦繆公之事。言也。而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君死。與死。下文云。一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趙簡子有兩

白驪而甚愛之。

驪字王並作驪。曰。治要陽城胥渠處。陽城名。姓

處猶有病也。○畢沅曰。注以處訓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痺篇有渠如處。車裂回泉語。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

漢書人表載胥渠。無處字。○梁玉繩曰。處無訓官。病作一

句。○陳昌齊曰。處當爲疾。蓋處與疾形近。又下文有陽城胥渠。處無幾何句。遂訛。○王念孫曰。治要無處字。注

亦無處。猶病三字。○洪頤煊曰。處當作劇。上脫子。集解

應劭氏注。直云處。廣門之官。爲通用。○俞樾曰。高注殊

隋初九官者。言陽城才本官。居於廣門之館也。陽城胥渠處

渠門而謁者。即陽城胥渠。其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

謹。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即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

此為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為古館字。而讀處。則不得以

訓處為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為廣門之小臣。益非

當時事實。○馬叙倫曰。梁說是也。處廣門之官一句。

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

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維

通案。御覽九百一引廣門作黃門。廣黃古通用。王念孫

云。治主者當作宦。注及下。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

也。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譖。胥渠

也。期吾君驪。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就。簡子

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

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畢。

沅曰：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梁玉繩曰：知士篇云：留無幾何。文

法政全。○維通案：御覽九百一引取下有趙興兵而攻其字。無上亦有處字。惟治要引無處字。

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衣獲

甲者。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下。有維通案。治要引通士。凡敵

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而進。○劉

而進。疑是正文。而寫者作雙行。遂誤以爲注矣。是不得利而進。正承上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而言。今不以

爲注。故正文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語意不故完。

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也。故敵得生於我。則

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

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能殺敵。故已得生也。○畢夫得

沅曰：此段正文及注。宋邦乂本脫去。別本皆有。

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

○維通案。注負則敗。當作負則死。上文注敵克故得生。已負故爲死。並以勝負與生死對舉。下注亦同。此不當

獨異。今作敗者。或誤。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

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
慎窮

[illegible]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九

榮成許維通學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

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虛。

中。旦柳中。

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律也。陽

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是月

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穉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

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畢沅曰：月

令鄭注以鴈鴈來賓為句。與此異。○維通案注北方當作北。漢仲秋紀注：淮南注可證。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景

宋本藏本淮南人下並有菊有黃華。豺則祭獸。獸禽也。似有家字。別本亦誤脫。

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維通案注：長下毛字當作尾字。之壤也。淮

南注作尾。天子居總章右个。頭室也。北乘戎路。駕白駱。載是其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是月。

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也。○秋畢內：故務入也。○惠棟曰：月令

作內內。以會天地之藏也。合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

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

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以藏也。故謂之帝籍。

也。祗敬於必正。不傾邪也。○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

大傳。山海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字。或從木誤。今從

隸。書誤作又。非。異文。是月也。霜始降。寒露後十五日。霜降。

故曰。則百工休。故百工休。寒。朱漆不堅。乃命有司曰。寒氣

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

曰。穹室。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上丁。入學習吹。旬。是丁日。

入學。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也。○畢沅曰。月令作命樂。

正。入學。習吹。此先生曰。三字。注吹笙。下本有等字。簫上笙等二

字。即涉此而衍。當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據淮南注。補正。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備于天子。

云及先納亨贊王牲事。鄭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詩：信南山。篇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

其血，簋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此注合諸侯制百縣。告全，即告純也。舊本誤作告令，今改正。

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攢，五攢爲鄙，五鄙爲

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畢沅曰：周禮遂人攢作鄙，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畢沅曰：周禮遂人攢

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是以合諸侯爲句。吳澄說同。下爲屬百縣爲句，爲來歲受朔日，又以自爲句。吳澄說同。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

遠近土地所宜爲度。是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

近者爲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輕，

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則僅就百縣言爲可。若遠方諸

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即爲秦制。吾未之信。○梁玉繩曰：九月受朔，何以不能逮遠方？說似未確。月令一篇，先儒或云：周公作，或云不能逮作，雖疑莫敢定。然如太

以尉秦官名。而曰命太尉。圉。秦獄名。而曰省圉。自秦
以下。民始得立社。而曰命民社。皆不合周法。且序意明
言。維秦八年。良人請問。九月十二言來歲。而何以十月審稱來年。
云。以十月爲朔。故于九月十二言來歲。而何以十月審稱來年。
十二月。安得預知十月爲首乎。天下不改朔。不韋死。始皇十二
年。安得預知十月爲首乎。天下不改朔。不韋死。始皇十二
入。禮記淮南。故集儒士。采三代參秦制。創爲此書。後人錄
補之。余未敢信。周書月令。馬融曾引之。注論語鑽燧改
火。與月令迥異。又管子幼官所述。如三卯二郢二鑽燧改
火。與月令迥異。又管子幼官所述。如三卯二郢二鑽燧改
百。判然不全。春秋各九十六節。日氣。春夏秋冬各八。夏冬各七。通三
史。張慮傳。亦是可驗。今月令。非周法。又曰。宋以給郊廟之
事。無有所私。少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有所私。多
如。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狻馬。謂刀劍五兵。
也。○畢沅曰。狻馬。月令作班馬。政舊本狻下。有一作堪乘
也。○畢沅曰。狻馬。月令作班馬。政舊本狻下。有一作堪乘

三字乃校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令作班馬政。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茆洋林曰。禮月令作班馬政。則朱子謂呂班作夔。無政字。今本作廣雅。夔無政字。案說文。夔。營求也。古音與班同部。相近。又作夔。夔。無政字。避始皇諱。案所擇。營求。義亦通也。畢本校云。呂。呂。無政字。避始皇諱。案所校。非也。史記秦本紀。有班馬正之文。高注。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呂氏仲夏紀。有班馬正之文。高注。馬正。掌馬之官。呂。呂。何以不諱。正。與仲夏紀。不政。同。此命僕及七騶咸駕也。呂。呂。本蓋無政字。與仲夏紀。不政。同。此命僕及七騶咸駕也。

載旂旐。趣馬。掌良馬駕稅之。掌御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爲佐車之植。旂。令獲者植旂。故載旂也。○畢沅曰。旂與旌同。令獲者植旂。舊本作旂。故載旂也。○畢沅曰。旂與旌同。爲諸官駕說者。疏引皇甫侃曰。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則王引之也。又有總主之人。不及六騶。爲七。高與蔡義全。非。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戴旌。旌。旌。上句讀之。語。旌。下亦無旂字。當刪去。其與字。當篇作戴旌。旌。旌。上句讀之。

月令云載旌旒。此云載旌旒。旌旒皆旌旒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與字屬下句讀。又訓為衆皆失之。○維

通案。注田僕掌佐車之政。車字原作馬。今改從姜本。周禮司馬田僕掌佐車之政。高氏本之。與受車

以級。整設于屏外。與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

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授也。司徒摺扑。北嚮以誓

之。摺。插也。扑。所以教也。插置帶間。誓告其衆。○維通案。之。扑。淮南作扑。甚是。月令誤與此同。蔡雲已辨正矣。

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尙武。乃服

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畢沅曰。月令作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古飾飭亦或通

用。注戎服垂衣也。亦似有訛。月令正義引熊氏云。春夏田冠弁服。秋冬韋弁服。即所謂戎服也。鄭云。春夏

韋弁。為弁。又以為衣裳。然則垂衣乃韋衣之誤也。○陳昌齊曰。淮南時則訓篇作厲服廣飾。注云。服猛厲之服。

並補注。所佩之飾。當据改正。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

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

伐薪爲炭。○草木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作炭。蟄蟲咸俯。

在穴。皆墜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墜。塞其戶也。墜。讀如

互書。用。往。往。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慘。故刑獄當者。收

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

養。到嗜。芟。曾。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

沅。曰。注。未。舊。作。所。宜。養。故。收。斂。之。也。○畢

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進。於。廟。孝。敬。親。也。○節

案。高。注。似。有。與。孟。秋。升。穀。注。一。例。不。當。季。秋。行。夏。令。則。其

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室。○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

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勦室。鼻不通也。勦讀曰仇。怨之仇。○畢沅曰。勦室。月令作勦室。鼻不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之象。謀所生之象。

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也。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

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千金。

人爲旅。○畢沅曰。師旅必興。月令作師興不居。○維通案。必興。淮南作並興。與此注合。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聖人之名也。○畢沅曰。注名字舊

本。作功。訛。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

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陶鴻慶曰。此文本作夫德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

多有之矣。與下文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反覆相明。後人不知德之借爲得。因於上下增以得二字。

非其舊也。又曰。立不務求。此誤倒。士節篇云。故人主大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慎人篇云。功名主大立欲

天也。皆其證也。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夷。桀。桀。

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以滅亡。故曰。未之曾有也。○畢沅曰。注夷。听蓋夷。弄也。未知高氏有所本。抑

字誤。○維通案。注皆以滅亡。以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字原作有。改從許。本姜本張本。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

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當說其心。仁與義也。○陳昌齊曰。必

慶曰。必乃心之誤。得民無心。有所道。承上文得民。心而言也。民無有不說。當作民無不有。所說言地無大小。民無不

有所說也。下文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取民之所說。豈衆哉。正承此言。如今本則文不成義。取民之所

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置

先生曰。具備篇五歲而言其要。注要約最薄。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

正治也。○王念孫曰：「正，天下
君也。天下也。」廣雅曰：「正，君也。」

天大旱五年

不收。

穀不熟無所收。○畢沅曰。梁仲子云。論衡感虛篇。書傳不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論五年。亦非。

誤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梁玉繩曰墨子七患引殷書云湯五年旱選注兩引呂氏一

郤作七年正傳一作五年注引呂又作三年思玄賦注亦引作七年而三國蜀志

大旱。天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禱求也。桑林。桑山之
林。能興雲作雨也。

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

敏。

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上帝。天也。天神曰鬼。穀者民命也。神人曰旱。

傷不民收之故命曰於是翦其髮。齧其手。

亦○作畢
鄺沅音曰
鄺李善注
後精引此
通篇此

刃若新。鄭研注。鄭砥也。竊意鄭若作歷音。則似當從磨字。恐是磨字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辯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是磨字。

辭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鑿室。鑿室猶楚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

誘主之辯命論注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磨字為是。孫侍

志卻正傳注引作磨其手。論衡又作麗其手。○俞樾曰。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磨。後人音磨為磨。遂并正文。

者。磨字亦誤。加下旁。而磨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磨

謂以木桺指是也。此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罪人

交臂以木桺指是也。此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罪人

此新鄭研高注曰。磨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與。以身為

犧牲。○畢沅曰。蜀志二引作自。三皆同。犧牲。用祈福於上

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

也。○達通化。變傳至。○維通案。傳事迹也。觀表。文王處岐

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而雅正。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

禮。不失其時。○孫鏘鳴曰。冤侮。謂文王自。上貢必適。祭

降辱也。注謂紂冤枉文王而侮慢之。非。上貢必適。祭

祀必敬。義貢。職貢也。○俞樾曰：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

云：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

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紂喜，命文王

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

請炮烙之刑。紂常燬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

爲炮烙之刑。○畢沅曰：炮烙當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

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盡改作炮烙矣。此注

馬索隱於史記顯是銅紀格之誤。格是皮格，一音閣。又楊倞注

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此二音皆是格。非烙。烙乃燒灼，

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注：周禮牛燒灼

云：互要亦不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與康成

有辭千里之同。今本蓋誤脫。淮南繆稱篇云：文王非惡

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

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

恥。恥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以滅會稽。戰以報吳。欲取也。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今據李善注。舊本甘厚二字倒。

非有先生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鍾鼓。音樂。三年

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得

其歡心。有甘脔不足分。弗敢食。孫先不取獨食。曰書。

鈔一百十五引。脔一作肥。尊師篇亦云。善調和務甘肥。有

酒流之江。與民同之。事列女傳。水經。漸江。水注。越王投醪。

昔文選。七命。曰。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注。引黃石公記。

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身親耕而

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孫銷鳴也

去日謂不置妾媵此與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

弱之漬病漬公亦病也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潰者大病也○畢沅

所見本異大潰者何病也亦引公羊大潰者何禮引之此似

不同或省改字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足瞻猶

文○俞樾曰愁悴即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憊憊省聲律

麻志曰秋憊也古誼即存乎聲秋之訓憊亦秋與焦聲

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會屬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哀徼求

案○吳語正作吾欲與之徼天之衷○維通今吳越之國相與俱

殘。○陳昌齊曰：按文義，今當作令。俞樾說同。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履，梁

曰：肺上脫一字，如節喪篇涉血，盪肝期賢。篇履腸涉血之義，且與下接頸交臂相對。孤與吳王接

頸交臂而僨。也。僨，僵。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

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

○松皋圓曰：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

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一日之死。

爭，決。孤雖知要領不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

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必死。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

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

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維，猶案。吳語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韋注：王宮，姑蘇。殘吳二年

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齊莊子請

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

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梁

玉鑑曰。史記田完世。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

王衰老。不能復致力戰。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陶鵠。慶曰。和

字。蓋因不當有曰。鴟子曰。已死矣。以為生。說。以為生。為民所

高已死矣。矣。當作民。屬下讀之。言雖已死。民猶以為生也。注云云。即其證。今本涉上文。而今已死。死矣。誤。民作生矣。

則所不知。何以指矣。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

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

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也。○維。通案。類聚二十一引。馬上。有千里。

二。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也。良馬亦然。乃發聲也。夫士亦有千里。

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

也。也。猶賢者能之也。○陶。鵠。慶曰。待。當爲得字。八百九十六。待。作行。也。作乎。○陶。鵠。慶曰。待。當爲得字。八百九十六。待。作行。

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此。文承之。言士得竟其用也。御覽待作行。亦爲不辭。○孫先生曰。注文猶

鏡。其。惟。士。乎。注。云。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字。乃。獨。字。形。近。之。誤。獨。字。正。解。惟。字。達。鬱。篇。就。當。可。而

也。義。賞。篇。與。寡。人。居。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注。云。惟。獨。亦。並。以。獨。解。惟。與。此。注。同。當。改。正。靜郭君

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薛。君。號。曰。靜。郭。君。○畢。沅。曰。國。策。作。靖。郭。君。齊。貌。

辯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兒之訛。然據元和姓纂有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今當各依

本文齊貌辨之爲人也多訾。○畢沅曰。國策作疵。高誘注。疵。闕病也。鮑彪注。疵。病

也。謂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士尉以証靜郭君。沅曰。証舊

作証。注同。案說文証訓。諫。証。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

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諫。靜郭君使聽。靜郭君

大怒曰。剡而類。剡。滅也。而。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

無辭爲也。辭也。○畢沅曰。揆國策。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

念孫曰。剡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剡。謹聽篇。剡作殘。是

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

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

不類矣。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也。上舍。甲第

以館貌辨也。旦暮也。○維適案注旦暮也。文不成義。當作朝旦暮夕也。姜本作旦暮然。蓋朝字脫後。僅存旦暮。

夕也。齊策作旦暮。進食高注。旦暮朝夕為然。壤故改數年。威

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梁玉繩曰。戰國齊策作宣王。此誤。

記。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善也。辭而之薛。

與劑貌辨俱。俱。俱。留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

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

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也。劑貌

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懷藏。劑貌辨見。宣王

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也。○王念孫曰。與邪同。劑貌辨答曰。愛

則有之。聽則無有。徒不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

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涿視。若是者倍反。順涿人不

也。過猶甚也。太子字不仁。甚於順字。注訓順涿為不仁。不循道理也。○畢沅曰。字書無順字。注訓順涿為不仁。不循

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順。不視。劉辰翁曰。過順即俗所謂耳。後見肥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倫視。○王紹蘭曰。順

子乃相。不仁之過。順不視。高此不據。策訂正。正高序所謂

曲。為之說也。而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少之稱。

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畢沅曰。校師國策作郊師。

靜郭君法而曰。泣。○畢沅曰。舊校云。法一作泣。案國策作

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

之患也。此為一也。之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

字齊策作若。且若義同。說見經傳釋詞。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

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

其謂我何。○李實塗曰。言雖見惡於後王。然受薛於先王。如易去之。其何辭以謂先王。且先王之

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

二也。二見聽不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

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客有爲寡

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俞樾曰。王念孫曰。少字衍文。少字因上文寡而衍。○俞樾曰。王念孫曰。少字衍文。少字因上文寡

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國策無少字。○維通案。注言字。王念孫校本改作有。與齊策注正合。劑貌辨

答曰。敬諾。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

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

也。爲相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

而聽。許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

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

趨患難故也。難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

難者也。孫文云。觀注似此亦本與國策同。○馬叙倫曰。此文不譌。說文外。遠也。趨疾也。言遠生與樂而近患與難

也。高注似以樂趨患難爲一詞。不必趨患乙轉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

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陶鴻慶曰。故猶言所以然也。下文云。國之存也。國

也。高注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有以即有故也。高注云。故事失之。又曰。而不知其故。上當有知其然。

三字與上句相承。下云。雖當與不知同。正先王名士達對知其然而言也。如今本則文不可通。

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水。

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

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爲用也。○王念孫曰。使與故。

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梁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釋之也。○

路共之而爲此說。○俞樾曰。高注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

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即關尹子之意。蓋揜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

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證審己之義者。也。高注失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己之義者。也。高注失。

言之。○陶鴻慶曰。俞說較高注爲善。然上文則審己之義。喻但言物之必有故。而關尹子論射在下文。則審己之義。喻但。

明。忽著此句。殊為鶻突。宜高氏之誤解矣。疑此句當在下文。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句下子路之事。承身之賢。不肖言之。不證。事承鼎。事理相類。釋雉。子列子

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

師老子也。○維通案。常。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

借作嘗。李本黃本作嘗。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

先生曰。知子上當更有子字。下文云。子正有子字。所答曰。以中乎。句意並同。列子說符篇。知子上正有子字。所答曰。

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中者。未可。所以語退而習之三年。又

請。習學也。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

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守人勿失也。不求。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

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人則存。聖

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

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

陳昌齊曰。爲非二字。疑因注而衍。陶鴻慶說同。○馬叙倫曰。韓非說林篇亦記此事。岑鼎作譏鼎。魯君載他鼎。

以往。作魯以其厲往。他鼎疑本作僞鼎。爲非二字。卽僞鼎譌爛。乙在下文者。齊求岑鼎。岑鼎有銘。見於左傳。魯

焉得。以他鼎往。直以僞易真。欲以欺齊。故齊弗信。而反之。弗信卽以爲非。岑鼎也。焉得於反之下。增爲非二字。

古。通譏。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

君。言柳下季以爲是。岑鼎。請因受之。疑魯君欺之。而信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季。令

之。柳下季證。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畢沅曰。猶言賂也。○俞樾曰。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君

之。欲以爲岑鼎也。○俞樾曰。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君

○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曲說也。

○維。通案。賂字舊校云一作欲。此文疑當爲君之欲以

路岑鼎也。以免國也。今本路欲二字互易。故文不成義。新序不誤。惟為字借為贖。說文贖。賣也。路贖義亦相近。

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

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韓沅

說林下。岑鼎作譏鼎。又屬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譏聲通轉耳。

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畢沅曰。新序作可謂守信

而譌衍。又且。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

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亡出。晝日步足。

五○孫鏞鳴曰。新序雜事。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

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亡。不自知為何故。而

齊湣王故亡哉。○畢沅曰。史記孝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音語錄反。又引三輔決錄云。杜陵

有玉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丹與冉字形相近。實一人。賈誼書所載號君事略與此同。注亦竟

也。李本作一。竟也。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

之知邪。故猶引之曰。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

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

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

知其所以也。之湣王不自知其所以亡之故。愚惑此公玉

丹之所以過也。惑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

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之越王授。句踐五世

之四子。而以己代爲之後也。○畢沅曰。句踐五世孫。則

篇有王。子搜。疑一人。注其弟二字舊缺。案文義增。○梁

玉繩曰。越王無名授者。据史越世家。竹書紀年。句踐五

音世孫名翳。莊子讓王。此書貴生。有王子搜。高注及陸氏
搜乃是一踐六世孫。無顓。非越王翳。貴生篇已校其誤。此
復疑是一踐六世孫。無顓。非越王翳。貴生篇已校其誤。此
無彊。又不全。○諸以敦曰。授即前貴生據三世。君之說亦
即句踐五世孫。王翳也。畢氏於貴生據三世。君之說亦
疑為無顓。究屬臆斷。當從審己校語為是。○洪頤煊曰。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句踐五世孫為王之侯。貴生篇越
其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惠之。即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
人不說。大非上。答非猶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
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
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既愚
固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畢沅曰。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

苓是。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畢沅曰。注所引與今

詩異。○陶鴻慶曰。其根不屬也。字當在下句之末。與

下。文句法。陶鴻慶曰。其根不屬地。伏苓是也。御覽九百九十三

王逸注。引此文。本云。其根不屬地。伏苓是也。楚辭九百九十三

乃引同。惟屬下地字。亦誤。林篇云。伏苓掘。兔絲死。如本

則屬字無所麗矣。又案。注葛字。王念孫校本。慈石召鐵。

改爲薦馬瑞辰亦謂葛爲注葛誤。張本正作薦。慈石召鐵。

或引之也。其子石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也。樹相近而靡。

或輶之也。

○畢沅曰。淮南記。其肘音讀。其注擠也。

聖人南面

而立。以愛利民爲心。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

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然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

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

爲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

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

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

不樂。○陳昌齊曰。按文義。神下不當有者字。○俞樾曰。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攻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

攻者。雖侈衣美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

安。精或往來也。

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

德也者。萬

民之宰也。

宰主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

陰盈。

月十五曰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維通案。大戴禮易本命

篇。盧注。引作日月望則蚌蛤實。涉高注衍日字。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

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形見也。羣陰。蚌蛤

也。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

其仁義化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飲羽。飲矢

至羽。誠以爲真光也。○畢沅曰。光乃兕之或體。舊誤作

先。校者欲改爲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云。兕。鮒

乃。隸變之體。呂書作光。爲光之誤。山井鼎所見古本。似

不可盡信也。○維通案。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

文選七啓注引。光作兕。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

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宋之庖丁好解牛。所

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

磨研。磨。砥也。○陳昌齊曰。莊子養生主篇。始臣之解牛

訛全爲生。又於無非牛者句。妄加死字。遂不成文理。陶

鴻慶說同。○劉先生校莊子曰。全字乃生字之誤。牛者

上放死字。呂覽可證。惟支遁詠懷詩已有未始見全牛之句。是晉人所見本。生字已譌全矣。論衡訂鬼篇。伯樂

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即本呂覽。○維通案。鄭研當作

磨。川誤。鄭為磨。誤。俞樾在順民篇。有鄭字。遂妄改之。呂覽纂

研。正作。磨。莊子同。劉先生云。御覽八百二十八引。淮順

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

之。人。鍾儀。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

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

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

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度。而身固公家之

財也。是故悲也。○畢沅曰。新序四載此。微不同。云昨日

作家量所以也。孫云：新序義較長。○維通案：據新序此文當作量所以。贖之則無財而身固。公家之有也。今本有財。

二字互易。則不成義。

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

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

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

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

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

○畢沅曰：御覽五百七十一。自覺作自見。○維通案：見字是。御

覽四百八十八。引亦作自見。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

○維通案：蓋其

母。御覽兩引。一作是其母。一作乃是其母。高注：淮南說山篇述此事。作則其母。並較今本為優。故父母

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

○畢沅曰：李善注。文選曹子建

求自試表。謝希逸宣貴。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妃誄皆作一體而分形。

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性神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1

[illegible]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

榮成許維通學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危

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宿。周

其日

壬癸。

壬。水日。癸。火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

陽氏。

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嗥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畢沅曰。注高陽氏舊本作

湯氏。

訛。今改正。又循左傳作脩。○梁玉繩曰。注依史五帝紀。本大戴禮。五帝德也。其實顓頊不出黃帝。亦非昌

意。子說在史。志疑一。

其蟲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畢

沅曰注漫與曼滿音義同皮漫胡謂皮長而下垂亦似
閉固之象○盧文弨曰周禮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鄭司

農云互物謂有甲滿胡龜鼈之屬按漫與滿音義同甲
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

光但願爲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卽所謂皮漫胡也廣雅
釋詁三滿當也蓋如器之有當莊子說劍篇曼胡之廣纓

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據其頸與領下而爲之故亦取
名於此耳○維通案注胡也下疑奪甲蟲龜爲之長六

字淮南注可證孟春秋紀注鱗魚屬也龍爲之長孟夏紀
注羽蟲鳳爲之長孟秋紀注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其

不比均同此律中應鐘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
不應省此律中應鐘其數六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

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臭味之
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

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其祀行祭先賢守行在內內地也冬
之若若有無者爲朽也

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肉先進賢
屬水自作用其藏也○畢沅曰淮南時則訓作祀井○松

皋圓曰注或作井水下宜疊井字寫者誤○維通案松說
是淮南注正作井水給人又案注肉原作內改從張本

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雉入大水

爲蜃。虹藏不見。蜃。虹。陰陽交氣也。傳曰。雉入于淮爲

見。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西北向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輅。

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節。洋林曰。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今同禮月令。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稷。稷。水屬也。其器宏

以弇。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

之天子。秋分在是月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此月也。謁。告也。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天子乃齋。盛德在水。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

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

吉凶。原周禮太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太史。龜策。占兆。審卦。以知

吉凶。○畢沅曰。月令作命太史。龜策。占兆。審卦。以知

朱子謂。呂作命太有異。同。攷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今本與

作。衍字。則呂氏古本祠。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

有揜蔽。其罪罰。無敢彊匿者。○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

也。二字。宋本正義。標題。亦有是月字。是月也。天子始

裘。始猶先也。裘。溫服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

地不通。閉而成冬。○畢沅曰。月令。閉下有塞字。○命百官

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高固也。○令

畢沅曰。圻。城門間。修棧閉。慎關籥。固封璽。○重讀曰。移徙

月令。作。圻。城門間。修棧閉。慎關籥。固封璽。○重讀曰。移徙

門關。關簾固堅。璽印封也。○畢沅曰：月令鍵作鍵。關作管。璽作疆。鄭注云：今月令疆或作璽。○孫先生曰：注門閭。

里門。當作門。城門閭里門。璽印封也。上當更有封字。淮南注可證。備邊境。完要塞。謹關。

梁塞蹊徑。通要塞也。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敗田。飭喪紀。辨衣裳。

審棺槨之厚薄。棺槨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

審慎也。○畢沅曰：注正二十五月之服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之服數舊作服之數。今案文義乙正。

營丘壘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壘塚也。

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

程程。法也。○畢沅曰：月令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也。蕩動。

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

故曰：以考其誠。○梁玉繩曰：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

其情。

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畢沅曰：月令工作功。

是月也。大飲。

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是月農臣大飲畢矣。天子諸侯與羣臣大飲酒。班齒列也。蒸。

俎實體解。節折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年於天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

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畢沅曰：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位。

也。舊本倒作之列齒。誤。又體解亦缺體字。○梁玉繩曰：六宗

之說。十餘家。見後漢書祭祀志注。各盡所求。殊難偏折。高從伏生馬融解。司馬彪駁之。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

天。不得為

的論也。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

以休息之。

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

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蓐收。其祀門。

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五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

稿休息之。不役使也。○畢沅曰：舊本大割下，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作臘。舊本先祖作

禱。祖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王念孫曰：畢校非。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月令，皆作大割牲。注當作大割牲。殺牲

也。○茆泮林曰：朱子謂呂割下有牲字，饗下有禱字。案大割下有牲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禱字亦存古本之

舊。今校刪牲字，並改禱作先。蓋不審朱子所見本。饗禱下仍作先。祖後脫去先字也。天子乃命將

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角猶試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

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王念孫曰：注虞官也。當作水虞掌水官也。○維案

王說是。高注十二紀多有此例。淮南注作虞掌水官也。虞上亦脫水字。無或敢侵削衆庶

兆民。創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怨稅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爲天子取怨于下者。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孟冬

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

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

不寒。蟄蟲復出。

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

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恆燠。若之徵也。○維通案。注冬法當作冬陰。仲夏紀注。冬陰閉藏。季夏紀注。冬陰閉

其固。並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

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畢沅曰。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此二者。聖

人之所獨決也。決。知。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

也。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尊。重。慈親之愛其

子也。愛。心。不。能。忘。也。○畢沅曰。續志。慈字是。痛於肌骨。性也。所

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

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維遜案。注葬送。許本作葬死。與正文合。葬死。猶云葬屍。期賢篇。扶

傷與死。與死卽與屍。史記魯世家。以其屍與之。索隱本屍作死字。漢書酷吏尹賞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顏注。死謂尸。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慎也。並其例證。

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也。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

如無動。莫如無發。○陶鴻慶曰。此文當有譌脫。元文本云。慎之者。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

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如今本則文義不完。○劉師培曰。以生人之心慮。以上脫非字。○

維通案治要引慮下也字在上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

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傳葬人不發掘。見動搖謂之重閉也。○王念孫曰。

治要引莫如無有可利。下文更有無有可利四字。餘一利字。○維通案治要引是此文。本脫去無有可利三字。

字校者知其無義。遂改利為則字。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

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

扣讀曰掘。○維通案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治要引扣作掘。古通。

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

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惑也。必有譬之若瞽師

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

之患。此杙之大者也。○陳昌齊曰。此段前後文義是以喻狐狸水泉以杙喻姦邪盜賊。

而狐狸水泉四字。因上文。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

得薄葬之情也。○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維通案。舊校是。薄葬所以防盜賊發掘。故言備作避。則於義未安。

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下避字亦作備。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

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

矜尚也。慮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孫先生曰。之

主當作人生。細玩高注。自治要引此文云。今世俗大亂。人

主此當作人生。細玩高注。自治要引此文云。今世俗大亂。人

者慮也。生者以相尚也。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云。今者以爲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爲陋。○維通案。治不以便死

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

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

不解。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

若之何哉。之甚欲也。若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俞樾曰生者之

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

言犯流矢。蹈白刃。涉血。齧肝以求之。即承此而民之於利。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齧肝以求之。抽字。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維縉案親戚

奉承親戚。並舉大戴禮孟子為證。父母也。墨子兼愛下家室今無此之危。無此之

醜。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

禁。而況於亂。○畢沅曰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世猶有貪利而冒禁者況

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誰為禁之國彌大。彌猶富。○陳昌齊曰亂下當脫國字益也。家彌富。

葬彌厚。含珠鱗施。如含珠口寶也。○孫先生施玉於死者之體

御覽五百四十九引注玉下並有匣字。最是。今本誤脫。當據補。○維通案書鈔九十二引注作含珠口寶也。鱗

施玉匣也。死者之體如魚鱗矣。疑此注當云。含珠口寶也。鱗施玉匣也。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文義方

足。淮南齊俗篇亦云。含珠鱗施。許注。鱗施玉匣。注引漢舊儀曰。腰以劉下。拱云。續漢書禮儀志。金縷玉匣。注引漢舊儀曰。腰以劉下。

以玉爲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爲押。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紐當是押。誤。案劉說是。押匣古今字。後漢書梁竦傳作

匣。玉夫玩好貨寶。玉○王念孫曰。夫玩好疑當作珠。玉玩好。玉夫字相近而誤。又脫珠字耳。下篇曰。

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是其證。○維通案。許本。鍾姜本。亦有夫字。元刻本。張本。李本。皆無。呂覽纂同。

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取其冷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壺濫。劉本作壺。濫。注同。案集韻。濫。胡

暫切。周禮春始治鑑。或從水。亦作鑿。鑿。故左傳襄九年正義引周禮作鑿。盧云。案墨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爲屋

幕。鼎鼓几。槌。壺濫。戈劍。羽毛。齒革。寢而理之。凡兩見。蓋亦器名。注似臆說。慎勢篇作壺。鑑云。功名著乎盤盂。銘

壺篆著乎。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畢沅曰：諸養生其字衍。

之具。無不從者。從：諸養生之具。無不從。題湊之室。室：題湊藏也。

復案：○畢沅曰：漢書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案：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

湊。題棺槨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

曰：積炭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也。○畢沅曰：傳

作續志注。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其發掘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

葬器如故。言實賂。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

大輜。大輜：車也。○松皋圓注：車上脫。松皋：圓。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

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飭。有雲氣之畫。僂：蓋也。翼：

棺飭也。畫黼黻之狀如扇。翼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畢沅曰。禮記檀弓下云。制絞衾。設篋。翼爲使。

人勿惡也。注云。翼。棺之牆飾也。此作僂。或音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維通案。元刻本張本備作佩。許。

本姜本。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送葬皆執紼也。禮以軍。

制立之然後可。法。制。以此觀世。觀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

爲死。則不可也。字。於。死。人。不。可。也。○孫先生曰。死者慮也。又。

云。則。死。心。非。爲。乎。死。者。慮。也。此。與。彼。文。相。應。安。死。篇。云。以。

此。爲。死。則。不。可。也。續。志。注。及。治。要。引。死。下。並。有。者。字。蓋。

後。人。據。此。是。誤。文。而。刪。之。非。其。舊。也。且。苟。便。於。死。則。雖。貧。

國。勞。民。一。作。身。校。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曰。木茲生也。

○畢沅曰。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其設闕庭。

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爲賓階。阼。階也。若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

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王念孫曰。治要死。夫

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謂人臥始覺也。○畢沅曰。

瞬與瞬同。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人之壽久之不過百。○畢

久之。續志作王彪詩。注引久。下並無之字。曹中壽不過

六十。○梁玉鐸曰。左傳。三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凡人中壽七十歲。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

之慮也。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

之矣。

文○以陶鴻慶曰。爲無窮者之慮。卽其證。爲死者之慮。當作下

爲死者慮。下文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卽其證。○孫先生曰。續志注及治要引二慮字上並

無之字。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梁玉繩曰。據此

矣。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

扣。○扣。發也。○維通案。治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扣。謂

墓富而得爵祿。故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悖也。世

之厚葬也。有似於此。○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

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

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

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畢沅曰。續志注作趙。自此以

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也。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是故。

大墓無不扣也。○王念孫曰：治要大上。有古字。扣下有者字。而世皆爭爲之。

豈不悲哉。○畢沅曰：續志。畢沅作猶。君之不令民。志。善。○畢沅曰：續志。注。句。上有今夫。

二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甌者而逐

之。○以釜甌食之人。皆欲討逐之。○畢沅曰：顧舊隔旁作。几。字。書無攷。顧亭林引作甌。注云：隔同。今從之。史記

蔡澤傳：遇奪釜隔於塗。○俞樾曰：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遇奪下之錯簡。當云：君

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肖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

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遇奪鄉里。之所釜甌者。而逐之。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

便居。以微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微入韓魏。遇奪釜隔於涂。此云撲擊遇奪鄉里

之所釜甌者。而逐之。卽其遺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孫先生曰：所下脫一遺字。此言在不令之民。不孝不

子不悌之弟皆鄉里之通所遺棄雖釜鬲食之人皆欲逐之也脫去遺字不可通矣續志注引此文云皆鄉邑之

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雖截引此節然所下有遺字實足正今本之誤俞氏謂鄉里十字爲下文錯簡恐非

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肖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肖居官

注循治疑當作脩治○王念孫曰官猶事也○事如請事斯語之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

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即指耕稼而言○高誤以而祈官爲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爲二○孫銷鳴說同

美衣侈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爲之窮極於是乎聚

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

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畢沅曰有人自關中來者爲言燕人掘墓率

於古貴人冢旁相距數百步外爲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

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古今已先有爲日夜不之者小人之求利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

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擲有

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是不殉重器。臣治煩去

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

又益其侈。是以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之謂也。○王念

孫曰。事疑。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葬成陽。此爲樹也。傳曰。堯

當作惠。堯葬於穀林。○畢沅曰。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

山下有穀林。○畢沅曰。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

曰。劉向云。葬濟陰丘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

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萃路史注。以墨

子云。堯葬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海經云。葬狄山。

或云葬崇山。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民也。傳曰。舜葬蒼

皆妄之甚。山。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民也。傳曰。舜葬蒼

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畢沅

曰。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五百十五作南紀。引

尸子作南北己。案路史注云。紀卽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

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

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

舜葬於此。非閭伯詩云。海州蒼梧山。卽山海經之郁州。無

字。○吳先生曰。注云。市肆如故。是以舜葬於此。爲句。禹

葬於會稽。不變人徒。稽。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孫

而此云。變動也。則變字本作煩。案上文變字無注。是故先

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

以爲死者慮也。○維通案。續志注及治要引。並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

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

葬於阪隰。○舊校云。一作阪阨。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

者衆。知愛人者寡。謂愛凡愛死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陶所

鴻慶曰：愛人皆當作愛死人。高注可證。○維故宋未亡

而東冢扣。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齊未亡而莊

公冢扣。莊公名購。僖公之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

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

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使見發掘之謂。○

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未是也。○續

志注引此篇改作甚多。此文當作夫愛之而反害之。安

文正作夫愛之而反害之。安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

璵璠收。

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在喪位。以璵璠收。

收斂者也。

○孫先生曰：客下脫位字。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位字明矣。

孔子徑庭而趨。歷

級而上。

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璵璠君佩玉也。昭公

逐在外。平子之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

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梁玉繩曰：左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此與論衡薄葬篇三。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國。魏文帝志並譌為孔子。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

過也。

孔子違禮亦不欲。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陶鴻慶

曰：徑庭者。自西階下。越中庭而東也。歷級者。歷阼階之級而上也。禮大斂於阼階下。主人在。主婦宗族子

姓之位。在焉。惟國君臨喪。得於阼階上。視斂。孔子往弔。入門而左。本從客位。當西階下。今以諱言救過。故越中

庭至阼階下。歷級而上。斯為非禮。謂非客禮也。上文云：入門而左。從客也。正為此。文張本。高注引論語之文為

證於此
無涉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

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蔣賈之孫子莊王之令尹也

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畢沅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

傳注引此無○王念孫曰爲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

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

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座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執願王以國聽之也

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

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死，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爲據也。○劉先生曰：汝字當重列子說符篇史記滑稽列傳正義引此文並重汝字，是其證。淮南子人間篇作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女與汝同。○維通案：書舊事引並重汝字。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畢沅曰：列子說符篇淮南子人間訓皆作寢丘，無之字。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王引之曰：有寢之丘，略言之，則曰寢丘。故列子作寢丘。○維通案：渚宮之丘，當作有，有寢之丘。今本脫有字。詳言之，則曰有寢之丘。略言之，則曰寢丘。故列子作寢丘。○維通案：渚宮舊事及御覽百五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畢沅曰：史十九引並作寢丘。而名甚惡。記正義引作而前有垢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此見淮南。荆人畏鬼，而越人南注：此注自謂寢丘名惡，非有缺文。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祥。此地名丘，丘上惡之名，終不利也。○吳先生曰：注此地名丘，丘上

疑寢字。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

封其子。而子辭。淮南畢沅曰。後漢書作其子辭。○維通案。淮南亦作其子辭。列子作子辭。○維通案。其

字。請寢之丘。○梁玉繩曰。此與列子說符。○淮南人間全。韓子喻老。謂封敖在未死時。○維通案。據

淮南有寢上字。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墨子維通案。知同智。當有有字。

知不以利爲利矣。○陶鴻慶曰。不以利爲利。當作以不。利爲利。上文云。楚越之間。有寢之丘。

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是知以不利爲利也。下文知以人之所

惡。爲己之所喜。正承此言。今本以不二字誤倒。則非其旨。○劉師培曰。不以利爲利。書抄三十八引作可謂以

不利。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

乎俗也。故衆人所以利。孫叔敖病利。五員亡。荆急求之。○維通案。故曰。所以利。異於俗也。

五伍古通。渚官。舊事引作伍。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

多知也。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地形訓云。太行所以自竄。

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洪亮吉

曰。常疑太行在河北。與楚奔宋絕遠。員何得登之。及考史記。伍子胥列傳。子胥自楚奔宋。從太子建奔鄭。下云太

子建。又適晉。不言與伍俱。此蓋史闕略。其實建之適晉。伍胥亦與俱。及自晉與建還鄭之時。登太行望鄭。故

有國險之多智數言耳。後因建還鄭。謀泄。為鄭所殺。員又自鄭之許。異寶篇云。胥去鄭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

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胥再拜受教。遂如吳。越絕書亦言。子胥奔鄭。從橫嶺上太行。北望齊晉。又言。子胥挾書

亡矢。後蹤跡始悉。蓋歷宋鄭。晉許四國。後絕書等觀之。員出

簡質。且要其後言之。故於楚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猶

謀也。俗主也。不肖凡君。○俞樾曰。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

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本或

作舉。傳寫誤合之。因爲不足與舉。謂不足與之舉事也。舉非衍是。○吳先生曰。不足與舉。謂不足與之舉事也。舉非衍

文。高注訓舉爲謀。蓋謂不足與謀。即不足舉。去鄭而之事矣。此展轉相訓之例。高注多有之。俞說非。

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吳欲令之五

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

涉見一丈人。丈人。長稱也。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案。御覽

七百六十九引漁父乘船似漁字是。丈人度之絕江。絕

問其名族。姓族。則不冑告。丈人不冑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校云。

子獻。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丈人不冑受

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畢沅曰。檐與

擔。○維通案。渚宮舊事。引作擔。李本同。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圭執

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

千金劍為一作舊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舊校云何

因一作曷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偽言也五員過於吳過

至也○俞樾曰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

適若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

同訓適為至正與此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

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維通案

引至眾上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也江

以上丈人無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為於五員也故曰而無

無以為為也○畢沅曰注當云乃大有為於五員也故曰而無

脫兩為為字也而無以為之○陳昌齊曰而無以為之五

字當因上文而誤衍○孫鏞

鳴曰言人皆有所爲而爲江上丈人不望報不立名是無所爲而爲之吾將何以爲之名乎名下當重名字屬

下不可得而聞爲句○俞樾曰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

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陶鴻慶曰俞

氏雖得其言而未得其旨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皆指天地言言天地之德爲體至大生物至衆固無不爲

而實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文與下文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一氣相屬言惟丈

人之有爲而無爲與天地之名不可得而聞也○知身不德同也如愈說則於文複矣

可得而見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司城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

寶我以不受爲寶○文○王念孫曰○不受當作不愛○此涉上

文○王念孫曰○不受當作不愛○此涉上

非喻老篇。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呂文。本之。省子玉二字。故宋國之長者

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

兒子。小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鮒氏之璧與百金。以示

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於義篇。握棗與錯金。以身之養兒。

嬰兒。野人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

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抱朴子官理篇。髻孺背

千金而逐蚨蜢。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龜。以握棗例搏黍。

則黍爲黃米。以蚨蜢例之。則搏黍亦可爲黃鳥矣。○維

通案。焦氏引繁露。原以鮒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

者。賢者必取至言矣。○陶鴻慶曰。道德之至言。上當有

與字。上文云。以百金與搏黍。以示

兒子。兒子必取百金矣。皆有與字。此文例亦當同。○孫先生

曰。新序與節士。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

篇。正有與節士。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

彌犄。犄精微妙也。彌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文○陳昌齊曰。據通篇

鴻慶曰。不字不當有。淮南說林訓云。柳而下惠見。給曰。可以養老。盜跖見。給曰。可以殺壯。見物同而用之異。義即

本此。衍不字。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本。故國廣巨。兵彊

則非其旨矣。富。一○舊校云。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

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

見祝網者。置四面。設。置。其祝曰。從天墜者。墜。墮。墮。墮。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

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畢沅曰：舊校云：收一作放。孫子

雲羽獵賦引此。收並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敎祝曰：昔蛛蝥作

網罟。今之人學紓。紓。緩。○畢沅曰：賈誼書論誠篇：蛛蝥

疑與紓通。注訓為緩。非是。○維通案：文選左：欲左者左。

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

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畢

梁仲子云：李善注：東京賦作三十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

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也。周文王使人

叩池。得死人之骸。○維通案：御覽八：吏以聞於文王。○維

通案：聞猶問也。聞問古通用。論語：公冶長篇：聞一知十。本或作問。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倞注：聞或作

其問是此。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畢。

沅曰。也與邪古通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

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枯。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

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

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

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

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

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十。畢。沅曰。孫云。御覽七百。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

作持杖。杙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

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俞樾曰。梁玉繩曰。賈子容經篇載此事。作子贛謁孔子。○俞樾曰。搏杖即扶杖。

也。專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傳也。傳近之也。是其例矣。故孔子以六尺之

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

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今之

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刼弱暴寡也。以

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餽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

曰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為持持老謂養老也長養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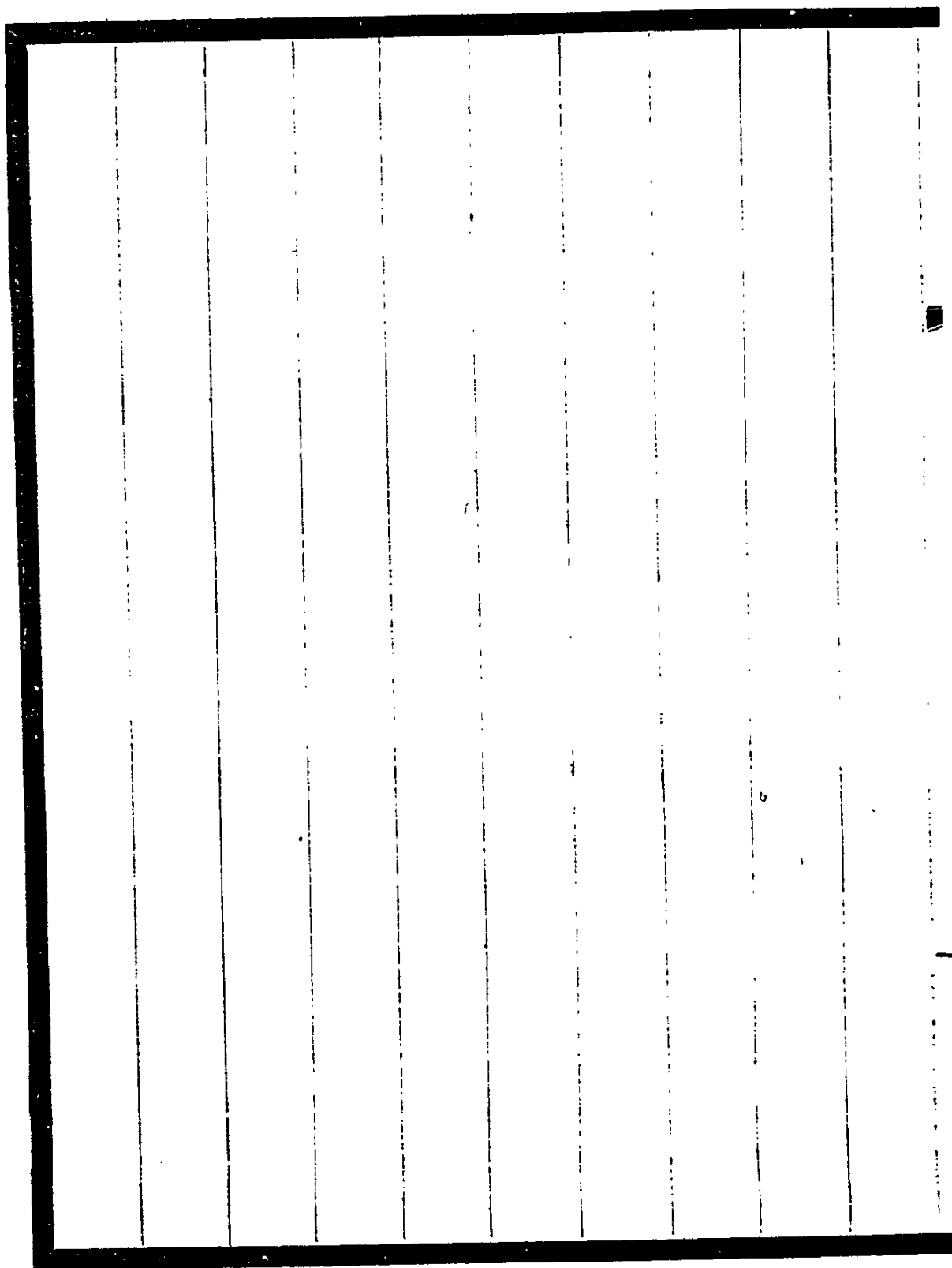
交不以官為事墨子曰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

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跖與企足

得飴。以開閉取捷也。也。以盜跖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

養財物者也。○畢沅曰：淮南說林訓：柳而下惠見。鮒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鮒曰：可以淮南說見。物同而用之異。注：牡門。○戶簫牡。此云捷，卽牡也。黏牡，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梁玉繩曰：莊蹻字企足，僅見此。○維繆案：正文滑及注，企足二字，非企足爲蹻。蹻字俗書作蹻，亦與企形近，遂錯分爲二字。非企足爲蹻之字也。緣古書中多以跖蹻並舉。淮南主術篇明分以示之，則蹻蹻之姦止矣。高注謂蹻莊蹻與此注例同，因學紀聞十七引此，正作仁人得鮒，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鮒，以開閉取捷也。是其證。

異用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一

榮成許維通學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月。十一日。躔此宿。北方宿。吳

訓。斗。淮南天文

昏東壁中。旦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

月。昏旦時。皆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

音羽。

說在律中。黃鐘。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

聚於黃泉之下。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冰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

鷦鷯不鳴。虎

始交。

之。鵠。鳴。山。鳥。陰。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畢。沅。曰。鵠。鳴。月。令。古。

本作曷旦。今本作鵠旦。淮南作鵠鳴。○維。通。案。玉。燭。寶。典。引。作。曷。旦。與。月。令。古。本。合。天子居玄堂

太廟。

太廟。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粢。其器宏以弇。

說在孟冬。

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

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

有司。於。周。禮。爲。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地。圖。與。民。人。之。教。故。命。

也。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房。所。以。閉。藏。也。

○。畢。沅。曰。且。泄。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沮。泄。釋。文。不。爲。沮。作。音。注。疏。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

泄。○。俞。樾。曰。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事。無。作。慎。無。發。蓋。作。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

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

可。改。訂。正。說。詳。羣。經。平。議。

尚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

喪。注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之也。○孫先生曰。注發泄陰氣。于義不合。陰當作陽。字之誤也。是月陰

氣用事。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若發蓋藏。起大衆。必作泄陽氣。與時令不合。故諸蟄伏者必死。民多疾疫。若作

陰氣。不可通矣。月令孔疏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爲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

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命之曰暢月。是其證。御覽二十八引。正作陽。當據正。

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

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間。謹房室。必重閉。之閹。官尹。正也。於周禮爲官人。掌房

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畢沅曰。門閭。蔡邕月令說。作門闌。云闌尹者。內官也。主官室出入。宮門。官中之

尹。門曰闌。闌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闌尹所主。知當作闌。見月令問答。省婦事。毋得淫。雖有

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乃命大酋。秬稻必齊。

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首。醞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首。於周禮爲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之。

則酒材辨五齊之名。疏與稻必得其齊。麴與蘖必得其時。則酒善也。○畢沅曰：注首醞米麴及故謂之首兩首字。舊本皆作酒。訛。又麴與蘖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疏與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又舊本疊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凌曙曰：酒字從酉。釋名：酒。酉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首。釋名：酒從酉。水半見於上。酒久則水。上見而糟少也。故月令。鄭注：大首者。酒官之長也。疏：首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爲大首。揚子方言：自河以北。湛饔必潔。趙魏之間。久熟曰首。故酒久熟亦謂之首。以北。湛饔必潔。

水泉必香。

湛。漬也。饔。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酒美。漬也。湛。讀。潘。釜之潘。饔。讀。熾。火之熾也。○

畢沅曰：潘。釜未詳。陸德明音子廉反。異於高讀。○維。通案。注水泉善則酒美也。當云：水泉美則酒善也。善美二字。誤倒。其次。注訓香爲美。則水泉香。即宜訓爲水泉美。方與文例合。上注麴與蘖必得其時。則酒善也。此注亦不應獨異。淮南注：正。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作水泉美。則酒善也。正。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首監之。無有差忒。

陶器。瓦器也。六物。稊。稻。麴。蘖。水。火也。大首。監之。皆得其齊。故無有差忒也。

○俞樾曰：上文「穠稻必齊」，「穠」必時，「湛」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必

者，「穠」稻一，「麴」二，「湛」三，「水」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穠」稻，「麴」水，火

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穠」稻，「麴」水，「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天子乃命

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故祈祀之也。是月

也。農有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詰，誅也。○維通案：取之不詰者，警戒其失主也。並無誅罪。注誅字當是讓之形誤。處分篇注：詰讓可證。淮南注：

詰，問與合。山林藪澤，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

者，野虞教導之。澤，實曰疏食，野虞掌山，其有侵奪者，罪

之不赦。○必罰之也。○孫先生曰：周書月令篇：禮記月是

月也。日短至。刻，冬至之日。晝漏，水短上刻。四十五夜，水

陽爭諸生蕩。

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畢沅曰：鄭注：月令云：蕩。

謂物動將萌牙也。

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

形性。

弇。深。寧也。陰陽方爭。嗜慾成。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

○畢沅曰：處必弇。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弇。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

成也。猶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

動。

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畢沅曰：鄭注：月。

令云：荔挺。馬荔也。與此異。○維通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謂：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廩。廣雅云：馬薤荔也。通。

俗文亦云：馬薤。然則以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江東呼為旱蒲。案：蒲。薤。並以葉形得名。荔。薤。一聲之轉。吾鄉。

稱此草為馬棟。是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木調。物又。

由馬薤而轉者矣。曰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竹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畢沅曰：周禮地官山斧。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堅濡調。此注調。

者。此正同。又物與韌。刃忍。古皆通用。有取柔韌。是月也。可

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

禮為象魏。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其國旱。

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畢沅曰。氣霧。月令作氣霧。此疑訛。○維通案。畢說是。淮南

氣注同。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之金

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維通案。注金下脫一氣字。淮南注

可證。季秋紀注云。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

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為敗。食穀不和。故民多疾癘。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

也。○畢沅曰。月令減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減。又不為末減。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

梁仲子云。羣經音辨。咸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減五。下登三。韋昭說。一作咸。又疾癘。月令。作疥。癘。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當作忠言。言至二字。崇曰。至而

譌校者。復以小題爲至忠。遂乙轉忠。至爲至忠。下注云。賢主說忠言。是正文原作忠。言明矣。下文夫惡聞忠言。

乃自伐之精者也。卽承此而言。史記留侯世家。有忠言逆耳。利於行語。非賢主其孰能聽

之。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反

之。春秋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人主無不惡

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

何益也。○維遜案注溼字。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茂

張本作濕。與今本孟子合。○維遜案注茂字原作成。改從人。時灌之則惡之。其惡

也。○維遜案注茂字原作成。改從人。時灌之則惡之。其惡

張本姜本太玄注美茂也。其比同。人時灌之則惡之。其惡

灌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俞樾曰。日當作自。字

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夫惡聞

精者也。即承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夫惡聞

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此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

說苑立節篇。渚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射隨兕中

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射隨兕中

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

殺隨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雉。王曰。何其暴而不敬

也。○畢沅曰。隨兕說苑作科雉。王曰。何其暴而不敬

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

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之子培賢

曰。願下本有王字。而爲今本脫之。高注。故曰。願王察之也。○孫先生

是正文。正本有王字。明矣。渚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王爲代

死也。故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晉

生曰。渚官舊事及御覽八百九十引。師下並有與晉二字。其

實不相干也。○維篇云。楚說莊王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勝

鐵論險固篇云。楚有汝淵。滿堂之固。滿爲兩壤。堂棠聲

同。是兩棠爲楚地名。此可補左宣十二年傳。邲之戰。

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

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

兄有是功。○畢沅曰。舊本請賞於下。脫吏曰。人之有功

也。於八字。又軍旅下衍曰字。今據御覽刪補。○維遜案。

說苑吏字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

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

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咒。

壽也。○王念孫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咒者。不出三

月也。故記。古書也。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三月必死。是以臣之兄驚

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罪而死。罪。殃

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

之。賞子培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穆行之

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

矣。齊王疾瘠。齊王。瘠。王也。宣王之子。瘠。病瘠也。○畢沅

蓋卽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疢首也。盧云案疢首常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李善注文選張景

引陽作疢。疢又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

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

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畢沅曰日抄引作弩激之。

弩則疾不可治。○畢沅曰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治怒作怒與下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合怒。

王則摯必死。○孫先生曰怒王當作王怒上之怒云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由文摯而激王之怒以治。

疾其主在文摯其賓在王故曰王怒王此語王怒而必殺摯其主在王其實在文摯故曰王怒同爲文摯言而語

氣迴異到作怒王失之遠矣。御覽六百四十五又太子七百二十四引並作王怒論衡道虛篇同當乙正太子

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

王必幸臣與臣之母也。幸哀。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

請以死爲王。也。爲治。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期也。不如。

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也。故王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文摯因

出辭以重怒王。守。梁玉繩曰。三國魏志。華佗傳。有一郡

其貨而不加治。子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

追捉殺佗。郡守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

數升而愈。此實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猶愈也。○維

與摯怒齊王類。王大怒不說。○俞樾曰。大怒不說。於文似

作除。改從姜。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

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

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

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也得爲太子行難。以

成其義也。敬爲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畢沅曰。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士之平之不可得辱者。平也。士之大者也。○孫

鏘鳴曰。議讀曰義。謂爲士者。義不可辱。視義甚大也。視義甚大。則富貴不足尊。故下言大之則尊於富貴。注議

讀如字。卽今所云之說。未安。○吳先生曰。議平也。平爲平論之。平。卽今所云名節亦安。今所謂名譽人格等。大之也。謂

士視此事甚重大。他人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

虞其意矣。

虞猶同也。○洪頤煊曰：虞無同訓。虞與娛同。莊子讓王篇：許由虞於潁濱。釋文：虞本作娛。

孟子盡心：驩虞如也。丁音驩。

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

足以挺其心矣。

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則言誠可用，生為辱，故

曰：無為樂生也。○畢沅曰：注欲字疑衍。

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

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

北走也。忠臣亦然。

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

去生必去。

死也。徇猶衛也。○畢沅曰：注衛也。疑從也。之說見下注。

○俞樾曰：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

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吳先生曰：出生殺身，與出身棄生

互文也。俞校不可從。又曰：注殉衛也。為國有士若此，則展轉相訓之例。高注類此者多。畢校非。國有士若此，則

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

言得其患雖得之，有不

智。其患也。○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

又患在於人主不能知之。所謂以衆人遇之也。○維通案畢

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維通案畢

讀有智爲者字明矣。是惟其患下當有者字。高注云云。是

正文。本有者字。明矣。是惟其患下當有者字。高注云云。是

所謂其患者。雖得之。有。不。例。即。證。此。吳王欲殺王子慶忌。

而莫之能殺。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

皆畏之。無。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能殺之者。無。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也。安。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

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

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

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

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其

妻子。燔而揚其灰。○維通案。摯當讀爲繫。摯皆從執聲。故可通假。要離走。往見王子慶

忌於衛。○畢沅曰。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適楚。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

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

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

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

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

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畢沅曰。孫云。

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猝之。作猝而浮。則作浮出。○維通案。說文。猝。持頭髮也。如此者三。其

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波。○孫鏞鳴曰。卒猶終。

也。介立篇其卒。而相食義同。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

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

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成便猶也。夫爲故主

殺新主。臣以爲不義。○畢沅曰。此文訛。案吳越春秋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徐

時棟曰。國策並載其語。文義各有當。文不訛也。要離既

不誤。而校者反誤也。又曰。義義各有當。文不訛也。要離既

事慶忌。即新主矣。夫非爲故主殺新主。夫粹而浮乎江。三

主乎。轉較吳越春秋之說。爲義長也。夫粹而浮乎江。三

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爲辱

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

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

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辱。子

取吳國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貴富也。

讀如育。翟人攻衛。時有臣曰洪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

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

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傳七竝作榮澤當從之。殺之。盡食其肉。獨捨

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生曰孫先

學記十七引啼作號韓詩外傳七曰臣請為裸因自殺。

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故曰臣請為裸者也。○黃生

曰裸即古表字表外衣也。弘演剖胸納公之肝言不忍使其暴露如以衣襲之也。桓公聞之曰。

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生。就。死。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是。者。也。○維。通。案。辨。與。辯。古。通。荀。子。書。皆。如。是。張。本。凌。雅。隆。本。正。作。辯。注。及。下。文。同。所貴辨者。爲

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論所理。兩所字。

皆衍文。論與倫同。倫亦理也。下文云。所貴勇者。爲其所貴。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此文例亦當同。

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

跖曰。盜有道乎。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

意關內也。關。閉也。中藏聖也。曰。妄意。知內。此幾於聖也。○畢沅

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孫先生曰。畢

校非也。莊子胠篋篇作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莊書之字亦當作中。上中字讀如允。執厥中之中。下中字讀如

億。則屢中之中。成疏可證。此蓋緣後人於重疊之文。記以。字。遂誤作之。呂氏淮南竝不誤也。妄意。關內者。妄

度。門內之財。物。意。與。億。同。度也。是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門也。是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

閉。未得其旨。意。而中藏者。揣度而竟中其藏也。義亦明順。畢氏誤讀中爲中內之中。故謂中藏爲衍文。遂使莊

呂及淮南之文並不可通斯爲謬矣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

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大盜者。

說非六王五伯。

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

襄楚也。以爲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肖子丹朱而反禪舜。故曰有不慈之名。

也。○馬叙倫曰。莊子盜跖篇亦云。堯不慈。釋文亦云。不授子也。尋盜跖篇又云。堯殺長子。韓非說疑云。記曰。堯不

慈。謂殺子也。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遂不告而娶。

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

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

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稱世

愛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此

之謂也。○畢沅曰：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

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敲音敲，擊也。辨說六

音敲，其頭辨如此。又一本作無辨也。○畢沅曰：說文：敲，擊頭也。注

口卓切。錢詹事云：敲不成字，當為敲之譌。說文：敲，擊頭也。正

同也。今俱改正。○吳汝綸曰：穀字諸公多妄改。注音：穀

乃古字之觀存者。古告高多相通。鵠借為鬻。皓借為皜。

然則敲殆敲。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

之。此之謂也。○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行。子經

師多從其說。遂以呂覽為人姓名非是。惟武億據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

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

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

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

也。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

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

染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

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紂之同母三人。其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注曰。梁玉繩曰。人表宋微中。下

竝依呂氏。先儒多仍之。惟蘇子由古史據人表云。微子卒。世子蚤死。立世子之弟微仲。衍。孫頤谷曰。孟子以微

是尚書微子篇孔疏引此文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中
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
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立紂爲後孟子梁惠王下孫疏引略同則唐宋妾人所
見之本與用法若此不若無法下也法所以繼世樹德化
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畢沅曰注法當
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

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

○陶鴻慶曰此四句文不成義疑元文本二句當云後

世之於今亦猶今之於古也文義已足下文故審知今
四句可知者蓋卽二句之誤衍校者竄易其文而並存耳故

仲與微子並言。疑是弟。非子也。人表有兩微仲。或疑一子一弟。說頗可采。○蔡雲曰。兩微中猶兩虞中也。閻徵君釋地續孤引宋微中爲證。疎矣。馬氏釋史以爲重出。恐非。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

也。甚少矣。

其在受德。○梁玉繩曰。受紂音相亂。書立政曰。受德。僞孔傳又云。帝乙愛焉。爲作善字。尤妄也。紂母之

解誤以受德爲名。呂仍其誤。鄭康成遂謂紂字受德。僞孔傳又云。帝乙愛焉。爲作善字。尤妄也。紂母之

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

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

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曰。立也。○王念孫

○俞樾曰。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

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

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並與不可以同。○維通案。王說

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今前後一

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覓謚數犯

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畢沅曰。覓謚說苑君

道篇作筦。饒新序一作筦。蘇○王念孫曰。漢州輔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死記其口。覓即筦之譌。饒與謚

形相近。范鎮碑。膺姿管蘇。靖位衛上。○俞樾曰。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即範我以義。圍我以禮。○俞樾曰。犯我以

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本作違。是其證矣。曰。與處則不安。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曰。與處則不安。

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亡焉。○畢沅曰。

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罪也。猶於

是爵之五大夫。爵覓謚為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

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先意承志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

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

穀喪焉。左傳：作疾疾。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曰：文王將死與之。

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

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

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

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

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

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

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

呂太公望封於齊。

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爲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

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爲太公望。

使爲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太岳之肖。○畢沅曰。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曰。

作至礪谿之水。尙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本名呂尙。文

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云云。蓋本尙書緯。帝命驗之。文。梁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

姜太公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梁玉繩曰。組紺號太公。安得預知呂尙而望之。通志以爲譌語。高蓋

有意之。周公旦封於魯。

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

平。成王封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

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

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

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

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

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字觀之誤也。○劉先生曰。公當爲日。字觀之誤也。淮南子齊俗篇。韓詩。

外傳。日以並作魯。日以削。正與上三十四世而亡。伯禽至公。

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梁玉繩曰。此及史魯世家。韓詩外傳。十皆作三十四世。蓋不數伯。

御。一代也。淮南齊俗作三。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爲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武侯使

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畢沅曰。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

州長社縣西。止車而望西河。○畢沅曰。後觀表篇。泣數

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

釋棄。○維躡案。躡與展履並通。觀表篇作展。漢書地理志。女子彈絃跼躡。如淳云。躡音展。師古云。躡字與履同。

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也。○知

畢沅曰。抵與技同。觀表篇作雪。注拭也。○維躡案。觀表篇識下有也字。君知我而使我不

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爲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

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將秦

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

秦。秦日益大。畢。由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

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畢沅曰。座舊作涿。與

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畢沅曰。舊本作公叔之。

疾嗟疾甚矣案御覽兩引皆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

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

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爲不能聽。御覽作若勿使出

境。言不能用之也。故曰勿殺之。無令他王不應。出而謂左右

曰。豈不悲哉。疾出王視公叔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

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

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

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悖者不自知爲悖。故謂不悖者爲悖。○孫先生曰。不悖下

疑亦當有者字。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者字。高明矣。

長見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二

榮成許維通學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越之夏。十二月。婺女。北宿。

也。○畢沅曰。此書葵舊並從。務案說文從秋。今並改正。昏婁中。旦氏中。婁。西方宿。

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

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注所也。所以旅陰。

也。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王念孫曰。畢校非也。淮南時則訓。注作所以旅。旅去陰。即陽。與此同。寫者

呂脫去下旅字耳淮南天文訓云大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北鄉將來至北漢

也鵲陽鳥順陽而雉雉雞乳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

與乳雉雉誤今案改正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

乘玄駱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

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

方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

以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

耕字衍又牛於東門外是也○畢沅曰注其畢冬之氣也其

季記四白帖四御覽十七海錄碎事二引注並作前歲一

逐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

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大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

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畢沅曰日月令無行字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也○將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

天子自觀之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

堅字也○乃後人以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郝洋林曰朱

子謂呂腹作復今本同案禮月令鄭注云命取冰冰已

今月令無堅不言腹作復腹復古義通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令告民出五種出之

簡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畢沅修耒耜

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篇章仲春晝擊土鼓吹郊詩以逆暑仲秋夜逆

寒亦如之。舉春秋省。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

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大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

使其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燎者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畢沅曰

寢廟始注云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是

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窮于紀。日有常行爲紀。月中終道五星盡而復生曰朔。故

于次也。月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次也。紀道也。見

于南方。是月迴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

二。言天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故於是月十專於農民。無有

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

民無所役使也。

令以待來歲之宜。

而飭讀之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

共飭國典多。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次列也。諸侯異。

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也。

國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

天皇。

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

乃命同姓之

國供寢廟之芻豢。

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芻犬豕曰豢。

令宰歷

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

川之祀。

宰歷於周禮為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衆。故命之也。○畢沅曰。令月令作命正義云。

宰。

小宰。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茆泮林曰。朱子謂呂歷作磨。

案朱子引作磨。磨當作歷。音歷。古字通。周禮遂師抱田音歷。疏謂抱持役名之版籍。竊思卿大夫庶民因土田

而賦犧牲。亦必有版籍。故謂之歷。而百官萬民皆唯太宰得主之。故高注云。然高氏之解。自異於鄭。非誤亦非。

衍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也。以供

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

終。三句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終一歲。二十日為二

旬。後一旬在新月。甘雨三三至。案三字。疑衍。說具本條。三

何事。高注云云。與季夏篇注語意略同。案此注亦有所指

奪當以彼注互補。疑正文三句二日之上。當有脫文。故

指雨雪言之。蓋是月冰水方盛。歲事告終。民咸獻力。故

雨雪之節。一月中祇得二日。與季夏季冬行秋令。則白

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之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

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畢沅曰。四鄰行春

月令作四鄙。○維通案。淮南亦作四鄙。注與此同。行春

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溫仁之令。氣而不和

逆調。故胎養天傷。國多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而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也。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義理義也。殺身成也。臨患忘

利。道而遺生行義也。惟義所在。不必生。視死如歸也。易有如

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國以其義高。任大。一

能。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大者定天下。其

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蓬伯玉段干木是也。

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也。務勉賢

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佚得賢而任之。故齊有北郭騷

者。結罟罾。捆蒲葦。織葩屨。○畢沅曰。舊本作屨。屨。校云。一作葩。屨。今據尊師篇定作

葩。以養其母。猶不足也。猶尚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

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利於不義之

而取也。當義能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

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畢沅曰。次分字

上○維通案。晏子雜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

有間。無幾間也。○維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北

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

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

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案。晏子

說苑說上。並有吾字。而嘗乞所以養母焉。訛。今從說苑改正焉。彼

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當伉。今晏子見疑。吾將

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

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

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子。劉師培曰。必見國之侵。晏

國之必侵。可在證呂氏。舊本必字當在侵上。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

友謂觀者曰。○維通案。觀者。晏子作復者。義勝。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

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

追晏子。及之國郊。○駟。傳車也。郊。境也。○畢沅曰。駟。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駟。案文十六年。左氏

傳。楚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

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

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又

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畢沅曰。舊本正文。嬰之亡。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維通案。晏子

說苑。嬰上竝無晏字。惟曰。上有太息而歎四字。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

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

○松皋圓曰。今字疑矣。恐宜作昔。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而介

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

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貴有以富也。此文

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介一作反。入云。介

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

從之。爲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犢。介子推也。○

梁玉繩曰。五蛇。此與左傳及杜注。史晉世家及索隱所說各異。臣爲五。此與左傳及杜注。史晉世家及索隱所說各異。

因下云。一蛇羞之。稿死中野。故去胥臣而數介推耳。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

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

伏於山下。文。畢沅曰。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

篇。以為從者憐之。乃懸書官門。說尚可通。歌辭與此及

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梁仲子云。橋死

疑是稿死。御覽九十六引。正作稿死。中野。無於字。梁

說近是。類聚九十六引。正作稿死。中野。無於字。梁

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

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

登。不似。○畢沅曰。舊本登誤從艸。又注音登二字。亦與高注

者。皆後人所加。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

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

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
脣乾噍。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
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仲○畢沅曰。梁

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作旌瞽。注云。一作
爰精目。并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節士篇作族目。訛。

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餬
之。爰旌目三餬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
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
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
死。昔者齊饑。黔敖爲食於路。有人餓其履。藿藿而來。黔
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
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

畢沅曰。○松皋圓曰。注。禮記檀弓下作貿貿。鄭人之下韃也。

韃。邑名也。義則未聞。○畢沅曰。吳志伊字彙補云。韃音未聞。一本作韃。梁仲子云。說文婚籀文作𩇛。略相似。古

音附錄之。改革旁作者。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皆疑卽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

正下鄭地。鄭人趙下昏。或卽說韓滅鄭一事。莊躄之暴郢也。觀云。韓荆趙更可見。鄭人韓之卽韓矣。莊躄之暴郢也。

莊躄。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畢沅曰。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

躄王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莊躄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

時。而高氏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之前。未知何據。若史漢

則以躄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

定。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

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卽

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

楚之起。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躡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年。則躡當威懷時。亦可殺見此。注味。或本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躡當威懷時。亦可殺見此。注味。或本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躡當威懷時。亦可殺見此。知也。未可。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韓荊。

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

壯矣。○畢沅曰。盧云。壯。傷也。○陶鴻慶曰。驕。壯與脆。因

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免也。猶也。其卒遞而相食。

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

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陶鴻慶曰。今

假令三國之人。與爰旌目相爲謀。則甚遠也。○維通案。陶說是。惟惡其義。疑當作惡其不義。言爰旌目若食盜

者之食。則不死矣。而爰旌目惡其不義。故不得本誤脫。正與上文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者相反。成誼。今不得本誤脫。

不字殊
非其旨

介立○意一作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堅○暉始出○尙書省詩注及類

聚六引奪下同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磨○案此注原脫○據元

刻本及張本增補畢沅云舊校云磨一作廉注亦不知

照引偶失堅與赤性之有也。○畢沅曰各本有性也者所

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

以汙也。亦猶此也。云倍百人爲豪○舊校昔周之將興也。

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

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

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

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

下。共頭水名。○畢沅曰。共頭卽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松皋圓曰。注水名。當作山名。兵略訓注。正爲

山名。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楊倞曰。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而與之盟曰。世

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

澤名也。爲私邑也。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

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福也。

時四時。祈求也。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

無所求。於民也。

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畢沅曰。壞宋邦又。

本作壤。壤亦傷也。

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

遽爲之正與治也。

遽疾也。

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

謂行貨與。

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畢沅曰。阻丘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保亦當訓恃。○梁玉繩曰。莊子讓

王。政作阻兵。○維通案。注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保持許本姜本竝作保恃。

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殷之夢。以喜衆

篇。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

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

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聞古之士。

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力所能也。遭乎亂世。不為苟在。○松皋圓

曰。在莊子作存。勝。○俞樾曰。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維通案。松說是。今天下闇。周德衰。

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俞樾曰。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不若

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維通案。莊子

此作遂餓而死焉。人之情莫不有輕。莫不有重。莫不有重。於天不有也。

案。注身下輕。義重身輕也。○維通案。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

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為以全其忠也。○

字當作意。形近而誤也。下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

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身輕於身。重於義也。以

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以義爲人。殺身也。故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

曰。如此其重也。乃令之爲己死也。○王念孫曰。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

句。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自由與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不能相得。故辭

文云。賢主必何自由與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不能相得。故辭

其患。下賢篇曰。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

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
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
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以遠
其不少爲私。言何之蚤。奚道不至於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
年之少爲私。言何之蚤。奚道不至於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

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蓋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

耳。以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

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

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弘。故

為之不受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中折於秦也。

喜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

不知賢也。故曰。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受命之王。名天乙。商

主癸之子也。武王名發。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失天下之王。帝

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畢沅曰。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據竹書紀年

改正。孔墨布衣之士也。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

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故曰千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

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致來猶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

也。致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復恩竝作趙襄子語。○陶鴻

慶曰。此節之文。語意失倫。蓋寫者亂其次也。世之人主

得地百里云云。當在奚道相得句下。賢主必自知士云

云。當在必自知之然後可句下。而智伯如此。則上下文理

句下。乃叙述豫讓公孫弘二人之事。如此。則上下文理

爲人。以承接矣。今輒正其文如下。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

氏云。今本以字誤衍。今從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

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

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

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

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賢主

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

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子之行何其惑也。

知之矣。豫讓之友謂豫讓曰云云。

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

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語也。故事也。

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

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

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

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畢沅曰。是舊

本多作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本作是。夫國士畜我者。作是。義長。○維通案。元刻本張本作是。

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

於猶厚也。○吳先生曰。於猶相於也。人之於己。如衆人。則衆人報之。如國士則國士報之。高訓於爲厚。僅據一

邊。亦展轉相訓。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曰。從。公孫

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

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意

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不晚後○維通案

之字正與上文意者秦王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帝王之主也句法一律往。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

以辭。以觀公孫弘。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

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

里。昭王笑曰。○維通案治要引笑寡人之國。地數千里。

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

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維

通案治要引句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

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為人君

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畢沅曰舊本慙上脫不字又

正文有字原作屑畢氏校語同尋畢氏既以齊策校此

肖字即當從策改正孫先生為肖畢本作屑者乃手如此者三

人○有此者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維通案治

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畢沅曰策作能致其主

策引與齊如此者五人○有此者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

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

言有如臣者七人也○畢沅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

若此。○維通案齊策作客胡為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

必謹諭寡人之意也。○明論公孫弘敬諾。本有曰字。傳寫奪

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畢

沅曰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海凌可

謂士矣。○此孔子謂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

循其情性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畢沅曰。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

推之。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而此在猶云涪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

此理。故周禮馮相初元章注疏中詳言之。丙子者。後漢以後。謂之
丁丑矣。○張文虎曰。歲陽歲名。雖見爾雅。而古書用歲
名者。僅見此。若楚詞之攝提貞于孟陬。自謂月建。史記
天官書。大角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王
叔師誤以太歲釋之。閻氏百詩。以授時術。我友顧君觀
之。當為闕茂非。渚錢少詹事。依三統積年。求得是年
歲星。以八年為六年之誤。而六年一次。王氏雜志。用許周
生說。以八年為六年之誤。而六年一次。王氏雜志。用許周
是果。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
注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
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
人。或亦文信侯曰。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
顯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方圓也。矩。汝能法之。

爲民父母。也。○俞樾曰：大圜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即曰字也。尚書洪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

用。曰：稼穡。古：爰曰通。蓋聞古之清世。平。是法天地。凡十二

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

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

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

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陶鴻慶曰：理當作數。數猶術也。下文云：行數。

循其理。平其私。即承此言。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劉咸

今作理者。即涉下文而誤。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劉咸

數當作行其理。脩即循之誤。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

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

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矣。失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盛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而西望之盛，跌而衰。人曰：倪與晚同。李本作兒，注跌與晚

同。周禮：大司徒曰：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曰：日跌，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云：

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孫詒讓曰：日倪，猶日衰側。廣雅釋詁云：倪，衰也。莊子：天下篇云：

亦引方中，方晚與此義同。○維通案：王念孫校本：趙襄子

游於囿中。○梁玉繩曰：從子常云：此篇係序意，不應入

亮吉曰：趙襄子以下，錯簡在此。○孫鏞鳴曰：此文不當在上

篇。豫讓之友，謂豫。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爲參乘。○

沅引：舊校云：一作青荇。案：李善注文選：陳琳答東阿王

亦注改作清洪。今新刻。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也。類象。青荊

進視梁下。豫讓却寢。却。為印。印。即今文。仰字。本改。佯為死

人。叱青荊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是。長者讓。

自謂。青荊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畢沅曰。選注。作子。今日為大。

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

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可得死也。我言。

用之。猶曰。若我言之。周官旅師也。乃退而自殺。青荊非樂。

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荊豫讓可謂

之友也。

序意○畢沅曰。舊云。一作廉孝。案廉。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三

榮成許維通學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

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道經也。猶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

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夫

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和合。

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皆反其情。變其形。

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

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形訓作沅曰。淮南地

作六水。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四鈞。平也。爲

宿皆隨斗角亢氏所指而言。角亢氏離斗杓最近。故古法以

此三星爲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

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

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

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

婁

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七

吳先生曰。劉昭注補郡國志。今衛分野。與高誘說同。蓋

舊

義也。天文訓注。不韋作承。委者。形聲相近而誤。應據此注訂正。

西方曰顓天。其星胃

昂畢

西方宿。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顓天。昂畢。

當有胃魯之分野五字。

西南曰朱天。其星觜雋參東井。

西南火之季也。為少

陽

故曰朱天。雋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維通案注。西南火之季也。

朱

為少陽也。故曰朱天。文義不足。疑當作西南火之季也。南

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

南方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

○南

方宿。秦注。火曰炎上。當作火性炎上。孟春紀注。謂夏

火也。

引淮南天文篇高注。南方五月建午。火之散騎中也。火

性炎上。故曰炎天。與此文而誤。正同。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

軫。

東南南方宿。張周之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畢沅曰。注張翼軫。南方宿。舊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

河在北。漢在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河。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

濟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

上為徐州。魯也。

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

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

太山。

會稽山在今太山郡。是為東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

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縣。是為西嶽也。○松皋圓曰。注

當云。河東東垣。岐山。太行。羊腸。孟門。陽縣西北。周家所

邑太行在河北。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羊腸。注在太原。晉陽縣北。○畢沅曰。注末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

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孫先生曰。御覽三十。

太行。引注有五字。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阮。荆阮。方城。未聞。冥

阮。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馬請塞直轅冥阮。以擊吳人者也。○畢沅曰。大汾。淮南作太汾。

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阮。淮南作沔。阮。彼注。又注云。今弘農。沔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歟。又塞字。

舊本脫。今案傳文增。○吳先生曰。畢說非也。墜形篇。九山九藪。八風六水之文。皆為高注。已有明徵。無緣形于此。

九塞。之文。屢入許說。尋呂氏春秋高誘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輒為之解焉。是則

先說淮南。後解呂氏。淮南注以沔。阮。殺。阪。同。在沔池。是

一縣。有。二。塞。矣。即實言之。沔。冥。本。一。聲。之。轉。沔。阮。即。冥。

阮。有。始。覽。注。以。左。氏。證。之。是。也。可。知。舊。說。偶。疏。後。則。棄

而。不。用。言。太。汾。令。疵。未。聞。者。亦。其。慎。耳。不。得。以。兩。注。有。異。遂。定。為。殺。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井。陘。在。弘。農。沔。池。縣。西。

通太原關令疵處則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畢沅曰淮南穀下有阪字令疵

舊本訛作疵處據注是令疵淮南注云令疵在遼西則卽是令支乃齊桓所刺者又軍都關舊訛作居都關淮

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維通案正文疵處張本姜本正在作

令疵黃氏曰抄同畢氏未見何謂九藪藪澤無水曰藪張本姜本故僅據注訂正

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畢沅曰淮南吳作越○錢坫曰漢書具區古文以爲震澤跨今常州

蘇州湖州嘉興四府之境卽太湖也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枝分有五湖合爲一湖也楚之

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錢坫曰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縣有雲夢澤華容今荊州府石首堅利二縣也

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畢沅曰爾雅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馮翊池陽

一名具圃○俞樾曰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陰山而說之則爲華山之

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

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紆亦猶雅

以穎湛爲荊州。浸波澆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

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孫詒讓曰。元和郡縣志云。岐州至德元年

改爲鳳翔。當作馮翊。則鳳翔之名起於唐中葉。非高氏所得聞。鳳翔當作馮翊。字鳳翔之誤也。淮南子墜形訓云。秦之楊

紆。高注云。楊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可據以校此注。爾雅云。地十藪。周有焦護。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

中是也。高蓋謂在陽華。楊紆瓠中焦護爲晉之大陸。子魏獻一其後。一說謂在華陰。則淮南注無之。晉之大陸。子魏獻

元。猶楚之華容也。○梁履繩曰。魏獻所改舊訛作居。據左氏定元年傳改正。○梁履繩曰。魏獻所改舊訛作居。據左氏定

蕪之地。非禹貢大陸也。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高注誤。詳予左通中。

鄭○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改梁爲鄭。曹楞云。圃田在春秋時爲鄭地。戰國時鄭已殞矣。秦人而曰梁之圃田。在春

宜。宋之孟諸。注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畢沅曰。淮南注孟諸在東北。郭注爾雅亦同。此訛。○錢坫曰。

孟諸荷澤水所被也。在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禹貢作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諸。澤周回五

十里。元時河齊之海隅。隅猶趙之鉅鹿。廣阿澤也。○畢水衝決遂廢。

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大野。周阿之焦護。為十數。燕之大

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畢沅曰。大昭淮南作昭余。爾雅作昭余祁。○維通案。大昭當據淮南作昭余。注同。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鄆縣。顏注。九澤在北。是為昭余。何祁并州藪。淮南注。昭余今太原郡。知高所見本不誤。

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生一風。良氣所。東方曰滔風。生一風。震氣所。

曰。淮南風。○畢沅。東南曰熏風。異氣所生。一曰舊校云。熏風或作

景風。案淮南。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孫云。李善注。風

俱作木玄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子閒居

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即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譌為巨耳。西南

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

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

所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

崑崙。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遼水。出崑崙。西北。自塞北

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畢沅曰。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外。又下作直。遼

東。無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緯長經短。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

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內乃

淮南注。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

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極星與天俱游。而天

極不移。

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陳昌齊曰：元刻劉節軒校本，天

曰：極作天極。以下文當極之下證之。則極爲是。○王念孫

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

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極也。天運無輟，而

極星或不移。案極星或言即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

極星，或言不移。紐星或言即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

北極，與角亢以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爾雅：北極心伐之

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

匠人：建國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爲朝，偏西爲夕。

鄭注曰：南望南斗，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

立國者，南望南斗，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

深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併與考工相合。楚辭

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辭

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

梁祖：恒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

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恆星東徙，是

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

星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衆星與北辰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不知其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極與高注日月相抵牾也。凡言極星者，皆在北辰成象而可以謂時者也。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之月星辰，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無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

命曰玄明。行遠道，外道也。故曰周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

上。當樞之下，無晝夜也。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

冥。故曰：無晝夜。○畢沅曰：注下曰：疑是夏日，不寔疑是不冥。○王引之曰：高讀參爲三，非也。參如立，則不見其參。於前之時，正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經篇曰：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參，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

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

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白民之

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之白民

在民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

蓋天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

羅。其實如樂。其木若蔭。其名曰建木。在窳窳西。天地萬

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

曰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

物備也。天斟萬物。同。案堪。或曰。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聖

人覽焉。以觀其類。總覽以知人也。聖人解在乎天地之所

陰陽材

材培
物曰
皆精

知云陰陽也。

由獸
天動
地作

平其所

有始覽

應祥也。徵黃。

作物
姑○
蠟畢

則土。法則。

也。法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

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青木及湯之時。天先見

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

金。法白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

○王念孫曰。火赤烏銜火字。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

事則火。法赤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

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法黑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

于土。○舊校徙一作見。○俞樾曰。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

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箸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尚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

爲周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入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

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入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

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始皇已死。故也。若不韋。猶

在。朝陽家之說。而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維通案。此在陰陽家之說。而散見於此者。馬國翰據文選。魏都賦。

李注引七略云。鄒子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定篇首至此。爲鄒子佚文。

案馬氏一卷。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孫鏘輯本。一。卷。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鳴曰。廣雅。農。勉也。

農當在。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應和。○維通案。助字上。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類固當作類同。

下文亦有類同。連文。召類。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篇云。類同相召。尤爲明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擊

也。擊大角。而小宮。類相應。擊也。大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

火就燥。○水流溼者。先儒。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畢沅曰。火就燥。火就燥。溼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誤作。

角。鮒。吳志。伊字彙。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訛。今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

似維通案淮南覽冥篇注云山中氣出此雲旱雲煙火雨雲

水波。辯見王引之曰煙當爲標字之誤也。淮南亦誤作煙。

四引三倉曰標。迸火也。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猶言旱雲

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藝

文類聚。唯舊本上。初學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二字。引呂氏

尚春秋旱雲如標火。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

誤作煙。畢校本曰。百尺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

韓子喻老篇曰。百尺改正。室以突。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

亦曰百尋之上。屋以突。隙之標。焚。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

之下流。標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標。百家皆燒。史

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標起。梁籍

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標火

若雷。霆。息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曰。目若標火。聲

始起。易此尤標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

越南覽冥齊俗人間三篇。標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

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書堂

見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不知見煙少。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

人。賦○畢沅曰：御覽八皆作比。淮南覽冥篇作各象其形類。故以

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

戮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畢沅曰：老子曰：師之所

處。荆棘生焉。此偏不為孝文王諱。何也。注亦不明。訓罰

疑討。罰戮人。舊作戰。以龍致雨。二語。而感虛篇論衡。以寒龍

篇。有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二語。而感虛篇論衡。以寒龍

以致雨。逐暑。足證感虛篇之暑字。為景之形。誤繁露以致扇

孫周秦諸子韻譜。定雨為韻。而影字與雨亦為合韻。王念

孫周秦諸子韻譜。定雨為韻。而影字與雨亦為合韻。王念

以爲命。安知其所。命。不知其所以。夫覆巢毀卵。則

鳳凰不至。舊○畢沅曰。覆巢。今乙正。剝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

涸。魚則龜龍不往。昌○畢沅曰。舊刻作巢。覆毀卵。畢校作覆。

巢毀卵。並誤。此數語皆二句一韻。當作巢。覆毀卵。畢校作覆。物之從

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通也。○維

是猶君同則來。異則去。承○陶鵠廣曰。同則來。異則去。總

此義。君字不當有。涉上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

從。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沅曰。畢

舊本皆不重。案文子符言上仁篇。淮南繆繆稱泰族訓。及

御覽七十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焦循曰。高

注以芒芒昧昧。解芒昧。猶樂記以肅肅離離。解肅離。毛

詩傳以芒芒昧昧。解芒昧。猶樂記以肅肅離離。解肅離。毛

作芒。非是。因天之威。

○舊校云。

與元同氣。

芒之貌。天之

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孫先生曰：「注語不明，天之威無不敬也。」當作「因天之威無不敬也。」脫「因」字，非同氣。

不協。當作「與元同氣無不協也。」蓋脫去「與元同氣」四字。後人遂加「非」字，非高氏之舊也。御覽七十七引此注云：

乃因天之威，無不敬也。與元同氣，無不協也。此引敬作敗者，乃因天之威，無不敬也。與元同氣，無不協也。此引敬作敗者。

上非。文武皆是威也。敗字雖誤，而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

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

也。氣王者同義。同仁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畢沅曰：勤者

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同名則狃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維通案注。

義下脫一狃字。其智彌狃者，其所同彌狃。其智彌精者，其所同

彌精。精微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

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

衆非來。○舊校云。一本作衆惡來。榮爲惡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

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召致也。○梁玉繩曰。困學紀聞二。文心雕龍銘箴。

篇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商箴見此。○維。通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

也。謂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

無以存矣。也。存在。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

脆則攻者利。○王念孫曰。召類作攻。亂則攻者利。服字是。攻亂則義。義則

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

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足止。治則爲利者

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

名也。○王念孫曰。召類。篇。困作固。是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

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畢沅曰：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畢沅曰：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廿一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卽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

○維通案：治要有所拘蔽也。過尤，借作囿，謂有所拘蔽也。過

字不足以盡其義。

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

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

其行步竊鈇也。

○維通案：治要有注竊盜。

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

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扣其谷而得其鈇。

○畢沅曰：扣舊

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維通案畢改是。他日治要引。扣作掘。扣掘古通。又引谷下有注。谷坑。他日

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

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維通案治要引作己則變之。變之

所者無他。有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據注及下文皆單言以帛綴甲。○維通案

甲。此裳字其義爲常。裳常古通。初學記。二十二。御覽八百十九引。裳竝作常。公息忌。○舊校云一作

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

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

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

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

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維通案

治要有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維案

上御覽引其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維案治要引作

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

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

○畢沅曰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孫先生曰組上當有爲字與上下文義亦相應治要引正有

爲字御覽八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

忌之說。○維案治要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

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章炳麟曰商咄卽是宋反而

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

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

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

以黃金投者殆。○畢沅曰：莊子達生篇以黃金注者，殭列子黃帝篇以

注並作鉤。殭作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又作鉤。○洪頤煊曰：字書無投字。說文：殭，繇擊也。从

殭，豆聲。古文有所投。曰：此投即殭字。列子黃帝篇：投並作注。張湛注：互有所投。曰：此投即殭字。列子黃帝篇：投並作注。

淮南說林訓作鉤。注亦投也。字相近。合譌作投。○孫鏘鳴曰：投疑當作殭。集韻：殭，遙擊也。蓋皆博戲之類。又曰：

翔，釋名：翔，懼也。言仿佯也。猶安詳。其祥一也。○孫鏘鳴曰：之意，戰者懼也。殆，則迷惑矣。詳其祥一也。祥，善也。謂技

巧字也。○劉師培曰：據莊子達生兩有所殆者，必外

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是故所重者在外。

則內爲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陳昌齊曰：泄字疑爲也。字之訛，此書

如貴生篇：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魯人

其蘆彌甚者也。其尊彌薄，皆用此句法。餘蘆尙多。魯人

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畢沅曰。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

○維通案。治要引聽上有凡字。察下有注云。察者詳也。

不察

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

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舊校云。聖一作聖人。世主多

盛其歡樂。

○舊校云。歡一作觀。

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

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腴壯狡。汔盡窮屈。

○畢沅曰：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王念孫曰：脩讀爲大。災者何大瘠也之瘠。○維通案：沆盡猶言幾盡。詩大

雅民勞篇：沆幾也。小加以死虜。攻無皐之國以索地。誅不

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危也。不亦

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俞樾曰：淮南子齊

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濕。謂其室牆

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庫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

不可通矣。○劉先生曰：淮南子齊俗篇高注：培屋後牆

也。字又作備。齊俗篇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守

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其

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畢沅曰：非

攻篇。周書曰：○梁玉繩曰：漢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

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其維通案猶之也。故當今之世。有能分

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

爲道大矣。

於愛維通案本於義不於愛疑當作本於利本

云。以愛利爲本。用民篇云。託於愛利。適威篇云。古之君

民者。愛利爲本。書恆語。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

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

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

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

可不務也。也。務勉。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

言。不知情。惡能當言。當安能使其言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

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辯別也。○梁玉繩曰。穀言二

齊物論云。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語

或正與此相同。穀言二字。疑爲穀音之誤。其與人三字。或

作穀音鳥言。○陶鴻慶曰。人爲夫字之誤。穀言爲穀音

讀爲辨別也。言不能聽言。與不能當言。則人言之與穀

音無以異也。莊子齊物論篇云。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即呂氏造父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

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畢沅曰。梁仲

讀泰案。蠡門即逢蒙。荀子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

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音

須。紅切。鹽鐵論。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

以爲性者也。王念孫曰。人以得深術之。○不徙之。所以致遠

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之。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徒

急射而發中。可。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

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

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曰。畢沅曰。見不屈篇。○梁玉繩曰。

白圭有二。一在魏文侯時。主是其名。周人史貨殖傳所謂觀時變治生。鄒陽傳所謂為魏取中山者也。一與惠

施並時。名丹字圭。戰國魏策作圭。魏人孟子所謂治水以鄰國為壑。韓子喻老所謂行堤塞穴者也。此及趙岐

注並云。周人恐誤。注言周人凡三見。揚子法言曰。公孫龍

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兵。見應言篇。梁

仲子云。空洛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雄地名。豈非空維之誤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

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

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畢沅曰二事亦見淫辭篇○維遜案論字許本作論誤必己篇注獨猶孰也
孰熟古通是獨論猶熟論也應
言篇云不可不熟論注論辯也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畢沅曰梁仲子云淮南

汜論訓作一饋而十起○梁玉繩曰史魯世家以吐握為周公事鬻子上禹政淮南汜論與此以為夏禹黃氏
日抄云此形容之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以欲

問知所以不知也故曰通乎己之不足○維遜案治要不引注作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故曰通乎己之不

足今本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不欲之愉易平

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維遜案舊校云得一作以治要引亦作以下有注云以用

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言○舊校云亡國之主反此乃

自賢而少人。○維通案治要引無乃字。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至

聽者自多而不得。賢自多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

昭。亂之安。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危為寧也。故殷

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死不當亂而

亂不可為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陶鴻慶曰舉當讀為與異寶篇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本與下有舉字。

俞氏以為衍文。今從之。義與此同。高注云悖不可勝舉失之。故人主之性。○舊校云一作任。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可而

行之。故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不

於其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為故曰已過。故雖不疑。雖已知。必

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己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能以

法制行之。以數術驗之。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

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

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而已矣。

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板今夫惑者。非知反性

命之情。惑也。眩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誠

其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

也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姓自知其不知上也。其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學賢問。

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松皋圓曰。賢字宜作且。考上下文意可見。○孫鏞鳴曰。學

賢問三字。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曰。宗。本也。論語

道。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爲知。則反於。名不徒立。功不自成。

國不虛存。必有賢者。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

也。謂賢者之道。牢而難知。妙而難見。牢。猶大也。賢者之道。

亦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

誤。今本。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

不深。不深。知賢者。師法之也。王。不深知賢者之所言。

不祥莫大焉。也。祥。善。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位在上。○畢

見世治已下。又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

天子已絕。曰。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

十年而始皇帝繼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為皇帝。時注非是。所亂莫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為皇帝之時。注非是。

大於無天子。上○畢沅曰。亂字舊本脫。在。今據觀世篇改正。無天子。則彊者

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休○舊校云。一作暫。今之世

當之矣。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

山谷之中。先生○陳昌齊曰。元刻劉節軒校本。內作上。○孫

海。則內字似較上字為優。僻遠幽閒之所也。所處若此

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則得賢

而得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

而得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

○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並作茲泉。舊本句末王

字脫。亦從御覽補。

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是以王失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

生曰。知之與不知也。之字疑衍。高注云云。是正文本無之字。明矣。後觀世篇亦有之字。乃據此衍。文誤加者。非

其實也。御覽八百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

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衆。○畢沅曰。舊校云。若夫有道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

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而用也。解在乎勝書

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

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不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

滅亡也。○畢沅曰。勝書說周公見精諭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

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實者。功實也。詩云。有暝淒

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暝。陰雨也。陰陽和。

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畢。

沅曰。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漢書。攷異。據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孟堅靈

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

正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相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

梁玉繩曰。靈臺詩。後書左雄傳。鹽鐵論水旱篇。皆作雨字。故家訓以靈臺爲誤。寫詩疏釋文。並全顏說。然非也。韓

此詩外傳八。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俱是興雲。與此文合。錢說。蓋本隸釋及野客叢書。○維。邁案。注。暝。陰

雨也。陰陽和。時雨。王念孫校本改作暝。陰雲也。陰陽和。風雨。時畢。謂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非是。三王

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

○畢沅曰。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隸釋。樊安碑。以功。

德爲公德。又曰。大戴禮記。禮察篇。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功作公。○維。適案。治要。引公作功。皆患

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維。適案。

王念孫校。本身下。據治要。補之字。與下文辭例正同。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

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

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

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爲太宰。掌

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孫。鏞。易曰。復自

道何其咎吉

乾下天異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

匪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退又何咎乎動而無咎故吉也

喜

乾動反其本終復始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多欲無有異故卒有喜也

○畢沅曰臨財各本

列近則持諫

○列位也持諫不公正作臨射今從劉本

○陳昌齊曰晏子春秋有持巧諛不可以正祿語諫字或當為諛也○俞樾曰持諫二字義不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

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荀子臣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仕

皆古書言持祿之證○維通案陳說是諫與諛形近故諛為諫據高注所云非諫字明矣俞說雖辯然祿諫形

聲俱不相近將衆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無緣致誤

難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臨財

物資盡則為己孫盡猶略也無不充切以為己有○王念孫曰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為賁張

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賁。財貨也。賁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賁。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

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

修身會計則可取。臨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

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己。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維。通案。王讀盡爲賁。是然。高注並未誤。盡

猶略。即盡猶賂也。略。略皆從各得聲。故可通用。淮南兵

略篇云。貪金玉之略。御覽二百七十一引略作賂。賂與

賁義正相合。且注盡猶賂。爲展轉相訓。非讀如字明矣。

無不充。切者。正指財物資盡而言。其非盡則爲己絕句。

可斷。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

言矣。故曰。非盜則無所取。今。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

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無功伐而求榮富。

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

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

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而已猶有患。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

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惡安。○陶鴻慶曰。而讀爲如。己所制也。釋

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言身者。己所自制也。釋己而不修。故曰奪乎其所不制。

乃諄諄之道也。○陶鴻慶曰。己所制也。上當有身者二字。高注云。言身者。己所自制也。卽其證。奪當奮字之誤。

奮猶矜也。荀子于道篇云。奮於言者。華曰。奮於用我者。伐。楊注云。奮。振矜也。是也。上文云。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

承上言之。卽未得治國治官可也。此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無患。此卽未得治國治官可也。

可。小政也。○陶鴻慶曰。此文當云。治國治官。未可得也。語意與下文相屬。下文云。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

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必得。而惡能善之矣。與此文反覆相明。言治國治官。未可必得。而事親交友。則己

所得爲。故義其所制。而奮乎其所不制者。悖也。如今本則上下文義。不貫矣。淮南主術訓云。治國非上使不得

舉焉。今本無非字。依俞氏平議補正。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於父母。弟於兄

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義即本此。高氏據誤本。以未得治國斷句。而解之云。若此人者。未任爲大臣。但可小政

也。斯曲說矣。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

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

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必以其孝於親。則知

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

身。故可以高仁義。知必輕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

服其能也。必反情然後受也。反情。常內省主雖過與。臣不徒

取。多過。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

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解

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解

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桓公之薨。被瞻知齊國衰亂。

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畢沅曰。務大論。鄭君問被

瞻義不死。君不亡。君殊不如注所言。○維遜案。在下疑

奪乎字。本書多以解在乎三字。連文見應同聽言謹聽諸篇。

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

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嗣君平侯之子也。秦敗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

曰。薄疑重稅也。○畢沅曰。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

旗一作覆也。○畢沅曰。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

注訓覆則作褶。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既足以成帝矣。○孫鏞

謂舜禹以下諸人所欲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

者大則所成自不少也。矣。殊俗異方。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

也。服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陳昌齊曰。此

以務大篇。或作足。以王通達矣。亦不可解。楊升庵瑣語作足。

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

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

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荀子書屢言通

達。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

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五伯欲繼三

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

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夫大義之不成。既

有成矣已。畢沅曰。二字當衍其一。陳昌齊曰。務大無矣字。夏書曰。天子之德。

○舊校云。一作位。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維繇案。困

神上有乃聖二字。並注。今本呂覽無乃聖字。攷尙書大

書增乃聖二字。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強同。以呂覽所引為古本。尚書高注云。逸書足徵。在東漢時。大禹謨尚無此文。又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今本伊訓作惟德罔思。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今本伊訓作惟德罔所。此皆偽古文。而竄改之也。故務在事。事在大。為地大。

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母。天翟。皆獸名也。岐。不周。

○凌曙曰。此雖二字。高注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為一類。

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蛟蛆。故高注云。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本文。下。則有蛟龍。云。然則不周。當屬下。山。在

作。問。有。不。周。也。若屬上。文。與。羣。抵。天。翟。為。一。類。是。皆。獸。名。試。問。有。不。周。之。獸。耶。獨。舉。不。周。者。以。山。在。昆。侖。言。其。大。

耳。○俞樾曰。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

熊。羆。蛟。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鱓。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乎。不。

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即。不。周。之。為。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

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所言山複矣。山者獸乏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曰常祥。以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孫詒讓曰。常祥。以下六者皆山名。高唯以不周爲大山。餘皆爲獸。又以不周屬下山。日月所入。並非也。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山名常陽。之山。曰大爲句。並非也。有偏句之常羊之山。卽此常祥也。大荒東南隅有山。名大皮。母地丘。皮母淮。南子墜形訓作波。母之山。又云。有山名曰擊搖。類亦卽此歧母羣抵也。以波。母之山。又云。有山名曰擊搖。類亦見大荒西經。是呂書悉本彼經。惟天翟未見。竊疑卽大荒西經所云天穆之野。高二千仞者。穆與繆通。故書或本作天繆。因右半从琴形。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皆獸名。與翟相似。因而致誤耳。○在馬叙倫曰。畢沅曰。蟻蛆未詳所出。或是援狙。亦可作虫旁。○馬叙倫曰。畢校是也。說文援字本作援。狙亦可作虫旁。易虫旁。然熊下疑脫羆字。此與下句水大則有蛟龍鼃水大則有蛟龍鼃。靈公二千斤爲蛟。鼃可作鼃。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鼃。鮓。靈公不與。公子宋鼃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鼓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

可以觀怪。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萬

夫之長。可以生謀。曰長。大也。韋大故書時。秦未有謀也。○洪邁

甚邪。○梁玉繩曰。困學紀聞。二以恠異之說。一何不典之

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

制。天子七廟。鄭注。此周制。殷則六廟。疏曰。殷五廟。至于

孫。六此所引逸書。蓋在成湯之父也。惟王肅不以七廟

爲周制。謂天子立七廟。高祖之父及祖並始祖。及親廟

四。先儒皆不從之。書咸有一德。改五世作七世。乃晚出

之。僞古文。獨與王肅合。豈足據哉。周亦五廟。兼二祧廟

七。空中之無澤陂也。○維謫案空許本張本姜本作室

地之間也。不似礪空孔古通作室者。殆忘莊文崔云井中之

無大魚也。淮南記曰。蠶房不能容鵠卵。此之謂新林之

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

也。季子曰。孔○畢沅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

爲。是。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松皋圓曰。或云善當作棲。○維通案。各本室

並作屋。與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畢沅曰。姁姁後作區區。孔叢

作區。乃嘔之省。姁姁嘔嘔。並全。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

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

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孫先生曰。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免上有

能字。後務大篇。免上亦有而字。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

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

其社稷。○畢沅曰。後句。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

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雄通案。後務小大貴賤。大篇恃並作待。交相爲恃。○舊校云。一作贊。然後皆得其樂。曰。孫先生樂上有所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牛字。疑此有脫。定賤小在於貴大。蠅蝨蠅蝨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定賤小在於貴大。大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畢沅曰。此見愛類篇。

諭大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四

榮成許維通學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

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求務也。

○維通案。御覽七十七引。耘作稼。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

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者。爲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

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治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國以孝治天下也。不取遺小國。

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吳先生曰譽不得訓樂此注蓋讀譽爲豫也王元長曲水詩

序李善注云孫子兵法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人臣孝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是其比

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以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

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士民孝則

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

無退走者○畢沅曰孫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案御覽

引孝字下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

上有綱字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

云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方與下相配貫因劉本無因

校者記貫字於旁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

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維通案。故論人必先以所親。

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謂其

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

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也。加施究於

四海。也。究極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也。敬莊事

君不忠。非孝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朋友不篤。

非孝也。篤信也。○維通案。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

通案。祭義。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

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

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謂貴德。爲其近

於聖也。○祭義。聖作道。禮記。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

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

幼。爲其近於弟也。○維。義。弟。案。祭。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

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立。○置。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

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爲免沒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畢沅曰。注免字舊本作逸。

改正今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飲節

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

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道也。正六律。

六律。黃鍾。太簇。姑。龠五聲。角。徵。羽。商。雜八音。養耳之道。

也。以聽耳。故卦曰。養耳之道。熟五穀。烹六畜。龠煎調。養口

之道也。熟五穀。烹芻豢。龠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

志之道也。志。顏色。以說父母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

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曰。厚。當為序。隸書厚字或作

並。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厚。見三公山碑。形與序

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是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

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注並

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案。維通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傷下有廖而數月。月。畢沅曰。舊校云一作三。不出。猶有其字。

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廖而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汝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

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

之遺躬也。體。民之本教曰孝。本。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

敬爲難。之行敬。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爲

難。終。卒。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仁者仁此者也。○畢沅曰。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少此一句。脫耳。今補之。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

樂自順此生也。○舊校云。順一作慎。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無所得。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以得賢人與之共治。立其功名。故曰。

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畢沅曰。事化承上文之化也。言舊校云。化一作民。本文又

皆作名訛。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

桑之中。仇讀曰莘。獻之其君。其君令焮人養之。焮猶庖也。察其所

以然。省察。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夢有神告之曰。曰

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

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

尹。黃氏畢沅曰。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訛也。而

之辨曰。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据本。

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据本。

非也。同生一因。地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天瑞

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證。○梁玉

繩曰。空桑地名。寰宇記。空桑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

十里。蓋母生尹即卒也。楚辭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王逸注。全此說。謂尹母化爲空桑。妄矣。又曰。歸藏易云。

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可證其爲地名。古樂篇云。顓

項處空桑則其地古矣。○維通案畢校引盧此伊尹生

氏引列子天瑞篇原作黃帝篇訛今改正空桑之故也。生一作校出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

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

百○維通案舊校云婦一作妻御覽四有伊氏喜。以伊尹

媵女。字○畢沅曰舊本作以伊尹為媵送女段云說文倂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倂女倂送也則

為送二字明是後人所增入媵已是送無煩重桑言之今刪正○孫先生曰此文可疑使無送字義已明順後

人不得再加送二字矣疑此文作有伊氏喜以伊尹媵女下本有媵送二字注送字混入正文自當刪去注文

不媵字又於伊尹所校實呂氏以媵字為讀送女為句其實不相合也畢段所校實呂氏以媵字為讀送女為句其實

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舊作在○畢沅曰御

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又此下舊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

言為。雖為。必行。李寶詮曰。相得然後樂。賢主得

臣得。賢主。故曰。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

危行苦。

殫。竭。皆盡也。危。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固不獨。

也。固。必。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喻

奮猶矜也。奮而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荀子子道篇。奮於

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荀子子道篇。奮於

矜所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墨

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

者奮。項託則名號必廢熄。熄滅。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

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以四出求賢

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畢沅

曰。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

失之。○梁玉繩曰。古牙字或作牙作耳。故譌為身字耳

字。○馬叙倫曰。太平御覽七九及三六五引尸子曰。子

貢曰：古者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尸子：高誘時未

引就亡也。不知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

注云：道德。○陶鴻慶曰：德讀爲得。高伯牙鼓琴。鍾子期

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陶鴻慶曰：太山本作大山。

之大者，非指東嶽泰山也。列子：湯問篇作志在登高山。

高山，卽大山也。莊子在宥篇：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

下。釋文云：大山音泰。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

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志，鍾子

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伯牙，姓

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

爲世無足爲鼓琴也。○孫先生曰：下復字，涉上復字而

衍高注云云。是正文為上。無復字明矣。類聚四字。非獨四。御覽五百七十七。又五百七十九。引並無此字。

琴若此也。賢者亦然。禮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雖有賢者。

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

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湯得伊

尹。被之於廟。荏畢沅曰。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薰以

耳。去燭以燿火。釁以犧豭。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

○挂皋燭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燿讀曰權。衡之權。

亦曰燿。讀如權。火舉而祠。張晏云。權火。漢書郊祀志。皆曰通

漢祀五時。於雍五里。糞火如淳曰。權舉也。按如云。權舉

也。許司燿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燿。高云。燿讀曰權。聲周

則燿權明日設朝而見之。十引劉師培曰書抄一百四說

湯以至味。有伊尹說美味。○梁玉繩曰漢藝文志小說家

應劭引伊尹說文燿字耗字注亦引伊尹之言豈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說歟然孟堅謂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湯曰可對而爲乎。四十畢沅作曰對字訛當作得御覽曰八百

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卽可以也。此因

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維通案對曰君之國小。畢說是書鈔一百十三引與御覽同。

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攫者

也。食者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

也。肉攫者攫拏肉而食之謂鷹鵠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食草木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

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用作也。羊凡味之本水最

爲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爲始。九沸

九變。火爲之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紀。

正今從御覽乙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

其理。用其勝也。齊或熾或微。治除臊腥。勝去其臭。故曰必

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

自起。自齊從也。分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

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

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

微也。陰陽有異功也。○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

通案。畢說非。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飪也。

甘而不噍。黍○畢沅曰：噍乃噉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

亦云：酒含甘而不噉。○俞樾曰：噉者味之厚也。言甘而

不失之過厚也。古或段。噉為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臙。注

曰：臙厚之味也。是矣。說文：衣部無噉字。噉亦鹽之俗體。其訓

為臙血，非肥厚之義。然衣部無噉字。衣厚貌。西部：醢，厚酒也。

衣厚謂之禮。酒厚謂之醢。然則味厚謂之噉。正合六書

之例。未可因說文所謂之醢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為譌字。

畢氏疑為噉字之誤，非是。○維通案：畢說是。噉為酸而

銷，借說文為噉字之誤，集韻引是。伊尹曰：甘而不銷，可證。酸而

不酷。○畢沅曰：玉篇引伊尹曰：酸，鹹而不減。辛而不烈。

澹而不薄。肥而不膩。無攷。案今人中適。○畢沅曰：膩字書

者有虛侯虛交二音。豈本此歟。○吳先生曰：類篇：膩，胡

溝切。咽也。此為喉之異文。疑呂氏此字本有本義。今不

審其訓。讀云何。○維通案：集韻引伊尹曰：肥，肉之美者。

而不饑。西陽雜俎作肥而不腴。未知孰是。肉之美者。

猩猩之脣。獾獾之炙。○維通案：集韻引伊尹曰：肥，肉之美者。

獾，鳥名。其形未聞。○畢沅曰：舊校

鳩其音若呵。今案南山經云：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注：或作獲。獲則此鴝當作灌。獲如

亦當作獲。若鴝從豸，則是獸名。今注云：鳥名。則當雉。如山海經所說也。○王念孫曰：炙讀爲雞。趾之趾當雉。雉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文選則未聞也。○畢沅曰：應乃燕字之訛。初學記與文選則未聞也。○畢沅曰：應乃燕字

則子規也。禮記內則：有舒鴈、翠、舒鳧、翠。亦作驛。廣雅：驛，驛也。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此爲美。翠亦作驛。廣雅：驛，驛也。皆不

說文作驛。驛，骨也。訓文皆相合。玉篇：驛，鳥尾上肉也。○王孫志祖曰：字書無驛字。訓文皆相合。玉篇：驛，鳥尾上肉也。○王

念孫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驛字。雉，應當爲驛。燕，郭鵬與嵩同。嵩，鵬並戶圭反。爾雅釋鳥云：嵩，周。燕，燕。郭

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嵩與周爲一物。今燕依段氏注爲一物。說文云：嵩，嵩周。燕也。俗本脫下嵩字。今燕依段氏注爲

補則以嵩與說文同。連讀。而以嵩與周爲一物。此云嵩燕之翠，義與說文同。連讀。而以嵩與周爲一物。此云嵩

雉。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雉。族部二十及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二十：及

文選十七命注：並引作嵩。嵩，即驛之譌。述蕩之擊。獸名。擊物部十四：引作嵩。嵩，即驛之譌。述蕩之擊。獸名。擊

腕○之腕擊者踏也。注內踏字未聞。○畢沅曰：初學記引作迷蕩。○王念孫曰：注內踏字疑當作蹠。○維通案：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焉，狀如羊，名曰昧。踢，畢氏據此，謂昧踢當爲述蕩之譌。竝云：高注獸名，反形則未聞，卽是此也。校此。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書。反形則未聞，卽是此也。校此。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南方也。旄，象飾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旄，象飾也。肉美，貴異味也。○畢沅曰：此論味之美者。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屈難解，屈必是蜃之辭。招魂：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皆爲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蜃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梁玉繩曰：畢氏輯校，引楚辭招魂：九約字。王逸注：約，屈也。疑屈爲蜃之譌。諸謫堂云：屈卽蜃，非謫字。王篇：蜃，短尾也。與說文訓無尾全。淮南原道注：屈，讀不聞。與牛尾竝稱珍美。明謝肇淛五雜俎云：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約卽鼻也。此說似勝。然則旄亦以鼻爲美乎？○洪頤煊曰：約當爲白。此陸機疏：熊脂謂之熊白，則髦象之脂皆可謂之白也。引

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卯字也。流行。故曰流沙。在巖煌

流行古卯字也沙流沙在燉煌

山西也。二百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沃民所食。食鳳卵也。沃國在西方。

沃民所食。食鳳國在西方沃

○畢沅曰見大荒西經○字○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

鮪。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鮪，魚名也。一云：孫亦云。鮪，維緇案：鮪原作鮪。注同。改從張本。王念孫亦云。鮪。

當作鱒。士喪禮醴水之魚。名曰朱鱮。六足有珠百碧。水。

在蒼梧。經注九疑之山。其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元曰。東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元

郝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如蛟
行曰百碧。疑青碧字之譌也。高誘注云。有珠如蛟。

皮蛟當爲鮫。皮有珠文。但郭氏以江爲皮。有珠。蟹肺躍而吐珠。南越志亦云。朱鼈吐珠。高誘以江爲皮。有珠。蟹肺躍而吐珠。

維通案。藿水之魚名曰鰲。其狀若鯉而有翼。極若如也。藿水在西

文翼。翼。羽。翼。也。形。狀。與。此。同。○西。郝。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鱈。魚。形。狀。與。此。同。○西。郝。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

此魚生海上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常從西海夜飛游

於東海。海。乘雲氣而至。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

西山經之。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畢沅曰。郭璞以蘋。即

雅翼。改案。注蘋。大蘋。水藻。是也。說孫校本。據爾雅。壽木之華。壽

其實者。山上木也。華。實也。食指姑之東。○畢沅曰。舊校云。民

則枯。亦括之。作姑。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乃指姑

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鶴雞於姑。餘是也。赤

訛作題難。今據淮。餘督之南。○舊校云。南極之崖。○舊

旁。一作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嘉美之。南方山名也。有

民食之。而靈若碧。青色。○畢沅曰。注靈字。舊作虛。今據齊

草焉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靈或不靈郝懿之行云高陽華之芸。

注食之而靈疑卽此草而靈或不靈郝懿之行云高陽華之芸。

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梁履繩曰陽華卽前有始覽所云秦之陽華也注疑非雲

夢之芹雲夢楚澤之芹生水涯○畢沅曰孫云說文艸部

秋伊尹對湯之辭其爲狀未聞盧云案說文俱有莛字又

菜類蒿周禮有莛蒹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有莛字又

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斫旂祈頤

子薪等字皆可見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爲禳祈左氏傳公

則可知蓋之卽爲芹無疑矣○王念孫曰齊民要術引

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又引呂氏春秋云菜

之美者有雲夢之莛則古有此二本○江藩曰考芹有

二種一爲野芹莛葉黑色味如藜蒿疑卽說文蒿類之

楚葵又曰莛芹聲相近生于雲夢故名楚葵疑卽具區之

菁案具區澤名吳越之間菁菜名○維通浸淵之草名曰

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

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越駱之

菌。鱣鮪之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爲醢。醬無骨曰醢。○孫先生曰。戴凱

之竹譜。御覽九百九十八。引越駱人申明舊制。呂約文及注。皆倒。後漢書馬援傳云。援與越駱人申明舊制。呂約文及

於。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又云。援好騎。善別名馬。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章懷注。駱者越別名。

○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改菌爲菌。注同。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大夏

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作揭。零之露。其色紫。御覽。畢沅曰。梁仲子云。初學記。引作揭。零之露。其色紫。御覽。

十二同。○郝懿行曰。大夏古文類引。作揭。雲宋本初學記。占經露占。引同。子史彙。天文類引。作揭。雲宋本初學記。

引作揭。是。長澤之卵。鳥之卵。卵大如甕也。大飯之美者。玄

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陽山之

稌。南海之秬。之山南曰陽。崑崙謂之南。故曰陽山。南海。南方

也。○畢沅曰：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注：鑿舊訛。糜。又鑿舊訛。堅。今皆

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注：鑿舊訛。糜。又鑿舊訛。堅。今皆

改正。○程瑤田曰：據說文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

黏者鑿。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

黃粱。鄭注：黍黃黍也。黃黍者。鑿也。黍飯用之。黏者釀

酒及為餌。養醢粥之屬。不黏者。評。鑿。評。黍。而黏者。乃專

得黍名矣。今北方皆評黍。子鑿。唐之蘇恭始。水之美者。

稷雙聲。故俗誤認為稷。其誤自唐之蘇恭始。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維通案：類聚九十八引句

色如玉。此崑崙之井。泉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旁之泉如大

疑誤脫。此江。○維通案：西山經云：槐江之山。郝懿行云：疑沮江即槐

江。又云：搖水即瑤池。史記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昆侖

上有醴泉。瑤池。穆天子傳云：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

西王母觴天子于瑤池。是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

有涌泉焉。冀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本

也。○畢沅曰：曰山當是白山。高泉中山經作高前。○果吳汝綸曰：冀州之原屬下。謂冀原之果。有沙棠也。

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經有常山之北。投

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羣帝衆帝先升還者。箕山

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之西。青鳥。崑崙山在潁川陽

處皆有甘櫨之果。○畢沅曰：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

或誤記。說文櫨字下有甘祖焉。祖音祖。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祖焉。祖音祖。黎之祖。又不同。○

梁履繩曰：櫨本作櫨。字相似而譌。○洪頤煊曰：櫨當作

祖焉。祖音祖。黎之祖。淮南墜形訓：昆侖華丘。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櫨。字皆作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

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下有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

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夏熟也。二十二字疑後人誤。應劭注：屬入。非許氏原文。○孫先生曰：櫨爲櫨字之誤。

御覽九百六十六引作權。九百六十九江浦之橘。雲夢

之柚。

浦濱也。橘所生也。江北則爲枳。雲夢楚澤出柚。

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水

菜名。出於蟠冢。東注於江。石耳。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

之乘。

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上爲龍。行迅謂之遺風。○俞樾曰。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

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

當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

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

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句言

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爲一類。

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

亦無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

道。

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道者止。彼在己。○俞

樾曰。止。彼在己也。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

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

曰然則闕與不闕亡於辱之與不辱之所可亡在於情之所
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在於情之所
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
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曰：聖亡乎治人而
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我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
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
彼作在己。因文法正同。亡己成而天子成。己成爲天子。孟子曰：
爲天子。丘民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天下貢珍。故審近所以知
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人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人得仁義約要之道。
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爲民之事也。
○王念孫曰：越越猶搢搢也。莊子天
地篇云：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成功也。似遲而速。

以待時。謂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也。甲子。

之曰。尅紂於牧。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

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丁所殺。與史記周

哲傳引竹書紀年。稱季歷為殷王。文丁所殺。與史記周

本紀同。此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無道。拘文

其醜也。○王念孫曰。有讀為又。武王事之。夙夜不懈。

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

臺。作王門。相女童。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

為取。而不忘也。○畢沅曰。王門。即玉門。古以中畫近上

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字。注。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

義補。○梁玉繩曰。竹書夏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與此

全。攷周禮九嬪。玉璽。注。故書玉為王。逸論語有問王篇。

荀子王霸云。改王改行。並紀是年文字。本書過理篇。公玉曆亦作公王丹。○松皋圖曰。紀是年文字。丁十一年。注。執季歷。

於塞庫。囑老篇。武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又韓子喻老篇。武王見罵於玉門。罵即罵字。畫殘缺爾。

蓋文王不被係。武王亦從執。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為立辱。故云不忘玉門之辱。

天子也。甲子之日。尅紂。時固不易得也。常太公望東夷牧野。故曰甲子之日。尅紂。

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也。○畢沅曰。史記太公望東海上人也。此云河

內。不知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賢主。謂聞文王賢。天文緯地曰經。何本。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伍子

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王子光之庶長子。○畢沅曰。此注訛。外顯然。劉本注本。

改王僚為夷昧之子。光為順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昧之子。光為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

為夷昧子。而公羊襄廿九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壽夢庶子。夷昧庶兄。而光為

夷昧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簡。選

解公羊。爲說。此處若依劉汪。改本。是又依史記。爲說。且誤

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爲庶父。便與前後注合。

去。夷昧。尚賸一王字。未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

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受光惡子胥之顏貌也。客請之王

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問也。客以聞伍

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

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

諾也。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

俱坐。聽其說。與之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

大說其將必用之也。

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

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

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鄢

日。水經注。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漢東北對舉口。春秋定

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北對舉口。春秋定

縣屬江夏郡。元和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

里。舉水之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方。與紀要

吳楚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也。北走。昭王出奔隨。今義維緬案。左桓六年傳注。隨國

今陽隨縣故隨州。遂有郢。韓曰。方與紀要。紀南城在荊州

即故郢城。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

父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

也。待時也。鄉。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熟也。墨者有田鳩。欲見

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維。通案。田鳩。即田休。馬融。釋史。以爲一人是也。漢

志。墨家有田休子三篇。注。先韓子。據韓非問田鳩也。其書。隋。說。左。上篇。引田鳩之說。是。班氏亦謂。即田鳩也。

志云。梁有田休子一卷。亡。唐志。一卷。留秦三年而弗得見。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

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

以如秦。如之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

見遠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近也。

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從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得離之也。○

俞樾曰見當作畧畧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

又曰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聖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得時所貴唯時而

誤衍故有道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

卽別字○維通案勤當訓盡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

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

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士拓

殺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爲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故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觀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

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也堅后稷不種后稷之

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

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也秋霜旣下衆

林皆羸。羸。葉盡也。○梁玉繩曰。羸字甚精。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

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止。與萬物終始。時止。止。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

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皆逐。獬狗也。○梁玉繩曰。子陽。鄭相。乃駟氏之後。史

記。稱駟子陽。非鄭君也。後適威篇注。子陽。鄭君。一曰。鄭相。竝誤。又淮南汜論。鄭子陽。剛毅而好鬪。其於罰也。執

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殺子陽。適威篇云。子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

應。獬狗而殺子陽。高氏彼注。兩處皆言。因。齊高國之難。國人。有逐。獬狗之擾。殺子陽。此注亦誤。

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失牛之亂。如逐。獬狗

之亂也。故禍同。○陶鴻慶曰。高注。二子。指高國言。與子陽無涉。是正文。子陽二字。當爲衍文。而上文。鄭子陽之

難。獬狗潰之。下。當有衆。因之以殺子陽。七字。與此文相配。故注云。逐。失牛之亂。如逐。獬狗之亂也。傳寫奪去。此

句。則上文。事實不完。校者乃補。子陽二字。當其時。狗牛於高國之上。而不知其與注。文不相值也。

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嘆然嘆然。

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百○畢沅曰。御覽字八。嘆然未見骨

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百○動猶爭也。○孫先生曰。御覽字八

也。則字當在動字上。下文云。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則動不可禁。與往不可止對文。

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

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

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略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

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魯衛之

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

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者。憂天不

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興。時不久留。姓不

中則昃者也。又與王念孫曰。當之宜為當時。時之聲相近。又與上文當之相涉而誤。

首時。是也。一作胥時。○王念孫曰。作胥者。篇內三言待時。待即胥也。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

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

可為。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

用。使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時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

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久彰而愈

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言德教一成人自爲忠信。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故善

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當○陶鑄以慶曰。不以賞罰而教成。上文云。

賞罰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此

卽承上而言。至教成而賞罰無所用。故又云。教成則雖

有厚賞嚴威。弗能禁。乃極言教成所用之效。非謂不用賞罰

以成教也。今本作不。乃後人見上下有賞。教成而賞罰

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 茲僞賊亂貪

戾之道興。興作 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 戎夷

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禁止也。○

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若戎

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若戎

禮鄭注。意謂賞罰易化民性。然賞罰當則善教成。而民固安之。若性。否則惡習成。而民必讎之。若性。與戎夷胡

貉巴越之民相與。既相與矣。雖有厚賞嚴罰。亦弗能用。止。故此文本著重兩性字。性非衍文明矣。又案注。讎用。

當作讎。周也行論篇注。可證。集韻。讐。古文作讎。周用形近。故譌為用。詩蕩篇。無言不讐。毛傳亦以用作訓。讐。誤與

己。此同。挂馥。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都楚

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賞罰易而民安樂。正。民去邪而施其

樂也。氏羌之民。其虜也。之民與羌二種。夷民言氏羌。不憂

其係繫。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王念孫曰。荀子大

皆成乎邪也。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

賊民。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

而為民安樂。七字。厲入二事之間。殊為不總結。而且成而賊民易。

五之字。又文當上句。意不相屬。蓋傳寫亂其次也。今以文義考之。

元文當云。郢人之相屬。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氏羞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且成而賊民。賞罰易而民安樂。故賞罰之所加。

不可不慎。如此則上下文一意相承矣。又以注文考之。高於且成。而賊民。注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之。

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於賞罰易而民安樂。注云。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皆以邪正對言。明正邪。

文且成。而賊民。賞罰易而民安樂。二句。本其相承接。昔晉故高注云。然。今本注文亦隨正文錯亂。非其舊矣。昔晉

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沈欽韓曰。方與紀要。臨濮城在東。

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

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畢咎沅曰。古咎與舅同。○維。通案。姜本咎作舅。注同。咎

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舊校云一本君亦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

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

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

言盡其類。○維通案。三國志魏志徐宣傳注引此文作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

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維通案。治要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復不可。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

濮。破也。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也。上首。左右諫曰。城濮之功。

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

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

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

以霸矣。雖不維。通案。始治。要以引。始下有焉字。此文本作文公。見經傳釋詞。

焉。始足以焉。始二字連文。而妄刪之。治要又誤。乙不知。賞重。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而妄刪之。治要又誤。乙不知。賞重。

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

成之方。其蠟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之也。玉篇。遷。

猶遷也。移之為羨。成乎詐。其成毀。必毀。其勝敗。必毀。勝後。天。

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

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同等。秦勝

於戎。而敗乎穀。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

禦之。殺三大帥。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乎。於。故曰。勝乎。

此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武王得之矣。

得猶知。故一勝而王天下。一勝。紂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

非獨外也。亦從內。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

首。智伯求地於晉陽三月。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

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畢沅曰：韓非難一。淮南汜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並作高赫。

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梁玉繩張孟談

曰：晉陽之中。○維通案：中當作事。字之。赦無大功。賞而

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

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

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維通案：李本凌。賞一人

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伯一人謂高敖○畢沅曰王

後孔鮒已爲六軍則不可易。輕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

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

觴酒器也○畢沅曰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爲酒器○

梁玉繩曰斷頭爲觴蓋以報灌酒之辱也韓子難三亦

云爲知伯頭注爲飲酒杯淮南道應云襄子大敗智伯破其首

宛傳集解索隱漢書張騫傳顏注引韋昭曰飲器裨榼

也晉灼曰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師古小司馬以裨榼

虎子二解爲非甚是漢書匈奴傳以老上單于所破月

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則知非裨榼虎子矣惟韓

子喻老有漆首爲渡器之語與難篇異故遂定三家。魏

晉灼及鮑彪注戰國趙策以爲溺器也

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

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俞樾曰。廣

雅釋詁。設。合也。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與翕。文心異義同。

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維遜案。俞說亦通。廣雅釋詁。設。施

也。各一則不設。言各有其同者。則不能施行矣。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設。尙是也。慎勢篇云。權鈞則不能相使。勢

足。等則不能相井。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最故桀紂雖不肖。解釋此句下文云云。亦申說斯義。

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

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

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於

亡此滅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

未至於此。天顯。榮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也。亡國

之主不聞賢。亂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

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故曰。必耕耨始也。始在

於遇時雨。讀此。陶鴻慶曰。今本於必此人也。斷句。蓋失其人。

始。但在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昌陳

耳。高注可證。遇時雨。天地也。俞樾曰。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

與上。文遇湯武。天地也。遇桀紂。天也。地字衍文。呂氏引喻之旨。

似。因地與也。形相。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

曰。王何患焉。水進諫語。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

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畢沅

注今據增。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

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越王

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

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畢沅曰。說

維通案。道易人通。疑本作道易達通。達字或作傘。因襲

爲人字。音律篇云。達道通路。治要作達。達通道路。此其比

也。達通與通達同。荀子儒效篇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揚注。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之處也。義與此正合。說苑

無達字。乃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

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

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

○畢沅曰。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

吳。○陳昌齊曰：故曰十字當是注文。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

養吾仇也。○百四畢沅曰：御覽八財匱而民恐。○維

通案：怨字義長。類聚二十四引亦作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

數也。○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

也。更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

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

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

之。夫差為禽。○夫差吳王也。禽為越所獲。乃作反。楚王欲取息與

蔡。○楚王。文王也。二國名。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

此之謂也。○畢沅曰。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

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校云。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蔡

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

師徒而得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

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

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梁玉繩曰。史趙世家。因左傳。趙孟降於喪。

食之文。謬謂簡子居父喪。定暮年。其實服衰者。謂服未除也。

觀下服衰。以下遊可見。○吳先生曰。喪服自齊斬以訖。總麻。皆上服衰。而下裳衰。服以游。失禮之尤。簡子命太子訖。

服上夏屋之山。欲其違禮。以就事耳。注以衰服為期年。失之。本文云已葬。諸侯五月而葬。又與期年之說不相。

應矣。○孫先生曰：御覽四百九十四引死上有則字，是也。則猶若也。此蓋後人不解，則字之義而刪之，非其舊也。

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

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

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

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

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歸，御覽四百九十四引同。慮所

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曰：畢沅

弟字衍。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前爲代王夫人，是

王說是。御覽引作請以其弟妻之。弟又爲姊字，形誤。畢代

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

萬事故也。言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

故謂代爲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

奉襄子也。○畢沅曰：傳無州字。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

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畢沅

曰：馬郡盡似當在上節之下。言善馬而俱盡也。注欠順。○

洪頤煊曰：馬郡盡者謂盡馬郡之善人而皆觴之。○馬叙

倫曰：畢說爲長。然疑馬郡宜馬當作代郡宜馬。下或本作代

二字。涉代郡宜馬而衍。盡字當在秦襄子下。或本作代

郡馬盡亦宜。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執持也。置

在奉襄子下。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

兵其中不欲。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重大作之可以

代君覺之不也。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

殺先具辭飲酒合樂之時。○孫先生曰：既云先令又反斗

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鬪。盡

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畢

沅曰：

疑之字衍。○維通案畢說非之。猶其也。見磨筭以自刺。
音初篇注遙字許本張本姜本作道亦通

故趙氏至今有刺筭之證。曰。舊校云。一作山。○孫先生

至。今有刺筭之山。山誤為證。後人復加趙氏二字。以足

其義。非其舊也。燕策張儀為秦破縱連橫。謂燕王曰。大

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

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

之。可以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熱獸。廚人進斟羹。因

獸。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熱獸。廚人進斟羹。因

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筭以自刺也。故

至今有摩筭之山。本書所云。即張儀所云之事。字正作

證。山可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

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

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

也。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襄子孫鏘鳴曰此篇歷而有越王句踐楚文王趙

利篇○長功今篇題作是長攻非下恃君覽有長

齊侯鐘銘肇敏於戎攻此義為功而作是

秦嶧山刻石功戰日作此義為攻而作功是

證其例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

慎其為人修仁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釣於雷澤

陶作瓦器

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

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

事治也黔首民也

水潦川

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

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舜

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字原等也。○維通案注等

等之誤案爲欲篇審民篇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

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濯灌。○畢沅曰以與同。○維

掘今據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

餒之患。患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

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

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注先引此作陳陳殷

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引此作輒輒殷殷莫

不戴說高誘曰殷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

引之輒知葉切殷仕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

韻一先有轉字又在田字紐下引天子轉殷殷莫不載

說文動而喜貌。輒。輒。啟。啟。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又互異。

繩曰。通雅第九。輒當作。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伯厚云。疑與

言。成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梁履繩曰。韓子忠孝篇。

自爲詩。疑有謫舛。○翟灝曰。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

漢魏樂府中尤多。普天四語。舜曾賦之。北山詩。人述用

之。故成邱蒙引見有矣。○焦循曰。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

作。故成邱蒙引見有矣。○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

非舜作明矣。○胡承珙曰。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道絕。

六籍榛蕪。門下食客。因成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

沈濂曰。客既不知六籍。何能改耳。孟子。盡有之。賢非加也。

疑或古有是說。燔書後。莫能改耳。孟子。盡有之。賢非加也。

也。益。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

也。亡。虢而虜晉。其虢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

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

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梁玉繩曰。奚是虞之公族。井伯乃姜姓子牙之後。判然兩人。故人表分。

列上中下下二等。史秦本紀。晉世家。錯合爲一人。高氏仍其誤耳。飯牛於秦。傳鬻以五

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

屬事焉。○事。獻進也。請以大夫職。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

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孫先生曰。無乃。下脫爲字。類聚二十。又五十三。御覽四百三。

又六百三十二。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

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避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

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維通案。御覽四百。引。彼。下有爲字。

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畢沅曰。御覽四百。此下有號曰五殺。

六夫。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

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

予備矣。對曰。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

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窮於陳蔡。殺

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畢夫子弦歌

鼓舞。未嘗絕音。子。維。通。案。莊。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

乎。醜。猶恥也。○孫先生曰。莊子。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

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

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及。○畢沅曰。莊子讓王篇。子路曰。如此

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

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今丘也拘仁

義之道。○畢沅曰。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

之謂。言不窮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

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昔桓公得

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

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故曰得之。○劉先生曰。高

注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為霸君故曰得之疑所謂得之者非指享國霸君之事乃謂取威定霸之心高注未晰

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子路進問之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食

重耳霸心生於莒家語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家語在厄篇亦云是以晉重耳之有霸

公心生於莒事當有放句也惟皆言霸心生於會稽未言齊桓公

之事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也返更

取瑟而弦歌○畢沅曰烈子路抗然執干而舞○畢沅也然返瑟莊子作削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畢沅也

子曰抗然莊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

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道樂其達亦樂孔子聖德之如天地

樂兼善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近此

窮極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

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爲窮達變其節也。○維通案爲猶如序更代注迂故許由

虞乎潁陽。

養志於箕山。山在北曰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

也。而共伯得乎共首。

而得共伯爵也。不棄其國。隱於共首山。

沅曰。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逍遙

得志乎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春論注。又以共伯爲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書紀年

史。周本紀。正義引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梁玉璣曰。猶未出紀。正義不知出何書。言共伯事在竹書前。○左暄曰。

曰。紀年。厲王亡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逍遙得志。

於共山之首。原委甚明。而高氏乃注之乖誤如此。又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居第四等。次於厲王。時則在漢

伯時當有可據之書。籍言不然。班氏何事。而高氏不辨文義。臆

爲之說。何其謬也。史記周本紀。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與紀年異。恐當以紀年爲正。又莊子讓王篇亦

有共伯。伯得乎共首之語。顏師古注。漢書古今人表云。共伯。伯。爵也。和共伯之名。共音恭。遷史以爲周召二公。行六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蒧。洋林曰。注遂致近。校疑爲也。高誘之誤。不思呂氏全用莊子讓王篇文。注中棄國歸隱。之說。正與許由虞乎。潁陽同意。高誘必有傳授。故取以爲注。豈有箸書不知其事。而如此妄說者。至後人校竹書。逍遙得意。共山之首。云云。與誘注不合。故有此校。而誤近。校乃因其語。謂誘時不見竹書。莊子中出。故不知而誘。時不見竹書。豈亦不見竹書。莊子中出。故不知而誘耶。

慎人順○一作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畢沅曰。凡遇

疊一時字。○陳昌齊曰。前勸學篇。凡遇合也。合不可必。與此語同意。時字當連下讀。畢校云。當疊時字。誤也。○陶鴻慶曰。此當讀云。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蓋遇以人言。合以時言。謂人之遭遇。必因時機之會。合

也。下文云：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即其證矣。後人習見遇合連文，疑凡遇合也四字文義未完，遂連時字

讀之失矣。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

流海內，再干世主。○陳昌齊曰：再干當是稱于，蓋緣稱古作再，遂誤為再，而于與干近，因並

陳說耳。下文云：見八十餘君，何得言再干乎？○孫先生曰：陳說非也。再猶更也。禮記：儒行：過言不再。鄭注：不再猶

不更也。更不可再。更主者，歷干世主也。是長門賦：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李善注：更，歷也。是其證。如齊至衛。

所見八十餘君。○梁玉繩曰：莊子：天運：言孔子于七十

云：孔子所至，不能十國。言七十餘國，非其衡藝增。委質為

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

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

有聖德，不見大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

大亂也。之言。所以知聖人。不能用。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

必不勝其任矣。任多。幸愛不肖之人。而寵用之。故不勝其。幸。陶鴻慶曰。高注未得幸字之義。幸

當讀爲行險微幸之幸。愚者倖得寵用。故不勝其任。下文云。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幸與

禍皆指愚者言之。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

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處居也。不爲苟。易邀於俗。取容

說。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

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

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

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善一作喜。舊校云。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

羽角宮徵商不繆。繆。籟二孔。簫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爲野音而

反善之。

野。鄢也。○孫先生曰。此文定有錯誤。書下。工商。

而越王以不喜也。或爲之野音。而王反悅。初學記十六引云。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或

爲之野音。而王反說之。亦有如此者。要在好之而已。論衡逢遇篇云。吹簫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劉

子新論適才篇云。越王退吹簫之音。而好鄢野之聲。參合諸文。校之上篇。善字實喜字之誤。餘文及注。疑經後人

錯改。非唐宋諸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人所見之舊矣。

故曰。亦有文如此者也。○李寶詮曰。說之道。亦有如此者。承上文言之。謂聽者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如人有

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孫鏘鳴曰。生死

謂生子。古者婦人無子者。出。故云然。○俞樾曰。高氏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

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犯論篇。宋

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此出。不可。衣器不私藏。私藏而富其子。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略同。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

常外藏。藏於外也。姑妣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曰。畢沅

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妣。舊校云。外心一作異心。○梁履繩曰。爾

雅釋親釋文。妣音鍾。今本作公。故淮南子論作若公。漢

書十三王傳。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婦呼

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不可畜。因出之。以爲盜竊犯七出。故出

校云。一本下有當字。蓋同一本作不。婦之父母。以謂爲己

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所以見出由

此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

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

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

執乎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
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
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
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於
弗忘。』」但言嫫母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
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孫詒讓曰：「若
高執猶親厚也。墨子尙賢中篇云：『則此語古者國君諸
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不當有執字。執乃善衍文。失之。詳余
氏墨子雜志。謂善上不當有執字。執乃善衍文。失之。詳余
所著墨子閒話。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街嫁不
售。』流奔莫執。莫執猶言莫辯之親也。此云嫫母執於黃帝。不
亦言嫫母雖醜而親厚於黃帝耳。此先秦西漢舊義。雖
不見於倉雅。而校覈古籍尙可得其塙。詁俞據詩周頌
釋文引韓詩釋義。執友稱其仁也。執友亦列女傳之文。不可通
矣。禮記曲禮：「執友稱其仁也。」執友亦列女傳之文。不可通
也。詳經迯禮記。○劉師培曰：「高以黃帝說之禮貌相釋。與執厚
傳誼不符。蓋論衡逢遇篇作進。本書作贅。贅即進御。執乃
寫之訛。○維遜案：孫說是。劉子新論殊好篇：『襲此文乃』

作軒皇愛嫫母之醜貌。愛與親義合。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疏，故曰雖醜何。

傷，明說惡也。○畢沅曰：厲舊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觀注以勅爲訓，則當作厲字，因形近而訛。今并注俱改。

正。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

嗜昌蒲菹。昌蒲，本菹。孔子聞而服之。○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三百六十。

七引並無而服二字，疑此。涉上下文及注語而衍。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勝，服也。○陸繼輅曰：孟子舉疾首蹙頰而相告，說文：頰，鼻莖也。故可云蹙頰。蹙，頰猶言縮眉也。蹙，縮古今字，卽蹙頰。

也。人有大臭者。○梁玉繩曰：大一本作犬，蓋腋病也。輟耕錄引唐崔令欽教坊記：謂之溫蕪，今

俗云豬狗臭。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

海上。謂苦傷父母也。○維通案：親戚海上有人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也。去離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

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畢沅曰：麋舊作麋。案李

標辯命論並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

標同。今定作麋。推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注

作推。今從之。廣韻作狹。顙廣額。顏色如漆。今漆赭舊本

作狹。賴校云：一作狹。朱赭或染字之誤。染即漆字。辯命

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作髮云：長肘而鑿。

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垂眼臨鼻。○舊校云：一作髮。長肘而鑿。

作鑿。也。○畢沅曰：鑿即戾字。不當訓。案選注引正文

作鑿。股。今脫。股字。誤為戾。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

陳侯見而甚說之也。○畢沅曰：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侯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

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維通案：說苑奉使篇所載蔡

相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怪。一作知。客有進狀有惡其

名言有惡狀。

上○俞樾曰。客下涉下文而衍名字。句末狀字。

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狀有惡。其言有惡。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

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曰。陳

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

慢侮且不知。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之也。

○梁玉繩曰。此言陳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惡足以

滅之故。與經史異。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

以驚亡國也。足。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

不衰。而友愛敦洽。讎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遇而

遇者。則必廢。遇若敦洽。讎靡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

曰。不宜遇而遇者。上當有友字。則必宜遇而不遇者。此

廢三字連下六字爲一句。高注非。

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

所以亂也。世不知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

賢不肖所以衰也。而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志

也。德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

十九十猶尙幸。也。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賢聖

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賊一作殘。云。豈能獨哉。陳舜

所滅也。故曰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爲楚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

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畢箕子狂。惡來死。子箕

沅曰。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畢箕子狂。惡來死。子箕

來。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紂之惡臣。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胥諫

從其言。以鳴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不。其弘死。藏其血

三年而爲碧。天之所壞。故衛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

弘。荀寅叛其君。其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其

不當其罪。故血三年而爲碧也。○畢沅曰。衛奚左傳作

衛侯。○梁玉繩曰。其弘血化爲碧。見莊子外物篇。釋文

引呂作化。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

曾子悲。父故爲之傷悲也。○畢沅曰。注以字舊脫。今補。

莊子行於山中。行。○舊校云。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

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尙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畢沅曰。五十二篇。本漢志。今本

十卷。三篇。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

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

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郭

呼曰。雁。鴈也。說文。鴈也。雁也。雁也。爾雅。舒雁。鴈也。注。今江東

即此所謂雁也。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

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

○舊校云。一作。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

以不能鳴死。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

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畢沅曰：莊子山一龍一蛇。與

時俱化而無胃專爲。一專一上一下。以禾爲量。以禾三變故

一曰：禾中和。○畢沅曰：注禾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稱訓高誘注舊本三上有兩字衍。

今刪去。○俞樾曰：此本作一上一下。上與量爲韻。今作

知而誤改者多矣。又曰：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

南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字。而浮游乎萬物之祖。始物物而不物

證。禾卽和之壤字。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萬物中而不物。言制作喻天地不在

於禮也。不以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

物自累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

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勢用。民改從許。本姜本與慎。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

不然。傳猶轉。○李寶滋曰：人倫之傳，猶成則毀，大則衰。

廉則剝。剝，廉利傷也。尊則虧。直則翫。故曰：高也。傳曰：高位疾顛。

可久。故曰：直則翫。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畢沅曰：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

失之。○劉師培曰：高以獻代議，誼均訓。與虧，誼不合。蓋莊子山木作議，本書以獻代議，誼均訓。與虧，乃後人所

改。○維通案：翫，古委字。注引詩：蓋訓翫字之。合則離。愛

音。今本疑傳寫脫誤。非約舉詩說而失之也。則隳。隳，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可

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

中。牛，姓也。缺，其名也。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秦

水出邢州襄國縣西北七十一里。俗名沙河水。即耦沙

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

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畢沅曰：列子說符作步而出。陶鴻慶曰：出爲步字之誤。列

子步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

我於萬乘之主。○禮奪其財不以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

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相

與趨之。○逐。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

○畢沅曰：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缺使盜知其爲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爲

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畢

沅曰：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船人怒。而以楫撻其

頭。○先其伍也。一曰：師子。此借爲敲。說文曰：敲。擊頭也。顧

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

指。植。豎。指。直。○畢沅曰。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動

也。播。散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取

賁也。孟賁。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知

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

也。可必。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云。此二句。頗

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若直接上注。猶未可。宋桓司馬有

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

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

未僭稱哀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梁玉繩

曰。左傳哀十一年。太叔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鉅。

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此文遂附會之耳。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

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又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畢沅曰。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

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歆。

羨秦市之多金。豈亦誤乎。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舊校云。帷一作帳。聚居

衆無不趨。○過之必趨。淮南人間篇。正作見門閭聚衆。必在下。輿隸

嫫媧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

幽通記曰。張毅修禪。而內偏。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舊校云。一作棄世。謂不一。

也。羣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嚴元照曰。釋名釋首飾云。毳。

冕之義。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芮溫之義如此。高氏訓絮。義亦相類。○俞樾曰。高注不解。

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爲縕。禮記玉藻篇。縕爲袍。鄭注曰。縕謂今縕及舊絮也。是芮縕義同。身

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裏

而外凋。此之謂也。○畢沅曰。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畢治衷不外調。訛。今據班孟堅賦改正。

沅曰。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王念孫曰。此文當據選注作孔

子行於東野。淮南人間篇。選注引作孔子行於東野。今本譌作孔子行遊。○維遜案。選注引作孔子行於東野。馬逸

是食鄙人馬。野人復往說曰。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

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與今本呂氏明言東野

有不釋之辯。則唐以前呂氏與今本不同者多矣。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

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

請往說之。○陶鴻慶曰。曰。文字不當有。涉下文。因謂野人

是其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畢

沅曰。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間訓同。

○俞樾曰。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

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皆非子所耕。

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

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

也。獨如嚮之人。其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維通案。其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維通案。

也。獨如嚮之人。其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維通案。

也。獨如嚮之人。其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維通案。

也。獨如嚮之人。其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維通案。

必已。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五

榮成許維通學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彊

者勝其敵也。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

勝其敵則多

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

不恐。

惡也。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

安不

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

思喪。

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王念孫曰。治要引注得下有必字。當據補。

周書曰。若臨

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

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洪邁桀為無道。暴戾頑貪。

曰高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妄也。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言者不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貪。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難紛紛。殺亂也。○俞樾曰。分分。其情

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

本。分作忿。即其例矣。○吳先生曰。分分。無恐恨之義。分

紛。音同。以同音疊字為句。古書亦少此例。疑不分。當作

介。介。音同。以同音疊字為句。古書亦少此例。疑不分。當作

然猶之義。漢書陳湯傳。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顏注。介

介。校本改。分。為。怨。恨。介。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辛。

桀之諛臣也。專桀無庶民。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莫敢直言。

其生若驚。

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吳先生曰。驚。作夢是也。夢。夢爲亂。毛傳

爾雅皆有明訓。驚。是誤字。無可疑也。

大臣同患。弗周而畔。

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

不周於義。而將背畔也。

桀愈自賢。矜過善非。

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

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崩。壞散。

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

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不信夏

信伊尹也。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

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盧云。曠夏。似言間夏。湯令伊尹

爲間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

曠夏。盡如詩。又云。此往視曠夏。聽唐之言。觀此下云。亦卽此意。

是明明以伊尹爲間謀也。○梁玉繩曰。曠字似勝。漢書

奪湯言二字。淺人依注文。肥補之耳。湯果自射伊尹。何以使夏聞知。而伊尹安得亡乎。○吳先生曰。廣雅。曠。大。

也。曠。皇聲。亦相近。殷人稱夏為曠。伊尹奔夏三年。反報。

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

琬。琰。美玉也。○畢沅曰。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琬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

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

交。遂。以。亡。夏。今。本。紀。年。末。有。訛。字。此。參。用。馬。驥。所。引。文。據。此。則。琬。琰。不。但。為。二。玉。名。也。○梁。玉。繩。曰。高。注。殊。未。

合。困。學。紀。聞。二。十。亦。非。之。案。管子。輕。重。甲。篇。女。華。者。桀之所。愛。韓。子。難。四。桀。索。嶠。山。之。女。楚。辭。天。問。桀。伐。蒙。山。

何。所。得。妹。嬉。誤。與。伊。尹。交。二。句。今。本。紀。年。也。王。逸。注。桀。伐。蒙。山。得。妹。嬉。誤。與。伊。尹。交。二。句。今。本。紀。年。注。無。之。此。據。

御覽一百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

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

盡如詩。詩志也。○俞樾曰：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韻之詞，即所謂詩也。湯誓所

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

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

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涸，枯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呂調陽曰：大沙，卽南巢也。今桐城西南有沙

河，埤其水東逕故巢城南，而東入蔡子湖也。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

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

朝不易位，農不去疇也。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親，鄣如夏，讀

○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衣。如夏氏也。

○畢沅曰。書武成。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

本相近。○梁履繩曰。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

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殪戎殷。是康誥

非武成。○俞樾曰。高注未得。言呂氏之親。夏蓋由正文錯誤

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郭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郭

民也。故下文即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

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郭矣。

其文誤到。因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

失其義耳。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

伊尹。世世享商。即盤庚所謂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

享之。盡商世也。○吳先生曰。古者有功之臣。祭於大烝。

其從與享。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於鑄。

之是也。○畢沅曰。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

相。鑄國名。○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俶真訓。

冶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封

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周封

帝堯之後於黎。○畢沅曰：御覽二百一作犁。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蓊。黎與蓊聲亦相近。此

易皆互封帝舜之後於陳。下饗。命封夏后之後於杞。○梁

禮曰：此與禮樂記史本紀世家俱言武王封杞。文選杞非也。大戴禮少此閒篇。成湯放桀，遷姒姓於杞。文選張士然表。

成湯革夏而封杞。史漢留侯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蓋武王因其舊封，重命之爾。故漢書梅福傳云：紹

杞。夏于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神。故使奉之。武王

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

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注：十七世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畢沅曰：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紂賦鹿

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章炳麟曰：鹿臺本爲錢府之通名。非

紂所創立。鹿借爲錄。尙書大傳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注。麓者錄也。魏受禪表及公卿上尊號奏皆作大麓。是錄。

鹿通之證。說文錄金色也。古謂銅曰金。荀子性惡文王之錄。注。劍以色名。古劍亦以銅爲之也。是銅有錄色者。

錄臺則取銅錢。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有與無。

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畢沅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卽左傳所云。

已責。責古漬。封比干之墓。封崇其墓。以章賢也。靖箕子。

之宮。畢沅曰。靖似亂。佯狂而犇。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

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商容之閭。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

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非是。

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注。

之。蓋高氏之謬也。商容。殷末人。而老子一語而誤。攷文子得師。

淮南之老子學于常縱說苑敬慎作縱漢藝文志作從即
爲黃帝時造歷之容成莊子則陽釋文又誤爲老子師
何不檢勘如是管子小匡篇商容處宋則是別一仝姓
名者○宋翔鳳曰史記殷本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閭索隱曰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
之入則以爲人名鄭玄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
稱容臺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
行也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
居也正義曰鄭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
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詳鄭此注知商容爲
商禮樂之官非一人名故使箕子行視之以當時惟箕
子存也後人見商容與箕子比干並稱遂亦謂人名然
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閭商容與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蓋紂使師涓
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於是非一人蓋紂使師涓
散殷本紀又云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謂紂廢知
禮樂之官其人即太師疵少師彊之屬也周本紀紂又云
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
三事並言亦猶他書以箕子比干商容並舉也武王行

商容而復其位。卽用先廢官之事。洛誥。王肇稱殷禮。鄭注。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非始成王用之也。武王稱殷禮。則必行商容。而先謀南齊俗。篇亦云。武王入殷。而行其禮。蓋克殷及商容。而先謀南於禮樂。所由致成周之盛也。歟。漢書。古今人表。商容在第四等。蓋但据樂記及史記載之。如晨門。荷蕢。丈人之類。皆非人姓名。淮南主術篇。表商容之閭。高注。同。穆稱篇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按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卽殷禮。孔子問禮於老聃。史。守藏。謂歸藏。殷易。故所業亦殷禮。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曲禮。檀弓。與商容相接。商容卽殷禮。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曲禮。檀弓。曾子問。諸常。縱音近而訛。文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容之。子商容作常。縱音近而訛。文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俞樾曰。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而止。存土字。因誤爲土耳。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爲國。以書社賞之。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去其絲。二十五家爲社也。庶士施政去賦。賦也。○孫銷鳴曰。施

讀曰弛。政讀。然後濟於河。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

維通案。於字非衍文。異寶篇。過於荆。報更篇。過於西歸。薛禮弓下。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並其例。證。

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乃稅馬。

於華山。稅牛於桃林。林。秦晉之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

是也。○梁玉繩曰。華山。乃陽華山。在今陝西商州雒南縣東北。非太華。西嶽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下。

辨之。馬弗復乘。牛弗復服。服。○畢沅曰。舊本作牛弗。釁鼓

旗甲兵。虎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

但言釁鼓。旗語。○有言及旗甲兵者。惟史封禪書。漢郊祀志。有釁鼓。旗語。○蔡雲曰。車甲兵。而藏之府庫。見樂記。是

經傳言及。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

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至德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波一妖怪。

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

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

○畢沅曰。新序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雜事二。甚作其。

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

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

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舊校云。愬一作。字。讀如。○畢沅曰。謝云。引

易以戒人。非是。豈為。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

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

山中有老人。中一人。城也。○畢沅曰。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一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

終人。○梁玉繩曰：此晉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韋注：晉大夫新穉狗也。此注辛穆子有譌脫。○王念孫曰：俗

書三左引此。正作左。形與老相近。因誤爲老。尤即俗書。左字之誤。

水經：澠水注：澠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又曰：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在中

人作一上。句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戰而克五

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蔭

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

說符篇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

同。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以喜也。○畢沅曰：列子無以字。○孫先生曰：以字

無以。今君有憂色何。○兩引。並先生曰：何下脫也。符篇同。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暴雨。日中

不須臾。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

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風雨言。則日中句。當如列子所

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襄子語。義所

繩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襄子語。義所

本。說苑叢談云。劉江先生曰。淮南子道應篇。亦作飄風暴雨。而

畢。又本此文。○劉江先生曰。淮南子道應篇。亦作飄風暴雨。而

雨。日中不須臾。注言其不終日也。正義當如高說。此當

風暴雨。下有不須臾。注言其不終日也。正義當如高說。此當

各依本書為解。淮南子道應篇。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

篇為許慎注。故與高此注異。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

言無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孔子

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畢沅曰。孔子卒時。夫憂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畢沅曰。孔子卒時。夫憂

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

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

難者也。守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敗。不達乎持勝也。唯

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聞。勁。彊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肖以有

力。聞於天下。○畢沅曰。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

襄之以年傳。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炫

抉。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翹字。○洪頤煊

曰。墨子非儒下篇。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

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列子說符篇。季

淮南子之應訓。主術訓。皆言此事。或說即左氏聊人炫事。

是孔子之父。非是。○維通案。注捉字。當作招。顯字。當作

注。招。皆形近之誤也。列子云。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張

招。釋舉。義正合。淮南主術篇云。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

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注。孔子皆能招舉也。

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案端。顯俱從端聲。例可通。

假。故端。顯亦與。揣通。漢書賈誼傳。何足控揣。孟康注。揣。

持也。是其義畢氏疑顯為翹然。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
顯翹形聲皆不相近。無緣致誤。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
而不肯以兵加。具。墨子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
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守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
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城。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見却之。又令公輸般名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
聞也。○畢沅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篇。注
未聞也。舊作聞之。誤。○孫志祖曰。加字列子淮南並作
齊。據此。注亦當作知。陳昌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
知王念孫。陶鴻慶說同。昌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
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一本。本作善持
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一本。本作善持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

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

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

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黍酒。○畢沅曰。梁

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間訓。說苑敬慎篇。與此並

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醕。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酒。○王念孫曰。太平御覽

兵部四十四引此。黍酒作參酒。又引高注。酒器受三升。曰參。韓子外儲說右。下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

計。○王紹蘭曰。說文。觴。有受三升者。此觴。觚。下云。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觴。是觴。有受三升者。此觴。觚。下云。一曰觴

作觴。酒。故注云。酒器受三升。傳寫者。譌觴為黍。併注。子文改之。非注者之誤也。○朱駿聲曰。黍段借為觴。注

反吐曰訾。訾。○畢沅曰。韓非作訾。○王引之曰。退酒也。豎

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畢沅曰。說苑作酒也。是。○維通案。

左成十六年傳疏引退酒也。作却酒也。亟退却也。作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

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

醉。絕止。戰旣罷。龔王欲復戰而謀。○畢沅曰。飾邪。篇作而謀事。使召

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

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

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

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維通案。左傳疏引罷上有遂字。斬司馬

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畢沅曰。

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其心以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妬子反也。皆較醉字勝。

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

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

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邵晉涵曰。通典。慈州文城。

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左傳。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劉昭續漢志注同。獻公曰。夫垂

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

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

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

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握

馬叙倫曰。阜本作皂。形與阜近。因譌為阜。又改為阜耳。皂者古文廐字。說文。廐。古文作皂。此省九字。公羊傳二

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廐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

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庭實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

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貪濫宮

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

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憑得也以近喻也○馬叙倫

曰說文輔人頰車也俞先生云古言車制甚詳輔之制

未聞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亦不定其物

可按革脫之輔車下索也疑輔為轉之或體輔員於爾輻員

即旋也則輔為人頰者補字義蓋輔為轉先生說輔下當

云車下索也人頰者補字義蓋輔為轉先生說輔下當
已不明徒以脣竭齒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畢沅也
寒之說生附會耳
之而梁伯子云案左傳脣亡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引

子胥篋篇作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竝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

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

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

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

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

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繇夙

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

畢沅曰。夙舊本作夙。何屺瞻云。當作夙。梁仲子云。韓非

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公。由史記樗里子傳作

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公。由說文繫傳口

部。在云。呂氏春秋有在。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

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金○俞樾曰。斬當為鑿。說文

文選海賦。壑陵嶺而駢鑿。注曰。鑿與駢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畢沅曰。左氏僖公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

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伯。枝。內絲蔓

之臣也。○畢沅曰。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

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俞樾

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日。頃字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君曰。大國

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

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

去。至衛七日而內繇亡。○智伯滅之。○畢沅曰。韓非作玉

引繩曰史正義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內繇之

說塞矣行塞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

上也言人君之慶曰上文云欲鐘之心勝則安內繇之說

乖違之先當為無字之誤無勝者無有所勝也此云大上先勝文義

改注以無誤為先後人復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國

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

故不數戰然非也梁玉繩曰樂毅為主兵當不數燕楚

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高注

其語更明可知燕昭王之合五國之兵齊使觸子將

與策直並作觸子戰國齊策是向子也○維通案以迎

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原作也。改從許本。姜本。齊王欲戰。使

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滅也。若汝也。

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剋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病欲齊

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舊校云。却一作退。

○王念孫曰。卒北也。走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畢觸

以猶與也。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一作問。達子又

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

齊王。梁玉繩曰。注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

傳哀十八年。秦周即此。以杜注。魯大夫爲季武子。孟莊子。即

有秦周其人。亦偏裨下僚。安得主兵。且傳云。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

莧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王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離南及沂文法一例則秦周之非人名審矣唯秦

周當是近雍門之地名高誘以爲城門名恐未然考齊齊記古齊城其西曰雍門西北曰楊門杜注亦欠明

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劉師

剗而類同高訓殘爲惡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

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莒走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

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俞正燮曰莊子田子方

聲字呂氏春秋爭金美唐亦言亭肆。○此貪於小利以

失大利者也。小給達子以失利國也。言潛王貪金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

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

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

歸。天下從之。帝也。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陶鴻慶曰。帝字衍文。下文皆以帝王

文而誤重也。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者。天下之往也。

○王念孫曰。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劉師培曰。書鈔一。御覽七十

七引。之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均有。所字。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

下而不騁夸。○誇。詭而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

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猥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

○猥。即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維○維。通案。畢改是。姜本正作。猥。○

有久也。必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

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恩恩明貌。○俞樾曰：高氏訓恩恩為明貌，然於

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恩恩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並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

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恩恩者，因俗書恩字作忽，或省作匆，匆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空

空乎其不為巧故也。巧故，空也。僞詐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在志

江海之上。○俞樾曰：迷當讀為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傳篇作迷子瑕。周官獸人七曰彌。鄭注曰：

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濶。薛綜注：

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可盡。○畢沅曰：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確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

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畢沅曰：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

獸釋文。猶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從之也。○梁玉繩曰。通雅九。呂注。由與之由。今本作由。與之

與。就從尤。轉平爲近。○孫若與。則遠矣。注當作就。就讀如由。與就與憂爲韻。是也。○孫先生曰。注當作就。就讀如由。與

之。其不肖自是。補。○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正是下。鵠乎其羞

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浩。大也。○梁履繩曰。鵠

此。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維通案。假

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詩。漢。廣篇。不我遐棄。毛傳。遐。遠也。然則上文。鵠乎其羞。用智慮也。以大言之。此則以遠

之。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宗。本。與物變化。而無

所終窮。窮。極。精充天地而不竭。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

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王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

望字。皆埒字之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

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爲韻竭
埒爲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

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
道不可得知也○王念孫曰莫知其終四字似後人所加蓋因圖道篇而不當復云莫知其終其大無外其小

已云無所終窮此不當復云莫知其終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此之謂至貴
道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

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

則近可得之矣
去猶除也○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

以帝見善綬北面而問焉
善綬有面而問焉○堯不敢以

善綬莊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綬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

也善綬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
人輕道重也堯論

其德行達智而弗若也
若如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

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

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

十人。甕牖以破甕蔽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維通案圖道

篇注遂達此釋為成義達。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

抱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

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

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

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

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畢沅曰。

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

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

○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陶鴻慶曰。霸亦可與下文王

猶少語意相應。言雖不能是王。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亦可勉至於霸也。高注非是。

猶少。

猶尚也。

子產相鄭也。

○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左傳作僑。

往見壺

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

子年齒也。子產壺

丘之子。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

門也。○馬叙倫曰。此謂子產與壺丘弟子皆相從於壺丘之門。故坐必以年。亞而不以爵。凌其上。辭義甚明。高

注未安。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

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

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畢沅曰。謀志論行。而以心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訛。今改正。

與人相索。

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

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其唯子產乎。唯獨故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爲法。則其唯子產乎也。

相鄭十八年。○梁玉繩曰：左傳子產相鄭二十二年，并為卿之年計之，是三十三年。此云十八，史

循吏傳作二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梁玉繩曰：初學記二十

四引作垂於術，疑今本譌行字。又韓子外儲說左：上桃

行非譌字。行亦道也。見爾雅釋宮：書魏文侯見段干木

立倦而不敢息也。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

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于木而慢己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

屑，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實。實猶爵祿也。○梁玉繩曰：史魏世家正義引又責吾

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肖受實者，其禮之敬。

也。○維通案。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其猶則也。

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

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後文侯與周同姓。魏

桓子之孫。始立爲侯。文謚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訛案

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信。天子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爲上聞。

○唯蘇時學曰。此事不見。引史作上聞。云閒音中間。恐訛也。

考之。則在三家未爲侯之時也。凡自古僭竊之臣。其始猶未敢專擅。而必假天子之命。以濟其私焉。紀年於威

烈王。十六年。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十八年。特書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長垣卽長城

也。至二十三年。始書王命晉卿魏氏韓氏趙氏爲諸侯。則虜諸侯獻天子事。亦必在此數年。而記注者脫略耳。

淮南子曰。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於貪也。然則求

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告無害子。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計。三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敗。而平陸之地存。據淮南所言。而用虜齊侯之實事也。注言三國爲韓魏趙。則與紀年同。其言求名於我。亦與未爲侯時合。蓋三家所以命爲侯者。以勝齊侯之功也。卽此書所謂賞以上聞者也。已上聞者。言始列爲侯。而名上聞於天子也。然此時之齊。已上在宣康之世。乃制於田氏。而不能自存。王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雖未

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

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公伏羲束脯以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國立東周君也。

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案下文改正。孟嘗君之所以

却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

攻之。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

也。堪樂也。樂土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

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高氏讀堪為湛。故曰堪樂

不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劉師培曰。堪即

沈伏。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翫桑之下。○畢沅曰：後漢趙壹傳注云：翫

古委字。淮南人間訓作翫桑。左傳作翫桑。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

之下食。蠲而鋪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

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

故至於此。羞於行乞。憎惡徑自取也。○畢沅曰：注謬。宣孟

與脯二胸。○畢沅曰：舊本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

正據改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畢沅曰：御覽八百三十六。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

吾更與女。○斯猶盡也。○畢沅曰：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

爾雅釋言：斯離也。說文：析也。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

而遂去之。百○梁玉繩曰。御覽二百八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

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履○發猶致也。○梁

如檀弓。晉大夫發焉。○洪頤煊說同。末云。蓋飲酒禮名。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

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孫

鏘鳴曰。之面當作面之。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李奇曰。面謂不正視也。此當讀宣孟面之四字爲句。或曰。面之。

謂一人不正視而告之者。懼後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至者疑也。下反走而對。亦此意。曰。嘻。君舉。孟使就車也。

吾請爲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反走對曰。

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伯○畢沅曰。梁

餓人是靈輒。鬪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爲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言之矣。水經注四亦誤。宣

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鬼○畢沅曰。墨子明

曰得幾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無
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尙未見所出此德幾無

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阮云耳未知禽艾之言
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維遜案此逸書文今僞

古文伊訓撫拾墨子及此文而改之曰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宣孟德一

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此周南之風兔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爲公侯扞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士

畢沅曰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似
脫今案文義補○劉先生曰注文王以多士而下誠似

有敝字然細繹其意蓋謂文王以多士去患而趙盾以
桑下之人去患省其文耳畢逞應補造周二字實無所

可從也不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博之

爲可博廣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餘子也庶夫子

爲餘受氏爲張○松皋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

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畢沅曰。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荆魏

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

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

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訾。訾猶歎也。○王念孫

曰。然字當在游字上。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

儀還走。北面再拜。拜詔也。君張儀行也。去昭文君送而

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

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

爲御。韓王爲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名號至今不

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

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

之。禮貌。○畢沅曰。齊策。貌作體貌。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

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舊作待。訛。今從齊策改。注同。淳于

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

荆甚固。固。護人。侵兼。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

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

○畢沅曰。衍下薛字。齊策。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

固。○陶鴻慶曰。此文當云。故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上。文云。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

其力是其證也。今本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誤倒。則語氣不合。

曰齊策作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

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畢沅曰。坐字義勝。顛蹙與坐拜為

對文。禮記曲禮篇。坐而遷之。疏。坐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亦跪也。坐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

沅曰。得舊訛作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陶鴻慶曰。言當為立字。

謂之誤。順說篇云。田贊可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

厄。策作隘。窘。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

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與陶鴻慶曰。此三句語意未了。

故善說者。陳其勢。立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論淳于髡為孟嘗君却荆

兵之事。文義已足。國策齊策載此文。至豈用彊力哉。而止。可證也。此文疑本在下篇。順說之首。而誤錯在此篇。

之末。下篇首云。善說者若巧士云云。文義正與此相屬也。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

響。

○陶鴻慶曰。讀爲如。

與盛與衰。以之所歸。

歸終也。

力雖多。材雖

勁。

勁彊也。

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

加益也。

際高而

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王念孫曰。疑登之譌。

惠盎見宋康王。

康王蹠足警效。

○畢沅曰。舊本訛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

○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疾言。維邁案畢改是治要引正作惠盎見宋康王。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也。

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湣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

王伐滅之。○畢沅曰。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十

五年。與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年也。○維。通案。畢改是。治要引正作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

不悅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

仁義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

者有力也。無意邪。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

也。○孫先生曰。寡人所下疑脫之字。下云。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此寡人之所願也。此寡人之所欲得也。原無也。字

據畢校補。語句並同。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篇。亦並有之字。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

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

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

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如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居四累

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

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所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畢沅曰。四累。即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

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梁玉繩曰。淮南道應注云。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與此注

異。虞氏兆瀝。天香樓偶得云。惠盎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劉先生曰。畢說是。淮南道應篇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許注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文句末列子：淮南皆有也。字正惠盎對曰：孔墨是

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孔丘墨翟無地為君。

見尊無官為長。列子道見敬○維通案文子：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

也。○維通案治要引注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

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維通案矣字據許

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墨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應答

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通○維通案辨辨古字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

便也。○陶鴻慶曰：此文當云：宋王俗主也。而心猶服。可謂能因矣。心猶服承上以說服寡人而言。下文云：管子

可謂能因矣。明此亦當同。今本可字誤。因則貧賤可以

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是也。惠盎田贊衣補衣而見

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

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

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

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畢沅曰：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

也。取得也。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

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陶鴻慶曰：甲殺也。事

兵之事也。疑本有如此也。兵之事也。與下文相連讀之。言甲

兵之事也。其禍有如此也。書傳凡言兵者。皆指器械。今本

衍王好事二字。而以甲與兵分言。則文不成義。○維通案。

本相因。其名又甚不榮。名。不得人。以逆意者。為其實邪。苟

陶說非。其人亦必慮害之。害。不得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

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孫鏘鳴言曰。謂苟慮危人。

國有闢土安疆之實也。不得專以孫鏘鳴言。○舊校云。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得安也。○舊校云。

人則一作久則。○俞樾曰。實下文人字。乃又字之誤。則字

衍文也。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

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

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慎勢篇曰。之二臣者。甚

相憎也。皆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王計無取此二者也。

○孫鏘鳴曰。二者。謂名。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

甚不榮。實甚不安。注非。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

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干段

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

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

送之也。○畢沅曰。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孫先生曰。其乃皆字之誤。高注云云。是正文

作皆引明矣。事類賦。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

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

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爲役人用勢欲走

走也。○畢沅曰。注歡之疑當作勸之。○維通案。畢說是。姜本張本及意林並作勸之。文子微明篇。老子曰。今夫

挽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注。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

挽車勸力之歌也。可互證此注。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

其所欲。以此術也。術以用此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陶

鴻慶曰。是用萬乘之國。是讀爲寔。當以此術也。寔用萬乘之國。十字爲句。言以此術用於萬乘之國。當不僅至於桓公。則難與往也。與往。王也。言其難。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得也。猶其人事

則不廣。

王廣博也。○俞樾曰。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

文曰。楊注竝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曰。以義動則無曠。釋

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

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

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成亦可。不成亦可。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畢沅曰：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注同。淮南道

應訓作蹶。○梁玉繩曰：爾雅釋地：韓詩外傳五：竝作西方。鼠前而免後。趨則跲。走則

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畢沅曰：爾雅作距。淮南

作距。蹶。○蔣超伯曰：郭弘農注爾雅引此而申其義云：然則印。印。距。虛。亦宜。鼠後而免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

須蛩食之。其贊云：蛩與距。虛。乍。兔。乍。鼠。短長相濟。彼我

供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又曰：相如子虛賦：張揖注曰：我

蛩而奉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黃香九宮賦：三台執

距。虛。分言者。乃蹶。蹶之類。斷非一獸。與蛩相負行。其印。印。距

狀者甚多也。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

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

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曰。

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

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

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

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

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

故曰固難必。○陳昌齊曰。元劉節軒校本。疊外物二字。○俞樾曰。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云云。則其所

據本已誤。○陶鴻慶曰。俞說是也。雖然。管子之慮近之

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

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

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

以爲京觀。故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

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所以內尸於齊。齊人必怨

曰。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爲子順語。餘亦小同

大異。○蘇時學曰。孔叢本之呂氏春秋。今以紀年考之。

此事在魏文侯時。甯越爲周威公師。正其時人越聞之。

也。若子在魏。相魏乃安釐王世。相去百餘年矣。古善戰者。莎隨賁服。

雙聲。皆爲連語。高注說莎隨近之。賁服宜與同意。服訓

爲退。則賁當訓爲進。樂記稱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却也。而民剛毅。鄭注。賁怒氣充實。然則賁服猶進。却舍延

尸。以軍緩行三十里。爲一舍。却舍。彼得尸而財費乏。曰。畢沅

舊本訛在上句注中。又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

謂內攻之。以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

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

甚。敵齊指齊人為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

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王念孫曰。余謂敵字因

下文何敵之不服而衍。○松皋圓曰。敵讀曰適。偶

使齊人知覺。我謀不收葬也。○維通案。松說似勝。甯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

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怨。○舊校云。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

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

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

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

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也。樹立文公曰。吾其能乎。

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

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成教

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難。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

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師。培曰。草爲莫字之譌。劉驪土

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

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

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

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

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

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

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

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

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王念孫曰。書傳無訓迴為通者。

迴。當為迴。溝。迴。陸。當為迴。溝。陸。玉篇。迴。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迴。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

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義同。迴。音洞。言迴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迴也。徹入四肢也。

淮南要略篇通洞造化之母今本通誤爲迴辨見淮南

雜誌又云使人通迴周備迴亦通也又上德篇德迴乎

天地高注少見迴通也迴亦迴之誤世舜一徙成邑再徙

人多見迴少見迴通也迴亦迴之誤世舜一徙成邑再徙

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邑有封都

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

國也○維通案注都有成當作都有城故引傳以證之

今作成者蓋涉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授之天禪下

上下文而誤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與之天禪下

也人皆喜之故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

日因人之喜之故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衆曹

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敗紂是

也故曰因其民之欲也○畢沅曰周語下冷州鳩對周景

王曰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行立猶

也其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行立猶

坐字對文注非也○畢沅曰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

坐字對文注非也○畢沅曰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

行陸者立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此文正同也適越者坐而

行陸者立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此文正同也適越者坐而

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

也。蟬。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

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

故曰勝良也。○維。通案。治。要。引。勝。下有。忠。字。下同。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

曰。其亂加矣。文。○維。通案。復。字。因。往。而。誤。衍。此。與。下。又。往。同。一。文。例。治。要。引。無。復。字。武王

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此。謂。箕。子。奔。朝鮮。○梁。玉。繩。曰。此。謂。向。擊。太。師。疵。少。師。彊。之。

類。箕。子。後。封。朝。鮮。乃。商。亡。後。事。也。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

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

刑勝。

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

其亂

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也。

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

子之期，而紂爲禽。

○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俞樾曰：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

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

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形，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

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則武

公旦明曰：早要期，則弗得也。

亦以要期二字連文。則武

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

○梁玉繩曰：水經河水五注，鞏縣北有山，臨河，謂

之。鮪，梁玉繩曰：水經河水五注，鞏縣北有山，臨河，謂

武王伐紂，至鮪水，卽是兼鮪稱也。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

殷也。膠鬲曰：竭至。

○王念孫曰：竭，猶曷也。武王曰：將

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膠鬲行。天雨。日夜不

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

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也。息。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

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

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

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

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武王

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己謂紂也。人適令武

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武

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武

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

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

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王念孫

曰。有讀爲又。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

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畢沅曰。舊校

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推歷者。視月行

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本因

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所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

荆王之所欲也。○孫先生曰。錦衣本作衣。錦與吹笙平列。高注云云。是正笙與錦對。非與衣對也。御覽五百八

十一引。正作衣。錦。○維通案。劉子新論。隨時篇。載此事。亦作衣。錦吹笙。孔子道彌子瑕。見

釐夫人。因也。靈公。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不見

悅。夫子聞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

人。未之聞。或云。爲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釐夫

與宋朝通。太子蒯瞶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

盍歸我艾。瑕推此言之。不得謚爲釐明矣。○畢沅曰。梁

仲子云。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

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

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無

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梁玉繩曰。釐夫。注過宋野。無

所見。然春秋時。夫人別謚甚多。魯文姜。穆姜。皆淫佚而

得美謚。南子謚釐。無足異也。此與淮南語全義。鹽鐵論

論儒篇。○亦云。孔子因彌子瑕。見衛夫人。非有脫誤。張雲

璈說同。○俞樾曰。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

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

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

以見景公。古文法正。與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

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

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畢沅曰。注道舊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皆訛。今改作道。

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

也。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

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

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孫鏘鳴曰。東

夏。與古今對文。猶言夷夏也。東。地方曰夷。故夷亦可言東。命。名也。亦言也。○維遜案。東夏地名。尙書微子之命云。

東尹茲東夏。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故古之命多不通。

乎今之言者。○孫鏞鳴曰。命。名也。謂古。今之法多不合。

乎古之法者。○舊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

同。其所爲異。○本無。今從之。○陶鵬慶曰。上句爲字。係誤衍。李

文也。爲欲篇云。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爲欲使一也。

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

與此文異。口悞之命不愉。○吳汝綸曰。悞讀若淪。口悞

之命。謂方音也。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

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

以勝爲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

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

而至。猶若不可法。文○陶鴻慶曰：兩至字皆在字之誤。上

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法。下文云：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皆言法雖存而時已去。故曰時

不與法俱在。法雖今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

法。字○舊校云：擇一作釋。○維通案：擇先王之所以為法

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

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畢沅曰：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異也。維通案：呂覽纂亦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畢沅曰：注

夕吳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演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維通案：注探下文為說。夕當是月字。

形近之誤。陰者言日月異也。專言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

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將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一作和。○畢沅曰。一將舊本

本訛。其下而曰抄引作肘。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將割輪焮之語。集解引郭璞曰。將音

今定為將。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將與同。

者十三。皆作一。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四十五。引調下有也字。

與上語略同。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雍水。○舊校云。雍水暴

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

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表時水可涉也。今水

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

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不似此表。○表水而

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王念孫曰：虧讀爲詭。

或作無詭。是也。○俞樾曰：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

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

海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

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而曰此先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而曰此先

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爲治。豈不悲哉。○維通案：以下

姜本張本增與下以此爲治。豈不難哉。句法同。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

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

醫。病萬變。藥亦萬變。○孫先生曰：御覽九百八十四病引良醫下有醫病二字。義優。病

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故夭折曰殤子也。故

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

無過務矣。字。務。猶事也。○陶鴻慶曰。此論上當有行之二字。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

此文當與彼不同。今本脫去。則文義不足。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

有司也。○畢沅曰。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

下七十一聖。○維通案。王念孫校。一本改作二。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

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鏤。良劍也。取其能

斷。無取於名也。故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驥。驥。馬名也。

王者乘之遊驚。因曰驥驚也。○梁玉繩曰。驥驚二字。僅見別類云。驥驚綠耳。夫成功名者。此

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

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

舊校云契一作刻。○維通案後漢書張舟止從其所契衡傳注引墜下有也字。類聚六十引同。舟止從其所契

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也。○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

此而衍。陶鴻慶說同。○維通案。呂覽纂正無此字。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

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

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

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字任用上王念孫校本補。

一以字。呂覽纂正有以字。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案似此悖也。○維通

察今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六

榮成許維通學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

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畢沅曰。子華子神

氣篇。吾聞之。太上達世。其次達地。其次達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

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晝父處邠。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城民不壞。民從於賢。邑乎岐周。邠狄人襁負而隨之。故

曰。民從賢也。○畢沅曰。所謂天下之賢人。注是也。下文終古向擊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

尚未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

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

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

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

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

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

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梁玉繩曰。尚

史通十一通典職官三作高。通鑑外紀作尚摯。淮南記論作藝。通典作勢。紀年與此全。○王念孫曰。愈下當據

上文補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

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

遠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梁

玉繩曰：通雅十九云：御覽引武王曰：紂愛近姑與息，則爰是愛訛。姐，己爲政。賞罰無方。

道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婦，剖比干之心。折材，土之股。割，孕

古樂篇注：誤。今據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豐鎬也。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

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

而道死焉。○畢沅曰：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

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

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西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

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

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爲也。○畢又示以人事多不

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

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劉師培曰。呂氏原本當作是

不知所以存所以亡也。與說苑權謀篇同。今本脫存所以三字。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

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蘇時學曰。晉亡非謂三年。屠黍居晉時事。乃謂晉幽公之亂也。幽公遇亂

而亡。魏文侯平晉亂。乃復立幽公子止。後數年而中山武公初立。是魏滅中山亦此時也。與屠黍所言正合。舊

注。是以爲晉出公則不然。考出公之亡。在貞定王威公又世。是時周桓公尙未立國。安得有威公之問耶。威公又

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蘇時學曰。此魏文侯所

滅之中山也。下文言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

問其故曰。之以其時世。皆知之。蓋周威公與魏文侯同時。而

趙武靈王與晉湣王亦同時也。下言五割而與威公問

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

獸麋鹿也。○下有孫先生曰。說苑所。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

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畢沅曰。康樂歌

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畢

沅二字。今本疑脫。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

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

苑作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說二人直人。○去苛

令三十九物。事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尙尙也。

○畢沅曰。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曰。○劉先生曰。說苑無

黃氏曰。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

之賢人與極言之士。盡極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

之士。諛。諛也。○次遺字。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

爲二。中下。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

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畢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徐時棟曰。夏鑄九鼎。詳見墨子

非說鼎者甚多。而未有言其所鑄之物者。惟呂氏四載之。

惜其不全也。而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

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陶

鴻慶曰。學當為覺。說文。學。覺悟也。覺從學省聲。何謂五

盡。白。莫之必。則信盡矣。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

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

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

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畢沅曰。無幸舊本作無幸。誤。

幸。○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幸。毋。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

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

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

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

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

能自存。故曰未有破之也。不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治要王念孫曰。千里而

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

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

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雖
哉。故曰治奚由至。○王念孫曰。治要至下有乎字。

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賢而不知其

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王念孫曰。治要引注。此治
作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

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

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得士則無此之患。

之無亡也。囚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畢沅服國八百餘。

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

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畢沅曰。疑是沒身為世。○譬之

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王念孫曰。治要登山二字不重。左右視。尚

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

行已高矣。左右視。尙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

吾不與處。累我者也。○畢沅曰。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

制言中。盧注亦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

則不能勝己。故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王念孫曰。

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

在上。位上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旣滅。天子

旣廢。○畢沅曰。天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亂莫大於無

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剋。滅。不得

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王念孫曰。而佞進

字疑當在上。文賢者在下。之下。○俞樾曰。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劉師培曰。而佞進蓋與賢

者。今在下聯詞。在不得休息四字。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

曰。當之世。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河之上。山谷之中。

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畢

沅曰。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今左傳作滋。則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

則一。字耳。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維通案。史記齊太

公世家。正義引亦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孫先生

作茲泉。蓋據古本。而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得之下。有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賢故失之也。太公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

不待禮而令。使令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

能可盡也。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

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

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畢沅曰：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

縲紲中也。○維通案：累與纍通。呂覽纂作齊累人之名爲越石父。句順。晏子曰：譖遽解左

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

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今免子於患。交一作友。

吾於子猶未邪？○畢沅曰：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

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孫先生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吾於子尙未可乎。

新序節士篇作吾於子猶未可也。疑今本未下脫可字。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孫先生曰：意林引已知並作知己。與晏子新序合。近是。

吾是以請絕也。○畢沅曰：史記晏子傳載越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

感寤而贖我。是知己。而無禮。固不如。晏子乃出見。
在縲紲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

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
子○畢沅曰。晏子雜上篇作

意。新。嬰聞察實者不留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序同。新。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

行者不譏辭。
欲觀人之至行。不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曰。譏。察也。即孔子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

高注釋。爲。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譏刺。非。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弗棄也。○李寶詮曰。春

秋左傳。宣十一年。楚申叔曰。猶可辭乎。王。
曰。可哉。與此同。言可以辭而不見棄也。越石父曰。夫

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
客。敬。○孫先生曰。晏子新序。並作上客。注

訓客爲敬。是讀客。
爲。憲。于。義。未。安。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

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
○孫先生曰。晏子新序。並作有。功。疑。今。本。脫。有。字。其去

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
○畢沅曰。晏子新序。並作全。功。俱。作。功。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

八篇列子禦寇體道人著書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

注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馬叙倫曰：首時篇注同此。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殺驪子陽。高

氏謂鄭相者據此。韓非說疑篇曰：鄭王孫申之爲臣也。思小利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擾亂

百官而爲禍難。有臣如此。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高謂鄭君者疑據此。然史無鄭君名

子陽者。鄭世家注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君。是爲康公。然列子與子產關尹同時。則又不合。倫謂子陽

當作子驪。涉驪子陽而譌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驪與子產同時。亦不善終者。子

○畢沅曰：舊本列禦寇上衍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固寇。居君之

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

秉。

○維通案：聘禮云：十斗曰斛。今江淮之間量名。子列子數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子列子

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

○維通案望猶怨也。漢書汲黯傳云黯褊心不能無稍望。顏注望怨也。即其義。莊子列子於望下增之字。蓋後

人未達望字之。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案○維通義而增入者。

列子者下竝。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

有罪且以人言。○畢沅曰。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

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有折弓之亂而殺子陽也。

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

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

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觀孔子曰。貧

此之謂也。○畢沅曰。遠疑達字之誤。○王念孫曰。新序作通乎性命之情。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畢沅曰。

謂目一本非有異。○陳昌齊曰。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注同。一本目也。四字疑是正文。曰。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

謂見與不見。故曰異。○陶鴻慶曰。瞑則不見。不當云與不見同。高注此句云。同一目也。又與正文意不相涉。疑

正文之本無與字。由後人失其讀而妄增也。元文當讀云。人之目以無照見之也。以瞑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

爲瞑異。下文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此文同一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此文同一接智。

因此文見同。及下文智同。皆二字爲句。故高本不誤。後注云。同一目也。下注云。同一智也。是高讀此文。本不誤。後注云。

不知不之爲否。輒增與字連下句。瞑士未嘗照。故未嘗

見。瞑者目無由接也。見接無由接而言見。說誣億不詳審

也。○畢沅曰。舊本說作誣。段云。當作說。說文。說夢言也。從言亡聲。正如亡無荒。輒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

氏襄廿九年傳。祇見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

同。亦當作同。一智也。○畢沅曰。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

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

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

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

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莽。長大貌。莽

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

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畢沅曰：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

乎。疑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幅。

注云：灌灌叢兒。又引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雖謂

有賢智之士不能為昏。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

自以為智。○舊校云：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

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維案

由接。元原作以接。畢沅云：李本作由。而自知弗智。則不聞

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

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

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

無埋。

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卽世也。亦當輪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於

懷藏埋之地中。○梁玉繩曰：天香樓偶得云：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天行徙者。凡物皆不當埋。

藏。高氏訓解甚謬。至下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陶鴻慶曰：載爲車載。埋謂埋藏。鄙諺謂居者

不爲文行者之備。行者不爲居者之事。而管仲引以爲居。故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也。高注以居爲居。

職行爲卽世殊謬。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桓公曰。願仲父之

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

啟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畢沅曰：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貂音。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慊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

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公之。何能有愛於君。公

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官割陰。猶尙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

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吳先生曰。此注魂。

字似誤。疑當作苛。病。鬼下人病也。猶云。天下災異。其句例同。猶尙可疑邪。管

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以精神失其守。翹翹鬼物乘。故曰失。○畢沅曰。

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孫鏞鳴曰。失讀曰佚。謂淫佚也。此言死

生。命爲之。苛病則淫佚之過也。能守其本。則不至於淫佚而生病矣。君不任其命。守其本。

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爲。惑也。妖。公又曰。衛公子

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尙可疑

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

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

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

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

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命。令。矯。公。命。爲。不。通。人。之。命。○。畢。沅。曰。注。矯。公。二。

字。當。先。在。命。釋。令。下。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

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

言無從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

日薨。○。畢。沅。曰。此。十。三。字。疑。衍。○。松。皋。圓。曰。此。婦。人。詳。說。外。事。以。告。公。者。非。複。衍。也。乃。秦。漢。以。上。妙。處。畢。

不知古文。再考此婦人。蓋易牙死。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

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衛公子

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無由接見也。○畢沅曰：無由接。固却其忠言。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畢沅曰：極意林作及。

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

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爲紂所困。范蠡流乎

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畢沅曰：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

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

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
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

公興師以襲鄭

密不鳴鐘鼓

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

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軍行三十舍

皆以其

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

趨壯能

滅敵去之能疾也

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

其可也

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

君其重圖之

重深○畢沅曰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

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

申白乙丙

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畢沅曰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

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松皋圓曰申恐甲字訛韓子云正妻之子曰甲蓋失其名故以甲

乙稱之與視恐與下與師字相涉而衍。蹇叔有子曰甲與師偕行則與傳合。左傳正義云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此亦在師中而已。若不是西乞白乙則為將帥不得云與也。此亦甚確。畢校何不引之。○維通案若從松說則下

文有子二人皆與師行當作有一與師偕行。蹇叔謂人與師偕行惟異聞已久殊難定耳。與師偕行蹇叔謂

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殽澠池縣西女死不於南方

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

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

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

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

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王孫滿要門而窺

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洪頤煊曰左氏傳三十三

之楚辭湘君篇美要眇今宜修漢書元帝紀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眇要即幼假借字○馬叙倫曰高

洪二說並非是要借爲關門聲同宵類說文關關下牡謂閉門下鍵也今杭縣謂關門曰要上了音正如此古書

要徵通假說文敦讀若倫是其證滿因秦師過境恐其闖入故闢門而窺之左傳作尙幼者尙幼二字即要字

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

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封立也所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

○畢沅曰梁仲子云左傳信卅三年正義引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

衽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衽服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

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畢沅曰衽服即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

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百兵與人也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爲句高氏

誤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以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并不軾右既下復超乘在以

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百乘。梁玉繩曰：左傳作三百乘，引

呂作三百人，與左傳合。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

下車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畢沅曰：注巨踊之

巨當從左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

而左右免胄而下為是，蓋既下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

奚施氏。○畢沅曰：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梁玉繩曰：左將

但稱弦高，此可補傳所未備。張雲璈說同。將

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

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檀稱君曰：寡君

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

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

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視。

也。暗。晉國也。○畢沅曰。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訛作晉。注亦訛。今從善注。

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孫鏘鳴曰。寡君之無使。之當作乏。越語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句。

踐。乏。無所使。使其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下。臣種。文與此同。

一作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

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

此其備必已盛矣。盛。疆。○維通案。盛讀爲成。猶言其備已成。故淮南齊俗篇述此事。作其備。

必先。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

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

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

1211

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

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畢沅曰。舊本注又有一字。

乃校者之辭。○俞樾曰。注文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

彊。此蓋校者之辭。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

弗擊。不可勝。當從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通。今按若是而

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

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

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

詞複矣。今本即涉上文而誤。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

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

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國。使寡

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

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不至則不信。

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師必於殺。繆公不信。○畢沅曰。正文舊本作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維遜案。元刻本作智不至。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不信。也。師信之。不反。敗殺也。穀梁傳曰。匹馬隻輪。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畢沅曰。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訛。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帥執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樂成功。○王念孫。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麋裘而韞。投

之無戾。鞿而麤裘。投之無郵。與孔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

尤也。○畢沅曰。驚蓋魯人名。孔叢子作謗。御覽同。鞿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舊訛。鞿案當作鞿。與鞿鞿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

作鞿。○李廣芸曰。二句一轉韻也。孔叢子陳士義篇鞿作鞿。鞿說文作市。詩召南甘棠蔽鞿甘棠作方味切。正

與戾韻。鞿與鞿同音。亦不與戾叶。○孫詒讓曰。驚當讀爲鞿。固宜。鞿鞿字古音亦不與戾叶。○孫詒讓曰。驚當讀爲鞿。固

左傳信五年云。民不易物。惟德鞿物。詩洞酌孔疏引服虔云。鞿發聲也。驚鞿同聲。段借字。周禮巾車驚總。鄭注

云。故書驚或作鞿。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是其證。畢說失之。

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

也。○畢沅曰。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就訛文爲釋。非是。○王念孫曰。踰古

字通。非訛文也。但不當訓爲踰耳。淮南子產始治鄭使

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俞樾曰。說文又部。民治

也。從又。從下。下。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𠂔。今經典皆作服。而𠂔字廢矣。下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不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十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大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人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可知其義。妄加服字耳。○維。緇。緇。案左襄三十年。傳云。子產使都鄙各有章。上下有服。俞亦校服爲制。似均失審。以王制五服。各有差等。異則必禁。管子立政篇云。衣服有制。而子產治鄭。亦猶如是。下文民誦之曰。我有衣冠。而子產賦之。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雖不通。改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畢沅曰。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冠。而子產貯之。云。案周禮。塵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亦作貯。○馬叙倫曰。說文。褚。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莊子秋水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也。此當作褚。作貯者。借字。褚。訓卒。卒爲吏人。給事者。衣有題識者。子產使民衣服有別。故識其衣。而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左傳曰。鄭民不便。故曰殺之也。

子產作丘賦國人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

產殖之也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也誨教也子產若死其

使誰嗣之也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

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之時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必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

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可有為也雖施二人罪罰

訛案王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

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梁玉繩

見皆當作定孔子仕于魯定公時也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

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也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維通案注

未愜開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民聽無事。謂

又孔子主能用之為事也。故曰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俞樾曰。

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

治。孔子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魏攻中山。樂羊將。

樂羊伐中山。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

校云。貴一作責。○畢沅曰。盧云。疑是負功。○劉先文侯。

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

兩篋以進。○案。說苑書下者。字在。主書下。義長。○維。令將軍。

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維。案。書鈔。字。說。

苑同。又案。注說字。猶訟。於義始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

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

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近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

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爲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乃二篋也。○孫鏘鳴曰。取亦舉也。謂

文侯如信羣臣之言。則必以中山爲不可取。奚待二篋之多。卽一方寸之書。而樂羊必無功矣。注非。○陶鴻慶

曰。此承上文論士殆之日幾矣而言。使文侯任之不專。則一寸之書足亡其功也。高注釋爲樂羊不敢取。以爲

非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

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夫唯賢主能無爲。故不可與爲。無

爲也。○陶鴻慶曰。勿爲與莫爲。意義不殊。高注義雖可通。然非本篇之旨。且於無爲上。增出爲字。可知其非矣。

莫爲。疑當作莫易。言中主之患。不能禁使勿爲。而又不可使無中變也。下云。凡舉無易之事。正承此言。下文無

作易。畢引舊校云。易一作爲。彼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作爲者。亦易之誤。卽其例矣。凡舉無易之事。易一作爲。

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

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

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

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

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羣臣飲

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

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

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驕。驕則亂。故曰不可。

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

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

不可效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

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

太仲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

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

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也。聽從史起敬諾。言之

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

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也。遂成王曰諾。使之為鄴令。

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

稻粱。

○畢沅曰。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千古爲鹵。今生稻粱。數字。

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畢沅曰。無所用賢。下似脫一賢字。

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啍啍邪。

○維通案。啍啍與啍同。荀子天論篇云。君子不爲小人啍啍也。輟行。楊注。啍啍。誼譁之聲。國之殘

亡。亦猶此也。○畢沅曰。猶與由同。故啍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

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功。按魏王世家

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

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畢沅曰。注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

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王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

與今本異。○梁玉繩曰。注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此語不知何據。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潤。無水曰谿。若白堊

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

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不可見。○畢沅曰。孫疑

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

以求之

之積累其仁心思慮二字之善政以求致治也○王引

也積心摯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摯聚也說文曰難收束也或作摯又曰摯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摯今詩

作道守義者也道聚也鄭注曰愁讀爲摯摯斂也漢書律厯志

曰秋難也物難斂乃成熟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

夷八國不聽之謀

太平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

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

不載於經也○畢沅曰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管蔡叔爲

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皋鼫之會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注所言乎○梁玉繩曰余初校

語有譌漏今更之曰周公下左傳富辰敘魯於管蔡之後似居周公上蔡居周公下左傳富辰敘魯於管蔡之後似

是錯未可謂其次不必如此乃淮南泰族云周公誅管叔蔡

叔注並全其說然注淮南汜論則曰管叔高氏察微開春兩

而公弟何自相異也至管叔注褚生補三王世家後書樊

條傳白虎通姓有殺弟之女傳一俱以管叔為周公弟淮

南汜論云周公姓有殺弟之累齊俗云周公誅弟語又岐

別高注仍之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也察其秋毫

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

不取其金引維通案文選答東阿王牋注孔子曰賜失

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

所損於德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

沅曰止善舊本誤作亡義今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

牛。○維遙案淮南齊俗篇作子路拯溺而受子路受之。牛謝然則拜之以牛猶言謝之以牛也。

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孔子見之

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甚為無義高注亦曲

說耳。觀下蓋脫二字。本作觀以細觀大字當在遠字之下。而

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字當在遠字之下。而

也。何以近知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

知大何以近知之。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

矣。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

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可謂通於化

同。法楚之邊邑曰卑梁。○畢沅曰梁伯子云卑梁是吳

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其處女

所載皆誤。○梁玉繩曰吳越春秋亦全此誤。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

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

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王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

周之單襄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

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劉師培曰。夷吳楚以此大隆。

隆當作格。格。鬪也。○孫詒讓曰。隆讀爲開。大隆卽大開也。孟子云。鄰與魯開。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開。構也。構

兵以鬪也。隆與開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

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

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畢沅曰。雞父之戰。

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爲一。釋文云。惟本又作

惟羣經音辨云小又反伐郢。師培曰。即左傳入郢事。郢

蓋郢誤而高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左氏昭廿三年傳案

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

同年事。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

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

不能之也。古書也。○梁玉繩曰。周秦古書中引孝經處

甚少。○陳昌齊曰。呂氏時。孝經未出。無從引用。孝經曰

欲惡人。以下八句。亦與孝經同。則此似非注文。○汪中

維通案王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

與晉爭盟也。楚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

是南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

也。及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

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事也。○畢沅曰陳氏樹

為政。但此或因始皇名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

虜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孫銷鳴曰古以一黍之

鉤。○維通案尸子分篇云夫弩機損若黍則不戰大機也。

響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

刑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

然後可也。

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輪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

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畢沅曰。注單醪亦作簞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河而三軍思爲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

獨享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爲楚莊王事。魯季氏與郈

氏鬪雞。郈氏介其雞。

介。甲也。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

其雞翅也。與此互異。○沈欽韓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季氏介其雞。賈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全郈氏

雞。目。鄭司農云。介。甲也。爲雞著介。高二注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

季氏爲之金距。

以利

鍛距。沓其距上。○俞樾曰。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

也。而怒。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官。而益其

宅。

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郈氏官。以益己宅。○畢沅曰。淮南歸作侵。又下句作而築之宅。○俞樾曰。

歸讀爲褻。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褻同聲。字亦通用。褻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褻服。度本褻本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褻。○孫先生曰歸本作侵。與淮南人間篇同。故高注云侵。邱氏官以益己宅也。歸俗書作婦。與侵相似。故侵誤爲歸。俞氏讀歸爲褻。非是。○維通案孫先生說是。史記魯周公世家亦作季平子怒而侵邱氏之宮。地以自服。度邱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邱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輦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並相近。以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邱大夫。因以爲氏。○梁玉繩曰魯語韋曰。禘於襄注。稱邱惠伯。則惠伯始受邱邑。非始成叔。曰。禘於襄

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褻公昭公也。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畢沅曰。二十八人。左傳淮南並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尙不成樂。況八

二人乎。盧云：案秦遺戎二王女樂，亦是二人。斷然字誤。魯自

公隱之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

轉寫之失也。○梁玉繩曰：左傳隱五年，衆仲對羽數，杜

預依何休以人數如佾數遞減，故以六佾爲三十八人。杜

范甯解全，誘注依服虔，不減人數，故爲四十八人。宋書

樂志：太常傅隆舞伎議，以杜爲非，以服爲允。困學紀聞

六亦言之。劉昭續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八佾舞，三百八

十人，與舊說迥異。豈以四十八人爲一列乎？則尙少四

人，不可解也。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

審。審，詳也。○維通案：舞道原作無道，改從元刻本。許本

張本姜本正與上文相承。淮南人間篇誤與此同。亦

當據此訂正。乃使邱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

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

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邱昭伯不勝而

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

其義。辨別義宜。○孫鏘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

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

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

三季同惡。同惡。昭公。○王念孫曰。同惡。固相助。五字連

恐不勝。况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為句。同惡

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焉。即此義也。惡如字。陶鴻慶說同。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

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

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也。不薨。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

為達。遂誤達耳。○陶鴻慶曰。此言一國為敵。將身與

篡殺之禍。得卒於乾侯。猶幸其遠也。高注未達其旨。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

王。秦孝公之子。駟也。○畢沅曰。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梁玉繩曰。淮南修務亦有之。高注。謝姓子。

通稱。然則祁乃地名。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

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畢沅曰。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梁玉繩

曰。淮南作唐姑梁。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維通案。淮南作謝子。維通案。淮南作

此不其爲人也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主。惠王也。少

益。○俞樾曰。高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

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行去也。

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

所言不善。不奮於取少主。何益。

○陶鴻慶曰。奮於下。皆當有說以二字。將奮於

說。以取少主。本唐姑果譏謝子之言。此當全舉其辭。奪去二字。則文不成義。

不以善爲之慤。

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

慤。慤誠也。○吳汝綸曰。惠王失所。慤當爲數之借字。

惠王失所

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

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

史定。秦史。

此史定所以得飾鬼

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

衰。

衰。肌膚消也。

而智益盛。

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

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邪。

皆俱也。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

王好制。

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

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

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畢沅

曰。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

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

謝細人也。

字細。小人也。○維遜案。注細下脫一人。一言而字。君守篇注。鄢人。小人也。其比正同。

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

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

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

除。猶開通也。故曰。而惡壅却。豈不難。

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

○畢沅曰。淮南兵略訓。鵠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

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鵠

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

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

枯梧樹。○陶鵠慶曰：鄰父二字，當作人。列子說符篇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二人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

文有詳略耳。其鄰之父。○孫先生曰：之字疑涉下文之字，而衍此以鄰父與鄰人對言，不必稱鄰

符篇亦無之字。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陶鵠

人遽伐之。本作其人遽伐之。下文云：其人不說，即此人也。列子作其鄰人遽而伐之。彼文衍鄰字，此沿彼文之

誤。又奪其字。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

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

宥與囿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吳先生曰：畢讀宥爲囿，是也。高注訓宥爲利，蓋

誤。以此有所宥也。爲鄰人語，謂鄰父請伐樹欲以此爲薪耳。故展轉釋之。高注不解文義，往往類此。夫請

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

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孫先生曰：被字乃後人所加。清旦衣冠其義已明。

不必加被字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正無被字。列子說符篇同。往鬻金者之所。見

人操金攫而奪之。史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孫先生曰：列子說符准

南記論劉子新論利害篇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並無吏字疑涉上文而衍。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

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

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

子○維通案：宥圍古通用。尸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子廣澤篇云：料子貴別圍。

日：則能舊本作別能。今案文義改。○維通案：呂覽纂正作則能。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

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是者而然之也。

非者而是之也。故曰淫說也。而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

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

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畢沅曰。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

悖。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足以知物之情。人。

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刑。孫鏞鳴曰。刑。形古字通。

下文刑名異充。並當作形。○陶鴻慶曰。刑讀爲形。名生於形也。下文云。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刑與名相。

實對猶聲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

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爲善而

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

爲也。齊王曰下邪辟所爲善有也字又曰三從字皆當爲徒

耳。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也。但邪辟耳。所謂賢者非賢也。但不肖

承逆耳。隸書從一字本作徒。形與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

尼。一本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

子人篇徒竝作從。又云從悖逆之道。皆失之。○李寶淫曰言

彼所謂可而所從實悖逆。而從邪辟。而字疑衍。末應有也。

云。字。從。一。維。通。案。從。邪。辟。舊。校。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

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國不亂。善之悖逆者可之也。

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

知所謂士也。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立為宣王。湣王宣

徒謂之士也。○梁玉繩曰。此注誤甚。田常之曾孫為田和。田和之

曾孫為宣王。當云。湣王齊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而

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

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

王臣。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

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

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

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

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

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

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舊校云。尹文曰。王得若人。

肯以爲臣乎。一作舊校云。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

使若人於廟朝中。一作舊校云。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

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一作畢沅曰。大

○維通案。畢說非。大夫當作夫。士方與上下文合。孔辱

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

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

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

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義。○陳昌齊曰。案前後文

失其所以爲士一十二字。孔叢子載此事云。雖見侮而不

刪。○俞樾曰。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

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

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

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陶鴻慶曰。俞說是

也。今案乃士乎。本作乃非士乎。乃反詰之辭。公孫龍子

正。跡作乃非士乎。此文。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

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

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

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

雖不治。寡人弗怨也。言雖不可治。意者未至然乎。以王言意

至如是。○畢沅曰。此注各本脫。李本有。○維通案。尹文元刻本許本張本姜本亦有此注。宋邦人本無。

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

也。○畢沅曰。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

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

而王罰之也。○陳昌齊曰。以為臣三字。亦衍文。當據孔叢子及本篇前後文義刪之。○陶鴻慶曰。

此上臣字。當為士。罪之。當為辱之。其文云。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士不以為臣者。辱之也。此無罪而王罰

之也。言見侮而不敢鬪。非辱。以為士而不以為臣。乃為辱。是無罪而見罰也。今本為寫者所亂。則義不可曉。

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如

衛也。如之。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二孟字長也。○俞樾曰：湣王

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齊於

列國久無此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

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

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

非也。其實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

名實審也。桓公以土地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

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

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梁玉繩曰：山頭井底。蓋當

言時方

正名

[illegible]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七

榮成許維通學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

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

自至。自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

也。身一治則國治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

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分地則速。無

所匿遲也。

各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

曰：無所匿遲也。疑衍遲字。○俞樾曰：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

文甚明。因涉及上文而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維遜案：分地則速。疑爲分作則速。與上文公作

則遲辭義相對。皆承今下文而誤。注：分地獨也。地字後作隸書形略近。又涉上下文而誤。注：分地獨也。地字後

人據正。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

欲君知。故主無所避其累矣。

有所避其負也。○李寶詮曰：言臣主同地。則臣凡爲善難。

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

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

驥俱走也。

言君好爲人臣之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吳汝綸

曰官之事。据注當作之官事。後勿躬篇。人君而好爲人官。卽此好治人官也。之事二字疑衍。○維案。吳後說

是治要引正作人主。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

亦如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

下句。今乙正。陳昌齊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

移。卽上文居於車上之義也。又居去爲句中之韻。必不可

車。陳王說是。今改正。相對居字正。當在車字上。非誤倒也。

去立言篇同。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

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曰堅。剛也。○劉師培忠

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

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

其智能。去。陳昌齊曰：奪當作奮，後任數篇以好唱自奮。

疑當作奮，治要正作奮。○俞樾曰：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

誤作奪，義不可通。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用也。若此則百官恫

擾。恫，動也。擾，亂也。○畢沅曰：恫，玉篇作恫。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在政

家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王良之所以

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

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畢沅曰：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

近。注作孫，意即孫陽。○梁玉繩曰：似順篇稱孫明，明良音

孫字作郵。若孫陽乃伯樂，蓋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

爲一。晉語：郵良亦曰伯樂。蓋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

知馬，故以名焉。然而郵良之善御，全于孫陽。遂以爲號。後

世并孫氏蒙之。然而未見有直呼孫陽者。○俞正燮曰：漢

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曰王良。伯樂爲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王良。伯樂。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時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於期。良樂無卹。蓋簡子時是一義。名字相發也。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曰。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正字期之。伯樂。曰。孫陽。曰。孫陽。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引石氏。星經云。伯樂。篇。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爲。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爲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陽。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疑。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敘傳云。良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敘傳。無恤。外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良。孟子有王良。之伯樂。以孫陽。秦人證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相如傳云。陽子。驂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卹。郵無正。孫有道之主。其所無政。王子期。王子於期。一人十名矣。有道之主。其所

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

要○維通案治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

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王念孫曰治要引注縱作紛夫名多不當

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

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傳曰唯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慎愈塞也

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

堯舜之臣不獨義○維通案治要引臣同湯禹之臣不獨

忠得其數也御之得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

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

幽皆惡謚也○畢沅曰壅過逸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

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因用威怒。

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

校云一作邦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

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以用。○畢沅曰舊校

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王念孫曰又音懋。玉篇惑也。莊子

之假借。愚與智正相反。悅訓爲惑。亦與通相反。○俞樾

曰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

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

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

對。玉篇悅惑也。然則遇悅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

愚悅與下文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

汗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諸

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

遇爲過。而其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實贊以潔白。而隨

義始晦矣。

以汙德。馬脯。此理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而賣。

牛首于門。而賣馬脯。盜跖行內。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決錄曰。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內。孔子語。蘇子由送柳子玉詩。

銜牛沽馬脯。晏子條亦見說苑政理決錄條見。光武詔。○松皋圓曰。注牛頭上宜有懸字。理字衍。任以

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

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苛窮之似藁本。蛇牀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閭主之於名實。亦不

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也。○畢沅曰。薇蕪。博物志作薜蕪。此五者皆以

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動

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

白之顧益黑。顧。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故

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

不傷其耳目之主。案主猶性也。○畢沅曰：問而不詔也。詔教

問而行之不自知而不為。雖知之不與和而不矜。成矣。

不自伐。成而不處。而弗居也。老子曰：功成止者不行。行者不

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胃為使。行者不止。謂水土也。

因形而任之。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胃為

注。人之使令者乎。○陶鴻慶曰：無胃為使。言不為物役。高

本。清靜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

外。海之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

性。命也。大。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形。無有。形。言得道也。無。故得道忘人。

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忘人

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畢沅曰。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陶鴻慶曰。夫其非道也。也。當讀爲邪。言忘人而大得人。安得謂之非道乎。蓋反言以明其爲道之至也。下文夫其非德也。夫其不明也。夫其不假也。夫其不全也。義並同。高注皆肌說。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故曰。夫其非德也。亦在至知

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

靜。乃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不能使人

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

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

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劉師培曰。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治小事者。垂拱無爲。而化流行。不

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畢沅曰。舊本正文。夫其不假。乃下缺也。字。今依注補。○陶鴻慶曰。爾雅釋詁。假。大也。言事之缺大者。人君乃理之。高注解爲假攝。且引周公魯隱爲說。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歸殊。謬。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國事。事。濟歸也。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謗。魯隱有鍾巫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也。其大乎三輩。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畢沅曰。注其大乎三古通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洪頤煊曰。莫與上。文義相應。高注非。○俞樾曰。莫人當爲真人。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乞紀曰。大真。或作大莫。並其證也。真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維通案。俞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

者妙矣。也。妙。微。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

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肆。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

也。有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但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

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語見文子上。

仁篇淮南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

以正。諸准法正直。○畢沅曰。准說文。字本作準。从水。隼聲。而

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寧。安。身以盛。

心。心以盛智。盛。猶藏也。○孫綽鳴曰。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見。

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

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也。注非是。下。李寶詮曰。言陰覆之者。乃正所以發明之也。注非是。下。不出不爲。亦。

相。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

以知之。○畢沅曰。故曰者。本老子道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

不知人而恃己。明不。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事。

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

所以爲也。○吳先生曰。注訓外爲棄。所以爲三字。義無所施。蓋因下文而誤衍。○維通案。公孫龍子有堅白論。

鄧析子有無厚篇。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不。

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此之謂以陽。

召陽以陰召陰。以陰召陽也。○李寶詮曰：疑應作以陽召陰。

子徐無鬼篇。○劉咸炘說同。末云：所以發之。彼注亦誤。

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王念孫也。

後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王念孫曰：羣書治。

要引此。天上原有界字。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界。

無事自成。不言界。天者。省文耳。○俞樾曰：白乃界字之精。無象。大聖。

說與界。天上半之。日因誤為曰矣。下文高注曰：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天同。○王念孫曰：象當作為。老子。

而萬物自化。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莊子：天地與為相似。故。

能為誤作象。形成為韻。為化。為韻。事能為韻。為古。讀若譌。能古讀若而。並見唐韻。正若作象。則失其韻矣。管子兵

法篇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為韻。為化。為韻。正與此同。陶鵠慶說同。

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其官得其人。人任此。乃謂不教之

教。無言之詔。○維通案。治要引乃字作之。與上文此。故

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而君自以其言不敢諫之。

是以知其言之狂。○王念孫曰。治要引注。作君狂言之。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為當。是以知其狂言之。

當。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知狂言而自得。所以

慶曰。此言君之狂正。以其言之當。君之惑正。以其言之得。故下文云。君也者。以無當為當。無得為得者也。此

義亦見任數篇。高注解為君狂言。君也者。以無當為當。而自以為當。自以為得。殊失其旨。君也者。以無當為當。

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

通案治要引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

備矣。則為朱本。作識則反。有物則為不備也。○畢沅曰。注

官者無職。其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相近。若作無識。失

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己為正。以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

之為矣。然則善為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

當為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

不職者。無不識也。此借識為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不

職。彼借職為識。正可互證。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

數官然後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

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

孫曰。治要安下無車字。是也。○陶鴻慶曰。此夫一能應

言為國。不言為車。安車之車。涉上文而衍。

萬。無方而出之務者。道一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

元王閉。鄆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

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外。畢沅曰。韓非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鵠慶

曰。兩能字。皆涉上文。而衍。本作乃解其一。不解其一。下文。鄙人曰。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一。

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正謂以不解解之。非不可解。而不能解也。衍兩能字。則非其旨。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

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

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

所以中之也。曰。徵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陶鴻慶

不相涉。故若云。太師文者之下。當有脫句。為師文之結論。以其獸者云云。據高注。疑是引古善射者之事。而寫者

奪之。其餘文與太師文事合併為一耳。○李寶詮曰。效猶用也。獸者蓋無太師文之意。言大師文之鼓瑟。效於瑟之

自然。故可效於樂記。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所以能中乎瑟之道。樂記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所以

以語質。不憚。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以獸為喻。故思慮自心傷也。○陳昌齊曰。心字

据下文當刪。○俞樾曰。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亡也。兩句一律。高注云云。正以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

無心字。因涉上文亂於心句而誤衍耳。○維通案治要引思上無故字。亦無心字。陳俞說是。○維通

亡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也。○俞樾

許。此云智差。即彼云偶。○維通案。呂覽纂差。正作作。○俞樾

對。注。未得其義。○維通案。呂覽纂差。正作作。○俞樾

殃。肆無道也。夏桀疆其能殃。其有處自狂也。○俞樾曰：此

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𠂔。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

甘。兩形微似。因而致誤。○維通案故至神逍遙倏忽而

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

無不同。和。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能孤寡。人君之謙稱也。

可防障。○陶鴻慶曰：民當為名。高注云云。是其所據本

正作名也。然高注實非。呂氏本旨。此言人君雖自名孤

寡。而不為茲邪所障塞。即上文所謂一能應。此則茲邪

之情得。知也。猶也。而陰陂讒慝諂巧佞之人無由入。自入

而見也。凡茲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

己爲。己所好情所欲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從阿。

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

得其志也。阿主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

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維。

通案。治要者二字。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薛。

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

蔡以爲稷。○畢沅曰。柱在舜臣之稷之前。皋陶作刑。虞書。

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作刑。書。

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

先。女作土師。五刑有服。昆吾作陶。回之孫。陸終之子。

已。姓也。爲夏伯。今制作陶。治埴埴爲器。○畢沅曰。舊本注。

吳。回。下衍黎字。今刪。○梁玉繩曰。作陶者當是陸終之

子。非爲夏伯之昆吾氏。夏鯀作城。鯀。禹父也。此六人者。

所作當矣。當合也。合其宜也。然而非主道者。主。一舊校云。一作至。故曰作者

憂。因者平。王念孫曰。憂當作擾。任數篇為則。惟彼君

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無德

也。闕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

長矣。長。大。長。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畢沅曰。舊校

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為威嚴解。正文與注竝窒礙。○王念孫曰。畢校是好為義。見上篇。治要正作好為。

注。亦無。暴字。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

君此不爭持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爲有位。非忠臣也。

司也。從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當自正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

有司。○孫鏘鳴曰。有司謂羣臣。注專屬大臣。非。○陶鴻慶曰。下有司字當衍。本作是君代有司爲也。君守篇云。

人君好以己爲本。篇下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術也。即此爲字之義。今本篇蓋校者不達其義而忘增耳。是

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維遜案。王念孫校本業下據

上句及治要補一作也字。注定字據治要改作之。君臣不定。臣故不定也。耳雖聞

不可以聽。聽不可以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以心雖知不

可以舉。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志意傾邪。故曰勢使之也。說凡

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目之見也藉於昭。

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處物斷義。非理

以決物。○維案注處物斷義原作去物斷義陳昌齊云去當作處案陳說是張本正作處今據改君臣

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得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

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

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

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本也

然。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

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為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吳先生曰。而因語不可通。疑因當為田字。形似而譌。文

以馳騁而田。故注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

仁義。無欲為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

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

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

可。道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後

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釐侯。景侯子也。

莊○畢沅曰。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

全。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記。晉趙世家。惟莊子無致。今史記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

非景侯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

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

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申不害聞之。

申不害。鄭之京。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畢沅

聾本作聾。協。訛。今案下文改。聽與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

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

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

三者任則亂。任。用也。○陳昌齊曰。去當作夫。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

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短闕。其所以聞見甚淺。

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廣。固。必。十

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

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畢沅曰。南撫

多顛。南。極之國。○畢沅曰。顛。意林作鷄。西服壽靡。西。極之國。○畢沅曰。大荒西經

通。南服壽靡。南字訛。注引亦作麻。○維。通案。靡。麻。古。北

懷儋耳。北。極之國。○畢沅曰。大荒西經作聞耳。○劉師培曰。山海經注引作聞。蓋聞通作耳。別本作聃。

此因訛爲耽與淮南同。後人習聞南方有儋耳。又易爲儋。此今失晉本之舊者也。○維通案。大荒北經有儋耳之

國。郝懿行云。儋依字當爲瞻。見○若之何哉。林作何以得說文。此是北瞻耳也。正與此合。○畢沅曰。得意

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

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

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

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

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

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

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

與先生曰書鈔四十九引作若是者三。習者曰。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曰。習。近習。所親臣也。○劉師培

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

師培曰。書鈔四十九引後作教。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

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

以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畢沅曰。斟乃藜之訛。說文。藜

七十九篇。竝作作藜。風俗通窮通篇同。墨子非儒下篇。荀子

從參。則字。藜。畫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

子佯爲不見之。○俞樾曰。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

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

刪此。君子行。因并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畢沅曰。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顏回對曰。不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

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也。煤炭。煙塵。

也。○畢沅曰。煤炭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炭。煤。梁仲子云。盧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炭。政用此。室與炭形。

近致訛。今定作煤炭。舊本注煙塵下。多之。曰。文選。陸機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刪正。○王引之曰。文選。陸機。

君作行。注引此。煤室作炭。煤。又引高注。炭。煤。煙塵也。炭讀作臺。家語在此。尾篇。炭。煤。作炭。墨。今本家語。炭。誤爲埃。

蓋炭字似矣。而誤爲矣。後人又加土旁耳。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說文。炭。灰。炭。煤也。一切土旁耳。義十五引通。

似。而文云。積煙爲炭。煤。案。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爲炭。而注讀臺爲炭也。今本臺。煤。

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炭。煤。亦當作臺。煤。其引高注。炭。讀作臺。當是臺。讀作。

讀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良爲正字。臺爲借字。故云臺。良作良。若云良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
 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煤良。非也。良與室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良字。無緣誤爲室。且文選注及
 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良。煤非作因。孔子歎曰。所信
 煤良也。○鹽田曰。回攬唐類函。回作因。孔子歎曰。所信
 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見
 妄。不可信。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記故知非難也。
 億。妄。不可信。恃。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記故知非難也。
 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此○陶鴻慶曰。孔子之三字衍文。

 申說之。故曰。故知非難也。所以知人難
 也。若專主孔子言。則非本篇之旨矣。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上長。故李子曰。非狗

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陶鴻慶曰。此三句文不成義。蓋傳寫亂之也。元文不

當云。非狗。不得兔。狗化爲兔。則不得兔。下文云。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

之。敢禁。即承此意言之。其臣蔽之。人時禁之者。所謂非狗不得兔也。君自蔽則莫之敢禁者。所謂狗化爲兔。則

不得兔也。○維通案。陶說是。李本黃本。正作兔化爲狗。又案。李子。即李悝。驕恣篇。亦引其言。蘇時學云。漢書藝

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李悝之言也。悝書失傳。人罕知之。唯食貨志采其盡地力之教。近三百言云。案。李書隋

唐志。均有輯本一卷。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好治人

官職。似兔化而爲狗也。○孫先聖曰。其臣蔽之。人時禁注。人官職當作人臣之職。下注可證。

之。人時有止之者。○陶鴻慶曰。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

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甚。被簪日用而不藏於篋。賤物

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

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役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

倦。心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

○畢沅曰：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首當是慮。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是此誤。亦疑虜首當是郝首。○孫先生

曰：疑原文作虜首。作數。世本云：隸首作數。虜隸聲義並近。虜首即隸首也。黔如二字。左旁與數字相似。蓋數字

又誤分爲二文。展轉不可解耳。如。容成作厯。羲和作占日。尙

儀作占月。○畢沅曰：尙儀即常儀。古讀儀爲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后益作占歲。

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

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畢沅曰：舊校云：雅一作持。案

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相土也。

○王國維曰：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之字。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繫篇：皆作相

荀子而周禮校人注引世本此條作土而荀子相士解蔽篇曰乘杜作乘

馬呂覽勿躬篇曰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故謂之乘杜

是乘土又假用杜也○寒哀作御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

本正傳注引孫作韓哀王冰作服牛○王國維曰篆文王

大荒亦王亥之僕牛古本作篇腋作服牛其證也服牛者即

夫朴是牛該即腋有尾即有易朴牛羊亦即服牛是山海經

仲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為始作乘馬王亥作服牛初奚

益廣之用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史皇作圖即

君守篇之蒼頡作書也倉頡所造文因以記事會意之

職是謂史官倉頡始為史官故君守勿皇後世不悟歧為

作者亦已不明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

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

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

也。所以能之也。任其所以得其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

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

謂化育萬物。謂也。○畢沅曰。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維

通案。愁下疑脫。慮字。察微篇云。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察賢篇云。天下之賢主。豈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

足證本書多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

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畢沅曰。日而無所窮

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達。不可障塞。○吳先

生曰。注文當作太極。道立於一。阮籍通老子論。道者法自

云云。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阮籍通老子論。道者法自

然。而為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然則

太極也。太一也。道同物而異名。此注以道釋太一。易禮

也。孔老之舊說也。原文大通。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

也。多有不奪。誤幾不可通矣。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

謂之天子也。反本。○畢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

沅曰。朱本注。未有也。字。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

○王念孫曰。矜疑○當作務。俞樾說同。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子

復於桓公。白曰。墾田大邑。○畢沅曰。新序大作。泐。韓詩

管子。小匡篇作墾。草入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墾。草。切

邑。注。切。入也。即本管子。廣雅釋詁。入得也。此當各依本

解書為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十三孫先生曰。御覽二百七

臣篇新序同。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甯戚。○畢

音速。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

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

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

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畢沅曰。外傳新序皆無大

管作鮑叔牙為大諫。○王念孫曰。平原廣城。○畢沅曰。城

管子城維通案。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

軍之士視死如歸。○孫先生曰。御覽引鼓之臣不若王

子城父。○畢沅曰。新序作請置以為大司馬。司馬主武

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

罪。臣不若弦章。○畢沅曰。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案

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為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寧。○王念孫曰。

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費誓。我商賁爾。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即

之。章請置以為大理。獄官治。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

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孫先生曰。御覽引君

霸王。夷吾在。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受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

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畢沅曰。黃氏曰。抄

三維通案。御覽二百七十一。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

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陶鴻慶曰：知能二字

能文義並與此同。而下文云：夫人君而古能而無恃用其則幽詭

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王念孫曰：愚即暫遇。茲充之遇。職當作戰。○孫鏘鳴曰：職疑作識。

○維通案：許本職作識。俞樾云：此借職為識。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王之君民也。○維通案：張本宋邦以。下固不過畢

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

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

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愉解：綖緩。○舊校

念孫曰：羸當為羸。字之誤也。羸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

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綖當為綖。

亦字之誤也。綖讀為挺。仲夏篇：挺衆囚。高注曰：挺。緩也。

挺緩也。令得逃亡。傳變傳。賊得寬挺。李賢並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緩也。挺與緩古字通。倫即安肆日。倫之倫。倫古作倫。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倫為解。與懈同。挺為緩也。此以羸挺名為韻。若作挺則失其韻矣。○維通案。王說是。凌本羸作羸。人事其事。以充其名。治也。名實相保。

之謂知道。知。陶鴻慶曰。之謂二字誤倒。名實相保。謂之

非之猶是也。尊師篇云。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莊子天地篇云。無為為之。之謂天。辭例同。此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

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

不學正道為淫學。邪說謂之流說。○俞樾曰。流說即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即

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旂者旌旗之旂。訓與流同。然則從旂從充之字。本得

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即游魚也。游說之為流說。猶游魚之為流出聽魚矣。賢不

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為華。

藻也。○畢沅曰。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

樸。以事其上。○王念孫曰。蒙讀敦。厖之厖。○俞樾曰。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為下國駿厖。毛傳曰。蒙

厖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為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為厖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為厖厚。

為一義。純樸為一義。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得以故易官。易官

則各當其任矣。

○維通案文選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詩注引作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

而知矣義勝下文未申述
勇懼之義與選注引合

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

有亂衆干度之
議者不聽之

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

驗功○畢沅曰功字必誤

又疑當爲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

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好愛惡用虛無爲本也虛無無所愛惡

之公正也治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

正有用之言謂者凡朝也

者相與召理義也。

致召相與植法則也

立植上服性命之情

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

曲撓貪得僞詐之曹遠矣

衆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

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

知性命。

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陶鴻慶曰：治道皆當為知道。

勿躬篇云：名實相保之謂知道。○維通案：存字均當作在。本書存在二字，往往互誤。務本篇云：安危榮辱之本

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尊君。尊君之本在於有司。管子重令篇云：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

令。行令在乎嚴罰。辭例與此正同。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

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也。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之能：專

言公。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

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若此則愚拙者請矣。

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

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能

盡無所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烟爲人主而

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

反以自多。反。更。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曰。陳昌齊

字當疊。○陶鴻慶曰。重塞二字當疊。審爲篇云。不能自

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此文

例與彼同。○劉師培曰。治。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

要於重塞二字均爲疊詞。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

不改。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維通案

爲。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王念孫曰。

○陶鴻慶曰。兩之字指有司言。伐。疑當作代。

當爲代字之誤。淮南主術訓誤同。督名審實。官使自司。

○維通案。自司當作有司。自。據王念孫校補。是其證。以

篇。正作官。使有司。原脫官字。據王念孫校補。是其證。以

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爲道尙因循。長不知。乃知也。以不知

見。淮南主術訓。一爲實也。○畢沅曰。自有道之主。以下亦

作實。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實。爲是。○俞

樾曰。舊校云。實一作實。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高注

非其旨。柰何卽如何。昭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

是柰與如何同義。既以不知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

故以柰如何爲實也。孔子曰。不知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可證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青北

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

柰何也。以柰何之際。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

化九陽奇怪之爲實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

注之非。○劉師培曰。柰何當從文。子仁篇作禁苛。高

以不可柰何爲訓。所據本已誤。○劉先生曰。篇作實者。是

也。此文以道實爲韻。作實則義既不可柰何。道之。所以爲

淮南子許注。道實爲韻。作實則義既不可柰何。道之。所以爲

也。最得此文之誼。○維通案。王念孫校本。亦改實爲道。

治要引注。作文之道。尙不知。不知。乃知也。故以不知爲道。

尙因循長養。不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遠也。○維通案。注裔下。禹曰。

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際至也。○王念孫曰。

青北疑當作青北。○孫詒讓曰。青北當作青丘。之鄉。又云。南至九

陽之山。西至其肱。在朝陽北。又海。外。西經云。通。山海經。海

外。東經云。青丘國。在朝陽北。又海。外。西經云。通。山海經。海

北。在一臂北。其人說文作玄。與怪形近。故譌。趙襄子之時。

以任登爲中牟令。王登畢沅曰。韓通案。韓非說王登上。王即王

登之誤。王與任同。顧廣圻已校及。攷淮南人問篇。任上

計言於襄子。而。○徐時棟曰。計字見周官。後世保舉之法。相類。督

撫以。大計之年。保舉賢員。送入引見。既而升擢。不復有。曰。

所考較。卽以薦者之言爲信。而官之矣。而引見不復有。曰。

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己。是畢沅曰韓非作中章胥

二中大夫。○梁玉繩曰。膽姓甚僻。○王念孫曰。膽疑膽之誤。膽章聲近而通。上又脫中字耳。大雅桑柔篇。民人

所瞻。與相臧。陽狂爲章也。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也。以用相國

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畢

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

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豈

復假耳目哉。○畢沅曰。舊本吾又耳。是耳目人終無已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

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

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

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

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孫○

先生曰。此文不當有者字。蓋涉上文霸王者託於賢而衍。治要引無者字。說苑尊賢篇作此。霸王之船乘也。亦

無者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字。能為霸王之船驥。故釋

之。非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

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

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孫先生曰。庖人釣者。當作庖人釣屠。與仇人僕虜對文。注釣者即呂尚。

當作釣屠。即呂尚與僕虜。即百里奚相對。此緣屠字。說去上半。誤為釣者。不得不改。注以就之。呂尚之事。書傳

所載各異。六韜言其漁釣。國策言其賣飯。楚詞注言其屠牛。是正文釣屠。與注亦正相合。說苑尊賢篇作任庖

人。及注屠亦作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是其證。治要引呂覽。太

公之鼓刀。注云。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是也。又曰。治要引正文。鼓刀上有用字。引注作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

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爲優。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道也。故曰：不得以持然。較今本爲優。

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訾：丈相也。相功

用人數多少也。○畢沅曰：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尙聽而天下

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畢沅曰：此注誤。管夷小臣：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

吾百里奚聽。○畢沅曰：舊校云：一作任。案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也。豈特驥遠哉。○畢沅曰：當作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者

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畢沅曰：說苑當染篇。紂用惡

來。宋用唐鞅。○畢沅曰：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鞅。唐誤。齊用蘇秦。而

天下知其亡。○畢沅曰：舊本無知字。又其非其人而欲字。訛作甚。今亦從說苑改正。

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畢沅曰：若射說苑作苦。

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中當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畢。

沅曰若說
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信之故疑失之乎勢。

求之乎國危。恃有國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

蟻。蟻食也。○吳先生曰注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

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

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

所通。達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越周禮象胥掌蠻夷通

其言也。東方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北方曰譯。國

用象譯。狄鞮也。○畢沅曰。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國越周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

語所謂謂下。脫舌人二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陳昌齊曰。注所謂謂下。脫舌人二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陳昌齊曰。

念胡字亦衍。同王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

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

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輕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休明。雖大小

重。其茲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畢沅曰。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多脫

漏。今依傳補十二字。○陳昌齊曰。天下當作天子。○陶

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八引尸子路史後紀四引呂覽。並作七十世疑此譌倒。

然易繫疏引世紀禮祭法疏引命歷序皆云神農八世又路史載十六帝各不全。王者之封建

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

侯。遠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

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天下也。王者以天下爲國。○陳昌齊曰。劉節

軒校本。完字下注云一作室。竊謂據注意當作以家爲國。蓋國亦作盛。遂訛爲室。舊校者不省。因改爲以家以

一室而室又有以訛爲完也。後執。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

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

易。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

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鄣。武

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郭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

業。○畢沅曰。郭說見慎大。篇。○維通案。其猶若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

況不及湯武者乎。○陶鴻慶曰。知不當為賁。以聲近而誤。維通案。知字不誤。莊子庚桑楚篇。

也。知者接也。墨子經上。知接。然則藉知猶言藉接。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

也。滅亡。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凶。凶。逆也。自此觀之。夫欲

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

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

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亂世。而王尚為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

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兵牧野。倒矢而射。橫戈而戰。

武王由是彌易。○梁玉繩曰。倒矢而射。橫戈而戰。二語本淮南泰族。橫戈作傍戟。○吳先生曰。注文似當作紂。

之民苦紂之亂。○維維案注。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

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橐。○畢沅曰。文子自

俗訓。泥用輶。山用橐。釋音云。隸乃鳥切。推版具。又淮南齊

修務訓。葉本亦作鳩矣。○陳昌齊曰。鳩當作隸。据文子

鳥二字誤。隸合爲一。蓋乃與九形近。遂爲鳩字。而校者不

知其誤。棄隸用鳩。相沿已久。幾不復知有隸字矣。○俞

正燮曰。尚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

乘船。泥行乘橐。山行乘輶。河渠書則橐作輶。漢書溝洫

志。四載。山行乘輶。說文則輶作行。泥。橐。以行。山。傳寫之

字。不一。橐者。徐廣云。說文他書或作輶。孟康云。橐如箕。摘行之

泥。上。橐者。字應從具。作輶。或作輶。即輶。如淳云。鐵如錐

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作蹉跌。非也。橐者。韋昭云。錐

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橐或作輶。爲人所牽

引也。徐廣云。橐者。直輶車。又引說文。輶直輶車。輶也。如

應劭。韋昭。所說。則輶。輶。爲今山輶也。史記河渠書。集

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輶行塗。以輶行險。以輶行山。

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蕤山行以標呂氏春秋慎勢云云皆水

車蓋尸子以沙為陸以塗險為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

為泥淮南脩務訓則云水用舟涉用鳩泥用輶山用藁

不數因其勢也者令行○畢沅曰因其勢也下似當云

車數因其勢也者令行○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

完方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

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

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畢沅

此反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

也○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

也王也者勢無敵也○陳昌齊曰據文義勢也句下不

得重出王也者三字當是衍文○

陶鴻慶曰王也者勢也當作王也者王也上王者讀本

字下王字及王也者兩王字皆當讀為往下賢篇云王

一兔走。百人逐之。

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畢沅曰。注

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

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

者。人欲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慶曰。此文當有

譌脫。元文本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

欲。由分未定也。分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下文云。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

雖鄙。不爭。文義與此相對。高於此。注云。未定者。人欲望之也。可證正文本有欲字。自寫者誤奪。而後人以意竄

易。遂成今本之誤。○維遜案。陶說是。慎子誤與此同。惟

上定字下。亦有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視。非不欲兔也。

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

分而已矣。○分。畢沅曰。注。定分。其封。故定分也。莊王圍宋九

月。

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畢沅曰。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

高注每云。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

於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

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

曰。以宋攻楚也。○陳昌齊曰。據注意。當作以宋攻宋。與孟子以燕伐燕同一句法。○陶鴻慶曰。此文當有譌脫。

元文。本云。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宋非不可亡也。以宋攻宋。奚時止矣。高注。故曰。以宋攻楚。攻楚亦當作攻宋。

以宋攻宋。猶言以燕伐燕。以桀攻桀也。今本亡下。奪宋字。則文不傳。攻宋誤作攻楚。則不可通矣。凡功

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

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悼公。

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諸子。畢沅曰。注王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闕止字。子我。諸子。

遂誤以為宰予。○梁玉繩曰。成是諡。當衍以恆為常。後人所改。因闕子我誤宰我。此史記索隱之說。宋儒俱仍。

之。然非也。宰我死。田常。史。李斯傳。韓子難言。以及淮南人間說苑。正諫指武。監鐵論殊路。頌賢。並載其事。不韋

韓非。李斯去。陳恆不遠。必非虛語。其死爲誅叛討賊。忠於簡公。不愧孔門弟子。馬遷著傳。稱宰我與田常作亂。

夷族。孔子取。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豈不誣哉。

之去一人也。故相憎。去不可並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

也。○舊校云。而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

簡公於廟。○畢沅曰。說苑正諫篇作弑簡公於朝。史記李斯

朝。傳作卽弑簡公於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

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

恨。○松皋圓曰。而恃。周鼎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

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詳見先識覽。○孫鏞

鳴曰。先識覽云。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王及其身。以言報更也。離謂篇云。周鼎著倮。而斲其指。先王及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適威篇云。周鼎有竊。有疑著之誤。竊未詳何物。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達鬱篇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九鼎入秦。姑不韋目驗而詳言之。此著象而下。亦必有言。其所著之狀。而脫言之矣。或曰。著象者。象物而著之於鼎。與它文專指一物言之者不同。非有脫文。亦通。

慎勢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心不

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其然

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孫詒讓曰。爾雅釋詁。邢疏引尸子廣澤

篇。墨子貴兼。廉。關尹貴清。關尹。能相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

老。曰。老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畢

德。二。經。為。上。至。經。他。書。未。見。高。氏。必。有。所。本。○孫。先。生

曰。注。至。乃。下。字。之。義。至。字。草。書。與。下。形。近。非。老。子。書。別

名。上。至。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壺。子。為。子。產。之。師。此。注。

依。列。子。天。瑞。諸。篇。以。列。子。乃。其。弟。子。似。未。合。蓋。列。子。多

寓。言。也。○徐。時。揀。曰。惟。列。禦。寇。稱。之。為。子。列。子。蓋。呂。氏

門。客。中。有。列。子。之。門。人。弟。子。也。○觀。陳。駢。貴。齊。也。陳。駢。齊。人

世。篇。記。子。陽。遺。栗。事。五。稱。子。列。子。陳。駢。貴。齊。也。陳。駢。齊。人

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梁。玉。繩。曰。注。舊。本。注

是。二。十。五。篇。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

引。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孫。臆。貴。勢。孫。臆。楚。人。為。齊。臣。

之。勢。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史。漢。皆。以。王。廖。貴。先。兒。良

孫。臆。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王。廖。貴。先。兒。良

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梁玉繩曰。漢藝文志。兵書四種。權謀類有良一篇。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畢沅曰。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

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前安死

篇。故反以相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維通案。盧校引前安死篇。

前字原作。有金鼓所以一耳。退。擊鼓則進。金則必同法令

所以一心也。○孫鏘鳴曰。必當作也。屬上爲句。○維通案。孫說是。鹽田云。唐類函鼓條引作金鼓

所以一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陶鴻

耳也。衆疑當爲一智。與上文有金鼓所以一耳。必疑也。字

後。所以一力。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

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陶鴻

上當有一字。君守篇云。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愚者案此句疑有譌脫。唯有道者能之。文義與此同。

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穴。○畢沅曰。舊校云。案空與

孔同。○陶鴻慶曰。如讀爲而。穴當爲空之壤字。商子農戰篇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又斬令篇云。

利出其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出十。其空者其國不守。空與孔同。若穴爲土室於義不倫矣。其

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目不

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陳昌齊曰。据文義。聽當作聰。○陶

鴻慶曰：聽當爲聰，字之誤耳。不聞清濁之聲。清，商宮；濁，王

者執一而爲萬物正。正者主平。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

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

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說見前。舊作搏，與專同。一則治，兩

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駢。策，轡策

洪頤煊曰：漢書平帝紀：立軺，駢馬服。虔曰：駢馬，驪駕也。

後漢書：冠恂傳：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李賢注：驪，駕併駕也。一車兩馬併駕，故有四馬。高注：以爲駢馬失之。○維，遙案：注駢馬許本姜本作駢馬，與洪說合。

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

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畢沅：詹子豈以國

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

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

爲天下。治爲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

宙。窮日月。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

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

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齊○陶鴻慶曰當作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今本齊字誤重。又奪王字。○劉先生說同。末云。淮南子

道應篇。正作以道術說齊。王應之曰。是其證矣。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

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生願王之自

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

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刻○維通案元因性任物。而莫不

宜當。合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

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

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吳起謂商文

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蓋魏臣也○畢沅曰梁太守商文

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

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維通案張本姜本訓作馴古通使君臣有義。

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也。若如曰。今日

置質爲臣。其主安重。委置猶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維

通案荀子勸學篇楊注引無兩日字無下耳子與我孰

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畢沅曰。此可不注。又

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

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

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

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

定。○畢沅曰。孫云。御覽四百四。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

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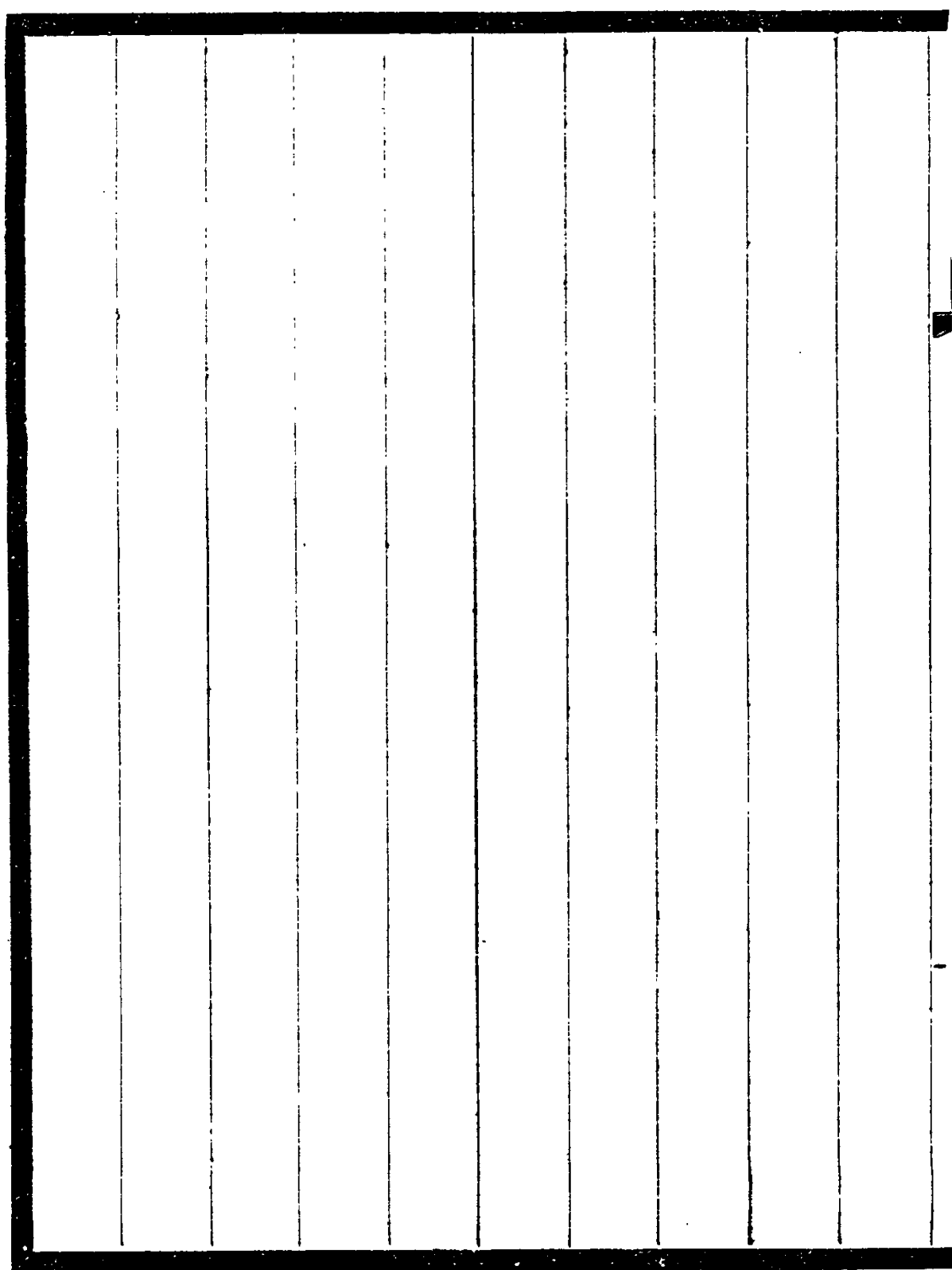
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

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

錯。王錯。諱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畢

沅尸而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同與射起起伏
策韓既攢射矣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車裂則非是此亦
一梁玉繩曰韓詩外傳夫吳勝於齊齊於艾陵破而不勝
於越越王夫差於五湖吳齊勝於宋沅曰史表滅宋者齊湣
也王而不勝於燕下燕昭使樂毅伐齊故凡能全國完身者
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八

榮成許維通學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

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

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實

其名也。蓋虛名可以僞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畢沅曰。注蓋虛名可以僞致。舊本多作虛稱。

不可以爲致。今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爲名實也。而人主之從劉本改正。

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

也。將焉之？

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維通案注之下他字當作往。形近致誤。爾雅釋詁

之往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達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

之主乎？

○王念孫曰：過當作遇。論知也。

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

駭擾也。

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

○陶鴻慶

曰：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當作駭。不駭。未可知也。去從二字。涉上句而誤。複耳。蓋鳥之去駭從不駭者。以所從

之駭不駭。未可知也。若知其所從。又駭。則不可復舉。孔思矣。駭不駭。但指所從者言之。如今本則義不可曉。孔思

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

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

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

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

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

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

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

也。先君也。曾爲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

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孫志

祖曰。戰國時。衛入於魏。此出公聲氏。蓋指衛言。史衛世

家。出公後有聲公。疑即聲氏。言魏之於衛。亦未能存亡

繼絕也。注非。○蘇時學曰。出公疑即晉出公也。出公奔

楚。其子不得立。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則聲氏疑即

出公之子也。其爲公拘於銅鞮。蓋亦事之容。或有者。舊注

以出公聲氏爲韓世家。韓先君然。韓無出公聲氏。蓋謬說也。○孫

事高說殊不足據。孫謂衛氏以史攷之亦絕無證驗。竊疑此當讀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爲句。出公聲氏皆晉君也。晉世家載出公爲四卿所攻。奔齊。智伯立昭公。曾孫哀公驕。至哀公玄孫靜公俱酒二年。魏韓趙共滅晉。靜公遷爲家人。聲氏蓋卽靜公也。聲靜古音相近。字通。但世家不詳其所遷之地。而趙世家則云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又徙處屯留。皆不云銅鞮。惟古文苑劉歆遂初賦云。憐後君之寄寓。今言靜公於銅鞮。靜靖字通。是靜公亡國後。實有居銅鞮之事。西漢距戰國尙近。古籍遺聞。間出正史之外。劉賦與呂書符合。必有所本。高靖公晉之末君。三卿分晉。其疏甚矣。古文苑章樵注云。靖公晉之末君。三卿分晉。靖公寄寓於銅鞮。降爲家人。樵蓋因劉賦上下文竝說晉事。臆揣爲釋。非實有根據。而與此書卻闇合。不可易說也。世家所記晉末世系事實。外互甚多。梁曜北史記志疑攷證極詳。覈而前後兩校。呂書不知此爲晉事。何也。

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

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

客勿復言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

不義。愈益厚也。厚多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飾好其非。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蚡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王昭

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嬖。○

畢沅曰。注舊本作昭王襄王之子。訛。據魏世家改正。○

梁玉繩曰。昭王襄王之子。高注不誤。史記誤分襄王。聞

哀王爲二王也。畢氏校本反。據史改襄爲哀。謬矣。先王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有是言不。○畢沅曰。田蚡

對曰。臣之所舉也。是言有。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畢沅也。

曰。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汝之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

是市人之知聖也。訓○陳昌齊曰。舜聖二字。據淮南兒論

而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

○維通案陳俞說是論衡知實篇正作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其

舜也是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

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

問曰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詘謂昭王有非

其有田詘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靈王之子吳娃後七世武

治偃止也○畢沅曰吳娃舊文本作
通案惠王史記趙世家作惠文王
姬說今改正○維
策同此疑脫文字

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一心也兼愛天下不

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虛誠今蘭離石入秦趙二縣叛

於秦也今而王縞素布總編素布總喪國之服○畢沅
屬西河曰舊本布作出校云一作布

今案出明是訛。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故竟定作布。

兼愛。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蘭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為也。

歡。所非兼愛之心也。鹽田曰。諸子品節引所此非。此偃

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

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

帝猶若困。能困不。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

疑曰。民甚愚矣。號嗣君。薄疑後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

民為愚。○畢沅曰。注舊本後下衍一也字。今刪。以。夫

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

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失也。○畢沅曰。注失也。似當作

擇也。差亦得訓之爲失。此注以失訓擇。雖爲迂曲。而高氏多有展轉相訓之例。奚擇猶云無差矣。畢校不明。注義

故誤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猶也。其不如在

上也。

爲官言。不如其在於上。謂官。

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

也。

爲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

聽國久

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

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

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爲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

戰也。

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

訾說

我

○我說之也。而戰懼。毀之言。不任爲吾相也。夫。不滿之辭。○畢沅曰。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爲周之相。非申

向相公子沓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爲相尊嚴之。故然而然。歟。如是與下文皆脗合。今注乃言公子沓以申

向不任爲

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

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答也。

戰者不習也。言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陶鴻慶曰。此言人之戰懼非其素所慣習。乃嚴駟者使

之。然耳。故下文曰。使人戰者嚴駟也。尊也。高注云云。則與下文意不相屬。使人戰者嚴駟也。嚴

駟。驕。○畢沅曰。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駟與怙姐同。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

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

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

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

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卿大

夫恐懼患之惠憂○陶鵠慶曰恐懼二字不當有疑是

者此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

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

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

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為珪冒以此封女○維通案書鈔

引四十六事類賦二十五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

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

君道篇無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

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

當武王之唐。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曰虞。

唐而封太叔為晉侯。此之謂也。○梁玉繩曰。叔虞封唐。其子燮改國號為晉也。御覽四百六十六引此作唐。則

是今本之譌。○維通案。梁說本史記晉世家索隱。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

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荆莊王

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謬謬

與汜同。新序雜事二作汜。政。今本無政字。○王念孫曰。立

外傳三。立作莅。○維通案。類聚二十四及渚宮舊事引

竝作不聽。成公賈入諫。○畢沅曰。孫云。史記楚世家作

髡。說齊威王。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

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

也。何不施譏。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

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三字當連下。曰字

爲句。非成公賈之言也。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維通案。本書此類句法。高氏皆在曰字上著注。

盡然。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

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是

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仲至也。駭驚也。

與唯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

十人。○維通案。類聚二十四引五人。作五十人。十人亦

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

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

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詒之說也。太宰詒

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楚詒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楚。詒自楚之吳。以爲太宰。

州。○維通案。注當作詒。晉伯宗之子。成公賈之讒。喻乎荆

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

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維通案。論

仲。下有問管仲三字。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

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蹠瘡而上視者。○蹠。蹠。

阮曰。瘡。字無攷。注以蹠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

知孫詒讓曰。瘡。疑。怡。之。○孫志祖曰。疑。蹠。瘡。即。拓。杵。之。譌。

也。○南子主術訓云。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高注云。蹠。踏。也。○宋本蹠作跣。字通。又齊俗訓云。脩脛者。使跣。注云。

長脰許慎注亦云跼插者使入深插當爲舌文選舞賦李注引淮南子許慎注亦云跼也此蹠跼猶言蹠跼未跼跼也蹠

跼言可用足踏之跼與彼義同說苑作拓杵者亦即跼跼地者

跼亦見左傳宣十二年釋文曹憲廣雅音與跼形近而

誤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畢

沅曰說苑作東郭垂○梁玉繩曰管子小問作東郭郵

郭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

陞階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然也○畢沅曰牙曰

實子亦當作管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倒而管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億○維通案意與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畢沅曰。顯然喜樂。意林作清淨。本亦多舊。本呂氏作善樂。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艷作沸。說苑字句亦間不同。今不悉記。○王念孫曰。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劍。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滌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此尤其明證。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陶鴻慶曰。艷然充盈。手足矜。與上句辭意相屬。句末不當有者字。涉上文論君子三辭意。其末云。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因而誤衍耳。說苑權謀篇載此文。作勃然充盈。此兵革之色也。無者證。可。君喏而不吟。喏。開。吟。閉。○畢沅曰。吟。本或作吟。說苑作吁而不吟。○汪中曰。案此則開

世亦合明著之呼矣。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

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故臣言之。凡耳之

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

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隱匿蔽藏。故聖人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

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

之也。○維通案。注田子方學於子貢。本當染篇。張本姜本。子貢作子夏。與史記儒林傳合。莊子田子方篇。又謂

師於東郭順子。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

靖者。梁玉繩曰。列子黃帝篇作有好。靖。鳥者。下並同。亦

新。每居海上。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御覽九百五十同。

從靖游。靖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靖也。靖。靖。小

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弄。其父告之曰。聞靖皆

從女居。居。所。畢沅曰。注頗僻。似不若訓。取而來。吾將

玩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沈休文詠湖中雁詩

作羣靖翔。勝書說周公旦曰。作客說苑指武篇作王滿

生。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

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

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陶。

鴻慶曰。徐言則不聞。當作徐言。則人不聞。謂不爲他人所聞也。故周公答以徐言也。今本奪人字。則語意不明。

勿言。之而不成。當作勿言之而成。謂不言而後能成也。即下文所謂勝書能以不言之說也。故周公答以勿言也。

今本衍不字。通。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

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

能疵矣。疵。病。說苑。皆作誅。管蔡事。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

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下似當有一己字。目視

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

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

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畢。

沅曰孫云莊子田子方篇子貢作子路好矣猶云甚矣今也

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矣不可以容聲矣田子維通案舊校云擊一作解非莊子

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釋文引司馬故未見其人而知

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聖人之

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

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勝也白楚縣也楚

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報父之仇許而末行晉人伐鄭

尹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

應之白公作亂在孔子卒後三月恐未勝請庶父○梁玉繩

子說符。當是寓言。而淮南道應又襲之。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

人沒水中。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

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

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

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

之謂者爲可耳。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陶鴻慶曰。高

說殊誤。謂猶意也。知言之謂者。聽言而知其趣也。列子

說符篇載此文。張注云。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也。斯爲得

之。又曰。下文云。言者。謂之義也。白公弗得也。知言之不得

與。○吳先生曰。白公弗得也。謂白公不知言之謂。文義乃相應。今

言字。末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陶鴻

子說符篇載此文云。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是其證。高注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孫先生曰。文子微言

篇。淮南道應篇。並言者謂之屬也。義謂不仁不求魚者。濡

爭獸者趨。濡。○畢沅曰。列子說符篇作爭魚者。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無待乎仁不義之言。○孫綽鳴曰。言之至者。

至為無為。而萬物成。乃有為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

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也。末。小

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公

子高。率方城外眾。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

也。俱一作浴室。○梁玉繩曰。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

之。此與列子淮南言歸死。非實。又九齊桓公合諸侯。合

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

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陳昌齊曰。據上文當作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

驩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爲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

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莨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倣

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牲

於楚也。此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亡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畢沅曰。注引傳多訛。今

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之文。○梁玉繩曰。匠誨云。左昭十五年傳。非

祭祥也。注天子許之。景王。周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莨弘誤涉彼文。天子許之。景王。周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莨弘

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

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莨弘乃景

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矣。劉康公乃倣戎車之。當爲晉頃公。其不得爲襄公明矣。劉康公乃倣戎車

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

隨之。涉於棘津。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此作揚子。與傳

異。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楚襲梁及霍。杜注云。梁河

有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

也。其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當。陶鴻慶曰。小字

之不足。是以斷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當。王念孫曰。可為

也。明矣。是其證。說陶鴻慶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即上篇所云。言之

謂也。言意相離。是不知言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

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衆口

熏天。熏：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分：別。惑：疑。

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

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齊曰：畢沅曰：昭字當重。○陳昌

淮南：倣真訓：故惑二字當連下。惑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

焉。二語與此略同。此以惑惑對冥冥也。惑者謂有惑連文者。亦見賈誼疏。○陶鴻慶曰：畢校非。今案惑者謂有惑疾者也。

惑者之患。下衍不字。兩惑字。兩冥字。當各衍其一。原文本云：惑者之患。自以為惑。惑故惑之中有曉焉。冥之中有

昭焉。言有惑疾者。自知其惑。故有也。今本不惑字。涉下文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

誤衍。冥冥二字。則以辭意遂不可曉矣。又妄增一惑字。作惑惑與冥冥相配。而辭意遂不可曉矣。畢校不審語勢。

通案：陳說義斷句。因疑昭字當重。古書之難讀如此。○維

之中獨聞和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

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者與維通案皆古借字借同也

之也。然有亡者國猶云然有亡之國韓非顯學鄭國多篇云不道仁義者故俞樾釋者為之其例正同

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

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是不可無

辨也。別辨。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

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陶鴻慶曰。其罰俞疾。當作其法愈疾。法即承上賞罰言。下文云。於是殺

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義即承此。今作罰者。以聲同又涉上句而誤。○吳先生曰。注似當

作禁。法禁。今奪一故辨而不當理。則偽也。偽巧。知而不當

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也。宗本。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曰。死與。

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賢篇。扶傷與死。亦是意。

林作有尸。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沅曰。畢。

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林作畢。沅曰。意。

者。此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

所更買矣。義。畢。沅曰。意。林作必。無人更買。夫傷忠臣者。

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

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辯。人。

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世。

詭辯。反白為黑。箕子商容。以此窮。容。紂時賢人。老子所。

從學者也。以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此之謂也。○畢沅曰：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茆泮林曰：論語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疑誘

引即指管蔡。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

此讒辯無理。若鄧析。○吳先生曰：注以讒辯釋從此生之。此則當疊一此字。今本誤說。子產治鄭。

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畢

沅曰：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玉篇：袴，子憤切。禪衣也。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

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

變。○維通案：舊校云：一作因。當從之。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

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

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

鄧析之類。亦有云如子鄧析殺者無能誅。考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歎

子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歎乃代子產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

折死也。○梁玉繩曰：此既仍列子力命荀子宥坐之誤。而述鄧析之亂法。有不可不誅者。恐語增非實。果爾則

何以鄭用其竹刑。而君子謂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子然不忠乎。今其書存二篇。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

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

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

曰：子尙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顧

是者數傳。上○松皋圓曰：是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

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

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

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

擇。橋。戾也。擇。猶異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

六國。爲從也。魏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

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爲橫。髡以合關東從爲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

輟。不使行之也。○畢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

不若寡能。寡。少。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齧其指。先

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

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爲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爲。故言大巧

之。不可爲也。○畢沅曰。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

之謂也。

曰。陳昌齊曰。亂辭。亂字。因上句而衍。○陶鵠慶

欺心之言也。又曰。亂字。不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

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

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

秦趙相與約。

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畢沅曰。空雄

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

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

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

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

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

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

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

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故曰甚辯也。○畢沅曰。謝云。藏三

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

意藏我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云。作三耳。是

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

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

白馬。又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

牙。即因下文與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須臾。明日孔穿朝。

也。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也。昔昨日

謂藏三牙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

近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

牙甚易而實是也。說難易之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畢

沅曰。舊者乎。上有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

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畢沅曰。孔

辭勝於理。二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令其父視曰。日

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

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

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減

易○畢沅曰○正文與注皆難曉○陳昌齊曰○當作視日○
倒誤○日當今日○字當作日○○孫鏞○陳昌齊曰○視日○當作視日○
早莫在天○當始以在天○對繼以正圓對○至問其時○則又之
告以日所加之辰○謁者主駕而言○無馬問馬齒○欲知馬
之年數也○而以齒與牙對○皆所答非所問也○涓人○中涓
也○涓○潔也○主知潔清○洒掃之舉○動之占○○孫詒讓曰○陳
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之舉○動之占○○孫詒讓曰○陳
校是也○進上上○亦當有日者○父字疑誤○此章皆言辭意相
左之弊○莊伯令其父視日者○父字疑誤○欲知其蚤莫○而
乃答以在天○視其奚如者○欲知其中○吳而乃答以正圓○
又令視其時者○問其所加○何時而乃答以適當○今時謁
辭者○本不掌駕○今令之駕者○謂令傳命○使駟駕而謁者○乃
辭以無馬○此皆與所使之意○謂不相當也○惟令涓人取冠○
詳其義耳○未人有任臣不亡者○曰○李寶塗臣亡○莊伯決之○
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折言○破律之刑○宋有澄子者○亡
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

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

之衣。緇緇也。以緇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子得猶便也。澄

緇衣。計其緇與紡以爲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法也。○

俞樾曰。紡與緇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意爲兩

謂之紡矣。其字亦或作紡。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並者

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紡。即緇色

之紡。帛耳。俞校以紡爲複。與緇相對。古書無以紡爲複

者。棄明文而任。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

臆。說殆不可從。宋王。康王也。言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

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曰。楊侯

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爲畏。○俞樾曰。此本

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本也。故一字乃胡之段。下文曰。胡不察尚賢。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並其證也。故爲畏。即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義。遂臆加不字。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爲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王念孫曰。淮南道應篇作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俞樾曰。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維通案。惠子相梁。則施作相。在惠襄之世。至事莊子。至樂篇云。惠子相梁。則施作相。在惠襄之世。至

哀王時猶存也。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不中。漢志：名家有惠子一篇。注：施與莊子並時。

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一卷。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

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

輿譟，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譟或作邪譟，前人倡，後人和。

舉重勸力之歌聲也。○維通案：文子微明篇：輿譟作邪許。淮南同。他籍或作邪所。並聲近而義同。今北方共著

力於一事者，猶有勸力之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

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

也。不如呼輿譟，宜於舉大木也。國之法，未可治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

辭難窮。其爲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尚。察而以達理明義。則

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矣。惑誤。古者之貴

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不完。維通案。語意。魏惠王謂惠子

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下文。維通案。有國下當有者字。

辭例。下同。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

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國之猶是也。而

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

也。從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

主也。以國與人猶尙可。

○陶鴻慶曰：尙猶可下。當有止

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下文云：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

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皆與此今施布衣也。可以

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

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

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

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

○陶

鴻慶曰：作當爲行字之誤。故下云：他行稱此。

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

○維通案：舜爲受字形誤。由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

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鄆。鄆，邑名也。自拘於齊威王幾

弗受。

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

惠子易衣變冠乘

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

凡自行不可以幸

為必誠。

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陶鴻慶曰高注云云是讀正文。

十字為句必誠二字為句幸為絕句必誠二字為句幸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

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

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螟食心

曰螟食葉者曰騰今兗州謂蝗為騰論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高氏注淮南汜論

訓以陳仲為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為孟子弟子均妄說也。○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改正文章蝗螟作騰螟注蝗蟲

也。作騰蟲也。案王改是下文亦以今公行多者數百乘。騰螟連文高注仲夏紀可作旁證。

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

甚於蝗螟。

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

應。公謂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子○陳昌齊曰。此段皆惠

惠子及惠子曰。五字。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

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

掇者也。是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孫綽鳴曰。表訓儀度。

審方位之邪。○維。適案。首二句有脫誤。當作今之城城者。

或。操大築。築乎城上。今本脫城築二字。則文不成義矣。

呂覽纂或下無者字。大築即大杵。廣雅釋器。築謂之杵。

之。宣。校。十一年傳。稱畚築。孔疏。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

城。築。之。上。說文。脫。城。所以。擣也。所謂築乎城上。猶言擣土於

大築。築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此云。或負畚而赴

通。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

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

也。而能也。○王念孫曰。而猶乃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螟乎。惠子之治魏

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

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麋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有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

矣。○雄通案。孟子。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太子申與齊人戰。敗

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大術之愚。爲天下

笑。得舉其諱。舉書其人笑之。得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仲父之名也。○梁玉繩曰。今之具牒改名。古有其例矣。圍邯

鄆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路。路。羸也。○梁玉繩曰。管子短語

十四。天下乃路。左傳昭元年。以露其體。注。羸也。韓子亡

徵云。罷露百姓風俗通第九。大用羸露。蓋三字古通。○

梁履繩曰。逸書職方解。其浸汾露。周禮。國家空虛。竭也。

作汾路。蓋露路本通。路字以音全假借。天下之兵四至。救。即鄆之兵。從衆庶誹謗。怨。望也。諸侯不

譽。皆道其惡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

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與譟。後亦和之。豈

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

社稷乃存也。○畢沅曰。注嘗疑。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

是當末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為仲父大名

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

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害。賊幸而獨聽於魏也。之言。惠子

見聽幸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

可乎。

匡章之非惠子。匡章亦可也。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

彊。

以彊也。

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

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

媚行。徐行。人在煙中。目不能張。其視甚

微也。徐時棟說同。○凌曙曰。燕有煙音。古字通用。說文。睇。小視也。夏小正。燕乃睇。燕視曰睇。煙視即燕睇。後世

新婦入門。閉目。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

沅曰。蕉。薪樵也。○俞樾曰。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

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燭。舉難篇。燭火甚盛。蓋燭

文曰。燭。本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釋

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釋

所以然。火作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燭。注曰。未熟曰燭。

是其字。本作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燭。注曰。未熟曰燭。

焦者。從省。此篇入於門。門中有歛險。曰。歛。讀曰脅。○畢沅

作蕉。則段字耳。入於門。門中有歛險。曰。歛。讀曰脅。○畢沅

作蕉。則段字耳。入於門。門中有歛險。曰。歛。讀曰脅。○畢沅

疑卽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堀。梁仲子疑歛爲
欲字之誤。○李廣芸曰。歛脅聲甚遠。疑歛之譌。王紹蘭

說同。○維通案。李王說是。淮南本經篇。新婦曰。塞之。將
開闔。張歛高彼注。歛讀曰脅。正與此合。

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畢沅曰。此與衛策滅寵徒曰之事。

相似。○松皋圓曰。之家然。而有其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

尙新。見遇。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

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

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

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

白圭亦有大甚者。子○為松有太甚者。然觀惠子所說固失理。自飾比諸白圭所誹其謬更為過甚也。○陶鴻慶曰。有甚之有讀為又。亦有。大甚者五字疑是注文。○維通案。似松勝說。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市丘之為魏邑。無攷。市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丘。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正。沛音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丘之即貝丘。信矣。余案史記孟子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也。與喻意似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可以烹雞。疑當

邕集載薦少汁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澹面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丘節丘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曰市丘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作而上帝疑有脫文○維通案市丘當作帝丘注同市篆書作而帝古文作而二字形近而易鑄鼎於昆吾孫詒讓謂夏后開郡使蜚廉折濮陽縣即西南即古昆吾國也濮陽古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篇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作帝丘明矣左僖卽指夏鼎言之據此宋本呂氏春秋作帝丘明矣左僖三十一年志同是帝丘本屬衛地攷史記衛康叔漢書地理志同是帝丘本屬衛地攷史記衛康叔漢君十四年秦拔衛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是魏縣而井濮陽爲東郡索隱云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縣而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然則高注魏邑傳有其所據本必作帝丘梁盧定爲沛丘沛丘屬齊地史傳有明文高氏不致失照史記孟荀列傳索隱章引注引呂文之作市丘雖傳文爲呂文耳後漢書邊讓傳章引注引呂文之作市丘雖

此經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改帝爲市其不作函牛明矣此當傳文爲函牛呂文爲帝丘傳聞異辭不必強同

少泊之則焦而不熟難焦燥難熟然而視之蠕焉美無所可

用蠕蠕與偶踽皆同○蠕蠕與偶踽皆同○孫詒讓曰○畢沅曰蠕字無攷疑是

高貌治也吳越飾貌爲拘說文立部云拘健也讀若蠕與

蠕然善也許注云高壯貌此云惠子之言有似於此鼎好

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

則莫宜之此鼎矣○吳汝綸曰宜白圭聞之曰無所可

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

以惠子之言蠕然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

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

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

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

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

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陶

鴻慶曰。弗養當作養之。上文云。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

養之。故此云。雖知而弗欲破者。猶然大王猶若養之。言但知齊王之情勢。即不欲破齊者。猶然養之。正見昭王之急

於破齊也。今作弗養。則語氣不。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合。蓋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

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

前以非攻。

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梁履繩曰：中山策司馬惠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注謂趙相國誤。

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是然如曰：今王興兵

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

○吳先生曰：對曰下疑脫一然字。蓋先對曰：然復以然則云云反詰之也。司馬喜曰：然。墨

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

○陳昌齊曰：趙當作

燕

蓋以燕攻中山反中山攻燕之非也。

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

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

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

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卯割絳、郛、安邑

之地，以與秦王。

○畢沅曰：孟卯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

王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則臣能使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

密安邑之地。傍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奈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念

孫曰。梁說非。此時魏已王喜。令起賈爲孟印求司徒於都大梁矣。松皋圓說同。

魏王。○賈疑即須賈。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

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臧亦魏臣。○蘇時學曰。臧

用臧獲之賤。猶勝於其人也。○俞樾曰。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

何以下文又曰。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是也。

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乃極言印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印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臧獲賤。

臣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賈

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

主。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印。

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印曰。

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

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窋安邑令負

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窋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畢沅曰。

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印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陳昌齊曰。負牛當作牛負。言使牛負書耳。淮南道應訓。

王壽負書而行。○蘇時學曰。令負牛書與秦者。言令牛負此書。以致於秦也。牛雖賤畜。秦猶善之。豈印之賤而

不逮一畜乎。語意最爲分曉。而注者以臧與負牛爲二臣名。眞夢夢矣。○俞樾曰。正文注文牛字。竝當在負字

之上。今牛負字到義。不可通。畢說誤矣。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

將軍爲臣。先曰。視印如身。王是臣重也。令二輕臣也。疑

也。臣見疑。令臣責。令秦臣。印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陳

疑也。當作今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不可通。

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不可通。

是重臣也。今王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因涉上

下文並有令字。故誤今為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因涉上

也。臣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此以疑訓輕也。高注本云。輕疑

也。臣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此以疑訓輕也。高注本云。輕疑

也。臣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此以疑訓輕也。高注本云。輕疑

也。臣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此以疑訓輕也。高注本云。輕疑

也。臣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此以疑訓輕也。高注本云。輕疑

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司徒欲責以償矣。尙有何責。魏

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王念孫曰。乎字當

在魏王之令上。又況於弱乎。爲句。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爲句。○俞樾曰。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

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以棄其

責則拙也。今衍乎字。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

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爲帝也。詐魏王言帝欲

令魏王入朝也。○孫志祖曰。此疑卽新序刺魏王將入奢篇說魏王罷起臺之許綰魏臣非秦臣也。魏王將入

秦。魏敬謂王曰。○畢沅曰。魏敬魏策作周訢。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

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

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

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畢沅曰：舊本注二字在甚字。

之下。誤。乃輟行。輟止。不入秦。○畢沅曰：舊本今移正。乃輟行。輟上有輒字。係誤衍。今刪。秦雖大勝

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

民倦糧食。○畢沅曰：此二字下脫一。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

舉陶削衛地方六百。○孫鏘鳴曰：兩周全謂東西周未亡也。其北存三字未詳。疑有誤文。

舉陶削衛者。史記梁哀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舉陶事無考。○陶鵠慶曰：上文哀王八年伐衛。而士倦食盡。此文

則言魏王之勢。尚足自保。不當以兩周發端。疑兩周全其北五字。本在舉陶削衛下。存字以衍文。其文云：魏舉陶

削衛。兩周全其北言兩周在大梁之北。爲之障塞也。○維通案：孫說是其北存。猶云梁北尚存。史記魏世家：安

釐王十一年。無忌謂異日者。秦在河西。林軍。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鄉林軍。以至于梁。今秦

東七至攻魏五入囿中又長驅梁北有之勢是有之勢是○陳

昌齊曰當作有之勢是當作有之紀行之勢注誤同與他篇

高注釋之云有是之勢是其所見本不誤而入大蚤秦

蚤大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夫未可以入

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畢沅曰舊本作夫未

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正文九字又

不入本是一句有與又同誘豈不諳入與不入之時不

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夏

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畢沅曰。孫

宣公音孟子逢蒙作逢蒙音薄江反。似未攷乎此。○梁履繩曰。漢書文選上林賦。鬱蕃弱。文穎曰。夏后氏良弓。

名。善封父疑夏時諸侯。明堂位有封父蕃繁。古通。案封父疑夏時諸侯。明堂位有封父蕃繁。古中非獨弦

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俞樾曰。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

弓字。則文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不成義矣。

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作薄或毫。武王嘗窮於畢程

矣。音畢程。亦作程。○畢沅曰。程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卽程也。畢豐皆在

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

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錄云。豐在郿縣。程在咸陽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文王墓在今西

安府咸寧縣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王念孫曰：太公居疑當作尾。

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

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

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子齊。○畢沅曰：子

舊本作說。今改正。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畢沅曰：家語屈節解。吏

字作吏。下同。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

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

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

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

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

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維通案有讀爲又。吏皆笑

宓子。吏也。邑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

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其術。必數有之矣。○陶鴻慶曰。亂子當作亂。宓字。家語

作寡人。亂二字。亦通。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遺。而

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

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約。

最簿書。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

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維通案。巫馬旗。張本旗作

案。淮南冥覽篇。短褐不完。高注。褐。毛布。如今馬衣。墨子

字荀子大略篇作豎與短衽聲同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

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

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所舍者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

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

夜。閭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

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梁玉繩曰。淮南

道應作誠。於此者。刑於彼。水經泗水注。作誠。彼形此。形刑古通。然與注義別矣。○陶鴻慶曰。刑與形同。猶言誠

中而形外也。高注。讀刑爲本字。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

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

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王引之曰。詎與豈同義。

豈或以豈詎連文或言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

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陶鴻慶曰。兩有字皆讀。

以爲又。情亦當爲精。上下文正相承。文子精誠篇云。其所

義。文之乃通於天。水。○畢沅曰。五字疑誤衍。○陳昌齊曰。

耳。○吳汝綸曰。下乃通於天。非重文也。乃讀爲能。水字

屬下。爲句。畢衍此五字。非。○維通案。吳說是。李本凌本。

亦以爲水字。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

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

動人心不神。

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九

榮成許維通學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以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

苟也。妄作。子少。小苟爲。不尊理義。君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

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

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陶鴻慶曰。高注云。繩。正也。下

文所不足也。注云。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之弘演。潔白中正。即此文之潔白中繩。高蓋讀中如字。是其所

見本無清廉二字。疑是。高氏為。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

足也。之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然而以理義

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

之。事。然。以。通。義。斲。削。不。能。無。闕。況。賢。者。乎。○畢沅曰。注卑

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及。淮。南。子。論。訓。○飛兔。要。褻。古。之

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褻。皆。馬。名。也。曰。行。萬。里。馳。若

所。不。足。褻。字。讀。如。曲。撓。之。撓。也。○維。通。案。要。褻。或。作。褻

而。弗。御。今。羈。要。褻。以。服。箱。章。注。引。呂。覽。亦。作。要。褻。故。以

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不。難。得。故。舜。讓。其。友。石。戶

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畢沅曰。捲。捲。作

捲捲釋文云音權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

是乎夫負妻戴攜子。妻。訛。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

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十五俞樾曰廣韻二

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

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

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也。漫汙而自投於蒼領之淵。

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畢沅曰莊子作清冷淮南

齊俗訓亦同。○維通案蒼領與清冷同。中山經亦作清

冷。莊子釋文引此經云。在江南。一云。在江。南。郡。西。鄂。山

與莊子釋文同。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

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畢

沅曰。莊子作作瞽光。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

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

詢。莊子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曰。畢沅

無夏字。○松皋圓曰。當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

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

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受湯之讓。故謂之無道之人也。

之。故投水而死。潁水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畢沅曰。

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取受湯讓。自投此水。

而知其孰是也。案莊子。穉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

本作潁水。○馬叙倫曰。朱謀埠云。潁洞古字通。湯又讓

故禮額衣。一作網。是其例也。欄桐二字皆誤。

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圖之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仁

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胡何。何不。

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請為吾子為相。○畢沅曰。位之莊子作立乎。又曰。注下為字疑衍。○俞樾曰。之字衍。文也。

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桀廢之。非禮義也。○非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

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

音千伯之伯。○畢沅曰。募無伯音。疑故如石戶之農。北夢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

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

能察也。察見其視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賴之賴。

也。賴利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

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勢。漫。汙。牽。拘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

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

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

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

羽有動靜。羽。釣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失戟

所得矛。戟。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

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劉先生曰。注失戟得矛。心

不平。與下文齊邑而去。不自快。注失戟得矛。心不自安。相

復。且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二語。不得在。失戟得矛。

注。心不平。句下疑下文之

却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

舊校云。却一作退。案御覽三。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

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

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

名。守高唐前而問之也。餘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

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

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

必離其難。濟入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令此將

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

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

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

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兄。孫。有士

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袍。纓也。○畢沅曰。績。疑績。

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吐之。唾其面。惕然而寤。

徒夢也。寤。覺。徒。但。○維通案。東布。亦見達鬱篇。左閔二年。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大布。麤布。墨子

兼愛下。淮南齊俗篇。皆有。大布之衣。語。此作東布。其義未詳。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

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

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

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舊校云。却。一作退。○王念孫曰。歿。之言。刎也。○俞

樾曰。歿。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刎。又曰。刎。古文歿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歿。頸也。楊倞注。

曰。歿。當爲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歿爲刎。此又作歿者。歿。即歿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歿頭乎王庭。歿亦當爲

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也。加上。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自○舊校云。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行所

也。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

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

當。雖赦之不外。不取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

必宜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畢沅曰。舊本反作及。孫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

右銘所引改。○維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

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

子當功以受祿。○松皋圓曰。家語六本解。說苑立節篇。入作出是。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

辭而行。也。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之爲司寇。定公萬乘

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作不苟。

且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畢沅曰。墨子魯問篇作公尙過。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道義。越王說之。當爲蘇時學曰。越王謂

公上過曰。子之師苟冃至越。也。苟誠。請以故吳之地。陰江

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百社。二十。五家也。三公上過往

復於子墨子。復也。白。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

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

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

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維通案：舊校云：量一作裹。墨子亦作量字。一比於

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梁玉繩曰：稱客民爲賓萌。頗新。越王不聽吾

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爲之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也。

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畢沅曰：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鈞之翟，亦於中國

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訛。翟字無致，當是翟字之誤。○洪頤煊曰：翟翟皆翟字之譌，謂是我以義炫翟於人。

何必越？○維通案：畢說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

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

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

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

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

於王而遁。遁。復白也。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

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

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畢沅曰。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

事。○陳昌齊曰。舊本無臣字。不必補。者將二字倒誤。

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

也。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畢沅曰。之字從渚宮舊事補。

此脫在下句下。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曰。梁仲

子傳云。案此言伐吳之役。爲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

大與傳違。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

見可知。難軍之善政。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

殆。不可反同。誅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

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武湯所居也。

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一作舊校。荆之爲四十二

世矣。錯。鳴曰。爲下疑。脫國字。或荆字。孫嘗有乾谿白公

之亂矣。靈。王作平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藏之而

未行。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

司馬子旗。故曰乾谿。并補勝請二字。○畢沅曰。注舊本指殺

楚靈王自縊乾谿也。注云靈王作乾谿之意。嘗有鄭襄百姓愁怨不引左氏而引公羊。非作書之意。

州侯之避矣。

念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王

本呂覽無注。此注乃後人妄加。○維通案王而今猶為

說是鄭襄州侯助楚王淫辟事。見楚策四。

今上維通案姜本

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

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

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

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

○畢沅曰韓詩外傳二

傳皆作石渚。亦作石渚。漢書古今人表同。書其為人也。

公直無私。王使為政。

昭王。楚平王棄

道有殺人者。

○畢

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

○維通案則猶作乃也。

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

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於不忍行刑也。阿有罪。廢國法。不

可。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

王。免孝之殺身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

也。石渚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

臣。君令赦之。舊事作沅曰。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案渚官

七引忠臣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

頭乎王廷。於王廷。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亦作刎頸。

見離俗覽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

冑。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也。爲治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

不賞而民勸。也。勸善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

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陶鴻慶曰。水當爲永。字。

之誤。與下太華之高。西岳會稽之險。山名。在

不能障矣。也。障防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起孫吳武

也。吳王闔廬之將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王念孫

曰。迴亦迴之誤。世人多見澹乎四海。注疑未是。劉本作

迴。少見迴。故迴誤爲迴矣。澹乎四海。注疑未是。劉本作

字。疑是足字之誤。或足安也。與澹義同。○王念孫曰。注之

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師古注。並曰。澹古澹字。是其證也。

畢校本謂澹澹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

載。愛惡不臧。臧。舊作惡也。○維通案。惡。畢本作思。今從舊校改。臧之

訓。臧。未知何出。陳昌齊云。臧。疑作減。減與臧義近。案畢陳說未審。舊本不誤。今改正。愛惡不臧。猶云愛惡而不

匿。藏。其義與上下文亦相應。注。臧字乃匿之形。譌。藏為藏之本字。經傳多通用。重言篇注。匿。藏。則臧亦可訓。匿

是其證。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小例。證。虛素以公。畢沅曰。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

民皆之。案。畢說。是。然。正文之字。已亦疑是正之譌。之。正二字。案。畢公已也。○畢沅曰。已亦疑是正之譌。之。正二字。

隸書形似。言在上者能虛其質以奉公正。則其義也。其之自皆公正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即其義也。其之

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之。○維通案。其下之字。猶與也。敵與適古

通。適。往也。此言小民與王偕往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若如字。則與全篇之意違矣。其教變容改俗。

而莫得其所受之。知也。此之謂順情。情。天性也。順。故古之

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

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

也。觀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

年。而三苗服。元。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王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

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

內。野王之險也。疑是皆險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

命。梁履繩曰。王厚齋謂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孫志祖曰。鹽鐵論勇德之召遠疾於孔傳重驛。

亦本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鐘在後。故曰

先德。舜其猶此乎。舊校云。一作上。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

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沈欽韓曰：水經注

縣故城南。故曲沃也。一統志：左邑故城。今絳州。公子重

耳居蒲。城○沈欽韓曰：一統志：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

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於公。」姜氏，申

膳，胙之也。○畢沅曰：昔與夕同。麗姬易之。○易猶毒也。○疑

衍。○王念孫曰：昔與夕同。麗姬易之。○疑是易以毒也。汪本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

改作置也。義不足。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酖於酒，寘毒於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

死。○維通案：狗字姜本傳改。故誅太子。太子不肖自釋。

也。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畢沅曰：傳云：縊於

新○獨穀梁言：刎脰而死。此言劍死。殆用穀梁說。公子夷

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

禮焉。

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案左僖

二十三年。傳杜注。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沈欽韓云。元城之五鹿當是

沙鹿地。誤引水經。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

共公名襄。昭公之子。○畢沅曰。此與淮南人間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此。

理。○洪亮吉曰。說文駢并脅也。晉文公駢脅。論衡作比。脇。金樓子作駢脇。並同。今左傳本作駢。駢駢古字一也。

然駢脅亦非。曰其相。大抵多力者。合榦居多。故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多力而駢脅者。參乘是矣。去曹

過宋。宋襄公加禮焉。

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

之鄭。鄭文公不敬。

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

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

○馬叙倫曰。窮字借爲。

終。莊子在宥篇。躬身求之。乃今也得。躬身即終身也。此終窮可通之證。今晉公子之從者。

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靈得

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

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

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畢沅曰：注有大

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

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

納也。○畢沅曰：注當云。納之晉也。○維通案：注當作入

猶納也。猶字爛脫。為首。首與晉形近。故譌為晉字。後無

義篇注。入猶納。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

也。是其切證。

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

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

二人學墨道者也。爲陽城君所善。○畢沅曰。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

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皆從之。受學也。田襄陽城君令

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

能死不可。字○陶鴻慶曰與之有符又有其弟子徐弱諫孟

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

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

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

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

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孫詒讓曰田襄子言行無

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徐弱曰

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

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

勝前。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呂文辭例。孟勝倒略。往往類此。校者若強改文。從義順。失之遠矣。孟勝

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曰。畢沅

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吳闓生曰。畢說非也。上文百八十為句。三人下屬。三乃二之誤耳。○維通案。淮南

泰族篇云。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與吳說合。欲反死。孟勝

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維

當聽畢。本作不聽。畢沅云。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松皋圓云。此田襄子諭二人之辭也。言我既受鉅子之號。則

二人亦不聽。我門下。須從我言。無反死耳。畢校臆。遂反死。斷。改作不聽。可謂妄矣。案松說是。今改從舊本。遂反死

之。反死。孟勝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孫鏞鳴曰。墨者勝於荆。孟勝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以為十字。疑有誤

文。○維通案。察猶知也。謂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之言。是為不知墨者之義也。於義亦不通。嚴罰厚賞。

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

客也。○畢沅曰：義未詳。○梁履繩曰：上世即上文神農黃帝之時，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也。若客疑，即使民如借之義，○維通案：若客疑爲苛察，形似之誤。謂上世言治，惟不重賞罰，而民自趨於正，故上文云：神農黃帝之時，不賞而民勸，故上文云：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賞罰而政反趨於亂，故上文云：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者也。然則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即上世所謂苛察者也。細繹全篇文義，自明矣。莊子天下篇云：君子不爲苛察，淮南道應篇云：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並其義，梁說不可從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也。○用闔廬之用兵也。

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爲楚將。

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

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

也。不得所以用之。○畢沅曰。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術字。然案

不文似。國雖大。勢雖便。卒無衆。何益。不能以用之。何益於

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自古以來。有

之用。故遺民不爲。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

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

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

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吳先生曰。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

三千諸侯大會。與此說同。又公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

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爲之。

用也。○維通案。充下疑脫實字。下湯武因夏商之民也。文賞罰皆有充實。卽承此而言。

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

管商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維通案。故所以也。下文

義。高訓。故爲事。失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

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

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

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

不用矣。無不可。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

血幾不可止。試用也。習。句踐試其民於復宮。○畢沅曰：舊

作復宮。案：劉勰新論閱武篇，正作復宮。今從劉本。民爭

○維遜案：張本亦作復宮。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同。民爭

入水火。○畢沅曰：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

鼓之，使人赴水者，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猶止

賞在水也。即此事。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猶止

沅曰：舊校云：却一作退。案：新論正賞罰有充也。○松皋

作退。○維遜案：御覽引却亦作退。賞罰有充也。○松皋

下當有實字。○鹽田曰：淵鑑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

講武條引作賞。罰有充實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

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興懼者變。言不為勇者變而大利。

為與莫邪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言不為勇者變而大利。

王說：是元刻本舊校云：興一作與。勇者以工懼者以拙。

能與不能也。○陶鴻慶曰：此為能用與其民者設譬。能用

不字。則義。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末世也。其君無

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梁玉繩曰淮南道應作宿沙古字通逸周書史記解作質沙密須之民

自縛其主而與文王也○詩云○沈欽韓曰方輿紀要陰密城

在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之密國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

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

也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徐時棟曰上言爲世○

文王湯武下言三代是一世者天下也○注誤○陶鴻慶曰一世猶言天下下篇云舜布衣而有天下與此文異

而義同高注失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

本○本始也○畢沅曰似不當云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

管○准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倒殺投

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雞水○王念孫曰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剄說文曰剄刑也故高

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劉字作到。形與到相似。劉譌爲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劉之。劉譌作到。是其例。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劉而棄之。於溝中。此衡非韓篇云。宋有人有御馬者。不進。劉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曰。水經淮水注云。雞水出雞坡。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者爲水名。然論衡言劉而棄之。溝中耳。非謂水名也。類則作谿。雞或作譌。鄭氏因以爲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谿或作形。雞或作雞。今本作譌。則又溪雞二字之合譌也。○荊引注劉殺。今本倒。恐劉之譌。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鷖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王治

要多無下字。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

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孫先生曰。敗託當

作敗所託。此緊承上句。而言治要引有所字。威亦然。○王念孫曰。治要引然下有矣字。必有

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王念孫曰。治要有注云。愛則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

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

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俞

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

爲證。○劉師培曰。次爲羨。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

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節。

節也。或是節。策。節其力也。○維。通案。新節。當作執節。注。疑。父。節也。當作節。策也。皆因形近而誤。淮南主術篇。謂造父

之御。執節于掌握之間。注。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

節。策也。是其證。畢說非是。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祈。求也。若得爲上用。民

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其誰能當之。周

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所。周書。周公有讎而衆。

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厲王之子。宣王之父。有

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微召公

虎而絕無後嗣。微四方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

云。此注大繆。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爲宣王。是也。虎臣

宣王似當作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畢沅曰。似當作

案。多欲衆之。之指民。言雖不改字。亦通。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

有。○畢沅曰。注位當作衆。下同。○陶鴻慶

其讎也。不若衆。上文云。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

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是其證矣。善字隸書或作

善。與若相似。故若誤爲善。後人又加則字。以成有必緣

文耳。高注云。不得有其位。是其所據本已誤。其心愛之謂也。緣其曰。似心。故作曰。故曰。愛之謂也。○有其形

不可謂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

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

不可不熟。

熟猶知。

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

立猶見也。

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

導猶先也。

務除

其災。思致其福。

○維通案。治要御覽。引致上並無思字。

故民之於上也。若

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

○維通案。璽之沿革。

郝懿行證俗文論之甚詳。謂其璽封之者曰泥。濡之者曰塗。引西京雜記及此文爲證。案塗卽封泥。今驗此物。

其制爲土。出齒中有印文。背有版痕。及繩跡。其色或青或紫。其填於印齒中者。則爲正方。其施於無印齒之簡牘。

者。則爲圓形。高無注者。緣漢時此物通行易明。故不煩解。淮南齊俗篇云。若璽之抑填。正與之正側與之側。許

泥云。填也。

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之無能敵也。

身已終矣。而後世化

之如神。

從其化有。

其人事審也。

其法所施行。皆可爲魏武

侯之居中山也。

○畢沅曰韓詩外傳十淮南道應亦作魏文侯○梁玉繩曰淮南道應亦作

武侯○維通案攻中山爲文侯之事樂成篇魏策史記魏世家皆有明文外傳新序作文侯是也淮南蓋沿此

而誤不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子武侯也樂羊伐之

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維通案漢志儒家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據期賢篇魏世家文

侯亦師子夏馬國翰有輯唐本一卷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

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維通案韓詩外傳新序並無

家字其獨以亡何故。○陳昌齊曰其當作吳○維通案淮南韓詩外傳新序同其卽指吳言

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

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

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尙此夫差之

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爲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進退中繩。一作舊校云。退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

以爲造父不過也。勝過猶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曰。

莊子達生篇。作使之鉤百。反而返。釋文。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圓而驅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章炳麟曰。百

謂即今阡陌上之陌字。鉤陌顏闔入見也。見。謁莊公曰。子遇東

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

也。在莊公爲妄矣。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爲妄矣。若實顏

闔。莊公爲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

也。○畢沅曰。梁伯子云。東野稷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

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

衛莊公。余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

王言。莊公。余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

而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爲衛莊公是也。

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爲魯莊公。嘗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

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並作畢。其馬必敗。引必維通案。治要

子達生篇荀子哀公問篇合。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

野。○維通案。治要引東。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

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

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畢沅曰。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卽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

使其民。○維通案。莊子則陽篇。有字下。有君。不論人之

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識。責。數爲令而非不

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爲危而罪不敢。○罪。不敢登其危者而

莊子文大異而義同。罪

重爲任而罰不勝

者不能
罪勝之
其所也
○任

維通案莊子淮南文子竝與此同惟治
要引呂文罰作罪又引文注罪作罰亦通

民進則欲其

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

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

爲罪之罪。以其爲爲也。○畢沅曰。則難以繼矣。以爲繼知疑當作則難。

二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陳昌頤曰。以爲字疑當作僞。知字注爲字亦當作僞。○洪昌頤曰。

日當是箇字之譌。繇古絕字。下知字。當以爲絕。則以上言知能力之不足。則自以爲絕矣。知以爲絕。則以上

又從而罪之義亦得通。○俞樾曰。畢謂下知其能力之。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也。

明不足也。則以僞繼有此文。大略相同。又從而民知之。力竭則甚。

以爲繼矣。當作則以此爲繼之義矣。○陶鴻慶曰：爲與傳字同。則

畢誤校莊非是則陽維篇正義案陳俞說近竭是惟下知字不衍疑知也

為矣。字之壞。呂氏文例。往往類此。是以罪召罪。召致上治要雖截引此文。為並作偽。注同。

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

案。治要一作准。○維通。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

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畢沅曰。舊校云。因

一作作用。案當是困字。○孫先生曰。故民因而身為戮。本

作故民不用。而身為戮。舊校作用者。蓋脫不字。今本又

轉誤為因。故文不可說。治要引正。極也。不能用威適。適

也。○陳昌齊曰。不能用威適宜也。據文義。當為極也。句

下之注。原本誤以不能用威適為正文。而以宜也為注。

遂多出適字。子陽極也好嚴。○陳昌齊曰。極也。二字。因陶鵠慶說同。子陽極也好嚴。上文而誤衍。俞樾陶鵠慶

說。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子

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

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

也。故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聞。

校云：竊一作窮。○孫綽鳴曰：竊未詳何物。有必是著之誤。詳見慎勢篇。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有民無欲不能為物動。雖

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與衆其視有

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也。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

子同。

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吳先生曰：喪服傳：年十

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計殤皆以十二箇月

為一歲。注當云：十一歲以下為下殤。即生世一百三十箇月者。為下殤。如入一百三十三箇月。生之限。則為中

中殤矣。今注作九歲以下。誤。又曰。殤有三等。注不言上殤。而以下殤釋殤子者。蓋十九將冠。十五為志學之

年。皆有成人之端。故不數也。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

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勸樂輿隸至賤也。無立錐

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

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

不敢亂矣。亂猶難也。○畢沅曰。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酺。聲轉為蟠。漢書天文志。奢為扶。

鄭氏云。扶當為蟠。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舊校云。一作赴。不敢却也。

止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楔。楔。古耕字。○畢沅曰。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楔必非耕字。又

似屬下句。闕疑可也。○梁玉繩曰。廣雅。楔。耕也。音弋。五音集韻。作楔。疑與楔是一字。然上下必有脫文。○維通

案。王念孫校本。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

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孫錯鳴云。以上句例之。得上脫一

可二字。○孫先生曰。御覽六。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

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孫

作曰。用上當有得字。上下文脫。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

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

也。○維通案。御覽引用。能令人欲。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相反。舌夷語。與中國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

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也。一同三王不能革。不

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也。天身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

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

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孫綽鳴曰：異疑與。陶鴻慶曰：異當為。

與字誤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

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

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維通案：令謂聽從也。令聆古。今字。廣雅

釋詁：聆。從也。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

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

敵焉。○陳昌齊曰：下敵字當作繫。淮南齊俗訓：羣狗相云：聖人託於無敵。故民命繫焉。語蓋本此。羣狗相

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之。○畢

沅曰：注兩之字皆衍。○丁聲樹曰：正文及注：炙雞皆當為雞炙。炙與跲通。用衆篇高注云：跲：雞足踵。說文：跲：足

下也。漢書賈誼傳：字作蹠。从炙聲。本味篇：雞或折其骨。雞之炙。王念孫云：炙讀為雞跲之跲是也。

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

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孫鏘鳴曰：上爭字上。○陶鴻慶曰：

而相與爭當作而不爭涉。上文則相與爭矣而誤。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

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

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

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

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

不下。下降。○畢沅曰：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年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

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王念孫曰：謀士當爲謀出。字形相似而誤。謀

旁世字。唐人避諱作廿。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執文志。大歲諱曰咎。二十九卷。今本諱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

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謫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
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
出字並謫。僖二十五年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亦出之。謫僖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作譟。出蓋譟者。
入城探知其情。師吏請待之。年傳。孫先生曰。左僖二十五
出而告晉侯也。師吏請待之。年傳。孫先生曰。左僖二十五
字。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傳。韓維案。左
作得原失寶。並遂去之。明年復伐之。傳。韓非曰。與左
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
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
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
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

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也。故信之

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

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

之有也。人之有也。他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已有之。則天

地之物畢爲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

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

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不交。故不成歲也。皆陰陽也。春之德風。風

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地木曰實。在地曰實。夏之德

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秋之德。

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冬之。

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

通也。○俞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信。

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信。

所。據。本。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密。氣。不。通。也。其。

不宜致誤。疑開當為闕。即密之。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君臣不信。則百

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

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交友不信。則離散

鬱怨。不能相親。親比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維通案。周禮辨其。

苦良鄭注苦讀如鹽鹽不堅固也詩四丹漆染色不貞也○正

孫銷鳴曰以上皆四字爲句有韻之文染夫可與爲始。

色二字當是注文轉寫者誤入正文耳。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

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

四時當矣。應也。當猶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

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畢沅曰。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劉昭

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爲

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

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

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

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知其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春秋

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梁玉繩曰。春秋

之初。安得有關內侯。恐亦未必以後之爵制施於上世。

案戰國魏策。竇屢關內侯。鮑注云。侯於關內耳。此時未

爲爵然則關內者郊關之內也故管子小匡言魯邢請
爲關內之侯或謂侯當作侯秦策黃歇曰韓必爲關中
之侯魏亦稱君如孟嘗昌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
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昌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
通名關內侯所謂關者凡國皆有關燕策蒙嘉云願舉
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比郡縣是魯比關內侯
之義其地固不能遷也○維通案俞說是關內侯爲戰
國通制墨子號令篇亦有此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專指
秦制言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傳作曹翽曰曹翽左

策史記並作曹沫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

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

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

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注

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

戮於君前，卽以頸血滿衣之意。○諸以敦曰：鐸上下文。乃莊公自劫也。與他書言曹子劫桓公異。梁仲子校云：

曹翽以劍自向，非。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

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管仲鮑叔進曹翽按

劍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

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

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

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畢沅曰：御覽四百三十一作人

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贗。○馬叙倫曰：此文當作人將劫君盟而不知。傳寫譌衍。不君二字。

而字又譌乙於盟字上。或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盟字涉上文與之盟衍。

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
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
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翺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

非仇賊者乎。

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不怨。桓公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
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

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

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

矣。物固不可全也。

○孫錯鳴曰。此句後於上文。文不相繫屬。當是下篇之首句。後文豈可全哉。

又云。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正與起句相應。○俞樾曰。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

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

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

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

五伯以侵奪之事。

傷毀也。

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

責人則以人。

意。

○畢沅曰。

梁仲子云。

此卽以衆人望人之字。

當讀作仁。

責人則以

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

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

飾讀曰勅。勅正也。

故

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

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維通案。則難瞻。則字原作責。陳昌齊云。責字當作則。陶

鵠慶說同。末云。與下文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難

苟文例同。案許本姜本張本李本竝作則。今據改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也。○畢沅曰。梁仲子云。瞻疑當作瞻。○劉師培曰。恐亦怨

訛字之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

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

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璲。○畢沅曰。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璲

皆見精也。注云。瑕璲。玉病也。今此加玉。乃俗作。字書不載。○維通案。畢說是。惟適當讀為璲。璲與瑕義同。老

子曰。善言無瑕。璲是也。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畢沅曰。不可全。舊本全上衍一。不可全

字。今刪。○維通案。李本作不可。故擇物而貴取一也。分

○陶鴻慶曰。擇物下當有博字。下文云。擇者欲其博也。是其證。如今本則文義不完。貴取二字。疑當倒乙。擇物也。

博。取貴一。相對成文。謂所擇者廣。而所取者約。季孫氏也。下文云。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卽此義。季孫氏

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刼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

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畢沅曰。舊校云。論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

子欲以此語。注魯大夫季桓子。遠外也。○梁玉繩曰。淮南說山有此語。注魯大夫季桓子。斯一也。曰。康子肥。魯定公而

專其政。與。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此注異。於是受養而便說。○畢沅曰。注非也。受其養

則不見遠外。於以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曰。龍食乎。論道術則便矣。以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曰。龍食乎

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

螭。龍之別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

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

李克。○維通案。李克原作季充。畢沅云。乃李克也。因形近而訛。案李本凌本正作李克。適威篇史記魏世

家韓詩外傳二說苑臣術篇並同。今據改正。李克對曰。君欲置相。立則問樂

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樂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畢

沅曰。爲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作貴。今並從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

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

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俞樾曰。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

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陶鴻慶曰。自然而斷相過。涉上句衍

自字本作然而斷相過言如是而斷其
孰可爲相則過也。○維通案俞說是

李克之對文侯

也亦過。

過長也。論語曰。過猶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

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

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

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

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

及五伯也。

卜擇也。成璜翟璜也。季成璜也。

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

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

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

羽翼佐之。○畢沅曰。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

注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翊之也甯戚欲

干齊桓公古○黃生曰淮南子作甯越乃知戚字則後傳寫

之譌也○維通案黃說非淮南道應篇甯戚商歌以干桓公事

二在道應訓足證高所見本亦作甯戚漢志儒家有甯越為

戚一篇顏注即本呂覽擊牛角而歌以干齊桓公者為甯

亦述其稱篇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

任亦將也○畢沅曰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淮暮

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

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甯戚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

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可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也○月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
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
苑善說篇衢擊車輻飯牛歌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
史記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訛盧云案
疾擊其牛角適至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短布單衣適至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至白石
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豢清朝飯牛至夜
半黃犢上坂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齊國李善注文選成
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齊國李善注文選成
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質雖不
可知今故具錄之以章法仁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
歌也今故具錄之以章法仁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
後書蔡邕傳注孟子舜發畎畝章疏洪興祖離騷補注
郭茂倩樂府亦有之馮惟納詩紀引蠅笑外藁云此歌

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高誘未之見也。○蔡雲曰。列女傳甯戚商歌曰。浩浩乎白水。蓋歌白水之詩。浩

浩白水。儵儵者魚。管子作育育者魚。其歌未畢。故桓公管仲待靖。詒始解。或是詩當管仲時已缺佚耶。桓公

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畢沅曰。新序五之

此。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

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

以爲天下。治。桓公大說。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

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畢

沅曰。而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

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

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畢沅曰。新序淮南道應此舉

作當是舉也。此疑誤脫一字。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

榮成許維通學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扞也。肌膚不足以

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從。隨也。勇敢不足以

却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之狡害也。

者。寒暑燥溼弗能害。爲。人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

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而人備可完矣。

昔太古嘗無君矣。

太古上古兩儀之制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

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

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

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

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爲

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

明知

自上世以來天下亡

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

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

也。○陶鴻慶曰天下之利也當作天下利之也上文云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此

文正與相應高注之利亦當作利之○維故廢其非君。

而立其行君道者也。行奉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熊虎爲旗章明

識也。○俞樾曰：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謹告篇：作時則物有勿。間之。莊子：天道篇：時則

中心。物體釋文曰：物本之道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以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利

自利而已。此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

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利。而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

篇之旨矣。○維遜案：俞說是。據注：章字非衍文。意謂利民而勿自利，以爲標識。注引熊虎爲旗，乃助解章字。見

仲夏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紀注：非濱之東。○畢沅曰：非疑當作北。猶言北海之東

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

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吳調陽曰：其當作共。今處州周書曰：共人玄貝是也。

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敝凱諸夫風餘靡之

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孫詒讓曰：周書王會篇

伊尹獻令云。正東符婁。疑卽此縛婁。縛從專聲。符從付聲。古音近字通。氏羌呼唐離水之

西。棘人野人。棘讀如匍。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隼所驚。

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

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曰。多無君也。此四方之無君者。

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

畏壯。有力者賢。賢豪也。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

盡其類。類種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慮計也。莫

如置天子也。置立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

阿君也。阿猶私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

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不得陵。衆不得

暴寡。以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非是利天下。則以天下

爲己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

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維

通案。國下脫子之字。貴直篇。此觸子之所。故忠臣廉士。

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也。○維通案。注疑作諫。正

正。以道。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於身。豫讓欲殺趙襄子。

欲爲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

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

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

甚難而無功。

○畢沅曰：所道猶言所由。趙策無所字。○王念孫曰：道，行也。

謂子有志

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俞樾曰：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

知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作謂子智則否。

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

索求也。○維通案：李本材作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才。張本宋邦又本與今本同。

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

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

爲爲之矣。

○畢沅曰：趙策作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

爲爲之六字。兩本皆可通。無此猶言無如此。吳師道疑其有缺字。非也。

凡吾所爲爲此者。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國也。

敖公。謚公君也。○畢沅曰：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自以爲不

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夏日則食

菱芡。

菱芡也。芡雞頭也。一名鴈頭。生水中。○維通案。揚子方言云。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

謂之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高注淮南說山篇。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古今注。芡葉似荷而大。葉

上蹙皺如沸。實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飢。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大如荷。皺而有刺。華子如拳大。形似雞頭。實

若石榴皮青黑。肉白如菱米。冬日則食橡栗。橡。狀似栗也。昔敖公有難。

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之往死敖公其友曰。子自以為

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

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

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為今不死其難。是

我為不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

也。唯明君能知忠良臣耳。故君慙於不知死其難。所以激君

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

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畢沅曰。人主御覽

六百二十一。所以作人臣。非是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

察。則主節厲正。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也。知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

也。○孫鏘鳴曰。伯成子高。禁後世之亂。而身辭諸侯。周

公。不欲子孫之長爲無道。而不受險固之封。戎夷有

利。人之心。而必死。見義此皆以身處天下之長利者也。

處。居也。若猶然也。○陶鴻慶曰。身當爲自字之長誤。自若

卽自然也。固處之以自若者，安處之以自然也。知分篇云：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可證此文之義。○維通案：孫說義長，王念孫校本改若爲者。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施

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由此觀之，陳

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

高氏戰于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其與於鹿門。欒施高彊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其與

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

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

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劉先生曰。理

疑唐入避諱改之也。莊子天地篇。新序節士篇。並作堯治天下。上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此不得獨

作理也。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畢沅曰。莊子天地篇。作其故何也。天伯成

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

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

德自此衰。利自此作。此起也。○畢沅曰。莊子作刑自此繁。後

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盍何去

也。慮猶亂也。○畢沅曰。莊子作無落吾事。慮落聲相近。○李賡芸曰。漢書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

之。知情狀。有冤滯不。今云慮囚。案慮與錄一聲之轉。莊

子天地篇。無落吾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

落亦轉慮也。今京師人讀錄如慮。漢書百官表。諸侯協

王金璽。繇緩如淳曰。繇音戾。錄也。蓋亦與聲相近耳。協

而耨。遂不顧。協和悅也。耨。覆種也。顧。視也。○劉師培曰。協。即莊子天地篇之悒悒。協。又訓和。夫

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

問而知之。○陶鴻慶曰。伯成子高四字。當在曉。然而辭諸侯上。今本誤脫在下。則文不可曉。

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榮。以止後世爭之亂也。辛寬見魯繆

公曰。○梁玉繩曰。辛寬說。苑至公作辛。懌。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

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陳昌齊曰。不若太公望下。不說。苑至公作辛。懌。

孫鏘鳴俞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

之地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無之字。

高字。渚。屬下。讀是。營丘。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渚。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爲渚。盧云。案。韋昭注。越語。

云。水邊。曰。渚。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一。嵩字。誤分。

作釋故齊亦可言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隆廣大也吾先

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

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殺削小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梁

玉繩曰說苑作南宮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

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

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

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

紂故曰古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

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

得矣。亦燕不能為賢者慮也。言寬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

蔚也。而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

則不至其郊。不為聖德之下。文義未完。恐有孫緒鳴曰。愚庫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

為鵠鵠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

天大寒而後門。○違。去。梁。玉。繩。曰。人表。作視。夷。師。古。謂。即。式。

夷。見。呂。氏。春。秋。今。本。呂。作。戎。廣。韻。注。戎。式。皆。與。弟。子。一。姓。而。古。式。字。叶。音。試。與。視。聲。近。則。作。戎。譌。也。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

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也。○維。通。案。書。鈔。意。林。引。

惜。下。並。字。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惜。也。子與我子之衣。○維。

通案書鈔引作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

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哉。○王念孫曰。水經泗水注引

此作惡能與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不濟。道

息歎曰。並作戎夷笑曰。亦無嗟乎二字。解衣與弟子。夜

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識。

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上。達乎分仁愛之

心識也。○陳昌齊曰。識當作誠。○孫銷鳴曰。疑當作達。乎。生死之分。仁愛之心。誠也。文脫三字。誠誤作爲。

識。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乃

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

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畢沅曰。注

末也。字當與邪同。猶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

說山訓。○吳先生曰。注末不當作義。與戎夷事略相當。義謂買母者。善食其母。爲不當義。亦不義之義也。賣母不當。故注所引以爲證。亦者。亦戎夷也。如依誤本。則不義之事。傳記所載多矣。何必取賣母爲說邪。畢校讀也。爲邪。失之。達矣。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而君子弗爲也。故曰。達乎不死

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弗爲。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

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

惑矣。

辭不爲利。存而遂。苟生不能爲害。亡而故。晏子與崔杼

盟而不變其義。

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

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畢沅曰：舊本注多訛。今從延許本。參以左傳改正。是與下。左傳有有。如上帝四字。延

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季子為王。吳壽夢子札也。不

吳國。故曰延陵季子也。○畢沅曰：孫叔敖三為令尹而

不喜。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曰：

皆有所達也。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也。惑。動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畢沅曰：次非

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等傳注及江賦作飲非。唯楊倞

○注荀子勸學篇南道同。干遂如淳作干將。楊倞作于越。

水經江水三注。馬融蔡邕傳注。江賦注。北堂書鈔。並作

軻。之以為是。荆還反涉江也。涉。度。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

船。魚滿二千斤為蛟。○畢沅注：作二千五百斤。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

蛟繞船能兩活者乎？○王念孫曰：下兩字疑衍。淮南作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御覽四百

三十七。作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者乎？○俞樾曰：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

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船人曰：未之

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

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也。○陳昌齊曰：淮南道應

訓作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己。當據改。蓋次非惟視骨肉與劍皆為腐朽廢棄之物。故赴江刺蛟而無所

憚。若作棄劍以全己。則亦棄之而已。何必赴江哉？○孫鏘鳴曰：腐肉朽骨謂蛟之必死也。兩蛟夾船欲得劍也。

次非謂此不過江中之腐肉朽骨耳。棄劍與之求以殺自全。非余所欲也。故赴江刺殺之。○維通案：孫說是。殺

之而復上船。○維通案：書鈔一百一十。引復作後。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書鈔。一次非勇武。而侯

又一百三十七。類聚七十一。又九十六。御覽三百四十四。淮南子道應篇作爵為執珪。

江○維通案。文選郭景純。賦注引之。亦作以。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

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陳昌齊曰。据淮南善

字衍。○維通案。陳說非是。淮南本誤。俞樾已據此訂正。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

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孫鏘鳴曰。謂懼而禹仰視天

而歎曰。○故笑誤。先生曰。歎當作笑。蓋歎或作笑。笑或作笑。御

覽八十二。又九百二十九。引並作笑。吾受命於天。竭力

淮南子精神篇作禹乃熙笑而稱曰。笑。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龍俛耳低

尾而逝。○逝。去也。○維通案。事類賦二十八。則禹達乎死

生之分。利害之經也。道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

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蚤息。元曰畢

蚤梁仲子疑全案賈誼書全冒楚棘一作息生也。人亦有困窮

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

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俞然而以

待耳。安俞。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

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晏

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

此不祥。反其。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直牙也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

則今是已。已。竟也。言今竟子。○畢沅曰。注意竟。舊本作競。誤。紆欲置晏子於死。則是終竟之。今俗間惡。

詈人語。尚有相似者。○陶鴻慶曰。高注殊不成辭。畢校從之。非也。已。通作矣。語詞耳。今指上直兵造。曾句兵鉤。

頸而言。王氏經傳釋詞云。今。指事之詞也。是也。○維。案。陶說是。新序義勇篇。公白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

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此云。則今是已。即彼云。則此是。

也。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

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之大雅。早麓之卒章。莫莫葛

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畢沅曰。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

黃琬傳。注同。豈弟。本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注。早麓。李本作凱。干麓。記。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子惟之矣。惟。宜也。○畢沅曰。梁仲子云。當訓爲思。○俞

作子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即本晏

持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

子推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致誤耳。○維通案。俞說是。崔杼曰。此賢者不

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畢沅曰。援舊多作授。汪本作受。案意林

從之。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畢沅曰。撫舊本作無良訛。案晏子

義勇上及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曰。安之。毋失節。疾不

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

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

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

之未失。義。蹈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國

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處。居白圭問

於鄒公子夏后啟曰。

夏后啟鄒公子之名甚奇齊武帝時小史

名皇太子亦此類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

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繩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

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百人為豪。

○俞樾曰。高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禮記禮器篇匹士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

太牢而祭謂之犧。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為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天下

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為匹士之誤無疑。

也。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

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畢沅曰。願得而聞之。願舊校云。迭一作亟。今案注作亟為是。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也。

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

言不白圭曰。

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

下弗能禁矣。禁止也。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

使矣。舍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所生

足以使之，何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

利論之。且爲義者雖死爲之，故曰不足以禁之也。死白圭無以應。夏

后啟辭而出。出。凡使賢不肖異。以義使，不肖使不

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使賢以義。賢者不畏

不義生，唯義之。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維

治要引作必以義而審賞罰者，與使不肖以賞罰者，指

應。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盡可得使爲己用也。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

召致也。○陳昌齊曰：同當爲固。○維遜案：陳說非。說見前。應同篇。

氣同

則合。

合會也。

聲比則應。

應和也。

故鼓宮而宮應。

鼓大宮。應小鼓。宮大宮。應小鼓。角

而角動。

擊大角。小角動。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

中。則影隨之。故日以形逐影。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

所由。

○陳昌齊曰：前應同篇。作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注云：不知其所由也。此以雨影所爲韻。不當於所

下著其所由。疑不字。由字皆因前注而衍。○王念孫曰：焉不

知其所由。疑不字。由字皆因前注而衍。○王念孫曰：焉不

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脫去。此以

通雨。影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

下爲韻。淮南原道篇。翔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

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旗。鄭司農

注云。旗讀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逐景師之所處。必

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所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故國

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畢沅。獨亂未必亡也。召寇

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

亂則服。服則攻者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

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畢沅曰。故割

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人攻以止

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利動者。爲名者不伐矣。○爲武移

己伐。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

彊大。則無爲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爲往攻之矣。傳曰。取亂侮亡。此是也。○吳先生

曰。文意謂不得名實。國雖彊大有戰勝攻取之具。亦不欲妄攻人國也。注文無名實之國雖彊大。文意不了。疑

有。撓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

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畢沅曰。梁仲子云。舜却苗水經丹水注引作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舜却苗

民。更易其俗。却猶止更也。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

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何書也。○畢沅曰。路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驚。呂覽云。啓潛夫論

曹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魏駘爲吾西土。盟會圖云。嬴姓。隰之吉鄉。北有古屈城。北屈也。舊本禹攻曹魏下。

有。小注攻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離句亦非也。○孫志祖曰。本書並不云啓。路史不知何据。○梁玉繩曰。莊子

人間世。禹攻有扈。此與之全。說苑政理亦言之。疑禹先有伐扈事也。○梁履繩曰。莊子堯攻叢枝胥驚。屈驚與

胥驚相似。恐有譌錯。○馬叙倫曰。莊子齊物論云。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脣胥敖。朱亦芹云。胥敖切。爲苗孫詒。

讓云。胥爲骨譌。骨敖卽屈驚。朱孫說是。三王以上固皆竹書。堯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

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

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

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

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

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

不成。故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

公名。司空。故改爲司城。觴。爵飲。尹池酒也。○畢沅曰。士尹池。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他。新序刺奢篇。與此同。

○維通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南家之牆。隼於前而不

直。書。犖猶出。曲。晉灼注。犖當也。○王引之曰。犖當作犖。漢

無此訓。新序刺奢篇。犖作擁。疑擁字。隸。西家之潦徑其

官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官。而一注。孫云。

李善注。文選張景陽雜詩。引作注。於庭下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者也。鞞。履也。一作履之工

車鞞之工也。○畢沅曰。者也。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

文云。鞞。履空也。徐曰。履設。○段玉裁曰。空。腔。古今字。履

腔也。如今人言鞞幫也。高不云。履空者。渾言之也。三蒼。鞞

覆也。如考工記。注飾車。謂革鞞輿也。此鞞引伸之。凡鞞皆

於底綴幫。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鞞以食三世矣。作共鞞

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不鞞

自售。無以。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

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相仁。罕相子賢者能得民。歡得民仁者能用人。爲人

之用也。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

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之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使陷破

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

齊。故曰三大。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削則爲益。

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

節之爲功大矣。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畢沅曰。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

是樂喜。乃宋賢臣。奈何以爲殺君乎。戰國時。宋亦准南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梁玉繩曰。初校殊略。今補之云。高注。謬甚。春秋時。子罕是樂喜。爲宋賢臣。孔子贊其仁節。奈何。後與樂喜君不涉。史記。李斯公。一在魯文時。一在戰國時。先後誣以殺君。不涉。史記。李斯公。一在魯文時。一在戰國時。皆云。子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君道。皆云。子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君時。且如鄭罕氏之言。常掌國政。故鄒陽書言。子罕與墨翟並外傳。六。有昭。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畢沅曰。大戴盛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畢沅曰。御之。注。曠視也。音貴。案睹見也。疑非視義。○王念孫曰。睹疑曠之譌。御覽引高注音貴。疑音責之譌。玉篇。曠。居畏切。倉頡篇。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也。反還。趙簡子曰。何其云。極視也。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也。反還。趙簡子曰。何其

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知察。今蘧伯玉爲相。

史鱄佐焉。

史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蘧諡曰成子。史鱄亦衛之大夫。字子魚。論語云。直哉史魚。

○梁玉繩曰。蘧史不與趙簡子同時。伯玉亦未爲相。記事之譌。爾淮南主術亦誤襲之。諸子書往往有此舛刺。

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言從。易曰。渙其羣。元

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佐多賢也。

謂史孔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蘧史鱄公子貢荆公叔發公子翬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賢也。○畢沅曰。左傳蘧朝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翬疑是鼂之訛。卽蘧朝也。

但公子朝通於宣姜。懼而作亂。不得爲賢。○梁玉繩曰。左襄二十九年注。史狗。史朝之子。文子。故釋文云。史朝如

字。非以史狗爲史朝也。又曰。翬字必鼂之譌。公子朝作亂。在後。不得以難季札。又文選東征賦注。引傳。公子朝

上有課字。甚精。恐。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

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
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
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
賢也。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

比猶致也。○畢沅曰。謂密緻。

血脈欲其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堅固。心

志欲其和也。和調也。

精氣欲其行也。

精氣以行。三百六十節。故曰欲。

其行也。

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

○維通案。類纂引。居作留。與下

應文相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維通

字。故水鬱則為汚。水曰汚。不樹鬱則為蠹。蠹。蝨也。木中草鬱

則為蕢。蕢。穢也。○畢沅曰。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三注

亦是蕢字。即蕢也。因形近而訛。○王念孫曰。治要國亦

有鬱。主德不通。疑主德案。畢說是。今改從姜本。張本李

本。治要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

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王念孫曰。治要上下之相忍

也。由此出矣。出。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孫先

要引作故聖人貴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

民。國人皆謗。謗。怨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

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畢沅曰：召公奭未

後穆公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失言。○維

虎也。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召公

下通案。周語國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

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

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

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矇。師矇。詩云：矇叟奏功。

獻詩。矇獻曲。史獻書。師箴。矇賦。矇誦。百工諫。注引詩與

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矇依字作叟。又案史記屈原傳

集解亦引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

列。○維通案：盡與進通。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其善而

行。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王所。上無過舉。過失。今王塞下之口。

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於

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

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此梁玉繩曰。事未聞。

維通案。論衡物勢篇云。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據此。鼠屬

陰。馬屬陽。馬履鼠。即以陽制陰。故曰為其不陽也。應同篇云。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

火者。必將水。據此。周以火德王。水尅火。是代周者。以水德王。故曰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

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畢沅曰。日暮舊作日暮。訛。今改正。

○維通案。姜日本張。李本正作日本張。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

出矣。出。罷。○梁玉繩曰。此左傳陳敬仲之言。公不說。曰。而云。管仲蓋因同諡敬仲而誤傳之。

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畢沅曰：疑是幾何。○王念孫

曰：幾之之疑當讀爲時。古字時與之通。○俞樾曰：幾與既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

幾作既。既之言終也。將既之者。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孫德疑當

作行。草書形近之譌。管子中匡篇作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曰：繁於

樂者。重於行。並其證。味壯而怠則失時。○怠。老而解則無名。

無善終之名。○畢沅曰：注舊本作之始。臣乃今將爲君

訛。○維遜案：解與懈。古字通。張本作懈。勉之。○勉。勵。勸。君使。若不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

矣。凡行之墮也於樂。○墮。壞。樂。今樂而益飭。○飭。正也。○王念

人字。疑本作酣。後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留而不許。

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留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畢沅曰。梁伯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

反質篇。以爲景公晏子。專。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精

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王也。湣王。宣王之子。○維通案。御覽三百八十二引。聽作德。非是。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顓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

其侍者曰。我何若。顓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衣而步也。

何也。○畢沅曰。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顓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子高。方且自矜其容。

以問侍者。惡有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闕諸。○梁玉繩曰。顓推蓋履之名狀。非弊履也。○陳昌齊曰。此數語

殊不可曉。疑善衣東布衣。當作著東布衣。訛。用爲而之訛也。○維通案。善衣東布衣。當作著東布衣。訛。用爲而之訛也。

善形近。故譌爲善。後人遂在善下增一衣字。以足其義。御覽引正作著布衣。省東字。東布衣亦見離俗篇。會朝

猶言天黎明。詩大明篇。會朝清明。馬瑞辰釋。會朝為黎明是也。雨為而誤。當從陳校。據文義。列精子高。蓋為當

時賢士。見敬於齊王。未冠履。亦其臣吏。故會朝不得解作朝。見之朝。其所服之衣冠履。亦其然。墨子兼愛。朝下云。晉國

之士。大布之衣。練帛之冠。且苴之履。此云。願推之履。即彼云。且苴之履。高訓。弊履。殆亦苴之履。此云。願推之履。即

推。亦通。下文謂。窺於井。粲然惡丈夫狀。知其姣麗。畢氏。因其衣冠履。及祛步。皆為醜狀。而侍者竟阿其姣麗。畢氏。因其衣冠履。及

以。其容。列。精子。高。自。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矜。其容。失之。遠矣。侍者。曰。公姣且麗。畢沅。曰。孫云。李善

行。高。臺。多。妖。麗。引。此。出。東南隅。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

粲然惡丈夫之狀也。狀。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

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

子。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又惡。故。曰。阿。我。也。○畢沅。曰。注。以。我。舊。本。缺。以。字。今。補。又

況於所聽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

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己侍者之言也。○畢沅曰。此又影合鄒忌修

事。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亡無期日矣。孰

當可而鏡。孰能鏡照。○維通案。注能字許本張本。姜本作誰。今本能字。釋正文可而亦通。其唯

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

士之明己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推鏡破之。而挖以玄錫。摩以白旃。是說鏡之明己也。士有明

己者。陳己之短。欲令改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己也。○畢沅曰。注醜舊作首。又改作長。

皆訛。今案文義改正。○梁玉繩曰。注挖以玄錫。摩以白旃。二句出淮南修務。挖作粉。鏡之明己也。

功細。細。小。士之明己也。功大。正己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安定社稷。故功之大也。得

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事類。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

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

惡石。此之謂也。○畢沅曰：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救厥。此注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疾。○俞樾

曰：說苑注：趙尹綽當為尹鐸。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說苑作救厥。注：趙字蓋涉下趙簡子之文而誤。○維通案：治要

引末句作鐸。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也。處鐸之諫

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質。必使我醜。醜惡。○畢沅：尹鐸對

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而不愛君之過也。沅曰：過當訓

失。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

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

醜也。謂簡子之色也。○畢沅曰：注戴受。不質君於人中。

恐君之不變也。變。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

刻。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居。有況乎在簡子之

側哉。側猶在又。左右也。○維通案。有讀爲又。呂覽纂作又。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匹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

求存。讎。周也。○舊校云。存一作全。○維通案。注周字。當是周之形誤。集韻。讐。古文作周。詳義賞篇。執

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事也。○松皋圓曰。

執民之命。疑衍一句。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猶志。布衣之人。行此志。

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陶鵠慶曰。布衣上故字。不當有。上文言人主事讎求存。執民之命。此言布衣若行此

指。則不容鄉曲矣。正見人主之行與布衣異也。今本堯衍故字。涉上句。不得以快志爲故之文。而誤重耳。堯

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魴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

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

公。以堯爲失論。理論猶也。欲得三公。怒甚猛獸。論衡率性篇曰。

作怒從其猛。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池以爲城。舉其

尾。能以爲旌。喻旌旗之表也。○孫銷鳴曰。以獸之怒。

能皆當讀爲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

山。副之以吳刀。後死也。○極之山也。書云。鮫乃殛死。先殛

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云。海內經郭注引啓筮副作剖。○維通案。副與副同。說文。副。判也。副。爲。籀文。周禮。大宗

伯以副。副。牲。胸也。副。而。磔之。鄭。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

空。禹。鮫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事舜。治。以通水潦。顏色黎

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維通案。以

通楊注引作水濬川。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

之以禮諸侯於廟。

肉醬爲醢。肉熟爲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

取其脯。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

孫訛曰。注肉熟當作肉乾。蓋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

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

○維通案。李本凌本。畔作叛。義同。

文王曰。父雖

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

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詩大雅大明之

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衆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

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

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

○畢沅曰。請令疑當作請今。○維通案。畢說。是。驕恣篇云。寡人請今止之。今與即義同。使受命矣。

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維通案。賢主原作賢王。今改從李本。與

下文今王非賢主也。一律。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辭去昭王曰。

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

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

下戰。爲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蓋力不足以伐齊。○王念孫曰。正文松下脫一之字。注

子噲與松下戰。當作子噲與戰松下。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

君。王曰諾。從凡繇諫也。請王止兵。請王出令止兵也。王曰。然則若何。

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

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

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也。○孫綽鳴曰。此燕所遣之使至齊也。行訓還。何邪。齊

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

燕使之至也。○王念孫曰。實疑察之譌。○維通案。王說非是。左宣十二年傳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官實與軍實同。比軍實指士卒言。官實指寮屬言。高下注。官實官長也。義亦未賅。使者報言燕

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

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王念孫曰。注謂字當作請。因乃發

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反此濟上之所以

敗。此齊所以爲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反。使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

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畢沅曰：不反，舊作不及。注末作發不及免矣。兩及字皆當作反。又免字衍。

今并刪正。○孫綽鳴曰：虛墟同。○維通案：據高注釋，虛爲弱，齊國以虛也。當作齊國之所以虛也。分職篇云：此

功名之所以所以傷國家之所以敗。辭例同此。若從湣王以孫說，當以齊國以虛也。七十城爲句，以與已同。

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湣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

廟。故曰而殘也。田單以卽墨市。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民。大破燕軍，故曰而立功也。

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

舉矣而不踣。累之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燕軍攻高

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畢沅曰：據注，踣當讀剖。與舉爲韻。序其名，序字必誤。疑是成其名。其唯有

道者乎。有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使文無畏

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如

齊。不假道於宋也。○畢沅曰。申周。卽申舟。古字通。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往來不臣

假道。欲以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宋爲鄙。邑以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楚會田於

孟諸。無畏。撻孟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曰。○畢沅

子云。案揚亭北。卽春秋楊梁也。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渙水又東。逕楊亭北。卽春秋楊梁也。近水故有限防。揚揚古

通用。隄。李本作腹。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畢沅曰。孔太史廣森經學卮

言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氏宣十四年傳。文未備。杜氏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已。年投

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之。

蒲疏之市。○畢沅曰。蒲疏。左傳作蒲胥。二字通。○維邁案。及者。追及。蒲疏之也。謂莊王興師之速。急遽而

走未納履未帶劍未乘車履人奉履追及于庭劍人進劍追及于門車人駕車追及於蒲疏之市說略本梁履

繩左通補釋

遂舍於郊曰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四年宋

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

告病因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

之言也情舊校云情一作殆○劉先生曰作情者是也

也乃爲却四十里傳作三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闔廬城門

扉也闔門也所以爲成而歸也成平凡事之本在人主舊此下有

患之二字乃因下文而衍今刪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

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也討我可謂不

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也○維通案服上疑脫一委字此承上委

服告病言。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

似不可省。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服而討之。以義退也。彊

誤。字不足以成此也。傳曰。彊而不成也。○畢沅曰。注斃舊作

弊。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孫先生曰。治要引無自必自

智。必輕物。要自謂有過人。謂有智。故曰輕物。○劉師培曰。治

以人釋物。後人刪物。生曰。此三字。則必輕物。無注文。因於

故下增曰字。○者平列。而意實一貫。驕則專獨。輕物則無備。高氏舍驕

而言自智。誼既未賅。以輕物爲輕人。自驕則簡士也。簡傲與簡士何異。又失呂氏之本旨矣。自驕則簡士也。○

維通案。治要引注簡賤也。今本作傲者。蓋後人昧簡有賤訓。遂妄改之。淮南俶眞篇高注。簡賤也。是其切證。

自智則專獨。

忠臣不吝。輕物則無備。拾潘也。此之謂也。○畢

沅曰。舊本無辦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潘傳作潘。○維通案。治要引注官下有辦字。潘作潘。與左傳

合。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壅塞不盡規。故欲無壅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

君之大經也。

經道也。○維通案。欲位無危。據上。下文例。當作欲無位危。今本位無二字。誤倒。晉

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

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三郤。錡也。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

不偏。迫公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于朝。而

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游獻子也。幽囚也。○畢沅曰偃字伯游。諸侯莫之救。百姓

莫之哀。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

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

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

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

曰。○畢沅曰。荀子堯問篇。新序雜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

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

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

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己者亡。改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故曰取無如己者亡。○畢沅曰。困學紀

聞二引此。取友上亦有爲字。○孫先生曰。取友者下。當有脫文。荀子堯問篇作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吳子圖國篇作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韓詩外傳六作吾聞諸侯之

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雜事一作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

霸。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所載微有異同。並以王者對舉。今書仲虺之誥作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

亡。蓋梅氏所刪節。細繹本書取友者下。當脫霸字。蓋王霸對舉。存亡對舉。意同。荀子而其文句自不必同。故霸

下存上所脫之矣。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

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亡乎。○

畢沅曰。注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

名字似衍。注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

唯此之憂。○維通案。注務字當作矜。形近而誤。武侯曰。善。

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

當不受言。辭受則原竭。○畢沅曰。盧云。原水

受之言也。川仰浦而後大。君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

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大室。

○畢沅曰。舊作太。今從大益百畝。

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宣王。齊威王之子。成。立者也。羣臣莫敢諫王。

○畢沅春居問於宣王曰。

○畢沅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

不重則不威。而反自樂。何以爲賢也。敢問荆國爲有主。
○畢沅曰。注反自舊本倒。今乙正。

乎。王曰。爲無主。爲主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

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爲臣無臣。今王爲大室。其大益百畝。

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

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畢沅曰。臣字舊本缺。從新序補。

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

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畢沅新

序作也。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

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王念孫曰。此當作莫敢諫者。非

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以人異今本者作若。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

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

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

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

傲於河。○畢沅曰。說苑君道篇作。○樂激水經河水四注同。曰。吾嘗好聲色矣。而

鸞傲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傲為之。吾嘗好良

馬善御矣。而鸞傲來之。○畢沅曰。說苑來作求。今吾好士六年矣。

而鸞傲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

者乃善也。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畢沅曰。說苑作而黜吾善也。○陶鴻慶曰。絀善當作絀吾善。與長吾過相對。

成文。善指好士言之。說苑君道篇。正作進吾過而黜吾善也。○孫先生曰。治要引善上有吾字。注同。疑今本誤。

脫。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畢沅曰：厚舊本作後。今

從水經注四引改正。○維通案：治要引無後字。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

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

之盛教。○維通案：治要引句末有也字。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孫鏘鳴曰：傳猶迹也。謂已行之事也。必己篇萬物之情。人倫

之傳。義亦同。彼注訓傳爲轉。未明。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

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畢沅曰：休也。舊本作休矣。今從意。林作也。

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

蟲。鳳皇。鴻鵠。鵠。鵠。鵠。之屬也。裸蟲。鱗蟲。蛇。鱗。之屬。鹿。牛。羊。凡居於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

者。不可勝數。邪。○陶鴻慶曰。其務爲相安利也。也。讀爲人。

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

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

故聖人於事志焉。○孫綽鳴曰。謂於事先觀其志。聖人之所以過人以

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曰。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

與衆人同等。表。聖人以徵爲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

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衆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集。故不可以疾也。

吳先生曰。衆人不能審徵表。故不能先知。此注似無道

當作無徵表之道。以至先知也。今本譌亂。不可讀。無道

至則以爲神。以爲幸。先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幸。非神非

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不幸者。必須 邱成子吳

起近之矣。近。一作有云。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邱成子。

也。邱敬子國之子。邱青孫也。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

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

送邱成子。○畢沅曰。李善注文選。顧反過而弗辭也。自

辭。右宰穀臣。不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

鄉。曩也。甚厚也。○維通案。吾子二字。原重。陳昌齊云。誤

重。吾子二字。陶鴻慶說同。未云。甚歡。指右宰言。不指邱

成子言。下文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今侯渫過而弗

辭。侯。何也。重過爲渫。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辭。過。何爲不辭。右宰。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畢曰：舊本作送之。我以

璧。孔叢子：陳士義篇及廣絕。交論注：皆無之字。今據刪。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

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畢沅曰：孔叢選注：倍皆作背。維通案：類聚八十四引：倍作背。

背。古字。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

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

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

舉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有訛脫疑，當作右宰一舉。○畢沅曰：注右宰息三字，有訛脫疑，當作右宰一舉。一息。

○孫詒讓曰：畢校非也。息，謂右宰穀之子息。戰國策：趙策云：左師觸驪曰：『賤息舒祺，言喪主與成子並三舉哭。』

也。無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畢沅曰：孔叢異誤。說：無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維通案：類

聚八十四引：異亦作居。然異非誤。文：淮南泰族篇有割宅而異之語。分祿而食之。其子長

而反其璧。反還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與託孤。廉可與寄財。仁可與託。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

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

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為治西河。○畢沅曰。注舊本

作魏侯。今補文字。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

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維通案。長見篇。無休字。文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注引休作立。於義為長。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屣。屣。弊履。○畢沅曰。前長見篇。已載此事。兩舍字皆作釋。今去西河而

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也。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

而使我畢能。畢。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立。王政也。今君

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入

也。於秦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

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

本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相頰。子女厲相

目。衛忌相髀。許鄙相脰。○脰後竅也。脰字讀如窮。窮之脰。○

苦刀切。此音讀未詳。○梁玉繩曰。當作讀如穹。高之高。字形相似而誤。○吳先生曰。脰字從九聲。在侯部。對轉。

東則讀如穹。營。○投伐褐相胷脅。○梁玉繩曰。投

姓則有投壺氏。投伐未聞。○管青相臄脇。○畢沅曰。李善

七命作脣吻。御覽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沅曰贊御覽作賁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

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

云又見七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相者不同用見馬之

一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

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

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畢沅曰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

子云淮南俶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梁玉繩曰綠疑同絡幡疑作輜薄簾也淮南覽冥述聖王瑞應

云席羅圖黃雲絡注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後說是絡謂車之垂絡黃雲之氣絡其車蓋此言

瑞圖羅絡於輜薄也高注非○孫詒讓曰此注難通薄令薄當作搏令薄言以金鐵爲椎搏擊之令薄爾雅釋

129/B 31

器云餅金謂之餒
薄即金版之類

觀表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一

榮成許維通學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也。蘇時雨降。則草木育矣。

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無壅閉也。

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凰。

曰高。岡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夔。龍稷契。舜得

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

來爲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稽遲也。○畢沅曰。竹書紀年。厲

年宣王十二年奔莒十三年共伯和誘時竹攝行天子事至此多訛

而○俞樾曰人以爲二字衍文法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詩與玄鳥

篇正義引也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

合而稽同也海內禮記儒行篇言海內皆來同也鄭注曰稽猶合也

附字高注乃曰皆以來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天

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梁玉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

伯○洪頤煊曰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注引司馬說

本此○劉師培曰高注謂天子也則高本作請則正文謂

字非請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

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善說者大

事得其分。理愛之。不助。憎之。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

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松皋圓曰。注在上衍一梁字。天大雨

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

民必甚疾之。○畢沅曰。戰國魏策作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

期。更日也。更改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

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

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號爲犀首。犀首曰。吾未有

以言之。末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惠王

相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

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畢沅曰。梁仲子云。

魏策作楚山之尾。論衡死偽篇作滑山之尾。初學記十
四引作渦水之尾。樂從水。舊本訛從木。吳師道國策注

姚宏云。樂音驚。說文。見棺之前和。題舊本作和。畢沅曰。
云。漏流也。一曰。漬也。

注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前所引改說文云。題。額也。○章
炳麟曰。今浙江猶謂古冢之前端曰前和。頭音如華。淮南

謂題字於棺前。端曰題和。音如壺。○維通案。文王曰。謔。
祭古冢文。為謝惠連作。畢引作謝靈運。今改。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也。○畢出

沅注曰。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欒水初學記。夫引作明水。國
策注同。○王念孫曰。天當從戰。國策作夫。夫故使欒水

見之。謂先君使之。非謂天使之也。下文云。先王必欲少
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是其明證。○俞樾

曰。天當從國策論。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維通案。魏策
衡作夫。屬上句讀。

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

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

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

首也。故使雨雪甚。

○畢沅曰。國策無雨字。

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

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

○維通案。魏策行。下有其字。

又

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

○畢沅曰。因有當作。

有因。有與。又同。國策作又因。

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

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

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今河南新城。

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

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

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

之死。

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穎考叔爲穎谷封人也。

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

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

封人子高出也。出。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

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

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

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四。陶鴻慶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四句當有舛誤。元文本云。封人子

高爲之而言也。匿己之爲而言也。段喬聽之而行也。匿己之聽而行也。兩爲字皆去聲。讀相爲之爲言子高之

言若無所爲。段喬之行。若不緣於聽。乃見行說之精。如今本則文義難通矣。叔嚮之弟羊舌

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也。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

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腴。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

謂也。腴。繫也。○朱駿聲曰。腴誤作腴。○吳先生曰。書序。遂伐三腴也。○朱駿聲曰。腴誤作腴。○吳先生曰。書序。遂伐三腴也。

字從舟。𦨇聲。此𦨇字之見於經者。說文。𦨇。斂足也。周禮注。𦨇。束也。是𦨇聲之字。本有繫縛之義。此文假腴字爲

之。高訓爲繫。正與許鄭合。畢校失之。○維通案。吳先生說是。史記司馬相如傳。蹋以腴路。今漢書作腴。張揖云。

腴。箸也。箸。近與。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繫義亦相近。

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之。故不救不祥也。免。乃往見

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爲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范文子之子。巧也。○

畢沅曰。巧乃。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

凶。或體。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

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誅

也。於舜用禹。禹。鮌之子也。○松皋圓曰：於虞二字衍。左傳無。或云虞。羽音訛。○維。適案。據注。當以故堯之刑也。左禹。鮌。爲句。同。此。攷。鮌。之。死。傳。聞。異。辭。書。舜。典。篇。云。其。舉。也。興。禹。句。法。同。此。攷。鮌。之。死。傳。聞。異。辭。書。舜。典。篇。云。其。舉。也。興。離。騷。篇。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本。書。行。論。篇。云。舜。於。是。殛。鮌。於。羽。山。王。逸。注。楚。辭。周。語。下。略。同。注。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也。○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兄。誤。說。已。見。察。微。篇。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

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

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曰豈不過哉。

今夫塞者。○畢沅曰。塞舊本作寒。趙云。當作塞。今從勇之。塞亦作塞。先代切。說文云。行碁相塞也。

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

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間也。

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

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已也。○維通案。愁讀若摯。摯聚也。苦形摯慮相對成誼。說詳察

微篇。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厲

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

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處。今

案處字是處。義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

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

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

故勞。任人者故逸。○畢沅曰：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維通案：文選潘正叔贈河

陽詩亦作固。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

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陶鴻慶曰：說苑政理篇無義矣二字。

義當讀為宜。義聲義皆通。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畢沅曰：說苑作弊。性事

情。○俞樾曰：當從說苑爾雅釋詁：生與性精與情。古字

並通。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

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雖通案。淮南說山篇。爚作耀。聲同字。

通荀子致仕篇作耀。郝懿行云。耀俗耀字。耀者照也。燿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爲趨也。明火

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孫先生曰。上火字衍。類聚

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事類賦三十引。並無上火字。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

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走。趨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千令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凡國不

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

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

不伐。

不果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

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畢沅曰。疑今。簡子曰。不如而言也。

而汝。

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

義也。○俞樾曰。其言不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即指伐衛之事而言。而我

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

兵。按止也。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

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也。禮國君

軾馬尾。兵車不軾。尙威武也。○梁其僕曰。君胡爲軾。曰。玉繩曰。文選魏都賦注引此文異。

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

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

吾安敢驕之。驕慢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沅云。

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地作勢。劉先生曰。光。段干木廣古通用。光乎德。光乎地。即廣乎德。廣乎地也。

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其相輔也。

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

而時往館之。其時往詣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

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王念孫曰。段干

木下兩之。是也。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

○畢沅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唐。與魏文侯相接。淮南正作庚。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梁玉繩曰。新序五作唐。且

誤加且字。魏都賦注。作司馬康亦誤。攷戰國魏策。段干史。魏世家。康亦作庚。在秦昭魏襄之世。乃別一人。段干

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畢

沅曰。選注。兵。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畢。沅。

曰。敢字疑衍。○維。通案。敢。卽攻字之譌。衍。御覽三。魏文。百。二十。七。引。無。敢字。新。序。雜。事。五。淮。南。修。務。篇。同。

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兵。下。維。通案。御覽。引。

文。野。人。之。用。兵。也。文。例。正。同。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

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

雨。扶傷輿死。○死。與尸同。畢。沅。曰。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

於澤矣。○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

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陶鴻慶曰。爲字皆當讀去聲。下文則不知所爲矣。注云。爲讀相爲。

之爲當在此。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當作審所爲而輕重得矣。所爲者重。所以爲者輕。此當舉其重者言之。下

文兩言不知。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

所爲。卽承此。必惑之也。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

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爲謂相爲之爲。○畢沅曰。注謂疑讀。○孫先生

曰。御覽引要上有。而字疑今本誤脫。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

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

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

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畢沅曰：注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紺，諸蓋

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

而不屑。馬而畢沅曰：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事之以大馬」而畢沅曰：「此句此篇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大

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

氏春秋云：不受。據狄人之所求者地也。○畢沅曰：淮南

此則此句字不定。誤。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

地。與狄人戰鬪，殺人之子弟也。○維綏案：禮記皆勉處

哀公問：「疏引忍下無為字。」與莊子讓王篇合。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居勉為臣等耳。故曰：奚以異？

○畢沅曰：莊子云：子皆勉。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

養。杖策而去。案：禮記：哀公問疏引，不養者，民人也。○維通

同。又杖策而去。疏引：淮南與今本呂文同。民相連而從之。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成，結也。民相與結，隨之衆多，復

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俞攷曰：高

注：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

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

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輶

輦者，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又襄

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能尊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維通案：莊子雖上

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人

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

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

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侯。諡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

○畢沅曰。昭釐已說見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世。哀侯當作懿侯也。○維通案。注釐下侯字原作復。改從張本。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

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維

通案。必上莊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畢沅曰。音否。敷子有者字。

語之詞。亡與忘同。趙策云。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亦作亡將。論衡定賢篇云。不知壽

王不得治東都之術邪。亡將東都適當復亂。昭釐侯曰。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後人多以抑字爲之。昭釐侯曰。

寡人一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

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

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戚近也。

畢沅曰：舊本戚作藏。案藏不當訓近。莊子讓王篇作戚。此應不異。○王念孫曰：之字衍。莊子無也。與邪同。○孫

綽鳴曰：固顧通也。讀曰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

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奈何。公子牟。魏公子牟也。因曰：中山公篇。魏伐得中山。

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

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

法。決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河之

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畢沅曰：後一說

得本意。○維晉案：漢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與高注合。

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不

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

神以保性也。○畢沅曰。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又下不縱。作不

從。又惡乎。淮南所作怨乎。文子作則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

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

天殞。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畢沅曰。此重不殞。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俞樾曰。重

傷猶再傷也。故曰。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

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章炳麟曰。壽借疇字。言殃及子孫。漢人多作噍。類噍亦疇字。子孫相繼。稱疇人。疇官。

審爲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

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

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行。便利也。神農之教曰。帝也。炎士

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

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王念孫曰。丁當語之轉。當年猶丁年耳。注謂當其丁壯之年。失之。鴻烈齊俗篇作文

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管子丁壯。女有當年而不

輕重丁篇。男女當壯。輕重戊篇。作丁壯。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衣

曰。舊本作不績其麻。布也。故身親耕。妻親績。之身也。所

誤。案當全引詩文。今補正。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

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也。以民爲務故也。以利民爲務。人主

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

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

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

之害同。同等也。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爲

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

十夜而至於郢。郢都也。楚都。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

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

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尙也。王曰。必不得

宋。舊校云。一作既。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維適案。有讀爲又。墨子曰。

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不以爲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

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

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畢沅曰。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

所引墨子九却之。不能入。下入猶也。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

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

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俞正燮曰。列子黃帝篇。記

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卽孔子所觀。釋文引

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南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淮南本經訓。

呂梁未發。注並云在彭城。按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

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離石。古注乃互錯。水

引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水。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

梁未通。河水大溢。積其深。乃出於孟門。無有丘陵沃衍。平原

高阜。盡皆滅之。也。沒名曰鴻水。也。大禹於是疏河決江。

爲彭蠡之障。抄云。此澤在豫章。障防也。○畢沅曰。黃氏曰。

不必連下乾文。且亦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禹致羣

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此

禹之功也。功治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其功曰勞。

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

又王齊王。何其到也。

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

背也。○畢沅曰：古倒字皆作到。○蘇時學曰：魏惠成王後元年，齊魏會於徐州，始相王也。時惠施相魏，則齊之

王必魏令惠施致之，故匡章以此語詰之，謂其言行顛倒也。舊注以王齊王爲王，匡章王居其尊位，殊謬。○徐時

棟曰：正文注語皆不可解。蓋尊字是爭字之譌。惠子常言去兵，至此復言能使齊王王天下，匡章以爲去兵則

不能與天下爭矣。何以王天下？故謂惠子曰：子之學去爭也。今又曰：王齊王，何其說之倒逆也。上王字去聲。下

說文明白，不可易也。吾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

頭，石可以代之。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而匡章曰：

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

詞也。舊注似誤作如字。○劉師培曰：不與猶言施取代否。歟。高蓋以邪釋與邪。上與字，稿屬。後人誤增。施取代

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

可哉。言其可也。○畢沅曰：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孫鏘鳴曰：公取代之乎？其不與也。今誤作施，仍是

曰惠子語。注文直接石。今可以作施字。近誤也。取代之章曰三字。也。讀
六句。乃匡章語。上文匡章曰三字。當移在取代之上。不
知施爲也。匡章之誤。遂以施爲惠子名。屬下爲句。謂此段
乃惠子語。誤矣。○陶鴻慶曰。惠子以石代頭之說。本意
未明。必待匡章之問。而始畢其辭。殊爲無謂。匡章二字
蓋衍文。曰字當在頭。石可以代之。上其文云。今有人於此。
欲必擊其愛子。當在頭。石可以代之。上其文云。今有人於此。
作代之。與上下文相應。其不與曰施取代之。子頭所有
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自頭今有
人於此。至豈不可哉。皆惠子語。蓋先設問而復自決之。
故中間重出曰字。古書多有此例。後人不深考。移曰字
於前。而以爲匡章之語。非呂氏元文也。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
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故也。等。惠子曰。大者可以
王。其次可以霸也。休。○孫鏘鳴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
故二字。當作惠子。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當直接其
故何也。下蓋自設爲問。答之辭。不當有惠子曰三字。乃

也。衍文。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

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

言何爲不用兵也。○蘇時學曰。惠子意言齊王所以用兵而不

休者。亦欲成霸王之名耳。今以王之虛名奉之。而可以免民之死。是亦以石代子頭之說也。何爲不可乎。舊注

謬。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

○畢沅曰。音倉卒之卒。

得之同則邀爲上。勝

之同則溼爲下。

溼猶遲久之也。○畢沅曰。荀子修身所篇卑濕重遲作濕字爲是。音他合切。所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

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孫鏘鳴曰。示字未詳。或禦字。爛脫其半。言吾欲禦子。吾將用

兵邪。謂不必用兵也。字亦讀曰邪。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

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爲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

誅。以自爲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讎之速疾也。齊襄公卽位。憎

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

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爲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

白奔莒。旣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無知自立爲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

○孫先生曰。據注。似國下脫人字。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

入公家。之公家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帶也。鮑叔

御公子小白僵。

御猶使也。僵猶偃也。○維通案。此文當從御字絕句。御下宜有令字。下文鮑叔

因疾驅先入。則鮑叔為車御。明矣。下文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即承此言。高釋御為使。是其所據本

已奪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

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鏃矢言其捷疾也。○

王念孫曰。應射上似衍智字。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

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畢沅曰。此僵與上小白佯死之僵一也。上訓僵。此不當又訓斃。似當

刪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

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罪所使

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畢沅曰：吾丘即虞

丘。漢書吾丘壽王說苑作虞丘。鳩當即歛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從亢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

三百五十六並作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

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

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鳩力有餘也。

貴卒

A
32

[illegible]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二

榮成許維通學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有孰猶思也。水曰谿。不可不孰。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也。

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吳先生曰。不

思而行。動必有悔。如赴深谿。猶駟不及舌之意耳。注云。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似用堯舜猶病之義。以

迂此文。可謂無當矣。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也。小人計行其

利。乃不利。傳曰。蘊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陶鴻慶曰。其利二字。屬上為句。其借為期。易繫辭。死其

將至。陸氏釋文云。其一作期。是其例也。小有知不利之

利者則可與言理矣。也。理道。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畢沅曰。

宋邦又本從左傳作極各本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俱作忌與史記吳越春秋同。

疾也。子棄。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也。美好。無忌勸王奪。也。奪取。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也。疏遠。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

夏而荆僻也。也。僻遠。故不能與爭。也。爭霸。不若大城城父而

置太子焉。以求北方。也。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收南方。

是得天下也。也。吳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

惡之曰。○孫先生曰。惡當讀為。說文。誼。相毀也。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

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尙奚求。

子也。○太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畢沅曰。左傳作猶宋。

也。鄭齊晉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

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邾宛。國人說

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

名囊瓦。令尹子臺之孫。邾尹光唐之子也。宛字子惡。注也。○畢沅曰。注光唐無致高。或據世本為說。宛字子惡。注也。字

訛。○維通案。注子臺原作子。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囊今改從元。刻本許本姜本。

於子之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

辱。辱也。屈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兵戟也。

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報也。

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畢沅曰。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侑之意。故曰。因以為酬。注報也。舊訛

作執也。今據詩形。弓傳改正。○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維通案。姜本張本。正作酬報也。

甲兵焉。○畢沅曰：左氏昭廿七年傳作帷，諸門左梁仲子云：惟帷形聲俱相近，占多通借。左氏定六年

釋文：小惟子本，又作帷。莊子：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

令尹郄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甲信有

遂攻郄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沅

曰：動作者左傳作進，杜注以胙者。○梁玉繩曰：胙即古文作字，進胙猶動作也。杜注以國中祭祀解之，非。○王念孫曰：

妄改作二字。於義無取。疑胙作古字通。本作進胙，而後人

云：殺衆不辜，以興大謗。高注尹故下文。沈尹戌謂令尹曰：

夫無忌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

曾孫也。亡夫太子建。○畢沅曰：夫衍字。案昭廿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也。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

謗患幾及令尹。也。幾近。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

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

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

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

公。崔杼相之。莊公名杵臼，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

杼而代之相。於是掇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

與私鬪。鬪，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使掇之。舊訓：訴於

此不切義當與噉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鬪，舊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開字下云：兵鬪也。又下

降切。俗作鬪。集韻：類篇皆同。韻會：開依說文，从門。崔杼謂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說為非。今鬪字亦從之。崔杼

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

之。因令盧滿嬖興甲以誅之。○畢沅曰：盧滿嬖，左傳作盧滿，二字形近。古

書多互出。嬖舊本作葵，訛。今改正。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

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經也。

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竈、公孫薑誅封。之無字。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

孫公子欒，名祈，子高，名舊，本子雅，作子射。訛。今改正。曰：慶

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責讓魯爲又去

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得

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維通案：質與鎖同。高義篇作鎖。因令

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

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劉師培曰。亡即左傳

盟大夫之盟。亡盟音轉。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

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

矣。○畢沅曰。死而重死。身爲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

伎。惡也。○王念孫曰。見當爲完。隸書完作兒。與見相似。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

親。後世以爲法程。程。度也。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也。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也。

始。首。萬利之本也。和。本。原。也。傳。曰。利。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

也。知。不。能。及。不及則不知趨利。知。則。趨。利。脫。一。則。字。不。

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孫。

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

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陶。鴻。慶。曰。與。人。臣。謀。為。姦。本。作。與。人。謀。

涉。為。姦。下。臣。字。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

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

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

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

也。當應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

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

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

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

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

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

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

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庇襄不

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

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

子印。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妄矣。戰國策曰。魏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

襄庇。魏人也。○畢沅曰。襄庇。即穰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本或作疵。

者。訛。○梁玉繩曰。史商君傳。亦言鞅亡鄭平於秦王臣魏。弗受。復入秦。被誅。不得以爲妄也。

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

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

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

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恃也。趙急求李

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

抵。主也。入猶納也。○畢沅曰。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索隱云。抵。歸也。此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維通案。注主

字當爲至。形近而訛。許本正作至。而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以

仕趙五大夫。五五大夫爵也。○維通案：漢書百官表：秦爵

見墨子號令篇：趙策：魏策：楚策：人莫與同朝。賤續經子

蓋戰國通制：非秦所創立也。孫不可以交友。友人不交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

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

入三都。三都：趙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

功而有其相輪告之行也。○畢沅曰：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維通案：治要：文選：陸士衡樂府十

並有者：字引：疑脫。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

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也。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

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

知之也。○維適案。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其可以南

治要引注。慮作思。所謂也。○梁玉繩曰。楊子哭達路。見淮南說林。北山移文

所謂也。○朱公之哭。選注引淮南作岐路。此與賈誼新書

審微。竝作墨子。恐因泣絲事而誤。○陳昌齊曰。淮南說

林訓云。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昌。可以北。墨子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此墨子十六字。而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此墨子十六字。而

以爲其可以有墨子見素絲而歎之語。○維適案。梁陳說

是又注。乖字。姜本。周宅。鄠。近戎人。百。二。孫。先生。引。戎。人

張本作無。當從之。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畢沅曰。御覽三百

戎。犬。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畢沅曰。御覽三百

戎。犬。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畢沅曰。御覽三百

戎。犬。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畢沅曰。御覽三百

四字。○俞樾曰：「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塹。說文：土部。塹，保也。連言之，則曰：保塹。九章算術：今有方塹。塹，是也。塹，塹也。」

也。即王路者，大異文也。此作「禱」者，或古文「段」借，或聲近而誤也。王路者，大異文也。此作「禱」者，或古文「段」借，或聲近而誤也。

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引此文。禱作堡。蓋易以王路。猶云爲高塹。塹於大路。御覽引此文。禱作堡。蓋易以王路。猶云

下四字。禱，即月由不達而臆刪之。○孫先生曰：「此文不當有禱字。禱，即月由不達而臆刪之。○孫先生曰：「此文不當有

取正於禱也。此蓋因注不以禱訓禱。說文：塹，保也。高士也。混入正文。又誤爲禱。故不可說耳。書鈔一百二十一兩引

此文。並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無禱字。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

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畢沅曰：「當至，別本作嘗。九

十。一作戎嘗寇周。○陳昌齊曰：「當至，別本作嘗至。是也。○維遜案：當讀爲嘗。同聲段借。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

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隄。史記西南夷傳：幽王擊鼓。當隄說苑至公篇引作嘗隄。作當。並其例證。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畢沅曰：「御覽作大說。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畢沅曰：「御覽作大說

十九引與
御覽同

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

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

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

○畢沅曰。舊本無
幽王擊鼓諸侯兵

不至九字。之身倒作身之。今竝從御覽補字。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

惡積足以致大惡。褒

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詩云。赫赫之也。○梁玉

繩曰。注滅詩作威。釋文云。本或作滅。故形骸相離。三

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

平王

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

地也。

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爲大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

爲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畢沅曰：焉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年

傳乙正。○王念孫曰：下勞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畢字衍文也。勞王猶勤王也。

沅曰：孫云：章懷注後漢書張衡傳部引作鄉。○維通案：文選思玄賦注引作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

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張平子思玄賦：喜引作善。案

之子姪之稱始見於此。○王引之曰：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玄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

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姪。文選思玄賦注引作子姪。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姪爲姪。男子則否。

子姪本作子姪。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姪。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

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子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

子姪。則後人據誤曰：子姪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姪。或曰：子姪。特姓饋食禮曰：子姪改之耳。如主者謂子孫曰姪。或曰：子

者。百之孫。言子姪者。子之所生也。天子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

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

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

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

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樂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

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宋翔鳳說同。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

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百。八。十三。維。通案。御覽八

義俱。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百。八。十三。謂作爲。我

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維。

通案。御覽。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

引泣作伏。

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維

端專故也。韓非飾邪篇。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注端故也。是其義。御覽引呂文無端字。乃不解其義而妄。

刪之。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

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也。往也。丈人望其真子。○畢沅曰。選注作文。

人望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畢沅曰。其真子舊本作。於真子。今從選注改正。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

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維通案。迹

選陸士衡樂府十首注引作道。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

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

之審也。夫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玉梁

案：曰：據戰國韓策淮南修務人子當作子。○維通
各本均作人子。故梁說如是。未知畢所據何本。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孫鏘鳴曰。不可知。謂

所謂壹信其行也。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

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

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

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陳昌齊曰。則字下衍知字。則

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

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

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

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

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

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爲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

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亡無仁義之行。見知故也。○俞樾曰。威利

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

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

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則以所行不知者亡。

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通。又曰。以所行不知者亡。

當作不可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

弱而不可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

文。凡七見。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弱而不弱。

故強國大國疑之也。○維通案。而不可疑。脫一行字。上文

行。可知者。王行不知者亡。下文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

之廢注當云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皆有行字此不當獨人

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而為

強大者不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維通案注當云

小國弱國不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高氏增而為強

大者反迂晦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也強大行之

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縣冠

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

者信也大樹下必欺詐人故信之李寶注曰寢大陵上

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

李寶注曰陵上巨木高而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

則期為必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咨諏之陳昌齊

說同。末云。此言士之義。苟可知。俞氏云。故也。二字衍。是也。不當有故也。二字。○陶鴻慶曰。俞氏云。故也。二字衍。是也。

期。爲當作爲期。承上文陵上巨木人當作衆人。形近致譌。人所期會也。○吳先生曰。注聚人當作衆人。形近致譌。

又況彊大之國。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曰。孟子

齊王不難反手也。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

○陶鴻慶曰。所下當有以字。與下文。世之所以賢君子者。

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

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之賁賁。○畢沅曰。詩作奔奔。賁與奔。色不純也。左傳。僖五年。襄十七年。禮記。表記。皆作

賁。賁。○李廣芸曰。賁卦之賁。今皆讀作彼義。切釋文。賁李軌府。發反。傳氏云。賁卦古班字。王肅符文反。案份。領等

字。與班音同。而皆從分聲。分轉音如班。班轉音如賁。然則賁卦賁字。亦可讀博昆切也。呂覽壹行篇高注。賁。色

不純也。說苑反質篇載此事。則曰賁。非正色也。白當白。黑不當黑。較呂覽文尤明顯。蓋賁固色之不一者也。故亦讀

爲班所謂班駁是也。班說文作辨。從文辨聲。

子貢曰。

○梁玉繩曰。說苑反質作子張。

夫賁亦

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

好乎。

○王念孫曰。而猶則也。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惡物之無

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俞樾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爲居。爲止。常訓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書傳具

有其義。所引證凡七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即

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

○陶慶

曰。所以惡當作所惡。上文云。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又云。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皆其證。夫不

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

○畢沅曰。所得二字疑倒。陳昌齊說同。

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

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

勸進也。

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

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

○維通案：注當古之有

作故曰身定國安而天下治。今本脫天下二字。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

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

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

賢人無不以也。

也以用也。

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官之奇。

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

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

○舊校云：願一作事。今

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

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

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牟庭之

眉曰。孟子稱傳說版築。版築今之瓦工也。胥靡當讀爲須。古字假借。蓋古者人有刑罪。則髡而役作之。無刑罪

而役作者。其須眉完。因而版築之人。名爲胥靡。莊子庚桑楚篇曰。胥靡登高而不懼。言版築之人。習慣升高。遺

瓦生而不懼。今瓦工能登屋騎危是也。據此。知胥靡亦死工之名也。韓非云。傳說轉鬻者。謂胥靡非役作於官。

而自以版築之事。轉鬻力於人者。皆上相天子。至賤也。辨證諸書。知傳說古之瓦工也。

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搏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

記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畢沅曰。搏木。即扶木。爲欲篇。東至扶木。○郝懿行曰。搏木。即扶桑。但不當

讀木爲桑。扶桑。見海外東經。○維。猶案。攢樹之所。摺天孫志。祖謂古木字有桑音。故郝說如是。

之山。山高至天也。○畢沅曰：摺音民。撫也。疑亦與捫同音義。鳥谷青丘之鄉。黑齒

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也。○維遜案：青丘黑齒二國見海外東經。南至交趾孫

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

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

裳也。鄉亦國也。○維遜案：羽人不死。二國見海外南經。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

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

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

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畢沅曰：其肱疑即海

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目者是也。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處疑是之窮處。或三字是衍

文。○諸以敦曰：攷淮南時則訓令正之谷。御覽引作令止。並引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尚書大傳：政作丁令。

南則人今二字皆令之譌脫正與止未詳○陳昌齊曰淮

人正今正皆誤字也又曰夏海當作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

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

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

定為地名足矣何必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彊之所積水

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彊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

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也○畢沅曰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禹彊

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維案積水許本李本無元刻本張本有通憂其黔首顏色

黎黑竅藏不通也步不相過也病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

勞也大地利嘉穀也至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

禹○畢沅曰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此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

或成本。是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之交未詳。盧云。案窺

即莊子讓王本。書貴生尊師所。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

碑也。著於盤盂。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莊子畢沅曰。梁仲子云。

焦燭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刻。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

治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脫誤。莊子作夫子立而

缺。然請致天下。吾猶尸之。吾自視。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

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己也。為

啁也。啁。噍。小鳥也。巢。蔕也。偃。息也。啁音超。○畢沅曰。噍

下也。為己之利。歟。則何不觀之。孫鏘鳴曰。言以天。偃鼠飲於

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

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劉師培曰：歸已即莊子逍遙游之歸。

休已為終詞。

惡用天下也。

惡安

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

食。

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

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經橫理也。○吳先生曰：橫

理不辭疑當作經。猶理也。傳寫之譌。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以

妨害

戚愛習故。

戚親也。○孫鏘鳴曰：習近習故。故舊也。

不以害之。故賢者

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

鬼神不害。人事不謀。

人不以姦邪謀

也。此五常之本事也。

○松皋圓曰：五常初見或云五帝訛。

皋子衆疑取國。

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

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

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皋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畢沅曰：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上當有衆疑二字。末

云：皋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云二字。以衆為皋子之名。然於衆口止。仍難強通。○維通案：皋子即畢

子。皋。畢。聲。同。字。通。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餘。當。闕。疑。晉。人。欲。攻。

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爲。之。

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梁。玉。繩。曰。褰。

裳。之。詩。豈。子。產。所。作。乎。蓋。爲。之。歌。耳。○王。念。孫。曰。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

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此。云。叔。向。與。子。產。傳。之。者。異。也。

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

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將。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事。秦。荆。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

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

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陶○王念孫曰。得疑當作傳。傳○

即本篇命
名之旨

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獾。獾似母猴。

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

獾。獾。獾。獸名也。

此愚者之所以大

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

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

霸諸侯也。

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孫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審也。○吳闔生曰。侯下脫服字。

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

審也。故國亡身死也。

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

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也。

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道。理也。魯哀公

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

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

爲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

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爲律。陰爲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

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畢沅曰。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

字。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

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調也。○維通案。樂上。和字。當更增一和字。文義乃順。若夔者一而足矣。故

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

人居外。及其家穿井。井。孫先生曰。此文疑當作及自穿。家字涉上文而衍。其乃自字之。

誤。御覽一百八十九引作及自穿井。風俗通正失篇同。○維通案。宋氏穿井事。與子華子問鼎篇略同。告

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

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

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畢

沅曰。孫疑是。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夏之晉。過衛。夏

求聞若此。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畢沅曰。意

卜商也。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

梁玉繩曰。史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畢沅曰。己古文作𠄎。亥古文作𠄎。𠄎。王紹

蘭曰。畢說本說文。據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己古文作𠄎。是古文左氏春秋。魏時猶及見之。己

古文亥爲三豕。然則衛人所讀誤。本史記爲古文。春。秋。己亥。譌爲三豕。與豕同。是古文。而與古文。而形甚相近。故

也。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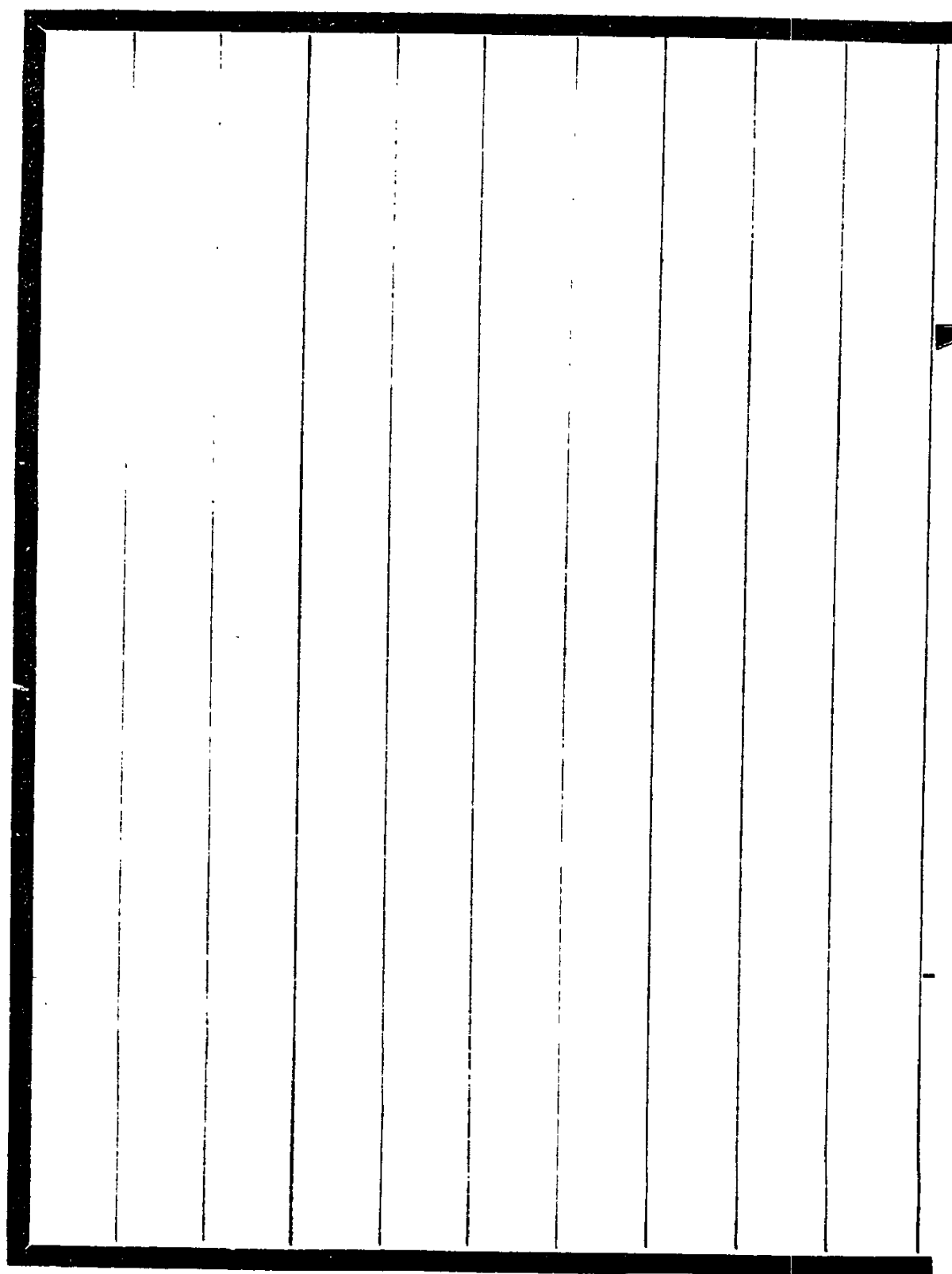
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分。經。明也。此聖人之

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

得之矣。穿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

矣。

察傳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三

榮成許維通學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

枉者見矣。

○觀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曰枉者見矣。○維通案。注原脫曰字。今據張本增。

人主

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

○障。塞也。○畢沅

曰。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

水奚自至。

○奚。何也。○自。從也。

是賤其所

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

○所欲。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己枉。

何從來至。淮南記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

嘗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孫先生曰。注語疑有錯

聞誤治要引作所欲言欲聞己枉所惡惡能意見齊宣王宣

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王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宣

曰能姓甚僻自知有魏將鑽茶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

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身今得見王孫曰王身

今二字治要作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安居也宣王怒

曰野士也之言鄙野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

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

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陶鴻慶

曰好事二字無義事當作爭爭讀為諍好爭言好直諫

也高注云云疑其所見本正作好爭作事者以形似而

誤○吳先生曰少而好事事疑當為直以上下文義證

之可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

不阿主。

阿。曲也。○王念孫曰。能意。上治要有若字。當據補。

不阿主之所得豈少

哉。

○孫先生曰。治要引重主字。是也。不阿主爲句。緊承上句。亦必不阿主言之。脫去主字。合爲一句。失之遠矣。

矣。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狐援說齊

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

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

周。故陳其庭也。○畢沅曰。狐援。齊策作狐咥。古今人表作狐爰。其社蓋於周之屏也。屏障

上。屏。殷社而屋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者。所執以舞

也。游。樂也。○維通案。人上在字。當作充。下亡國之音。不

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

以爲戒。戒懼。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

鐘律也。陳。列也。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田氏

宗之號。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狐援王不受

出而哭國三日。

狐援哭也。○畢沅曰：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三曰：困學紀聞考史引。

作五日。或筆誤。○陳昌齊曰：

狐援二字當連出字為句。其辭曰：先出也。出去衣絺。

紆。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

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斲斲王曰：行法。吏

陳斧質於東閭。

○維通案：左襄十九年傳杜注：東閭，齊東門。

不欲殺之，而欲

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吏曰：哭國之法

斲。先生之老歟？昏歟？

昏，亂也。

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

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

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鯢居人

國喻為

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墟，丘也。殷有比干，吳有

人害。

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吳先生

霸篇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注若言如此。又斲之東閭。每

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

二子者。○維通案。注每猶當。當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

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

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此觸子之所以去

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

觸子將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死也。○畢沅曰。事

見權。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附郭近郭

於矢石所。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三百。沅曰。孫云。御覽

犀櫓。又三百十三。亦作犀櫓。說文繫傳。廣部。屏字引趙簡子立於屏蔽之下。蓋今本犀與屏互易也。○維通案。

孫說是。韓非難二篇載此事。亦以犀櫓連文。說文櫓大盾也。釋名釋兵謂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遯也。以犀

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鼓之而士為名也。然則彼稱犀盾。此云犀櫓。其比正同。鼓之而士

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也。投。棄。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

邀。猶化也。一猶皆也。注誤。○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吳汝綸曰。一猶乃也。注誤。○馬叙倫曰。說文。邀。乃速之。猶

引文也。弊。借為憊。易遯卦有疾憊也。釋文。行人燭過。免胄

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畢沅曰。舊本脫士字。今

從御覽補。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

衆也。○畢沅曰。而舊訛。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畢

沅曰韓非難二作并國十七。○梁玉繩曰此虛言也。直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又說苑正諫荆文王兼國三

十。並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

美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畢沅曰韓非作秦人來也。侵去絳十七里。○孫鏘鳴

曰遜字疑衍。○維遜案遜字無緣致衍。廣雅釋詁遜去也是古人行文自有複詞。用此士也。○隕

韓爲秦所獲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孫鏘鳴曰底砥同。故三年而

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維遜案韓

作拔石社。○畢沅曰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殷人之禮。鄴拔石社。其社用石。詳陳氏禮書九十二。○孫鏘鳴曰

謂社用地名。梁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

天子之位也。成尊名於天下。○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

能耳。○維遜案耳字原作取。畢沅云韓非作耳。今據改正。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

也。至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陵也。○畢沅曰。簡子曰。陵舊訛後今案文義改。

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

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維通案。上猶前也。時也。枹鼓方用。

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子

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怒則說者危。非賢

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王念孫曰。而讀爲如。

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

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若此則無以

存矣。上○孫鏘鳴曰。無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

詩云。何其久之謂也。必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有以也。此之謂也。

思危。此之謂也。○畢沅曰。於安思危。周書程典解文。劉本作居安思危。出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亦引書以告

晉悼公者。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

與飲酒酣。也。樂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維通案。漢書灌夫

傳。酒酣。紛起。為壽。王文。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

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使管

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齊。使

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

甯戚衛人也。爲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

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

桓公避席再拜曰。寡

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

殆矣。

避席下席也。殆危也。

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

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

文王荆武

王之子。贈弋射短矢。黃作如黃。宛路作箇露。

○畢沅曰。說苑正諫篇茹黃以畋於

雲夢。

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

三月不反。得丹之姬。

○畢沅曰。說苑丹作

舟。○維通案。丹字渚。官舊事引作丹。望御。覽二百六引作丹。陽下同。疑今本脫一字。淫。暮年不聽

朝。

淫惑也。朝政也。○維通案。注政原作正。改。葆申曰。先從張本。畢沅云。注似以政訓朝。不當作正。

王卜以臣爲葆吉。

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畢沅曰。說苑葆俱作保。淮南說山訓作鮑。申非。○

維通案御覽引
葆作保下同

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殯。改三月不

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維通案治要引王上有

字。今王曰不穀免衣纁綵而齒於諸侯。被也。齒列也。○畢

沅曰舊本纁訛樓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纁纁格上繩也此少一上字纁字被訛據改正。○劉師培曰說苑正

諫篇作免於襁褓則故本衣作於。○維通案劉說是渚宮舊事及御覽引免衣並作免於。又御覽引侯下有矣

字。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

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

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畢沅曰說苑葆申束細荆

五十。○畢沅曰說苑荆作箭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

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致之痛申曰臣聞君子恥之。

小人痛之。申○維通案治要諸宮舊事引疑脫恥之不變痛之

何益。葆申趣出。官○畢沅曰說苑作趨出○維通案諸自

流於淵。請死罪。從○維通案諸宮舊事引作自流諸荆當

而請死罪考工記弓人寒莫體則張不流鄭注文王曰。

此不穀之過也。舊○維通案諸宮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

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殯。當○畢沅曰說苑析作折

引諸宮舊事御覽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日。○畢沅

作兼國三十○孫先生曰治要引後荆國作務治荆國

井事引作務治國政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

極言之功也。

直諫。○渠玉繩曰：各本作真，此依黃氏日抄改。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死，詐言，不可已。

爲人論說。○畢沅曰：此注未明事人以死，謂扞敵禦難而致死。死，有益於人國也。未得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難

又不用。是，不論也。下，知。指君言。下文甚明。注皆非。○孫銷鳴曰：論猶察也。未死，自許能死。人不甚之察。○俞樾

曰：論當作論。字之誤也。言未死而直言死，則人不不論也。不論，謂不知也。○維遜案：論字不誤。直諫篇注：論猶知也。不

且知。正字與下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其詩云：旣明且哲，以保文義。正一貫。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其詩云：旣明且哲，以保

死惡物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王念孫曰：以事人，是爲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王念孫曰：以事人，是爲樂

字，以與已同。○孫銷鳴曰：以已同。及其已死，雖知其勇無及矣。與勿知同。○俞樾曰：以讀爲已。已者，已然也。其一

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故夫差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旣至，雖知之與勿知同矣。故夫差曰：夫患

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

惑者則不然。知化也。不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

勿知一貫也。也。○劉先生曰。貫疑當爲實。字之變也。一實

篇亡國之主一貫。此或後人。事有可以過者。曰。○孫錯鳴

依彼改之。而不知其不同也。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

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

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

聽。故吳爲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

食。故曰禍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

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處居也。得其民

不得使。

使役也。○孫先生曰：據上文校之。下得字當作能。夫吳之與越也。接土

鄰境。壤交通屬。

屬連也。○陶鴻慶曰：通乃道字之誤。習俗同。言語通。我得

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

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

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維

注：案至忠篇已猶愈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

而刺独。

獸三歲也。曰独也。雖勝之。其後患無央。虎之患未能央。○畢沅曰：央亦訓盡。

後患不必指虎言。

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

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

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

上國中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

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

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

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踏也。傳曰。魯人之舉。使我高蹶。瞋怒貌。此之謂也。○畢沅曰。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

一年傳注。高蹶。達行也。無瞋怒意。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歎辭也。子胥謂太

宰嚭勸王伐齊。國必破亡。故朝生荆棘也。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

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

子胥自殺。吳王盛之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莊子盜跖云。

鳴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莊子盜跖云。

子胥抉眼此與韓詩外傳七賈子耳痺楚辭
九歎並仍其說然非事實匡謬正俗辨之
女胡視越

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

夷其宗廟夷平夫差身為擒擒為越所夫差將死曰死者

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幙以冒面而

死冒覆也慙見於子胥也○維縹案畢本作以冒面而死案注云冒覆面

也則正文不當有面字今改正案畢改非是正文本作乃為幙以冒面而死注本作冒覆也蓋正文而字誤為

面而錯入注內今改正知接篇桓公蒙衣袂而絕乎壽宮注蒙冒也管子小稱篇桓公乃援素幙以裹首而絕

事與此相類文例亦同小爾雅廣服大巾謂之幙郭注即幘

幘也廣雅釋器幘幘也說文幘蓋幘也夫患未至則不

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

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

一。道同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天時

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

者。二字當倒。乙。同。樂不適也。

樂不適則不可以存。

之。謂孫鏘鳴曰。不僭不濫。動中禮義。

則事皆過理。故

糟丘酒池。肉圃爲格。

格。以下以銅人置之。布火

以過理。名篇。

則事皆過理。故

炮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故謂此可以正之。

○俞樾曰。畢沅曰。

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

遲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

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圃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馬叙倫曰。此及下文所敘皆紂事。然此上炮格不及紂於辭律無主格。蓋本作紂爲糟丘酒池肉圃。炮格。今有奪譌。韓非子喻老。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桔椹於篇可證。

注之。故曰不適。○俞樾曰。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正得其義。蓋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

遊戲之事。玉篇革部。鞞。鞞。繩戲也。○孫詒讓曰。注所說近於戲。古書別無所見。恐不可信。竊謂桔當爲桔。形近

而誤。楮諸侯。庠之醕。雕柱。庠之修。二事不相冢也。賈子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楮數千。睨諸侯。不諂己者也。

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此卽桎梏諸侯之事。○維
 案。雕當讀爲鑄。雕鑄古同聲類。鑄亦有祝音。詳慎大

是篇也。祝雕又爲雙聲。叠均。故雕可借爲鑄。柱而酷諸侯。淮南

俶眞文生訓。遂與它書述此事者不合。高刑鬼侯之女。

而取其環。服之。姐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

截涉者脛而視其髓。

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寒也。○畢沅曰：注能

寒能讀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

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諸侯

以爲好。紂受妲己之譖以爲不好。故殺梅伯。文王貌受以

告諸侯。

故曰：告諸侯也。

作爲琰室。築爲頃宮。

琰室以琰

室也。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畢沅曰：書傳多云：築作琰室。紂作頃宮。今舉屬之紂以言其土

木之侈固不必細爲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本經訓注：琰或作旋。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頃宮此注作如字讀。

它書俱剖孕婦而觀其化。

化字育也。視其胞裏。○黃生曰：化字育也。視其胞裏。○黃生曰：

女之胚胎也。按大戴記云：男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十四然後其化成。又淮南子云：衆雄而無雌。又何化

之能造乎。義並同此。○畢沅曰：注舊本作胞裏裏當作裏亦疑是裏字。○維適案：畢後說是淮南本經篇別孕

婦。高形近之誤。畢改作胞裏足證此注舊本作胞裏裏爲裏字。高形近之誤。畢改作胞裏足證此注舊本作胞裏裏爲

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非比干。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紂知之。

其何以不。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達性通。

紂性言其仁。心不通。安於爲惡。殺比干。故夏商之所以亡

也。維案。夏上疑奪此字。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此字。

明矣。用民篇云。此殷同。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

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松舉圓曰。從下觀注。

似脫臺字。當云。從臺上。○維案。松說是。左宣二年傳。從下正有臺字。若今本。則上字無著矣。當據補。使

宰人熊頤不熟。○畢沅曰。左氏宣二年。殺之。令婦人

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

使沮麋。盾。趙成子之子。宣子也。○畢沅曰。左傳使鉏麋。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當有。或下文見之。字誤。

而又誤入下文耳。

沮麋見之不忍賊。

賊殺也。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

大夫稱主也。因民之主也。

棄君之命不信。

違命一不信。

於此不若死。

不忠不信。若行上左傳有其一字。

○乃觸廷

槐而死。

觸。畜疑撞字之誤。

齊湣王亡居衛。

湣王宣謂公

王丹曰。我何如主也。

公王湣王臣也。○畢沅曰。公王丹即公玉丹。古玉字作王。三畫勾。

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

臣聞其聲。

聲名也。

於王而見其實。

所行也。

王名稱東帝。實辨

天下。

辨治也。

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

光明也。

無重國

之意。

言輕也。

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

益三副矣。

副。或作倍。度湣王之亡國宜也。但湣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

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梁玉繩曰。魯昭公居喪而三易衰。猶有童心也。齊潛王去國而三益帶。全

無心肝也。苟活者。宋王築爲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肥。當亦是古語。

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藥當作轆。帝當作臺。藥與轆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

作藥帝耳。詩云。庶姜懣懣。高長貌也。言康王築爲臺。革囊之大者爲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

自下射之。血流墜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畢沅曰。注射之。血本作類。訛與之名。言四字。劉本作謂之二

字。○梁玉繩曰。詩作擊。釋文云。韓詩作轆。○陶鴻慶曰。此文傳寫錯亂。幾不可讀。依高注。當云。宋王築爲轆

臺。鴟夷盛血高懸之。著甲冑從下射。血流墜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

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也。加上宋王大說。飲

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

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道不敢

曰不應耳。故
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

○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畢沅曰。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

俞樾曰。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

月星辰之所加。知主。慎小篇曰。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曰。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

猶言無知由也。凡言無道者。竝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

自從也。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亦

增人篇注。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

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

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寇兵也。扞引也。○畢沅曰。扞舊訛作扞。注同。案大荒南經。

有人方扞弓射黃蛇。名曰蜮人。郭璞注。扞挽也。音紆。今據改正。扞亦音烏。秦寇果至。戎王醉

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見擒也。將已

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畢沅曰。舊校云。一作雖善說。本作既擒則無及矣。李本矣作也。

者猶若此何哉。言說何。齊攻宋。宋滅之也。齊湣王攻宋。王使人候

齊寇之所至。也。候視。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

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畢沅曰。生舊本作至。訛。今改正。

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至此也。宋王

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

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

適之也。○陳昌齊曰。使者遇其兄上。据文不得有其弟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八字當是因上文而誤衍。

曰。爲王視齊寇。○畢沅曰。爲王舊本作爲兄。訛。今改正。不意其近。而國人

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

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

恐死。齊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

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畢沅曰。有於是報讀與又同。

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

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

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

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

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

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傳曰。罕。戴公子孫也。別爲

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

之。所以絕也。○舊校云。戴氏一本作叔世。○蘇時學曰。

戴氏纂宋之說。則雜見於韓詩淮南說苑諸書。而莫始

於韓非。子韓非子曰。戴氏奪子氏於宋。又曰。司城子罕

取宋。又曰。戴驪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者爭事而

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之政。韓非於此事固屢言

之。而必與齊之田氏並言。明田氏與戴氏所以皆篡之臣也。

而呂氏春秋於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所以絕也。不言

子氏之宋。固明甚。然韓非既言戴氏。又曰。皇喜曰。子罕

者何也。則戴其氏而喜其名。子罕是也。而宋之名喜者

多。字子罕。若鄭之公孫喜。字子罕。是也。而宋之名喜者

亦有兩子罕焉。春秋時有司城樂喜。字子罕。宋之賢臣也。戰國時有司城皇喜。亦字子罕。宋之篡臣也。之二人者。其名同。其字同。其官亦同。而樂皇二族並出於戴。則其所自出。又未嘗不同。而一爲賢臣。一爲篡臣。其行事又何不相同之甚耶。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則其篡宋。當以何時歟。按紀年云。宋易城。肝廢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卽司城子罕歟。○俞樾曰。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後。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公族。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文。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

從自非受是也。

昌齊曰：道當讀爲導。連下不智聽智爲陳。

句。○俞樾曰：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

道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

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

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

義疑。一句讀而釋爲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

屬上句讀。而釋爲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

道爲由是也。惟從畢校以自爲衍字。則恐未然。自非與。

自是義相反。人必自知其非。而後可以受是。故曰：自非與。

非受是也。下文云：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

說哉。又云：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胡。可以開。

謂其不知自非耳。正。今自以賢過於堯舜。過。○舊校云：彼且。

胡可以開說哉。○維通案：開字元刻說必不入。不聞存。

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射也。○好。喜。

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也。○好。喜。

說人之謂。

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畢沅曰：用舊作則。孫據御。

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孫先生曰：治要。

卷二十二 壅塞 十五

子引大道篇同。尹文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

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惠棟曰。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關。案中

關而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史記五子胥傳云。五子胥貫

弓執矢嚮使者。注云。烏還反。司馬貞曰。滿張。一云。貫謂

上弦也。○維通案。惠說是。治要引關作開。乃皆曰。此不

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

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

而不知其實。○畢沅曰。注自輕疑用輕之誤。○孫先生

曰。畢校非也。輕乃誣字。形近之譌。宣王所用不過三石。

三石實也。而終身自以為九石。是自欺也。故注云。然。治

要引正作誣。○維通案。事類賦十三引為下有能字。

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

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以力為有餘而自

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以力為有餘而自

○其功德先生曰：治理皆亦如作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畢沅曰：弟，本字。大亂五，小亂

三。訓亂三。大亂三，謂殺里克之黨，長立少，亂立，而復殺之也。小

以兵盡皆入于當注，亦不畢沅曰：此訓字，或音喧聲也。或云與

訛及，樂盈又於朝上，似尚有缺文。竊疑訓，或是討字之

此篇驟讀之，似不可解。細求之，自可通。大亂五者，里克

韓原，秦獲五，小亂以三歸，囚之靈臺，四秦奉重耳入立，殺懷

子懷公，皆不當立，以及於難，以一身而三言，則三者小亂，或

本討或罰字失其半。此指晉文公而言。即後文所謂敗荆人於城濮。定襄王。釋宋。出穀。成。是謂訓亂三。高注多以訛申。生列於三君。皆謬甚。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

之也。

逸詩也。梁玉繩曰。畢沅曰。左傳昭二十二年。周語下。並引以作諺。

於人。之言。不云詩也。○桂馥曰。古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

或引詩。不在四家編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慮福未及。

慮禍之。所以兒之也。

齊曰。畢沅曰。兒疑免字之誤。○陳訓

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語本此。兒當作免。○王念孫曰。

完。全也。言所以完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兒。因譌而爲兒。

黃庭經云。保守完全。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簫。身完堅字。

並作兒。○維通案。陳王二說均通。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施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

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也。奚齊也。荀息立其

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

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何外之。城五。秦求入爲晉君也。

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

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秦繆公率師攻

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同州。沈欽韓曰。元和志。韓城縣。春秋戰

於韓原。卽此地。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方輿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今河東。今山西芮縣。河

北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

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

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

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高粱晉地。○沈欽韓曰：水經注汾水又南

逕高粱故城西。紀年晉出公十三年。智伯瑤城在高梁。一統志：高粱城在平陽府臨汾縣東北。而立重

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

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

荆人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釋宋出穀戍。于

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

念孫曰：釋宋下當有圍字。○沈欽韓曰：方與外內皆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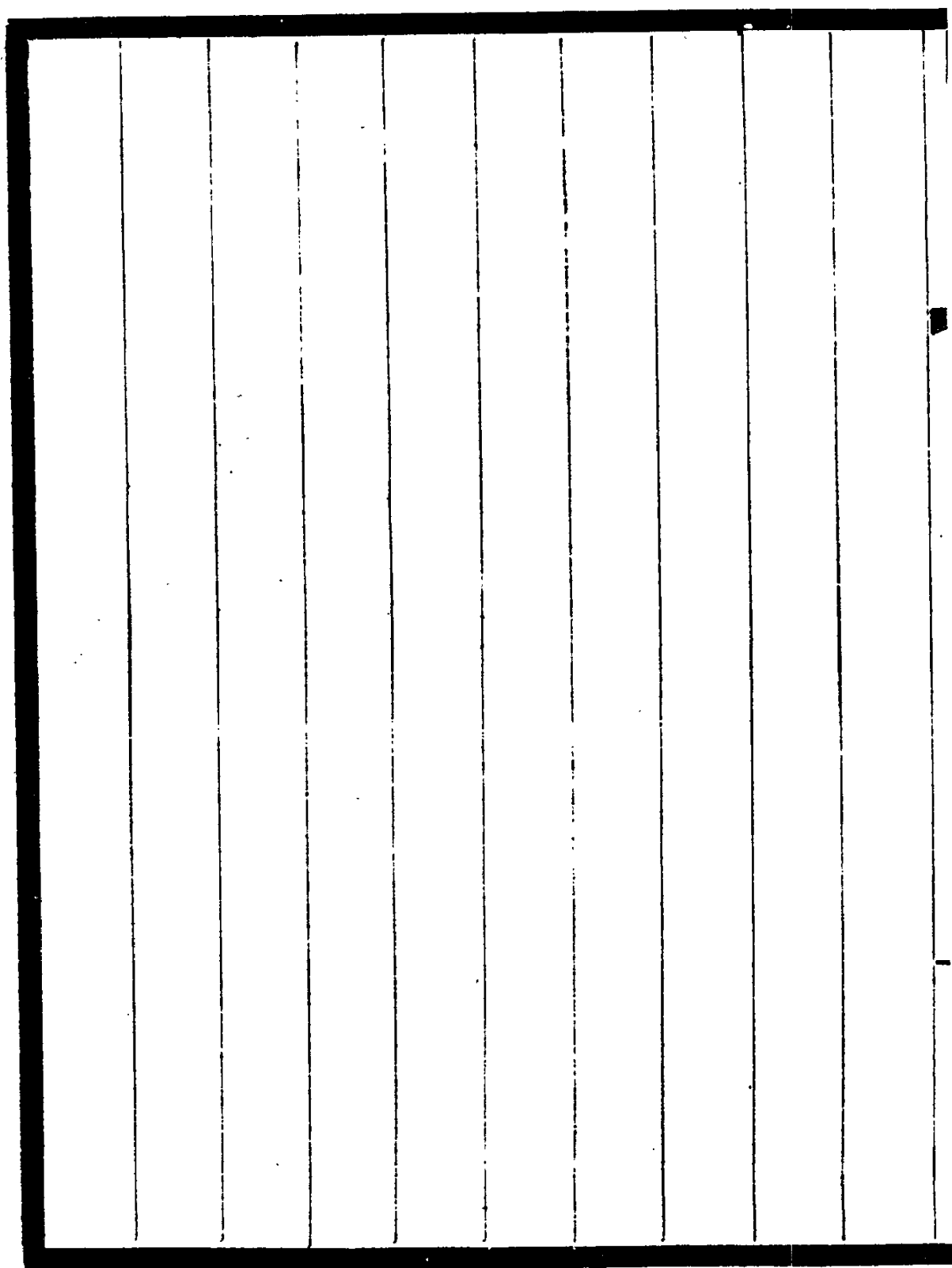
外諸侯內卿大夫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

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

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爲秦所執。囚之靈臺也。○畢沅曰：謝云：三君死。謂奚齊卓子懷公。注

誤。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虜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也。希。鮮。

原亂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四

榮成許維通學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也。雖

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

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行也。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猶

敬而不肖主之所不說。肖。畢沅曰。舊作而不肖主雖不

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等

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

故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禍。故曰亦異也。異故子胥見

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陳昌齊曰。異字當緣上句而衍。比干

生而惡於商。商紂惡也。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也。武王至

殷郊係墮。○畢沅曰。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繫解。因自結。一事而傳者異。○梁

玉繩曰。韓子一為晉文公。為五人御於前。莫有之為。○畢沅曰。疑

二字。脫一字。○鹽田曰。唐類函作莫為之係。○維通案。書鈔四十九引作莫肯為之。亦脫係字。○曰。吾所

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

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

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

者。千天下海內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畱之。由余不

冑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

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

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畢沅曰：人字疑衍。○孫

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亦無人字。蓋即八字之譌。衍。戎王喜，迷惑大亂。

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

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

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殽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也。秦

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相也。晉使叔虎。○畢沅曰：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卻

子虎，晉大夫卻芮之父。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

之。公孫枝，秦大夫。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

使子乎。里相國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事見客事也。○畢沅曰：上子字疑衍。○俞樾曰：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

事是其證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文。非是。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

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也。而汝

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孫鏞鳴曰：敷陳其事狀也。百里奚請

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

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孫鏞鳴曰：徙自百

里氏辭出也。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

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

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

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
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
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元。畢
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
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
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
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
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驪姬之亂。在狄十七年。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能。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中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

○陶鴻慶曰。善人以人。以人之德也。注云。賢者任人。今本誤作。以不可通。疑文本改正。以人之善。德。

也。中人有任人。以二人之力也。不肖者任人。以人之善。之財賄也。明正文有任人。以二人之力也。不肖者任人。以人之善。之財賄也。

維通案。此文當作賢者。責人。以仁。善。責。近致誤。人之仁。古字通用。此注三任字。陶校注是。皆釋正文。責字。以誤。人之仁。

德。始釋以仁之義。類聚二十引作賢者。遺人以仁。遺字。亦為責誤。舉難篇。君子責人。則以人。其比正同。淮南。紀。

論篇。責人以仁。德也。此中人以事。義亦相合。蓋謂賢者。任人。以責人。以仁。德也。下文舜得皋陶。湯得伊尹。文王得。

呂望。是也。即鮑叔。亦莫不然。吾沈。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

財賄也。傳曰。政以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

則不得良馬。不但十也。故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善為。

與劍工也。義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冶同。○畢

十七賢類引作百九十六作聖人。意林及後來傳四百二皆作賢人。御覽八

舜得皋陶而舜受之。受用也。○畢沅曰。注受字舊本作

陳昌齊曰。不當訓用。舜未授皋陶。以天下亦不當作授。○

陶而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尚。而服殷商。等語人

也。相連屬。○文陶鵠慶曰。而舜受之。文不可考。以下文推之。當

是謂舜得皋陶而受堯禪。與下文湯得伊尹而有夏民

其餘耳。湯得伊尹而有夏民也。有夏桀天下也。文王得呂望

而服殷商。殷紂之德也。服從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

多不可數也。故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

欲以鮑叔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也。彼魯臣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曰：乾時

之役申孫之矢射于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其君

公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從

鮑叔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相也。○畢沅曰：鮑叔當

齊曰：鮑叔二字當重，而相疑是夷吾之訛。○松皋圓曰：固辭讓句而桓公果聽之句，相字與桓字形似而衍耳。

○維通案：松說義勝。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

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自殺

與管子賦小匡篇大匡篇合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鞞革

也。以革囊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

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釁以犧猋焉。火所以被除不以

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猋豚也。傳曰。鄭伯以血塗之爲釁。小事不用大牲。故以猋豚也。

使卒出猋。行出犬雞。此之謂也。燿讀如權衡。○畢沅曰。權衡舊本誤作權字。今依本味篇注改正。○孫先生曰。

注火所以被除不祥也。疑生與之如國也。如至命有司除

火上。有燿字。而今本脫之。廟筵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

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皓白也。因顧而命管子

曰。夷吾佐予。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也。

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

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

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畢沅曰。筮當

作筮筮下同。○維通案。文選。顏延年五君。叔敖遊於郢三

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郢。楚都也。○維通案。問聞。古通。渚宮

舊事引作聲。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

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

○維通案。選注及渚宮。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

也。○王念孫曰。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叔敖隱

也。○畢沅曰。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維

通案。渚宮舊事引作。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

敖者。聖人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

篇云。鄙人也。郊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與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

準。平。繩。直也。○畢沅曰。李本準皆作准。

欲知方

圓。則必規矩。

規。圓也。矩。方也。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

唯直士能正言也。

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

舉猶正也。

夫人故不能

自知。人主猶其。

○畢沅曰。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此猶其二字訛。○

陳昌齊曰。猶其當作尤甚。猶尤音訛。其甚形訛也。

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

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

欲諫者。擊其鼓也。○畢沅曰。淮南主術訓作堯置敢諫之。

鼓○維通案欲字當據淮南作敢。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

以木字。淮南注作於。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正其

改是。淮南鄧析子過字改作直。是其明文。主正改作直。正案王

呂氏此據不言官名者。亦其慎耳。武王有戒慎之韜。戒

者。搖其猶恐不能自知。猶尙恐己不能今賢非堯舜湯

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

殺。荆成王爲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自知

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爲趙襄子所破。死于高梁之東。故

亡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之無道。爲魏所滅也。○山

莊維通案。據注。宋下當有王字。或康字。方與上。文荆成齊

見為齊所滅。事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秦

坑其兵四十。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

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

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及寡人身。東敗於敗。莫大於不自知。生曰。治要引敗

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生曰。治要引敗

今本誤脫。疑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

智伯伐范氏而百姓有得鍾者。任彥昇案。治要及文選

滅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鍾者。任彥昇案。治要及文選

引得下並有其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

況然有音。況然。然作況。然淮南說山訓作鎗。然有聲。○陳

昌齊曰。況然猶鎗然也。古兄皇聲通。○王念孫曰。況然

即鎗然。說文。鎗。鎗聲也。無逸曰。無皇。曰。今日耽樂。漢石

鐘聲也。此作兄。與此相類。○俞樾曰。況讀為鎗。說文。金部。鎗

公羊傳作況乎我多有之。恐人聞之而奪己也。○維通案治要

引惡人下有之字。遽揜其耳。也。疾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

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也。此自揜其耳。○畢沅曰

非猶此也。也。與邪通用。選注作亦猶此也。又引注作此。則自揜其耳。先生曰。治要引亦作猶。此也。又引注作此。則自揜其耳。

之類也。有惡人聞其過尙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

夫論己。○畢沅曰。李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引作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或言君之

智也。○畢沅曰。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疑此有脫文。至於任

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

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見也。知猶

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

侯喜曰。可反歟。歟。邪也。謂任座可反邪。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

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尙在於門。殆。猶也。

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

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客。敬也。○松皋圓曰。注客上宜有上字。文侯微

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幾。微也。無也。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畢沅曰。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也。以用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

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畢沅曰。日抄。皆得其處。無爲字。人臣亦

無道知主。也。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也。加。施也。主

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

盡其力而以爲用矣。鵬也。君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

狐不與。賞不及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恩篇作陶叔狐。

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

之。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

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

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

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故

作欲正訛。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興周大夫

公命聞之。維縉案說苑作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

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

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子也。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

紀。○畢沅曰。以史記秦本。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

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也。連一名元。秦厲公曾孫靈公

畢沅曰。公子連即獻公。於小主爲從祖昆弟。索隱云。名

世本非別名。爲元也。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

公子也。曰。臣有義不兩主。當爲陶鵠慶曰。有誤。公子勉去矣。內

勸之子連則兩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之塞在安定將

沅曰注將翟二字疑衍○王念孫曰焉氏塞蓋卽在漢之烏氏縣烏氏卽焉氏故注云塞在安定

入之念孫改亦守塞吏記秦本紀謂之庶長改王夫人聞

之大駭小主夫人駭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

始發也發行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

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

殺雍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其怨

不入也德德其入菑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監突爭之曰不可監

夫大也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衆多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

子矣此不便主得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

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也。而賜菌改官大

夫。官大夫。秦爵也。○俞樾曰：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洽其罪。而於菌改

則以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

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改

本作故。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即報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即報菌改之罪。說文牽

部。報。當罪人也。即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

且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言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即助右主然

則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

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

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

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

賤賞也。惡有謂也。雖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貴罰也。此之謂也。

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

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

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

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獐疾走。馬弗及

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故見得也。○孫志祖曰。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使麋

疾走馬弗及也。而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得之者。時顧也。

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而功也。

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愚不肖人爲之任政事。故

使其君賢名不立。福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

兩刑。○畢沅曰。刑猶成也。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

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有嚴曰果。物莫能兩實。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大

繁者。木爲之庫小也。○畢沅曰。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

此義。梁仲子云。齒庫爲韻。用智徧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陶

上文當作功。無遂。遂與齒庫爲韻。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

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

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

爲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

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有爲也。蓋

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

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畢沅曰。吾衰久矣。尙是朱子以

前讀法。宋本句讀亦如此。○梁玉繩曰。人但知孔子夢周公。不知夢文王。然則不僅于琴見文王矣。墨翟何人。

亦能見文王周公。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也。何事而不達。乎。恐語增非實。

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

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王念孫曰。注當作史。游曰。積學所致無鬼

神。此引急就篇語也。今本急就篇無作非。皇象本作無。○維通案。王說是尊師篇注。學以致之無鬼神。亦約用

急就。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

道。一而弗復。上言孫鏘鳴曰。寶行。可寶之行。良道。善道也。言寶劍良馬。故此言寶行良道。一而弗

復。為而輒止。不精熟也。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

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

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

以十五歲。韋宏嗣博奕論補御覽六百一十一同。人將

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將字皆疑衍。○維

通案。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及御覽六百一十一引。吾下並無將字。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維通案。世說新語注引作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矢之

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

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

儒。皆文藝之人也。作○畢沅曰。尹儒一作尹需。文藝本或

紀聞曰。淮南道應及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尹需。困學

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

善御。皆六藝之謂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

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

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

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

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

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

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

先中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流睇而猿號。此之謂也。○

正○孫志祖曰。藝文類聚引。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

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

而號與此不全疑誤以淮南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

苦痛之也。痛悼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

謂之曰。必重。畢沅曰。望上師字當重。○陳昌齊曰。師字不

此段亦見淮南道應訓。○劉先生曰。畢校是也。文選魏

元長三日曲水詩序注引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

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

今昔臣夢受之。淮南道應篇昔夕古通先為其師言所夢。

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

此其所以觀後世已。案二士甯越尹儒也。觀示也。○維通

此案務本篇云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亦或上為之

博志也。○王念孫曰：博當爲搏，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

事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於

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陳昌齊曰：不於事。淮南作不於人。

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也。

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

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

肉而烏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維案。烏原作鳥。王念孫校

本改鳥爲烏。案張衰經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本作烏。今據改正。

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桀紂慢其行

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

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猶聞於國。維通案。御覽六

百四引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

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

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維通案。矣當

作安矣。作此。韓詩外傳九。新序雜事五。並同。此所謂吉人也。與下文此所謂吉臣也。此所謂吉主也。文同一例。

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

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畢沅曰。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証

亦諫也。見說文。○維案治要皆作敢証作正。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

服。德服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

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覽○維案御引維案御收作取。日夜不懈。遂霸天

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

就大務也。也。就成。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

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

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王念孫曰。古記也。是事也。

齊人有好獵者。○畢沅曰。齊人舊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孫云。御覽八百三十

二。又齊字。五。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

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

狗。則家貧無以。買狗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

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猶過

多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

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陳昌齊曰。下者字當据別

刪本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

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

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illegible]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五

榮成許維通學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爲倒。

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

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

天之數。故曰。荆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之子也。使人視之。使者曰。

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

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畢沅曰。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

伐也。後莊王聽之。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

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

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言取。易也。○畢沅曰。注傳曰。舊作陳曰。訛。今改正。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

成子。田常也。有國齊國也。○梁玉繩曰。陳完爲田氏得國之祖。陳恆之兄。安得與之全名。○吳先生曰。注文有

國齊國也。不辭。當作有。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

君而取國。而殺君。殺齊簡公。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

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

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完

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俞

有死二字。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恥。文義甚明。疑
而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蓋戰而
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蓋戰而
良莫敢不死。其或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為將而死。則賢
則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
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屬入上文。因并敗而二
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即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
旁注。又此有字。當讀作耳。又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
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
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
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
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

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爲治也。

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

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壁。培。堙也。簡子不欲

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畢沅曰。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注。似亦本有培字。又是畢沅下。舊本脫見字。據晉

語補之。○維通案。注。圍之。晉陽當作圍。鐸往而增之。其壘晉陽之字。當移在所。作下文。義乃順。

壁。令高。大也。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譖鐸也。欺我於

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

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畢沅曰。晉語。郵無正字。伯樂左傳。郵無恤。亦名。郵良。卽

王良也。此云孫明。當卽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

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王念孫曰。今君見壘。念憂患。

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

○畢沅曰。舊注云。兼或作謙。疑亦校者之辭。謙字無義。或當爲嫌。夫順令以取容者。衆

能之。而況鐸歟。容說人也。況鐸君其圖之。之圖議也。簡子曰。微

子之言。寡人幾過。過失也。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

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上君也。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

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尙足以蓋濁世。

專欲之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世相值也。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

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鄙恥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愎過惡諫。固敗是求。世主之大病。

也。○畢沅曰。注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傳。慶鄭語。此用其成文。今補。以至於危。恥無

大乎危者。危敗則滅亡。恥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

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藹。御覽九百

九十四抄作莘作華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

病。故曰益萬莖不殺。殺。人。萬莖則不能殺。未詳。漆淖

水淖。淖。字。今案文義補無合兩淖則為蹇。蹇。彊也。言水

而堅溼之則為乾。乾。燥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

則為淖。火熾金流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

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小方大方之類

也。○似疑犬之誤。故下方言小馬。未詳。或曰方與犬字篆形相

大方義正。一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

方則不容盡類之義。○孫詒讓曰。此即墨子經。小馬。大馬

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則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

可以爲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

注曰。王孫綽。○畢沅曰。見淮南覽冥訓。彼人問其故。對

曰。我固能治偏枯。○畢沅曰。舊校云。治一作爲。爲亦治也。今吾倍所以爲

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

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

云。小大半全。乃概論物情。注太泥。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

物也。用。李善注曰：物與韌忍刃紉古皆通。黑白雜則堅且

物。良劍也。十三維通案：事類賦：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

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鏹。

此字畢沅曰：字書無。堅則折。劍折且鏹。焉得爲利劍。劍之

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下之維通案：使

賦然。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

堯桀無別矣。有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

是以聰明聽說。兩以字皆當在聰明二字之下。高注云：云。

下。與陶說正合。此忠臣之所患也。患憂也。○維通案：所

律句。一賢者之所以廢也。故廢棄也。不見別白黑。義小爲之則小有

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

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亡國。故曰小。積有之不大。不若無也。

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埽。藝也。中小。謂割微不失毫分。射

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爲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大小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陶。鵠。慶

曰。物固不必句。絕。安。猶於是也。安可推者。於是可推也。上文云。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文義與此相同。高陽

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

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應。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故曰未可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淮

南人。此注內。訓作高。陽。應。廣韻。陽字。○梁玉繩曰。下引呂氏有辯士。高陽。應。此注內。脫作一。高。陽。字。○梁玉繩曰。家匠者。匠人。也。韓子

外氏。作左。應。不作。應。應。淮南書。即取諸呂氏。則應字。乃傳寫

之誤。高注。當作。應。名也。或作向。應。宋大夫也。梁氏不知。高爲向。字。之。誤。轉謂。脫。一。陽。字。非也。淮南注。亦云。或曰

高陽陽。宋大夫。此蓋傳寫有脫。既稱或曰。則必有正解。彼注當與此注同。高氏疑高陽。陽。既稱或曰。則必有正解。說。向其高陽之合聲歟。○俞樾曰。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縣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下脫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維通案。沈俞說是。疑匠。室。下。脫。絕。句。云。家。匠。家。臣。以匠人連文。前後不宜有異。韓非淮南皆作匠人。字。校者家匠。是其證。注家匠。家臣也。五字。因正文脫。匠人。字。校者遂以家匠連讀而妄。妄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臣加之。非高氏之舊也。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所謂直於辭而合。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勁。彊也。塗益乾則輕。○王念孫曰。據下文及淮南人。間篇。此文當作木枯。則益勁。塗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合事實者也。○畢沅曰。強之義。勉。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驚綠耳。

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

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

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

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

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

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

度法也。

有度而以聽。則不可

欺矣。

欺誤也。

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

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

昏闇也。

則人之易欺

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

奚以知舜之能也。曰：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王念孫

注：東字。○季子，古之人君也。此注戶上。季子曰：堯固已治

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也。己，堯是以知其能也。

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此私，邪也。○畢沅曰：季子曰

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昌○陳

曰：通乎性命之情，下似當疊通乎性命之情，六字。呂氏

文例，通多如此。○孫先生曰：陳校是也。書鈔三十七引：正

重，通乎性命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非愛裘也。

意：林引作非，非下亦有不字。下文冬不用簑。簑，扇也。○畢沅

非愛簑也。非下亦有不字。下文也。清有餘也。清，寒。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

○畢沅曰：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己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

正。改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

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

陳昌齊曰：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

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

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

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不能行也。唯通乎性

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

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

也。也。感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

悖繆一者累塞四者所以爲人病也。唯貴富顯嚴名利。六者

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六者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意。悖亂也。

○畢沅曰。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容動

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心不節也。所惡欲喜怒哀

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也。所智能去就取舍。六者

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中。所以此四六者。不蕩乎胷

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

也。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爲而無不爲。人能行之。亦無不爲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百○畢沅曰。孫云。御覽六

下文皆作非也。通乎君道者也。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

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吳先生曰。用非其有。如天

有之。即下文能令智者謀。能令勇者怒。注以有爲有。如天

下。似。失之。夫君也者。處處素服而無智。○王念孫曰。素故能

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

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之君執一。以爲化

疑衍之字。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上○王念孫曰。所字疑因

所字不當有。涉上文此君之所執也。而誤衍耳。高於下

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

舜之聖。不能無主乎。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

生也。○梁玉繩曰。淮南道應有此語。彼注以梁毛公易。蘇公與此異。武王之於五人者之

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

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

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

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

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也。歌舞鼓瑟吹竽。明日

不拜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

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有似於主人使衆能與衆賢。功名

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曰。其主玩

二字。舊本不重。今據譬之若爲官室。必任巧匠。奚故。何

也。困學紀聞十所引補曰。匠不巧。則官室不善。引。句維通案。治要夫國重物也。

其不善也。豈特官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官室。爲圓必以規。

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就。成也。○畢沅

本作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官室已成。曰。困學

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盧云。案也字當有。下

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維通案。盧說近是。惟繩墨當

作準繩。準繩乃承上文。今作繩墨者。蓋後人習見繩墨

遂妄改之。治要引正作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官室

成。己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官室也。此不可

不察也。知也。猶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要通下有乎

字凡三篇通乎連自爲人則不能。自爲之。○陶鴻慶曰：自爲人疑是

爲人則不能。句當有脫誤。元文所謂不可考。其意蓋謂自

句則對下文公立案耳。任賢者則惡之。事而反言以明之也。畢

校疑人當作之。未碣。○孫先生曰：任賢者則惡之。與不

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也。傷敗國家之所以危也。危亡

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維通案

十六引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陶鴻慶曰：而讀

用非其有。此同。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

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畢

敢之二字。似當乙轉。○維通。案治要引。正作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

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孫先生曰。治要引。下有勸字。又引注云。勸。進。

也。與今本異。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

用非其有。通達也。○維通案。治要引句末有也字。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

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

白公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

焚之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大。

也。○劉先生曰。予衆上。微以字。與下句。句法不一。律淮南子道應篇。正作以予衆。當據增。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

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

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白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孫銷鳴曰。譬疑在若字上。

子之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也。傷病也。公曰。天寒乎。通案。維

治要及類聚二十四引乎下並有哉字。宛春曰。公衣狐裘。四及維通案。白衣帖

上公字並作君。新序刺奢篇同。當從之。坐熊席。陬隅有竈。刺奢篇。陬隅作

陬隅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畢沅曰。新序作其。○維通案。

白帖四類聚五引組作其。與新序同。組字是。其亦爲組之借字。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

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

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畢

沅曰。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

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其德見今將

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畢沅曰。曰新序作且。○

維通案。且字是。善下於字與如同。治要引。正作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

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

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

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

不簡慢矣。

簡悍兇也。辟邪也。簡情也。慢易也。

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

同。其爲民利一也。

六者皆所以爲民用。故曰爲民利一也。

故異所以安同

也。同所以危異也。

言同異更相成。

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

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

聖人在所以治亂人也。今

夫射者儀毫而失牆。

儀望也。睇望毫毛之微。而不視堵牆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

髮而易貌。

畫者睇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孫鏘鳴曰。注未明文。心雕龍附

會篇引此二語。下言銳精細巧。必疏體統。似謹於小而忽於大之意。○維通案。孫說。是說文儀度也。度有慎義。

易爲傷之借字。說文。傷。輕也。此謂畫者謹慎其髮。而輕易其貌。淮南說林篇。襲此文。作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

儀小。而遺大。語尤明。

言審本也。

射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

能以治。

者。堯舜且猶不能。況凡欲治乎。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爲亂之君先小後

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未聞身

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虞公貪璧

馬之賂不從其言爲晉所滅故亡也。秦繆公用其謀而兼西戎故霸也。○梁玉繩曰不從宮之奇言耳。孟子曰

百里奚不諫。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也。

紂不從其言而葬周。暮年而紂滅。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

愚也。○孫先生曰文選運命論注引愚作遇。遇與愚通。疑選注所引呂氏古本如此。向摯之處

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處於秦

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有

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其爲君治理分定不悖惑也。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應。擊也。○

畢沅曰。唐蔑。楚世家作唐昧。應之。舊作拒之。注拒一作應。梁仲子云。水經此水注引作荆使唐蔑應之。則應字

正是本文。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

其辭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

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

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仲○畢沅曰。泚。舊作泚。梁

何氏焯改作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軍。章子令人視水

漢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作夾比而軍。章子令人視水

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迫也。有芻水旁者。告齊

侯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

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

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

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弋獵也。論語曰弋不射宿。維通案說文鞞所以引

軸者也。詩小戎疏鞞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令參馬引之。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

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

鞞。適之。適猶等也。見莊子孫鏘鳴曰攝收。昭釐侯已射。駕而

歸。上車。選間。選間猶也。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

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畢

沅曰。句上似當有與右二字。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

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

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法

規矩故也。○陶鴻慶曰：擅矯行道則危國家，蓋衍句也。此
七字當是上文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二
句之注，免當爲危，傳寫以上文之注，羸入於此耳。法也
又曰：利當爲制，字之誤。制輕重與爲方圓義同。法也
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疑當作共力。
謀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
所舍也。○舍而不爲也。

處方

○王念孫曰：方字疑當
作分。篇內分字凡四見。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尊則恣恣
則輕小物。○小物，凡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
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

怨。不能爲之竭。力盡節也。

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何能愛罪之。此上

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善也。惡惡

曰。大當爲交字之誤。論當爲論字之誤。下文吳起治西

何。欲論其信於民。高注云。論明也。卽其義。○維通案。論

字不誤。論亦訓明。尊師篇說義必稱師以論道。適音

篇。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高並釋論爲明。巨

防容虜而漂邑殺人。則潰漏竅決也。如隄有孔穴。容虜

也。人民突洩一漂而焚宮燒積。燒竈突煙洩出。則火濫炎上

也。文。突。深也。一作埃。廣雅。竈。突。然則突特竈。突之一名。說文。突。案說

云。一曰竈。突。不云竈。突。何從得。以突改正。○維通案。今仍作

突。字。又漂。舊本訛作煙。今從日抄。改正。○維通案。今仍作

經音義十四引。煙。亦作漂。注。煙字。將失一令。而軍破身

死。懷。教。令。不當爲失。失令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主過一

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聞。以自汙辱。乃

爲後世之人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子文子也。○

義通案。據文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

鴻告也。以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暮來

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傳曰。

立公孫。黜。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黜。復誤矣。案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子。太子蒯聩之弟也。是爲悼

公。於獻公爲曾孫也。焉得立之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蒯莊公。靈公之子

○梁玉繩曰。左襄二十八年傳。石惡出奔晉。衛人立之也。

從子圃。則之子當作從子。處素据疑似篇子姪。登臺以

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

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

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

靈公子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慎人之情不蹙於山。蹙頓

也。而蹙於垤。垤蟻封也。蟻封卑小。齊桓公卽位。三年三

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

絲置之網。是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爲魏武

侯西洞守。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吳

諭明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

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畢沅

此猶次日爲旦日也。明日有人能僨南門

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

得賞而已。何傷。言不取必得其賞也。○畢沅曰。而已紀

不得解。○吳先生曰。注不取必得其賞。釋本文不得解。非也。謂

不得賞而止矣。未必有害也。畢校以注爲不得解。非也。往僨表。來謁吳起。謁告。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

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

不得所賞。表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自是之

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民。何事

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

一作河也。○畢沅曰。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注大劉本作亦。

慎小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六

榮成許維通學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腴然不僂。

若失其一。

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畏失其土。其狀貌腴然。舒

若滅。

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淮南子道應篇。若滅。若失。若亡其一。高彼注。以若亡絕句。其一屬下讀。

非是。

說詳王氏淮南子雜志。與此文若失其一。誼皆相類。蓋周秦之恆言。謂其狀髣髴無定耳。高注其一。謂道也。

泥矣也。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勝。蔑之

也。似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狼。執固橫敢而不可

辱害。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不

曰高說非也。狼二字當為獨字之誤也。隸書狼字作狼。形與獨相似。恐獨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一切經音義

一云。或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獨諸侯。史記蘇秦傳作恐喝。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

王侯表葛魁侯威。坐縛家吏。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恐獨取鷄王莽傳。各為權勢。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

勇而未可恐。獨為句。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為句。論威篇云。深痛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為文。若以狼執固

橫敢五字連讀。則三字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獨害越外賴世竭衛厲折。十二字為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

矣。又曰。下注橫猶勇敢。橫下脫敢字。之土若此者。之土二字誤倒。下注云。土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

而乙已。當據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也。越失南面稱寡而不

以侈大。南面之君位也。孤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畢

沅曰。注位字闕。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

今案文義補。

利弗賴。

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廣大也。節物事也。行事甚高。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

耳目

遺俗而可與定世。

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富貴弗棄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

就而貧賤弗竭。

輕富貴。甘貧賤。○畢沅曰。竭。去也。宋玉九辯云。車既駕。今竭而歸。

德行

尊理而羞用巧衛。

○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媚自榮。衛也。○畢沅曰。注榮疑營。○王念孫曰。衛。

猶慧也。○俞樾曰。衛當作。乃段借字。或壤字也。哀二十四年左傳。是。言也。正義引服虔曰。楚僞不信也。然

則以巧。僞猶云。巧僞。高注謂。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

至人也。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在不為物動。唯義所此

國士之容也。

法也。容猶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

狗。

假猶請也。請善相狗者。買取鼠狗。借猶請也。○畢沅曰。舊

借藉音義同。假則音異而義同。皆可通。何由知作藉者。九百五作其鄰藉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吳先生曰。

定是。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

鼠。

○維通案：而不取鼠事類賦二十引作不能取鼠類。

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

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

桎其後足。

桎，械也。著足曰桎。著手曰梏。

狗乃取鼠。

○舊校云：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

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

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駢者。

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

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

遜，順也。敏，材也。

田駢聽之畢而辭

之。

辭，遣也。

客出。田駢送之以目。

以目送而視之也。

弟子謂田駢曰：

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

殆，近也。

今者客所弇斂，士所

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畢沅曰：舊校云：術皆當作述。今案：古亦通用。

○鹽田曰：諸子品節引此下有弇斂謹慎。斂束也。術施恢大也。矜大也。十五字注。客殆乎非士

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

歷，身必不長。曰：長，大也。○梁玉繩曰：哭，疑當作突。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

故不良。良，善也。○孫鏘鳴曰：未詳。志必不公也。公，正也。不能立功也。立，成也。好

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悞齋也。禍災

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

之木。純，美也。鍾山，大玉燔以爐炭也。君子曰：天，性純敏，故以

此爲喻也。○孫鏘鳴曰：桔當作桔。桔，直也。見爾雅。○孫詒讓曰：桔，無鴻大之義。疑亦當作桔。桔，爾雅釋詁云：桔，直

也。上云：純乎其若鍾山之玉，言其溫純。此淳淳乎慎謹則言其峻直也。桔，誤爲桔，與前過理篇同。淳淳乎慎謹

畏化而不冑自足。智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冑自足也。其乾

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能也。取舍不悅。常敬慎也。心甚素樸。精潔。

專一。情不散欲也。○王念孫曰。淳淳乾乾當互易。○維

適案。悅張本作悅。注同。悅悅皆從兌得聲。與銳義同。文

選陸士衡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注。銳猶疾也。與

高注。取舍不悅。常敬慎也。義正相因。若解如字。則非其

旨矣。又案。注情不散欲。當唐尙敵年爲史。史。國史也。○

作情欲不散也。於義乃順。唐尙敵年爲史。梁玉繩曰。黃

氏曰。抄謂年相若之名是也。抱朴子交際篇。位顯名美。

門齊年敵。○馬叙倫曰。說文尉律學。僮年十七已上。始

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雖漢法。蓋沿周秦其

矣。唐尙敵年爲史。敵借爲適。言其年適當爲史也。

故人謂唐尙願之。文宿度。審咎徵之。應故爲願之也。天

以謂唐尙。唐尙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

人不信也。羞爲史。其及魏園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園。

以與伯陽。

惠王也。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資之。

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爲其兄請。

請於唐。唐尙欲仕其兄。唐尙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

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

患也。

可信。謂唐尙羞爲史。不可信。謂唐尙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不可得也。而信爲可得。故曰不可信而

信也。患者猶病也。○維通案。衛君姜本李本作魏君。注同。張本凌本與今本同。知人情不能自

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

不能自遺亡也。故曰其貪欲之情。必危亡也。雖有天下

何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

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

古人

傳位。于賢。以子不肖。不可予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

實也。徵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興。子孫不肖。予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梁玉繩曰。此段幾及百字。與論大篇全蓋不韋集諸

客爲之。失於檢照。高氏屢欲載咸陽之金。何以不糾之。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

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李寶淦曰。實與上句名字並舉。注

非。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其名無

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

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

榮而逾辱也。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

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畢沅曰：

區區當作嘔嘔。下同。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俞前論大篇作嘔嘔。下同。

此本作上棟。傳寫誤倒。論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燕爵顏色不變。是何

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畢沅曰：及爲人臣

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

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

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

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

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必待大。大之安。

必待小。言相須也。○畢沅曰：兩待字。前細大賤貴。交相

爲贊。

贊交更也。助也。

然後皆得其所樂。

樂願也。

薄疑說衛嗣君以

王術。

嗣君衛平侯之子。

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

以受教。

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

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畢沅曰。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予字。此

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鈞。論王術一斤。喻治國。言王術可爲於治國乎。何

有。注意。

不

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

千鈞三萬斤也。喻衛

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維通案。舉字原作奉。畢沅云。淮南奉作舉。案張本姜本並

作舉。今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杜赫周人。杜伯之

分爲二。東

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以用

杜赫

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

則周自安矣。

所言安行。仁與義也。

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

當昭文君

故時人以不安行仁義而仁義○陶鵠慶曰此言杜赫不言安

爲周時人不安耳高注以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

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

信作不乎今從維通案信下有正字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

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

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

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王念孫曰昔禹欲帝而不成既足

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

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

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維通案。論大篇作故務。在事。事在大。注。事爲也。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

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

安。主位尊。尊。重也。○畢沅曰。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亢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境

安。主位尊。又安。則主位尊。二字。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畢沅曰。重亢倉子作童。亦如

大戴之王言篇與家語童重互異。也。○維通案。御覽引義作議。下同。少私義則公法立。力

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畢沅曰。御覽復作厚。亢倉子作復。下竝同。○俞樾曰。兩復字竝當

莊子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身釋言語曰：厚，後也。

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

又曰：其勑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舊。辯士篇曰：必厚其勑。

通季冬紀：水澤復月，令復作腹。鄭注：其產復則重徙。重

徙則死處。居而無二慮，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善曰：不

民農之善文反。正相對。上云：民農則撲。撲則易用。易言

則邊境不安。主位尊，彼農則易用。故此舍本事末，則不受

而此文作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高說之未安而不從之。

矣。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

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

詐則巧法令。子巧讀如巧。法令則四字在下句首。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后稷曰。言蓋上世農書也。古重農事。故以

上農四篇終焉。陳昌齊曰。曰字衍。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

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

人終于第有。故曰。皆有功業也。畢沅曰。皆有功業。亢

注。一發。一耜。子本是。玩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

布農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曰。王以教民

尊地產也。地產嘉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

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功也。

○畢沅曰：亢，倉子。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

男女貿功以長生。生，貿，易也。○畢沅曰：以，長。此聖人之制。

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維通案：亢，倉

四課字。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

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

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士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畢沅曰：冠，弁。詩云：冠弁如星。○

字誤。○汪中曰：詩，淇澳。會弁如星。蓋與玉藻國家未遂

語之轉。○吳先生曰：庶人不冠弁，蓋與玉藻國家未遂

不則不充其服，同意。又與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指

之皮弁服。又引詩：冠弁如星。冠當為會。會弁，乃鹿能如星。冠

弁如星。則文義皆不可。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取禮。

婦聚衆也。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

此文之旨。言農人嫁娶享祀。實非本旨。但取成事。不以飲。謹妨其。

農功耳。高注附會禮文。實非本旨。○維通案注非此。謂。

庶人非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

庸。○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魏文侯東。

噲傳。賜上間爵。畢集解如淳云。噲傳或作聞。索引校正。更記樊。

張晏云。得竟上聞。晉灼云。名通於天子也。然則此農得。

上聞者。亦謂名通於官也。商子來民篇云。民上無通名。

下無田宅。無通名。即不上聞也。不敢私籍於庸。謂不得。

私養庸以代耕。○維通案。孫說是。養庸代耕之說。亦見。

韓非外儲。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誠農。

不出御。御妻也。○松皋圓曰。農字。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誤。當作男。注御下。欠迎字。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女不出間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猶出

也捐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

也農不敢行畝守其疆也賈不敢為異事異猶他也○孫銷

字離句似非○俞樾曰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為句言農恆為農不敢為商也行賈者商也傳三十二年左傳鄭

商人弦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為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為異事亦以農言若如

高注以賈言則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

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敢灰僂燒灰不以時多僂○王

毋戮大衍通緼網罍不敢出於門罍罍不敢入於淵

罍也詩云肅肅兔罍罍字原也詩云施罍歲歲鐘鮪發

罍魚罍謂之罍詩衛風碩人篇施罍濊濊毛傳云澤非

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李寶淦曰：澤中非舟虞有事不敢藉。

以爲名。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畢沅曰：

義未詳。○維通案：疑讀爲擬。謂相比擬也。僭也。說見慎勢篇下注。三官：農工賈也。此云三疑。或指三官相僭而

言。下文疑乃極。於是民舍本而事末。謂三官不相疑也。否則三疑乃極。於是民舍本而事末。國家有患。皆有違志。

見上文。故下文結之曰：是謂背本反則。則法失毀其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是謂背本反則。則法失毀其

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

賈攻貨。也。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

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續繼

也。四鄰來虛。○梁玉繩曰：籥喪二字未詳。○俞樾曰：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

蓋淪變作淪。又省作籥。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

鄰來虐亦字之誤虐與淪樂為韻若作虛則失其韻矣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摩

也。因胥歲不舉銍艾。字○陶鴻慶曰高注殊誤此當於厲字絕句讀為凶厲之厲禍字屬下

讀以四字為句與上文一律上文稽唯糝為韻篇樂虐為韻虐字從俞校改此文厲歲艾為韻也劉師培說同

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

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敏也○畢沅曰三字疑亦正文○劉先生曰

漢儒朴質於所不知皆直言不敏淮南子天文篇注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與此注正同畢以爲正文篇失之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高也○汗下也突理出豐

當作谷理當作垤○俞樾曰下文文士處為韻突乃窆字之誤堅均為韻據彊為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窆字之誤

突與陰正為韻。高注云云。是以窰為突。猶以下為高。然

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高氏之說。且諸

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韻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

疑也。○孫詒讓曰。陳云。容當作谷。非也。容當為容。形近

而譌。交一切經音義十云。凹蒼頡篇作。子能藏其惡而揖

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畋浴士乎。士當作

沅曰。古用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

乎。淫。延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也。子能

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

實好也。此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

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

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瘠也。詩云。棘

人之羸瘠也。詩云。羸瘠

也。土亦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疆塿剛土也。故欲

有瘠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疆塿剛土也。故欲

中乃能殖穀。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者謂下溼近汙泉

取其中適乃成黍稷也。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

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又無

螟蜮。蜮或作蝱。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充州謂蜮為蜮。今茲

美禾來茲。美麥。茲年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

八寸。所以成畝也。耜六尺為畝。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

謂於正。○畢沅曰。周禮廣尺深尺曰畝。此云三尺。黃東發

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寸。所以成畝者。犁頭

作○梁玉繩曰注三尺一本作五尺並非玉海百七尺十六

畝則為七十畝二尺為一畝則為五十畝疑孟子所言有三代

田制如此○王念孫曰注當云古者以耨柄尺此其度

也○度制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耨六寸所以耨苗也○苗間也○地

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多不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少

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王念孫曰人肥之肥疑當作耕○俞樾曰高注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

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

潤澤也○肥疑耨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耨○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耨也○耨柄尺○此其度也○耨所以成

寸○所以旱亦承上而以耨耨並言○則此文人耨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耨耨並言○則此文人耨必以澤○人耨

芸也○言耕宜雨○耨宜旱也○耨字從呂○肥字從下○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劉先生曰從下○篆文以相

澤。使苗堅而地隙。與下文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相對爲文。誼亦相類。肥謂糞田。非言人身之肥瘠也。高

其失望也。迂矣。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

緩也。柔草端大月。大月者。孟冬月也。○梁玉繩曰。孟冬稱

秦必以十月爲歲首。故云大月。殊非。此四篇疑是古農書。

未必以十月所撰。○蔡雲曰。陽大陰小。詳易泰卦。孟冬稱

用事。嫌爾雅十月爲陽。純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

蒲。水草也。冬至後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曰。

五。水。草也。冬至後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曰。

此之謂也。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

月之季。枯死。引大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畢沅曰。初

學記。二十。七。引。呂氏孟夏之山。百穀三葉而穫大麥。○初

訛之。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孫詒讓曰：資疑即蕒。冬

日至也。資與蕒字通。詩大雅楚茨禮記玉藻鄭注：茨作蕒。楚辭離騷王注：又作資。此資與蕒字同。即爾雅釋草

蕒也。故高云：蕒名。畢以資爲蕒。得之而謂即甘如蕒。則非此也。

淮南子墜形訓云：蕒以冬生。中夏死。春秋錄露循天之道篇云：蕒以冬美。而蕒以夏成。依凌曙本：蕒即苦菜。夏生

而冬死。蕒爲甘菜。夏死而冬生。而樹麻與菽也。○程瑤田

曰：伏生尚書大傳：淮南子：劉向說苑：皆云：大火中種黍菽。而呂氏春秋則云：日至樹麻與菽。麻生於二三月。夏

至後則刈牡麻矣。今云：日至樹麻。其爲樹麋之譌無疑。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

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

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豨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維邁案：爾雅釋草：荻、藪

豨首。郭注：江東呼豨首。然則豨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首。即豨首。今藥中之天名精也。

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麥畢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

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李寶詮曰：五時即春夏秋冬。

土也。中央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自然之道也。故曰稼穡

與民謀。○維通案：下字當作有其治。其比正同。高釋：下為篇。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其比正同。高釋：下為

降。知其所有。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土報其功也。無穀祭

土。瘞其神也。○畢沅曰：無失民時。無使之治。○劉師培

字之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時之器

為之。無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畢沅曰：○王念孫曰：渴盡也。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亢倉子作

可使。其用日半。○維通案：姜本誤。其功可使倍。○畢沅曰：倍

注一倍。辟疑。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

也。當時而薄之。生薄輕也。言不重時也。薄或作怠。○吳先

則非韻矣。疑此是後人校語誤入注文耳。使其民而郄之。郄逆之也。○李寶

作曠闕之意。解謂不可盡民之力。此當民既郄乃以良時

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孫

曰。逾當讀為偷。禮記表記云。君子莊敬曰彊。安肆曰偷。

墨子脩身篇云。故君子力事曰彊。願欲曰逾。與表記文種秔禾不

正相類也。亦借偷為偷。與此文可相證。鄭注云。種秔禾不

偷。苟且也。言民怠惰。苟且安處。不肯力作也。種秔禾不

為秔。種重禾不為重。云。黍稷重秔。種秔。早種晚熟。為重。詩

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曰少而失功也。食之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也。壚。壚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

燥。溼也。○畢沅曰。注。燥。溼下。疑。當有一均字。必厚其鞞。厚。深也。○畢沅曰。鞞。音義缺。為其

唯厚而及。饒者作饒。或選。蒞之。堅者耕之。澤子。○畢沅曰。梁仲

缶。蒞。音韻義。並或從。其鞞而後之。○孫詒讓曰。此文多譌體。

當為後。高釋為深。非也。○韋部云。鞞。鞞。栗也。唯當讀為鞞。廣雅釋詁云。鞞。弱也。

玉篇韋部云。鞞。鞞。栗也。唯當讀為鞞。及當讀為急。澤其

通。而後之。之。澤。當讀為釋。唯雖。及急。澤。釋。並聲類同。古

土。故承之云。釋其鞞而後之。即謂捨其栗。剛土而後耕。栗

也。畢讀為飽。澤屬耕之。為其句。誤。堅與鞞。文亦正相對。對。饒。當從

成。耕雖稍後於壚土。而禾成實甚。上田則被其處。下田

序參發。大畍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

虛。虛稼動根。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

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作獲或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

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

則埒。見風則儼。儼仆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

脩。脩長也。訓長。誤。○陳昌齊曰。脩當讀如詩。嘆其脩矣。毛傳曰。

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一時而

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來。丕成也。○吳先生曰。注。不俱生

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

虛。今虛。不穎。不粟。詩云。實穎實粟。有郃家室也。○維通案。本詩生民篇。粟下有卽字。李廣芸云。南宋小字本。

說文與此注所引詩亦無卽。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綱。

綱。梁仲子疑是易。疇。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

也。中適。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陳昌齊。

曰。際字。據文義及韻。並當作除。○王念孫曰。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

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不除則蕪。除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故晦欲廣以平。欲小以深。畢。

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清嘯。治。鳳。引此深作清。今案深字是。亢倉子作嘯。欲深以端。○梁玉

繩曰。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此前後七句。亦以爲后稷語。○王念孫曰。平清生爲韻。則作清者是也。清讀

如下。當有清。嶸而無地之。靖。靖。深也。作清者。古字假借耳。注內當有清。深也。三字。今本正文脫去清字。而注內深字。

又誤入正文。亢倉子。下得陰。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咸

生。

咸。皆也。

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

殖。長也。○維。通案。亢倉子。塵下有土字。土

與者屬語韻。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

土。壤也。

亦無使有餘。

多也。餘。猶也。

孰有耰也。

耰。種也。覆也。

必務其培。其耰

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

必堅。

堅。好也。

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

本。根也。

莖生於地者

五分之以地。分。別也。

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

邀。疾也。○孫詒讓曰。亢倉子作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此弱上疑亦。說強字。

衡行必

得。

縱行必術。

○俞樾曰。術。讀為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竝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

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為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

正其行。

通其風。列行也。夬心中央。帥為冷風。夬率也。心於苗中央。

長之也。夬或作使。○畢沅曰：選注引作夬必中央。師為冷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苗其弱也欲孤。孤弱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長也。

相與居。言相依助不僵仆。○畢沅曰：舊本無其字。又注作俱。今案亢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其熟也欲相扶。持不可扶。

補正。亢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其熟也欲相扶。持不可扶。

傷折也。○畢沅曰：齊民要術作相扶持。不傷折。此亦衍二字。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

族聚也。○畢沅曰：亢倉子作稼乃多穀。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

生者美米。○孫先生曰：御覽八後生者為粃。粃不成是

故共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堯

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俞樾曰：高注於誼未得。專

隱曰。搏。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本作搏。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搏。

是專與搏。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搏不聽。見本篇。夫搏。國不在。敦古。尹注。並曰。搏。聚也。又內業篇。搏氣。

如神。注曰。搏。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專為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堯。

而專居者。則多死。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肥而。

扶疏。則多糝。根。要術云。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陶。

弘景周氏冥通記云。年內多勞。堯而專居。則多死。專。獨。

自蔭潤其根。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

養其小者也。維。通案。亢。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下不。

安。則禾多死。不。畢沅曰。舊本糝作粗。下。厚土則孽不通。

壤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維。通案。王念孫校本改通之。

為達與所著周秦諸子韻譜。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師培

曰輻即蕃字訛衍。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王念孫曰。免讀為勉。匿讀為慝。聲類並同。說文無慝字。

古書多以匿為之。管子明法篇云。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是其證。禮記樂記鄭注云。慝。穢也。

辯土

○維通案。張本辯作辨。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也。必穗。稼

就而不穫。也。獲得。必遇天蕃。也。蕃害。夫稼為之者人也。也。為治。

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

據之容手。謂根苗疎數之間也。○畢沅曰。此之謂耕道。

是以得時之禾。長稂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鼠尾也。莖稍小。鼠尾

桑條也。疏穰而穗大。穰禾穗果羸也。程瑤田曰。禾采成穀也。疏穰而穗大。實離離若聚珠相聯貫者謂之穰。與

珠穰之穰同意。高注是也。○王筠曰。穰吾鄉謂之馬。其疏密各有種族。穰分稀馬密馬是也。其粟圓

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維通案。說文繫傳引作圓粒而薄糠。言米大也。○今呂覽作粟圓而

薄糠。糠蓋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彊有勢。落風。落之譌。非。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落風。

也。○維通案。詩北山鄭箋。風放也。風放雙聲。放落義近。此展轉相訓。釋名。風放。氣放散也。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奪或作奮。○洪頤煊曰。字

書無秔字。當是秔字之譌。說文。秔。春粟不漬也。○俞樾曰。高注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為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

奪部。奪。手持佳失之也。故引申之為脫失字。後人借作攷。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

而已。漏奪即今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為房。房者。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拊。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

也。子房爲拊。是也。穗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

而誤以爲芳薺奮發致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沅曰。畢

舊校云。子末一作小莖。穗閱而青零。沅曰。閱未熟而先落。○畢

孫詒讓曰。注蓋釋青零爲色。尚青而先零落。亢倉子作

穗銳多糝。而青薺。銳閱聲同。字通。亦同。高義然。高說實

非也。後文說麥云。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在水曰滄浪。字異而

義皆同。畢說甚塙。此青零即蒼狼。蓋禾麥後時。其多糝

而不滿。爲盈是也。○維通案。江有誥。先秦韻讀。改耳。得時

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子穗下有亢字。搏米而薄

糠。○俞樾曰。搏之言圓也。考工記。梓人搏身而鵠。廬人

篇。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圓也。楚人名圓爲搏。然則搏米

亦則以圓小菽則搏。言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

如此者不飴。注○畢沅曰：御覽八百四十二作餲，竊疑上

音北縣切。決不當讀餲也。○維通案：畢謂上注當在此句下，非上注本作噉，讀如餲，餲之餲，餲餲形近致誤。攷

韻引卽餲之借字。說文：餲，餲也。廣韻：噉，甘而不噉，原在噉誤。

依玉篇引改正，是噉餲字。同俱有厭訓，故注云然。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

遂。遂，葉藁短穗。○畢沅曰：藁，御覽作膏。○後時者，小莖

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

作米令新也。注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稂疏穢，穗如馬尾。

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

益，息也。○畢沅曰：舊校云：益一作蒜。案：御覽八百三十九作蒜，注：益，息也。義亦難曉。○陳昌齊曰：益當作監。猶

○文益俞樾曰益疑當作蒜御覽方言曰噓噓也秦晉或曰噓又

舊校云然則一作蒜蒜者食之不噓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

噓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噓固無疑矣○李慈銘文曰益

也噓咽也咽可猶訓噓即通噓詩王風頤脈理也噓飯室

噓者謂不能息也噓憂不調也此言食之不噓者謂食之

氣息通利不致哽噓及簡古處漢書百官公卿表蒜作噓

臠文蒜應劭曰蒜伯益也師古曰蒜益之古字彼假噓之

也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也等短稊短穗多粃厚糠。

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庌辟米不得

恃辟小也恃或作待○畢沅曰御覽無徒字字書無攷

作待皆無。○孫志祖曰：庚疑卽不得待。定字之譌衍。○王念

昌齊曰：恃當作待。王石鵬以不得待。定字爲句。○王念

孫曰：不得恃舊本御覽引作不得待。今本作不大者。妄

人改之也。竊謂不得待。定熟五字。當作一句讀。言後時

之稻。卽不得待成熟也。定熟。卽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

長。疏節而色陽。○維通案：御覽八十四引：必芒。小本

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

蝗蟲不食麻節也。○梁玉繩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

麻不說先時。後時疑有缺脫。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

詁改：下詁作英。亦併改。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

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莢。芒也。先時者必長以

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

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王

筠曰。禹貢。納結服。傳曰。服藁役。謂服力藁之役也。呂覽曰。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知服者糕之別名。今呼禾

葉之下。半包其藁者。爲蘆服。卽此義也。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

肥。澤且有力。作肥。維通案。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肌如此者。作肥。亢倉子同。惟御覽無澤字。

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是至。或作上。○維通案。至字。疾節屬至韻。附

動蚰蛆而多疾。吉附動。病心。附讀如疔。○畢沅曰。洪氏亮

亢。音同。知附。本一字也。今本疔作痛。誤。從舊本改正。

字。疑因不全音。未必是一字。○王念孫曰。蚰蛆。二

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竹曰。畢沅曰。蒼狼。青色也。在

水曰。滄浪。字。異而義皆同。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失時

之稼約。約。青病也。○梁玉繩曰。今俗所云青腰。○張雲璈曰。今米有青翬白臍之名。米之病也。高注約。

而青病也。當即俗所云青翬。字甚雅。約字亦奇。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

多。○陶鴻慶曰。高注以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相對爲文。而釋之曰。興昌也。約。青疑青字之誤。病也。然

上文於得時失時之異。論之甚詳。此不煩更說。興當作與字之誤。約字屬下讀之。粟之甚多三字。乃高爲重字作

注。而屬入正文者。元文當云。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約束也。說文。秉。禾束也。正

此文約字之義。謂束其莖而稱之。多寡均而輕重異也。與下文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

得時者忍饑。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

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是故得時

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章。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

之百也。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四衛也。殍氣

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
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illegible]

右呂氏春醴。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丐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醴涉參。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大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呂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illegible]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畢沅述今
重校補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

高誘注。秦始
皇卽位八年。

秋甲

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

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

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

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

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

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

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

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畢沅曰：則疑情。

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俛而西望。知

之。畢沅曰：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言近道。故以爲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由。惟此最聞者。其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卽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曰。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

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案畢本無。今補。

桓譚新論。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書成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文選揚德祖答臨淄侯牋注引案畢本無今補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

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

非也。蔡集中郎集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

時畢沅曰。本書作特。

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日。本

書作似。

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

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史記索隱。畢沅曰。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

俱鈔與書錄解題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

覽六論。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林意

宋呂祖謙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日。

維通案。有日疑爲序。

意或序。謂之譌。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請問十

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經義考引案。畢本無。今補。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尙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畢沅曰。此句似有訛脫。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

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栢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曰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尙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環詭作新。可謂

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駿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晤。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畢沅曰。語見任數篇。

開晤作開梧。多鷄作多雞。意林所載作開悟多鷄也。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

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

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子略維通案。畢本此下有宋馬端臨曰。一則即通考所載。晃氏曰。一則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已言其誤。案晃氏

說見郡齋讀書志。此刪去。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

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

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元鄭元祐序。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邁者。往往嗜古籍學。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無以參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劉公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尙及。以諸生拜之於諸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虎林山之僧舍。踈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從。其獲延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南北士大夫不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踈秀而明潤。玉立而長身。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

爲秦自用商鞅。驅其民不戰則畊。禁絕先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乃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疵相參。至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爲書。小戴取之以記禮。先儒不謂其爲不可也。顧其書版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聞先生此言也。時年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飢驅東西漂頗。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敷歷朝著。出爲嘉興路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俾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

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胡先生之門。固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既刊版。乃俾元祐爲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尙書。嘉興公名貞。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漕運萬戶云。遂

昌鄭元祐序。

見元刻本。案畢本無。今補。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

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
○畢沅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本傳不誤。

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
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
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
篇。言刑罰不如德禮。維通案。此文在上達鬱分職篇皆

德篇非用民篇。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
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
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
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

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

與此篇更無涉。卽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

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

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又書呂氏春秋後。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己重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猶墨子非

樂。而此書不然。要由成之者非一人。其墨者多也。漢志
謂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清廟明堂也。此書十二
月紀。非所謂順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
尊孔子。斥楊墨。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
龍子華子諸人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
於不韋固無與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燄。而其爲
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
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忤者也。世儒不
察。猥欲并棄之。此與耳食何異哉。抱經堂文集案
畢本無。今補。

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序。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

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醜有間。原其意情。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卽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

之言。而漢儒如許慎應劭等。間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隨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真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

間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
荆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阨
淮南作澠阨。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
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踦。注又云。踦足也。
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
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
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
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
正。遂據以付梓。鳩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
王書。則及門莊知縣所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

更及云。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

時脫誤與近

李瀚本

明弘治年刻。篇題

尚是古式。今皆仍

之。許宗魯本

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

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

刻不

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

神廟丙申刻。

注一鸞本

神廟乙巳刻。

朱

夢龍本

每用他書之文。以

改本書為最劣。

陳仁錫

奇賞彙編本

又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

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淵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穉存

仁和梁玉繩燿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汪中呂氏春秋序

原注代畢
尙書作

呂氏春秋世無善本余向

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既久。輒有所是正。于時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並好是書。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既成。爲之序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

尊師誣徒

一作詆役

善學

一作衆用

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

裏。大樂修樂適音

一作和音

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藝

文志言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

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惟見于正義所引。按本書

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

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

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

篇。尚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

一作用兵

振亂禁塞

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

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

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亂禁塞。大樂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爲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甚者吳起之去西河。長見觀表二篇。一事兩見。惟有始覽所謂解見某書者。于本書能觀其會通爾。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爲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託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見于周漢諸書者。十不及三四。其餘則本書已亡。而先哲之話言。前古之佚事。賴此以傳于後世。其善者可以勸。其

不善者可以懲焉。亦有閭里小智。一意采奇詞奧旨。可喜可觀。庶幾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異同。已注于篇中。茲不復及。故序其著書之意。以質之諸君子。幸正教之。述學補遺案。畢本無。今補。

錢保塘跋畢氏呂氏春秋序。汪容甫述學載代畢尙書作呂氏春秋序曰。余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既久。輒有是正。於是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旣成。爲之序云云。畢氏經訓堂刻本自序則云。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盧抱經前輩。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

其文絕不同。盧氏是書刻本。亦未之見。疑畢氏本屬盧氏刻之。屬汪氏代爲之序。後盧氏不果刻。畢氏乃自刻之。別撰斯序。而汪氏自以其原橐載之集耳。非有兩本也。畢氏序文。間有未審處。如云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二年。文信侯死。淮南王傳。孝文八年。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於四人中首舉安。則安乃厲王長子。時年八歲。當生於文帝元年。上距始皇十二年。纔五十七年。卽以元狩元年安沒時計之。亦祇百十餘年。不得云後幾二百年也。又云。呂氏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與亢倉子所載略同。

按亢倉子云。天寶中王士元撰。見本書自序。及晁氏讀書志。新唐書藝文志。正取呂氏之言而爲此說。畢氏乃以爲周秦間書亦誤。至云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採之略盡。則不知後人勦淮南書託爲文子。非淮南王取文子也。金山錢氏文子刻本。辨之甚詳。此則畢氏所未及見矣。清風室文鈔

日本松皋圓畢校呂氏春秋補正序。今之所行呂氏春秋百六十篇。後漢高誘注。明宋邦乂徐益孫同校。予頃讀之。尋繹案省。頗有所疑。夫司馬遷作史記十二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篇目整齊。題義粲明。古人

用心正嚴固然。然如此書十二紀自孟春至仲冬各五篇。惟季冬多序意一篇。八覽則有始七篇。餘竝八篇。竊謂篇目參差不齊。恐非呂氏之舊也。意者自此書出。降于明季。世之相去幾二千載。屢經喪亂。簡編爛脫。或失有始覽中一篇。或雜在中。未得其說。案序意者。假設問答。總明十二紀之義耳。全類後世題跋之體。宜繼置不侵篇末。不必別爲一篇。如荀子王制篇中提出序官二字。以說官職之例而可也。且其所載豫讓一事。不屬上文。此乃不侵篇後脫簡錯亂在此。後人不察。分爲一篇。以足其數。非呂氏之舊明矣。又觀高注傳寫相承。或遇

改竄。或係譌脫。若其解義猥瑣淺陋不足據者。蓋居其半。案高氏亦碩儒。嘗注戰國策淮南子等。豈如此注之無識多誤哉。或如宋徐輩好事者私添削歟。何以言之。觀士容術皆當作述。刻者誤。夫板刻起乎唐。高氏漢人也。何知刻者誤。其證一也。徧閱此注及淮南注少改字者。此亦先儒篤信之風故。如其曰某當作某者。唐明以下口吻。決非漢儒之言。況術述古字通借乎。其證二也。如安死篇解小旻之詩。專據毛傳。旁採鄭箋。於義疏遠。與上文不相接。高氏豈不知詩無定義乎。其證三也。如季春紀無出國門。國下分注一作九。然觀本注獨解九

門之義。不及國門。因考凡曰某一作某者。竝校者辭。宜置圈外。其證四也。檢全書注十二紀極詳。八覽尙備。至中六論則寥寥僅存。上農以下諸篇。其最難解而闕不注。何其詳彼而略此乎。念十二紀之所以獨詳者。或係後人取時則訓注而增補歟。其證五也。因考高序所謂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者。或遭撓入。或被剿略。蓋亦不辭。可勝歎哉。予爲發憤据摭衆說。引据羣籍。以正後人假託之謬。以雪高氏誣罔之屈。觀者察諸寬政十一年春三月二十五日。抹筆於青山書屋。此跋乃始校呂覽時所誌者也。時予年二十有五。屈指數之。距今文化乙

亥。已歷十六年。會福山鹽田屯購得畢沅校本。損貲翻刻。予與其藩太田叔龜友善。以故惠其新鑄初摺本。於是教授生徒之暇。挑燭展閱。亦足以觀彼國承平之久。業斯文者。比諸前代。更得精密。就取舊校。記入標間。其說與畢氏暗合者。率居什七。悉爲棄去。不復贅矣。間有異同。竊不自量。正其紕繆。補其缺漏。始乎季秋。終乎仲冬。加以鹽田考證類書。嗚呼。蒲柳之質先衰。矧數年前。病熱瀕死。頭髮半禿。及後更生。外視猶黑。櫛沐之際。對鏡逆搔。旣覺種種。試以舊校。較諸今考。所獲不多。蓋懶性之爲咎。而學力之難進歟。慙歎奚已。古云。日月空從

裏閑過。功名豈向懶中來。信因記斯言。竝錄舊跋。後之讀者。須務努力。勿效尤哉。文化十有四年。秋九月。迂齋松皋圓識。

章學誠校讐通義。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尙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誤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

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

陳澧東塾讀書記。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之儒家多偉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沒。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徐時棟呂氏春秋雜記序。周秦之際。儒墨分途。異端橫起。其家自爲學。人自爲書者。何可殫數。暴秦吹燄。衆說銷鑠。然而存於今者。六經孔曾思孟之道。昭昭乎日月

矣。其他逸周書穆天子傳之餘於書。大戴之餘於禮。國語國策竹書紀年之餘於春秋。三朝記之餘於論語。弟子職之餘於孝經。晏嬰荀況之儒。粥熊管夷吾老聃辛文關尹喜鬼谷莊周列禦寇鶡冠子之道。商鞅韓非之法。尹文子之名。墨翟之墨。太公孫子司馬法之兵書。屈原宋玉之詩賦。山海經之數術。黃帝扁鵲之方技。無論僞作也。卽前儒指稱爲古本者。亦旣皓首而不能徧讀。況在秦以前哉。於時呂不韋以相父之尊。耦國之富。招致天下豪桀士羅古今圖書。刺取衆說。采精錄異。勒成巨編。僭其名曰春秋。專其號曰呂氏。劉略班志品目之。

以爲雜家。蓋精確乎不可易矣。其書瑰瑋宏博。幽怪奇
豔。上下鉅細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讀之如身入寶
藏。貪者旣得恣所欲以去。廉介之士。雖一毫無取。而不
能不歎羨其備物之富有也。乃儒者獨以不韋之書而
羞稱之。嗚呼。此豈陽翟大賈與奔走於其門下者之所
能爲哉。夫蠱之毒也。而蜜人食之。衣工之賤也。而裘人
衣之。蜜成於蠱也。蠱采之於百華。裘成於工也。工集之
於千狐。惡蠱而傾其蜜。賤工而裂其服。則豈不悖矣。呂
氏之書。呂氏爲之。抑豈呂氏之爲哉。遺文軼事。名言至
理。往往而在。攷其徵引。神農之教。黃帝之誨。堯之戒。舜

之詩。后稷之書。伊尹之說。夏之鼎。商周之箴。三代以來。禮樂刑政。以至春秋戰國之法令。易書詩禮孝經周公孔子曾子子貢子思之言。以及夫關列老莊文子子華子季子李子魏公子牟惠施慎到甯越陳駢孫臏墨翟公孫龍之書。上志故記。歌誦謠諺。其攬摭也博。故其言也雜。然而其說多醇而少疵。嗚呼。此豈賈人子與其食客之所能爲者哉。漢人高誘有言。尋繹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吾習其書尤信。故於諸子中。每好觀是書。竊嘗總攬大略以論之如此。高氏訓解稱善本。自宋以來。刊刻多謬譌。至於我聖朝有畢沅氏校刻者。最爲精密。循環

誦繹。覺高注畢校。或牴牾本意。失其旨趣。私輒病之。間以鄙意。筆諸眉端。積久愈多。別錄成冊。爲呂氏春秋雜記。千慮一得。或未必無補於讀是書之君子。若謂斲而裁之。則吾豈敢。咸豐六年十二月甲午序。

又後序。余旣爲呂氏春秋雜記。記鄉先生黃東發氏嘗校是書。取視之。但記每篇大意。時或掇采其語。而論衡者寡。因摘其所論與吾言異同者附見一二。又記近人梁氏玉繩嘗作呂子校補。復取視之。則詮釋駁辯。所證據之書。與吾合者十有八條。愛士篇。處廣門之官。順民篇。湯早五年。孟冬紀。物勒

工名。至忠篇。文摯治病。長見篇。觀存。本味篇。伊尹說。長攻篇。服衰登山。慎人篇。共伯。精論篇。好靖。不屈篇。煙視。

高義篇賓萌知分篇夏后啓召類篇司馬子罕過理篇帶益三副原亂篇無過亂門博志篇夢文王周公上農

篇后稷曰共十七條又庭立紀聞採諸以敦說貴信篇抽劍自承一條或纖悉盡符。或大

略不異。豈惟不妒其先得。抑亦足以驗吾言之。或庶幾無大謬也。各存其說。更不刪薙。而其餘條由鄙意以爲乖背者。亦或辨折之。未能盡也。凡雜記爲卷八。爲條二百二十七。爲文三萬三千有奇。旣而以示陳君子相。或有所商榷。取其說附之卷中。又偶以記中語語宋君蓮叔。亦嘗參數語。又附之。久之。某君宿草堂。讀是記。半夜而盡。旣歸。書來辯難。所駁詰者四事。滔滔九百五十餘言。又久之。余始答其辯。四倍於原書。今具以兩書附記。

末爲四千八百餘言。於是擘卷著錄。冠初脫槩時并言於首。復記成書以後所聞見者爲此序。合爲序目。復二千言。總凡十卷。幾四萬言。付之削氏。就正有道。吾嘗謂自得之聰明。每苦於不足。求勝之意氣。常處於有餘。以有餘之意氣。而睥目攘臂蹢蹢然爲不足之聰明爭勝負。此水火之所以日甚。而門戶之所以日闢也。博其識以淵源乎周秦之書。平其心以酌量乎漢宋之學。博則會。會則通。平則公。公則明。由斯道也。雖治經無難。而沉諸子。然而知之艱。行之惟艱。蓋未嘗不景仰先哲而撫卷以忤也。咸豐七年九月望後三日書。

曹楞跋王念孫呂氏春秋手校本。弇山畢尙書湛博墳典。提振儒正。海內通才。感嚮風義。悉出其門。以求張顯。秦郵王先生沈酣經郛。番焉茂焉。挺其脩名。少壯植之。至老而不敢倦。二公者又皆遭逢盛世。海宇清砥。得以餉其嗜。恣其志。時不可再。兒無可擬。後生愁悵。能希之者有幾。呂氏春秋一書。畢尙書聚吳越俊彥於梁孝王園。羅置羣籍。攷證讐校。刊之以惠士林。善本也。王先生又竭稽古之力。正其舛錯。丹墨而竄乙之。善之又善者也。楞胡畧觀之。獲窺蒔哲力學之勤。審文定義之精。益恍然於古書沿訛襲鑿之所因。充其極。雖百智慧不能

釋其紛而祛其類。雖百聰明不能挾其奧而通其神。王先王尙書之功。臣也。先後不同時。容有所悵。尙書不殁羣善。著參訂姓氏於篇首。雅量奚若。段王先生預校書之役。尙書之敬禮。更當奚若。呂不韋行駟儉之詐。以名位爲市。何知文字。藉賓客以成此書。賓客因自宣其蘊結。而反覆致嘅於世。無真士與知己之難求。序意曰。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不韋侈然自大。驕蹇無狀之態。窮盡如繪。故下卽自託於青荇。豫讓之爲人。蓋言不韋雖不賢。而旣爲其客。未可悖之也。咸陽市

門無一字之增損。非不能也。不忍也。揚子思輦其金以自豪。吾恐當時有子雲其人。一訾議間。容不保其軀。而爲子雲者。亦可危也。嗚呼。天地否。大通圯。良士委。今之不掇。徒論古以爲娛。是之謂愚。光緒二十有八年正月二日。曹楞書。維通案。姜宸英湛園未定稿。書呂氏春秋。梁章鉅退庵隨筆。馬其昶抱潤軒未刊稿。

讀呂氏春秋文繁不錄附識於此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
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
誘注。

崇文總目。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錢侗曰：諸家書目並二十六卷。案畢本無。今補。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
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卷。王先謙曰：袁本二十下。有六字。

右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按史記不韋傳云。不韋相秦。招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王先謙曰。袁本暴之作布。袁本暴之作布。袁本暴之作布。懸千金其上。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

王先謙曰。袁本其上下作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予

鉶。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尙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敢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置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王先謙曰。時人無增損以下。袁

本所無。維通案。畢沅據袁本引至後漢高誘注止。今增補。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其書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者。卽今禮記之月令也。畢沅曰。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漢書藝文志考證雜類。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史記呂不韋招致辯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凡八篇。六論者。開春。

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凡三十一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

也。有孟春等紀。凡六十一篇。是書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

二卷。十月令。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

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

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漢

者。申也。通鑑皇極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人。必不誤。蓋後世算歷者之差也。

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

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

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舜自爲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其舛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案畢本無。今補。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畢沅曰。此脫六字。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明南雍經籍考子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註。秦呂不韋招延四方辯博之士。成此書。凡百六十篇。或問不韋以呂易嬴。揚子雲曰。不韋以位易宗。其爲人無足論者。然史角往魯之說。足以祛明堂位祭統之誣。成王伯禽。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案畢本無。今補。下同。

天祿琳琅書目九。明版子部。呂氏春秋。四一函秦呂不韋著。漢高誘訓解。二十六卷。前誘序。目錄後有鏡湖遺老識語。明張登雲跋。考是書卷目。各家著錄互異。唐宋藝文志及晁氏讀書志。並作二十六卷。惟馬氏文獻通考作二十卷。陳氏書錄解題又作三十六卷。與此本亦異。按鏡湖遺老識語。稱餘杭鏤本亡三十篇。又有脫字漏句。此本得於東牟王氏。四明使君於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太清樓藏本。爲之校定。元祐壬申。余喜得此書。校讎始定。爲一客挾去。後三年見歸。因募筆工錄之云云。據此。則鏡湖遺老爲宋人。其時所校定者。原未

嘗刊刻。此本有陳世寶訂正。朱東光參補。張登雲繙校。諸名目刊列於標題之下。是其書爲登雲所手校。而遵用鏡湖遺老校定舊本。概可見也。陳世寶朱東光爵里俱無考。張登雲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人。登隆慶辛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

又後編。呂氏春秋。

二冊十卷

秦呂不韋撰。漢高誘訓解。書

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曰十二紀。子目六十一。曰八覽。子目六十三。曰六論。子目三十六。前有誘序。每卷標題下。刻明雲間宋邦乂。張邦瑩。徐益孫。何三畏校。三畏字士柳。華亭人。萬歷壬午舉人。官紹興府推官。餘無考。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兩江總督

探進本。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

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涖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

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

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乞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

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尙未出。詩庶姜孽孽作轡轡。鼉鼓逢逢作薛薛。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呂覽二十六卷。元刻本卷首有遂

昌鄭元祐序。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十

下缺

吳興謝盛之刊一行。每葉二十行。每行大小字俱三十。有南書房史官海甯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餘得樹樓

藏書諸圖記。蓋曾爲初白先生收藏。序首缺半頁。先生手書補全。先君子識簽云。此元初刻本。序文前半頁。乃查初白先生手筆鈔補。真如白獺髓矣。兔床志。

鄭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經訓堂叢書本

舊題秦呂不韋撰。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不韋陽翟人。莊襄王時官丞相。

封文信侯。始皇尊號稱仲父。四庫全書著錄。漢志作二十六篇。篇

卽卷也。隋志所載二十六卷。高誘注。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宋志。俱同。書錄解題作三十六卷。通考作二十卷。皆字之誤脫耳。是書首爲十二紀。每紀各分五目。終以序意。次爲八覽。各分八目。惟首一覽止七目。次

爲六論。每論各分六目。大凡一百六十篇。漢志惟舉其十二紀八覽六論之數也。其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書成于始皇八年。有序意篇可證。而太史公自序及漢書遷傳載報任安書。俱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欲遷就蒙難著書之意。而非其實也。方希直遜志齋集。有呂氏春秋篇。稱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于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

分職皆盡人君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于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余謂希直所論。能挾作者之旨。高續古子略。黃東發日鈔。所未見及者也。誘所注書。如孟子章句。孝經解。久佚不傳。國策注亦非足本。惟此書及淮南子注。最爲可信。其注二書。亦間有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而不相害歟。前有誘自序。末有宋元祐壬申後三年鏡湖遺老跋。不著名氏。當記于紹聖乙亥云。鎮

洋畢秋帆撫豫時。取元人大字本以下八種。悉心校勘。盧抱經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冠以乾隆己酉新校正序。及附考。並新校所據舊本。審正參訂姓氏。其附載馬端臨曰一則。卽通考所載晁氏曰一則。張冠李戴。莫此爲甚。而當時參訂十二人中。竟無有爲之審正者。豈亦畏其勢而然耶。別有明雲間宋邦乂等校刊本。前有王弼羽序。秋帆所據舊本內。有宋啟明本。注云。不刻年月。與此本相合。而其名異。或邦乂等又取啟明本。而重刻之耳。

郎園讀書志子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明萬曆庚申。凌氏朱墨套印本。

呂氏春秋。世傳元嘉興路儒學刻本爲最古。乾隆中畢

沅校刻此書。前列引據諸本。以元人大字爲第一。按此即元

嘉興路儒學本。謂其脫誤與近時本無異。而所列第二本。則爲

明弘治時李瀚刻本。謂其篇題是古式。今皆仍之。畢氏

此說殊爲未審。不知李瀚有重刻元大字本者。刻于弘

治十一年。河南巡撫任內。二十六卷末。有弘治十一年

秋河南開封府許州重刻一行。版心刻大小字數。本依

元本舊式。書估往往割去重刻序及卷尾末葉。僞充元

刻。近人藏書家。往往爲其所欺。惟仁和丁氏善本書室

藏書志。于李瀚刻本揭破其僞。丁藏此書刻本最富。悉

皆明刻。李刻外有明翻元本。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世寶訂正。河南按察司僉事朱東光參補。直隸鳳陽知府張登雲繙校。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謂弘治刊本。卽同此式。有嘉靖七年許宗魯刻本。有明無年月。雲間宋邦乂宋啟明父子校刻本。

按此前有王世貞序。當亦嘉靖時所刻。

有明新

安汪一鸞刻本。有明皇甫龍沈兆廷刻本。近時藏書家殆無比其富者。然諸本皆爲畢校所見。皇甫龍沈兆廷本。卽畢引之朱夢龍本。其本每引他書之文以改本書。于明刻中爲最劣。又一劉如寵刻本。爲萬曆丙申刻。却出丁藏之外。而皆未見。此萬曆庚申凌毓枏套印硃評。

本。蓋由此刻傳本絕少故也。套印本卷一大題下有硃字二行。一云。宋鏡湖遺老陸游評。一云。明天目逸史凌稚隆批。稚隆卽毓枬之父。當時套印刻本書頗多。至今與閔齊伋所刻之書同爲收藏家所珍貴。顧其識甚闇陋。如鏡湖遺老記一則。本不署名。以記文有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數語證之。知爲賦梅子黃時雨詞之賀鑄。卽許宗魯所云從賀鑄舊校本出者是也。陸游慶元間人。上去元祐遠矣。鏡湖因避宋翼祖嫌名改字。當時或以鑑字代鏡。皆以避敬之故。凌氏不知。題爲陸游別號。已是可笑。尤可異者。上闌硃評。不稱某曰。亦不以他色

套印。竟不知誰爲陸誰爲凌。是又無論爲賀鑄爲陸游。真是無冤可訴矣。明嘉萬以後。刻書多不明來曆。大都如此。卽如許宗魯之多古體字。亦其所自造。而非出于宋元。余藏有許刻國語中字體。多以說文楷寫。全不知篆變爲隸。隸變爲楷。中間尙隔一牆。如何可以飛渡。殆亦好奇而不知根柢者。然此書評批。誠不可據。而圈點句讀。能使讀者目快神飛。是固文章家之所取資。知其謬誤而不繩以考據可也。光緒癸卯春三月二十日。葉

德輝題記。

維通案記呂氏春秋元刻本者見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陸心源爾宋樓藏書志

荃孫藝風堂藏書目録恬裕齋藏書記王頌蔚寫禮頤遺集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恬裕齋藏書記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

12, 18, 11
增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傅
湘雙鑑樓善本書目、記明刻本者、見丁丙善本書室
藏書志、日本藤佐經籍訪古志、姚範援鶴堂筆記、文
繁不錄、附識于此、治呂氏春秋、版本者、必有所取焉。